

2014

打狗鳳邑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高雄獎

小說組

散文組

用藝術文學與世界對話，攜手向前

今年，是高雄重要的里程碑。亞洲新灣區成型，讓高雄定位，從國家的海洋首都走向國際舞台，落成啟用的高雄展覽館，公私部門協力合作興建的高雄新圖書總館也跟進開館營運測試，炫耀亮眼的建設展現縣市合併後大高雄山海城鄉的豐富特色，也宣示會議展覽及相關服務、創意產業在高雄正要茁壯，更意味著正港的南方文化也將在方興未艾的新時代中迎風展姿。

吸睛的公共建設與良好的閱讀資源與閱讀環境，是城市產業轉型的基礎投資，也是文化內涵蓄養的重要礎石。高雄，更有自信的放眼未來向外對話，與國際接軌，而一股來自民間自發生成的激盪撞擊之創作能量更是勢不可擋，工商業的大都會風揉合山林河海的自然田野之美，豐富豐饒的風土人文，帶給這個城市豐沛的養分，柔性的文化力量正在崛起，為高雄發聲，引領高雄進行一趟蛻變之旅。

全球許多國家，藝術文化與創意產業能量最豐沛的，往往不是首都，而是第二大城，若以南北區分，大多在南方。高雄數十年前被國家定位成工業重鎮，近年因為國際產業結構改變，隨著公民環境意識抬頭，政府與民間共同思考努力城市轉型。我們樂於高雄和國際接軌，熱情歡迎國際友人走進高雄的同時，更積極帶領高雄走出去。農漁業、製造業、工業產品的行銷，成績斐然。藝術是世界共通的語言，我們也重視藝術文化的軟性力量，消弭國界框架，讓世界認識高雄身為世界公民一員所做的努力。所以我們積極投入資源，鼓勵藝術文化各種媒材的原創作品。

文學是各種藝術啟發源頭，市政府以打造高雄成為「華文原創中心」為目標，除了不斷獎補助各種文體的創作，鼓勵不同年齡層的創作書寫，與民間成立夥伴平台出版好作品，協助行銷宣傳，更廣徵高雄故事、出版田野文史，改編原創文學的電影、結合插畫繪本劇場立體演出……多元締造文學內容產業的產值，也讓文學成為深化城市文化內涵重要的領頭羊。

縣市合併後的打狗鳳邑文學獎，投稿的質與量逐年增加，在全國文學獎脫穎而出，無論是獎項獎金都領先居全國重要之位，吸引各地的寫手投來他們對高雄的關注與省思，今年得獎的作品，有不少是反映時事之作，省思核能核災、高雄氣爆等等議題，不但整體創作能量再攀高峰，也顯示高雄在華文原創具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

高雄企圖以文化藝術和國際接軌、藉此持續推動城市轉型、追求永續發展的雄心，透過藝術作品的傳播，讓世人與台灣交流，認識高雄。也期望由高雄出發的文學作品中的人性觸動，可以提供世人正面思考的啟發，或失望無助時的安慰。南方性格的感性力量，將是城市轉型後的重要軟實力。

高雄市長

陳菊

自己的城市自己寫

文學是展現作家對於在地人文風景的感受與觀察的最直接表現，打狗鳳邑文學獎自2011年縣市合併開始舉辦以來，每年參與投稿件數不但質量增加，也因鼓勵地方書寫的風氣，儼然已成為一座大型文學物流中心。近年更多著眼於反應時事、刻畫生活週遭人事物的作品參加，已成為南方文學發光發熱的創作平台。

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共五百八十二件參賽，小說一百三十件、散文一百三十四件、新詩二百六十二件、臺語新詩五十六件，為歷年第二高。總獎金一百一十九萬，其中新設「高雄獎」三十萬元為政府舉辦文學獎單一獎項最高金額，吸引遠居海外的美國、日本華僑，和高雄、台南、澎湖的受刑人都投稿參加。我們邀請國內大師級創作者，和中新生代的文壇菁英，共同評選出這次的得獎作品。評審委員們對於此次新詩有許多關懷時事的作品，如高雄氣爆詩、太陽花學運詩和香港七一大遊行詩作，以及參賽內容議題的多元化及本土

地化，都給予以一致的肯定，認為經過這幾年的文學獎舉辦，已形塑出南方文學特色，並展現出新的創作角度。

本屆小說獎首獎獎金大幅提升至二十萬元且不限投稿字數，雖然大多仍維持在短篇小說規模，但仍吸引六件五萬字以上作品參賽，最長篇幅達十五萬字，評審們十分肯定創作者勇於嘗試長篇小說的努力。投稿作品並可看出受到大量影視文化影響，顯見影視除了是現代人生活的一環，也深刻影響了文學創作者。首獎錢映真的〈幻身〉用次文化的布袋戲與扮裝文化作為貫穿作品的切入點，以極為細膩豐富的手法，交織成一個豐美又哀傷的世界。散文組首獎獎金也提高至十二萬元，本屆散文創作者找到許多日常生活的題材去書寫，題材多樣性令人驚艷，將南部精神很生活化的表現出來。首獎鄧慧恩的〈黑手寶藏窟〉從兩位黑手小人物呈現拆船業的沒落，展現高雄的歷史變遷，表現小人物跟大歷史的對應。

新詩組參賽作品呈現打狗鳳邑文學獎特有的「現實感」，而超過一半為七年級以降的創作者投稿，充分展現當代年輕人的寫作面相。新詩首獎林弘祥的〈未來史〉假託書寫未來世界文明的變遷與墮落，實則諷刺當代的媒體文化、網路文明乃至政治現象的荒誕。臺語新詩部分，評審們認為年年皆可看到參賽作品有創新的表現，水準亦逐年提升，呈現鼓勵臺語新詩創作的成效；首獎呂美親的〈Baiolin 無譜——寫予簡吉〉帶我們認識簡吉這位日本時代的農民運動領導者，一生為台灣無產階級奮鬥的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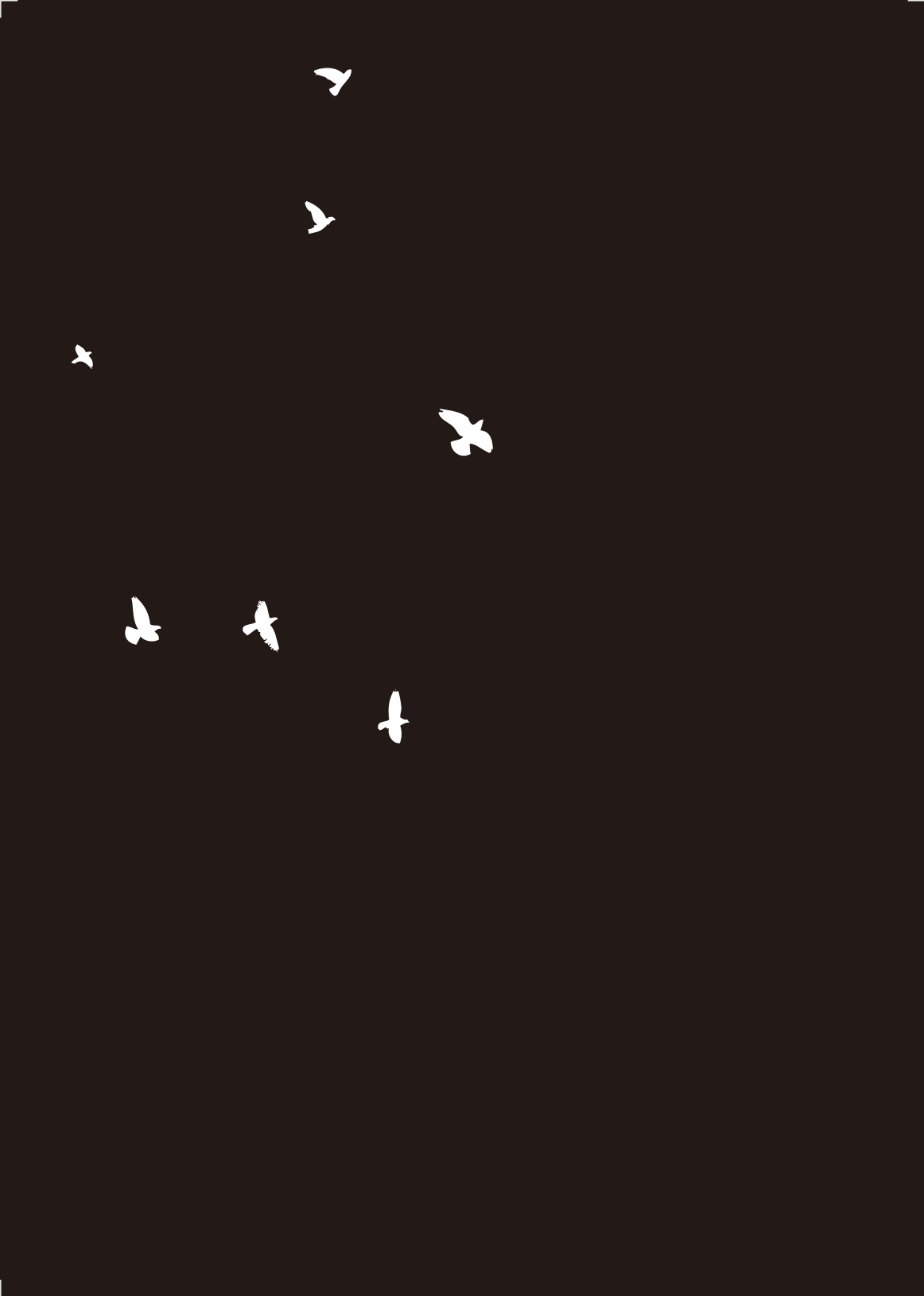
今年新設的高雄獎，旨在鼓勵與高雄意象有關的作品。得獎作品〈輻射人〉小說，以發生在高雄的命案為引，展開對核電安全問題的深刻批判。作者採用推理的方式、輕鬆的筆調，將死亡與核安結合，寓意明顯。

強調「自己城市的故事自己寫」，打狗鳳邑文學獎並首度與在地的獨立書店及複合空間合作，在三餘書店、茉莉二手書店、我們的時代 In Our Time 等單位舉辦分享匯聚成一個大的文學物流中心，讓文學走入人群，使作家和讀者在書店透過文學，共同凝聚創造城市的文化風景。

除了對參賽創作的肯定之外，打狗鳳邑文學獎更希望，熱愛文學的朋友們日後書寫時，可放入更多對土地與人們的情感，並且設立更遠大的文學標的及夢想。我們盼望一波波文學新血匯入這片土地，讓這座城市因為擁有夢想更加偉大。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目錄



高雄獎

- 014 冷言〈輻射人〉
216 高雄獎決審會議紀錄

小說

- 234 首 獎／錢映真〈幻身〉
258 評審獎／凌明玉〈消蝕〉
282 優選獎／冷言〈輻射人〉
287 小說組決審會議紀錄

散文

- 320 首 獎／鄧慧恩〈黑手寶藏窟〉
332 評審獎／少凰〈暗房〉
341 優選獎／郭惠貞〈金針〉
352 散文組決審會議紀錄





高雄獎



高雄獎《輻射人》評語 蔡素芬

《輻射人》是一本精采的反映核安問題的推理小說。

小說的地理背景設定在高雄和核三廠所在的屏東，而以發生於高雄鼓山三路自強新村內的命案展開故事情節。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居住在高雄，大略可分為兩個群組，一個是在地的辦案警察和協助破案的牙醫師，一個是在核電廠為包商工作的核電廠維護人員，為了生活，波奔於居住地高雄與工作地屏東之間，這樣的地理設定，也相當程度的反應高雄與其週邊城市的生活命脈附屬關係，擴大了地理上的連結關係，而主題是近年在台灣受到全民關懷的核安問題，它所訴求的關懷核心超越了地理圈限，達到普遍性。

典型的推理小說都具有大眾性，親切而引人入勝，《輻射人》的作者抓住了大眾性的精髓，以親切幽默的日常對白和流利精簡的敘述語言，帶領讀者進入嚴肅的核安問題，達到以輕馭重的閱讀效果。

因遭到輻射超標曝射的核電廠維護人員，或死於知情或死於過量曝射，四條死亡人命的設定，即是強烈的反應了核電的非安全認定，而這四條人命都是在核電廠外包商底下工作，也是作者有意揭露外包商制度對核電廠本身構成的安全威脅。在唯利是圖，不講究專業的包商經營形態下，草率人命安全，直接暴露了核電廠輻安的隱憂。

小說頗具說服力的是對核電廠設備環境的描述，彷彿身歷其境，雖然多數人對核電廠內部結構無緣親

至，但作者顯然做足功課，努力描述環境，以取得架構主題的可信度；另外對於警察辦案，一方面詳述階位組織，一方面也在緊張的辦案過程故作輕鬆對白，以取得諧趣，甚至以愛情的追求穿針引線，輔佐主題的呈現，相當可見作者書寫推理小說的駕輕就熟。

小說以姚君卉這位女子腹中懷有因受過量輻射而死亡的劉金順的孩子作結，姚君卉疑問，「孩子，我應該把你生下來嗎？」這句話同時也是小說開頭的句子。充分表達輻射過量的問題不是只有一代人的問題，這是為什麼核安的疑慮一再受到環保人士與民眾的聲張，作者也以小說為管道，提醒再嚴密的廠房結構，人為的疏失與錯誤管理也不能遏止災難的發生，更不必提類似日本311福島核災的天災因素了。

以高雄為幅員，擴及經濟共同體的屏東地區，藉以反映身家性命的共同課題，在這次的「高雄獎」中勝出，可說是利用設於地方的經濟產物反射了更大的關懷命題。

高雄獎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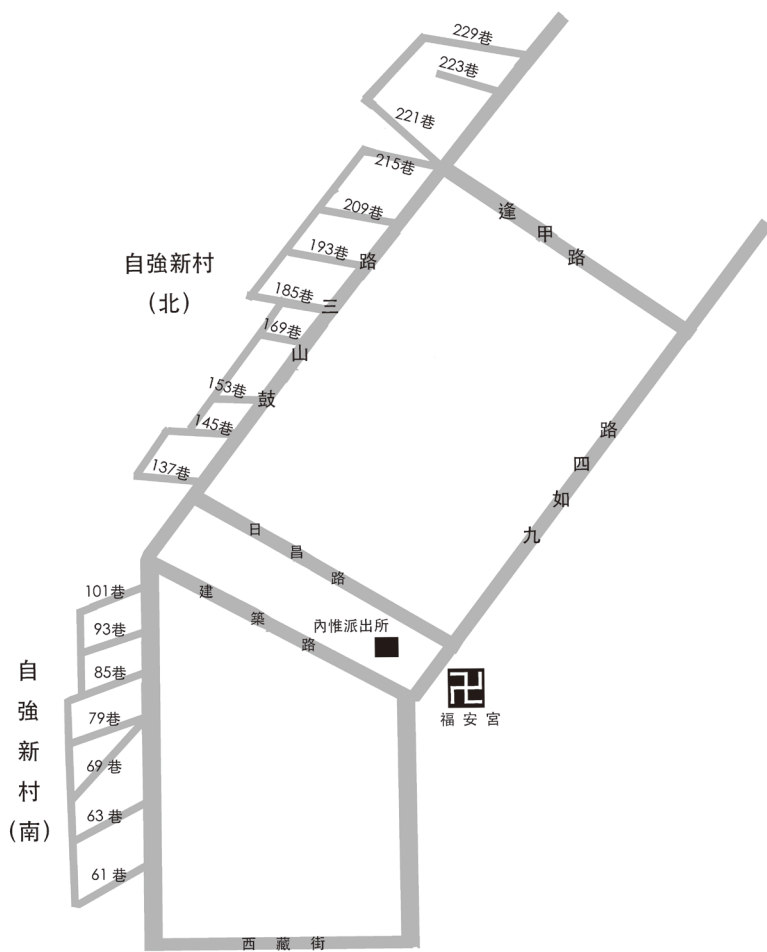
輻射人

作者 冷言

孩子，我應該把你生下來嗎？



圖一 高雄市立美術館周邊地圖



圖二 自強新村地圖

第一部

(一)

阿豐這一晚又喝醉了。

還不到爛醉的地步，不過想直線前進已經有點困難了。在陌生人眼中，阿豐唯一還算得上優點的，大概只有他酒後絕對不開車這個原則了。

深夜十二點多，他獨自沿美術館旁這排豪宅走著，偶爾會抬起頭看看哪戶有錢人家的燈光還沒熄。有時候他會算算樓層，這時間還亮著燈的，好像老是那幾戶。不過每次他走在這條路上時總是醉醺醺的，連自己都不是挺相信自己的眼睛。

阿豐住的地方其實是在馬卡道路另一側，順著柴山延伸的鼓山三路上。從他喝酒的地方走回家，不走這條路反而更快。

走這條路只是為了提醒自己曾經失去了些什麼。

今天天氣突然變冷了，即使拉上夾克拉鍊，阿豐站在路口等紅燈時，還是被冷風颳得直發抖。高雄今年的冬天算來得晚，進入十二月之後氣溫才變得比較低，這兩天除了冷氣團，偶爾還下點雨，深夜氣溫甚至會降到二十度以下。

「開始冷了，下次我看約順仔去薑母鴨店裡喝好了。」

剛喝的酒都還沒醒，阿豐就已經開始盤算下次要去哪裡買醉。他常想，如果自己規規矩矩的，現在說不定也是眼前這排豪宅的主人之一。至少不用為了生活，硬著頭皮繼續做這個不知何時會得病的工作。

上個月，阿豐的一名酒友才因為身體檢查報告不合格，剛被老闆辭掉工作。今天晚上也有個朋友開始覺得身體不太對勁，卻不敢告訴老闆，怕丟了工作。比起他們，自己的工作性質更是危險。

奇怪，這紅燈未免也太久了一點？

阿豐原想趁著醉意破口大罵，順勢抒發心中不滿，結果定睛一看，才發現桿子上的紅、綠燈都在閃，自己不知道白等了多少時間。

算了，也不是一秒幾十萬上下的大老闆，時間只不過是擺著好看的。阿豐打消了咒罵紅綠燈祖宗十八代的念頭，搖搖晃晃通過馬路，偏偏平交道的柵欄在這時候放了下來。

位在馬卡道路上的這段鐵路，正在進行地下化工程，鐵路兩旁停放著好幾台大型吊車、卡車。阿豐站在平交道前盯著吊車看，心裡想著：不知道這裡有沒有缺人？明天白天來問問看好了，順利的話，說不定就不用再去那個危險的地方工作了。

列車發出巨大的聲響從眼前疾駛而過，速度揚起的風壓讓阿豐更覺得冷。他現在只想趕緊回家，窩進棉被裡睡個好覺。

阿豐邊走邊唱歌，路上偶爾有機車從他身邊經過，不過沒人注意到他。順這條路直走到底就是鼓山三路，

鼓山三路以西，從G1巷到241巷這一段是一大片眷村，沿著鼓山三路成帶狀分佈。從馬卡道路走到這裡，大約需要十多分鐘。

鼓山三路這一帶眷村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軍眷宿舍，圍牆只有半人高，越過圍牆可以看見牆內的老舊建築。還住在眷村裡的住戶，平日夜晚多會把門窗打開通風，有些從圍牆外甚至可以直接看見屋內的擺設。不過今晚天氣實在太冷，家家戶戶都門窗緊閉。缺少了屋裡的燈光，再加上許多早已人去樓空，只剩下斷垣殘壁的空房子，今晚這一帶顯得格外陰森。

阿豐倒是沒特別去注意這夜異常的氣氛，只覺得越來越冷，醉意也被風颳走了大半。他只要這時間走在這附近，多半是醉的，今晚也不例外。所以他總是得認巷口的電線桿才回得了家，否則這片眷村每條巷子都很像，到了晚上即使醒著，他也沒把握認得出來。

阿豐過了馬路走到鼓山三路另一側的眷村區，他住的巷子口電線桿上有住戶用白色噴漆噴上巷號。阿豐搬到這裡還不滿一年，再加上他的工作性質特殊，每周只在這裡住一、兩天，回到家通常也都是這個時間。因為種種因素，他沒時間也沒打算認真去了解這附近的地形。他總是在差不多的時間回到高雄、差不多的時間去喝酒、差不多的時間回到這裡，日復一日過著差不多的生活。

他沿著圍牆尋找寫有巷號的電線桿，才走沒幾步，就被因為行道樹樹根生長而隆起的人行道地磚絆倒在地，差點扭到腳。他爬起來之後，洩憤似的踹了地面幾腳，往地上吐了口水。正打算繼續走的時候，一抬頭，眼前的景象嚇得他差點尿褲子。

這盞路燈設置在圍牆邊，剛好是兩條巷子交接處，兩面牆以銳角相接，圍牆內可以看到種在庭院的樹和平房。

阿豐抬頭看到的是在明亮水銀路燈下，一具兩眼圓瞪、四肢癱軟，被吊在半空中的屍體！

今夜的風特別強，懸吊的屍體被吹得如鐘擺般搖晃。水銀燈冷冽的光線從頭頂將屍體的影子打在地面，映在灰白水泥路面上的影子，晃動幅度更勝屍體本身。

才剛從人行磚道上爬起來的阿豐，兩腿頓時一軟，又癱在地上。他曾經一度懷疑是不是自己喝醉酒眼花，又抬頭看了一眼。這次他很確定沒看錯，屍體雖然在搖晃，但那雙眼睛卻彷彿盯著他看。

「有、有死人啊——」

阿豐雖然勉強從喉嚨擠出螞蟻般的聲音，不過雙手雙腳已經搶在這之前動了起來。在地上爬行了一段路之後，阿豐的腳才總算恢復力氣，立刻頭也不回地逃離現場。

不知是夜色太黑還是酒醉未醒，才跑了一小段，他就被凸起的地磚絆倒了好幾次，手腳無辜多了幾處擦傷。不過這一摔，腦袋反而被摔清醒了，雖然不敢回去現場，不過阿豐倒是想到應該去警局報警。

距離這裡最近的派出所是內惟派出所，就在鎮安宮正對面。因為生活型態的關係，阿豐身上沒有手機這種現代人的生活必需品，只能徒步前往派出所報案。

這大概是阿豐人生中最漫長的一段路，雖然只有幾個街口，卻讓他走得精疲力盡。

好不容易才走到派出所門口，阿豐一口氣蹬上三層高的階梯，差點一頭撞上值班台前的壓克力板。坐在

值班台前的是個理了平頭的年輕警察，看到氣急敗壞衝進來的阿豐，誤以為是來找碴的，差點就要拿出手鎊把阿豐鏑起來。

「我、我要報案。」

「原來是要報案。」年輕警察從座位上站起身，「別急、別急，慢慢講，要不要先喝杯水？」

「不、不用了。」

事後回想起來，要是當時這名年輕警察真的把阿豐鏑起來，或是立刻去倒水給他喝，也許後來整樁案件的發展，就不會變得那麼複雜了。

(二)

這個時間又黑又冷，所有人都來得很不情願。然而，在場的人也都不約而同的感覺到，這大概會是個不得了的案子。

拍照人員盡可能的把現場每個細節都拍了照片，避免未來查案時留下太多想像空間。初步採證告一段落之後，幾個人合力將屍體放下來。

讓屍體躺平後，鑑識人員立刻上前開始對屍體採證。

「還是溫的。」這句話表示死者剛死不久。

說話的人拿出體溫計測量屍體的體溫，另一名鑑識人員則在屍體身上仔細尋找值得採證的線索。

有人死亡並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不過卻不得不承認幸虧現場是在路燈底下，黑暗中大家工作起來也方便許多。正當現場忙得不可開交，支援的警力陸續抵達時，有兩個人遺世獨立般站在離現場不遠的另一盞路燈下。

「你確定是這個人沒錯？」說話的是兩人當中較資深的女性。

「應、應該是他沒錯。」另一人是個剛從警專畢業不久的菜鳥警員。

「什麼應該！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不要給我『應該』這種模稜兩可的回答。」女性提高了音量斥責菜鳥警員。

也難怪菜鳥會這麼回答，雖然他很想說「就是這個人沒錯」，不過這麼一來，事實就會和這世界現行的法則有所違背。

「我覺得是他，可是又不應該是他……」

這個菜鳥警員叫王梓研，是今晚的值班警員。根據他的記憶，報案的民眾大約是深夜一點半左右衝進派出所。

「那時候你在幹嘛？」女警的職位是一線三星的警員，和菜鳥階級相同，但資歷差了很多。

「那個、那個……」菜鳥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我那時候正在調查盜版光碟……」

「你是說下午小豹學長在建國路查扣的那一批嗎？」

菜鳥默默點了點頭。

「也就是說民眾報案的時候，你正在看A片是嗎？」

「是……」

「給我大聲回答！」

「是！學姐！」

「你是不是因為急著關掉電腦螢幕，所以沒有仔細看報案民眾的長相？」

「對不起！學姐！」

「要道歉去向電腦裡那些AV女優道歉啦！」女警毫不客氣一巴掌從菜鳥頭上巴下去，「你既然這麼愛看A片，回去給我寫一篇三萬字的結案報告，讓你一次看過癮。」

「是！學姐！」

這位巴頭毫不留情的學姐調職過來之前，王梓研就聽局裡的人說她是個美女。最重要的是，所長指派自己 and 學姐搭擋，這是讓綽號「宅研」的他最興奮的事。

那位傳說中的學姐報到後，王梓研的確飄飄然了一陣子。學姐留著短髮，打扮相當成熟，身上不時傳來甜甜的香味。從未交過女朋友，也很少有機會接觸女性的王梓研，在最初和學姐一起工作的幾週，真的曾經打從心底感謝上帝讓他誕生到這個世界上。

但即使蜜月期再長，終究有結束的一天。學姐的裝扮依然成熟、身上的味道依然香甜，不過巴人的力道

也不是蓋的，剛剛那一下在這半年來算是比較輕的了。

回頭再說王梓研今晚的詭異經歷。

深夜一點半左右，王梓研正對著電腦螢幕看得起勁，突然有一名男子衝進派出所，王梓研被這人嚇了一大跳，差點拿起手銬想把他銬起來。

這名男子一頭撞上門口的值勤台，口中斷斷續續說著「我要報案」、「有人死了」。

王梓研先安撫男子的情緒之後，得知男子想報案，而且是殺人案。

這下菜鳥可慌了。

內惟派出所正對面，就是內惟地區的大廟「鎮安宮」，廟的旁邊是熱鬧的內惟黃昏市場。菜鳥平常和市場的婆婆媽媽打交道慣了，處理的都是一些民事案件，最嚴重也不過就是市場偷水果、蔬菜的現行慣犯，第一次遇到有人進門來通報殺人案件。

偏偏派出所裡剛好只剩他一個人，其他同事都出去值勤了。順帶一提，就是因為沒有其他人在，菜鳥才敢公然在值勤台前查緝盜版光碟。

王梓研先拉了張椅子給他，還未坐定，男子就像倒垃圾般一口氣說起發現屍體的經過。王梓研打字的速度算相當快，原本他應該邊聽邊在電腦上記下筆錄，可是電腦畫面現在正定格在盜版光碟最精彩的地方，他實在沒有勇氣在民眾面前打開電腦螢幕，只好隨手拿起紙筆抄寫。當然這一段故事，他打死也不敢在學姐面前說出來。

根據男子的描述，他沿著美術館旁的道路往鼓山三路方向前進，在進入眷村區的巷口看見有具屍體吊在路燈下。王梓研請他帶路到案件現場，不過當時局裡沒有其他人在，總不能放空城。在連絡之後，附近的同事說大約五分鐘之內就能趕回局裡，於是王梓研請男子坐著稍等一會兒，他起身到後面幫男子倒了杯水。

就是這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使整件案子在調查初期完全陷入五里霧中。

王梓研倒完水再回到值班台的時候，報案的男子已經不在座位上了。他四處尋找，甚至跑到對面的鎮安宮和內惟市場。一直到支援的同事回來了，王梓研都沒有再看見剛剛那名報案的男子。

因為男子一身酒氣，本來以為可能是惡作劇，再者剛才也沒有詳細詢問案發地點，原本打算等那名男子回來之後再說。但王梓研總感覺心裡有疙瘩，和支援的同事討論之後，決定根據男子提供的線索，去找找看是不是真的有男子所說「吊在路燈下的屍體」。

「我開著警車，從中華一路沿著美術館路往鼓山三路的方向走，過馬卡道路之後接西藏街，盡頭就是鼓山三路。到這裡之後往右轉就是眷村區，我沿著鼓山三路查看眷村區的每個巷口，很快就發現這具屍體了。」

「到發現屍體為止都沒有問題，問題是你接下來說的話。」聽完菜鳥敘述民眾報案經過後，學姐接著問：「你有仔細看過屍體的臉嗎？」

「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所以剛才很仔細的確認過了。」

「你確定嗎？要不要再看一次？我等一下回去調錄影帶出來看，如果發現是你看走眼的話，你就死定了。」

「學姐，應該沒錯啦，我越想越覺得就是他。」菜鳥這回以堅定的語氣下了判斷，「那具屍體和報案的

人是同一個人！」

「我笨就已經很吃力了，你還比我笨。」學姐毫不留情，再巴了一下菜鳥的頭，「死人怎麼可能自己報案！」

「會……會不會有兩具屍體？」

「那另外一具在哪裡？吊在路燈上的屍體可不是天天看得到的，局裡的人一到這裡立刻搜索了這一帶，根本沒發現另一具屍體。」

「會不會是……」

「是什麼？」

「因為死者含冤而死，所以靈魂出竅化為實體來告訴我。」

「你怎麼沒有順便問他是被誰殺的！」

「對啊，早知道我就問了。」

「問你的頭啦！」又巴了一下。

這兩個人為了報案者和死者是不是同一人，已經在這盞路燈下僵持了許久。

陳屍現場的採證已經差不多告一段落，等一下回局裡就會針對這件案子召開緊急會議。這時候，剛剛一度出現在兩人談話中的「小豹」張敏捷走了過來。

「宅研，又被巴頭了啊。」張敏捷一派輕鬆的模樣。

張敏捷因為辦事效率迅速確實，所以以前的上司幫他取了「小豹」這個外號。

「小豹學長，這傢伙不但不行，竟然為了看A片怠忽職守。」

「妳是說下午那批盜版光碟啊。」張敏捷轉頭對王梓研說，「宅研，有精彩的記得告訴我。」

「是的，學長。」王梓研說。

「小豹學長，你這樣我很難帶他啦。」

「好、好，我不介入你們兩個之間。」張敏捷聳了聳肩說：「小冰，我只是來提醒妳，六點要針對這個案子開會，記得準時出席。」

「六點嗎？那我還有時間去吃個早餐。」梁羽冰看著手錶說。

她八、九年前就曾經和張敏捷一起工作，算是老同事，當時兩人都在三民區的派出所。梁羽冰接觸的第一起殺人事件，是颱風夜發生在醫學院的墜樓案，當時她的資歷就和現在的菜鳥王梓研相同。

「宅研，我要去左營買早餐，要不要順便幫你買？」梁羽冰巴頭歸巴頭，對學弟還是挺照顧的，畢竟這是她第一次帶新人。

「是不是中華地下道上來那家店？我要、我要。」王梓研說：「小冰學姐妳人真好，我又重新愛……」

「閉嘴，我人一點都不好，想吃早餐拿錢來。」梁羽冰把手伸到王梓研面前作勢要錢，「還有，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不需要你愛我。」

這就是兩人半年來發展出來的相處模式。不過在這萬籟俱寂的清晨，兩人似乎有點太吵了。

內惟派出所位於九如四路上，在日昌路和建榮路之間的路段。派出所斜對面的日昌路，在靠近九如四路這一區是屬於內惟市場的範疇。

內惟是黃昏市場，中午過後攤販店家才會陸續出來擺攤，尤其到了傍晚時分，蔬果攤、肉攤、小吃攤都開始營業，整個市場相當熱鬧。

相對於內惟市場熱鬧異常的傍晚，清晨的這個時刻，只有在市場外沿著九如四路的路旁，有一些賣早餐的小攤子。梁羽冰調職到內惟派出所這半年，幾乎每天都是在這裡解決早餐。即使再怎麼美味，偶爾還是會想換換口味。

前陣子搜尋美食部落客的文章，她意外發現左營那裡有一些好吃的早餐店，早上有時候想換換口味，就會開車往左營跑。她從以前就認為早餐最重要，即使查案再忙，也一定想辦法空出時間吃這一餐。

她帶著特地到左營買的包子回局裡，要讓大家在開會的時候吃，結果一進會議室，發現每個人都已經一手三明治、一手奶茶在補充能量了。

「怎麼大家今天都這麼有空買早餐，虧我還特地買了包子要請大家吃。」梁羽冰故意把手上一大袋包子「咚」地擺在桌上。

「別生氣，這些三明治也算是妳請的啊。」張敏捷也遞了一份給梁羽冰。

「我請的？」雖然不明就理，不過梁羽冰還是接過三明治。

「學姐，這是對面賣早餐的阿桑送來的。」王梓研說：「就是那個頭髮燙得捲捲的，有點駝背的那個阿桑。」

「你是說昨天攤子被搶的那個阿姨嗎？」

「對啊，她說要謝謝學姐幫她抓住搶匪，今天特地送早餐過來。」王梓研露出卡滿小黃瓜的牙縫笑著說。

「我開完會後過去向那個阿姨道謝一下。」梁羽冰說：「還有，你吃東西的時候不要講話啦，很噁耶！」

這時原本吵雜的會議室突然變得很安靜，聚在一起聊天的人像躲什麼似的紛紛被驅散。

門口走進一名裝扮整齊、眼神銳利的男人，一旁跟著的是內惟派出所外號「大聲公」的所長。男人直接走到會議主席的位子，整了整領帶之後坐下。

菜鳥趕緊拉著還想繼續罵人的梁羽冰走到角落，小聲在她耳邊說：「那個是鼓山分局的劉分局長，平常很少親自到我們所裡，學姐應該是第一次看到他吧。」

「原來是分局長，難怪大聲公在旁邊一點聲音也沒有。」

鼓山分局的轄區涵蓋鼓山、旗津兩行政區，底下有中洲、新濱、鼓山、內惟和龍華五個派出所，以及旗津分駐所。通常分局不會主動干涉派出所的業務，今天分局長親自出馬，表示他非常重視這件案子。

「現在開始偵查會議，小豹報告一下目前的搜查進度。」大聲公所長開口主持會議。

張敏捷示意將燈光調暗，準備報告投影片上的資料。

會議室前方降下電動投影幕，吊在天花板上的投影機，將受害者生前的照片投射在白幕上。

「死者叫做蔡世豐，四十七歲，籍貫在屏東……」張敏捷從死者的基本資料開始報告。

「小豹學長真的很厲害，凌晨才發生的命案，現在就可以做出這些報告。」梁羽冰忍不住佩服起張敏捷。根據張敏捷的報告，目前得到的資料如下：

死者蔡世豐的死亡時間大約是凌晨兩點，這是現場粗略推算出來的，更精確的時間需等屍體的解剖報告。死因初步來看應該是絞殺，從現場種種跡象來判斷，甚至可以斷定是他殺。

蔡世豐是「大原發工程公司」的聘僱員工，擁有水管及幫浦的檢查修理以及緊急更換的證照。這間公司最早是以承包工程的維護與維修起家，後來也開始自己延攬工程。簡單的說，「大原發工程公司」就是俗稱的外包商，是屬於工程掛名負責公司體制外的公司。

「外包商和工程公司有甚麼不同啊？」

梁羽冰雖然是學姐，但卻出乎意料地缺乏這種警務之外的常識。

「所謂的外包商啊……等我查一下維基百科，馬上告訴妳。」

王梓研立刻拿起剛到手的 iPhone 5 上網查詢。這可是他忍痛砸下將近一個月薪水，加上動員所有親朋好友幫忙預購，費了一番工夫才買到的。

兩人湊在手機前，研究了一下維基百科對於「外包」的定義。舉例來說，假如今天有個建設公司，標到高雄市政府預定在某處興建大型體育館的建案，這個建設公司將體育館全部水管的配置以及未來的維修，再發包出去給另一間公司負責，大原發就是在承接這樣的工作。

「這樣萬一出了事誰要負責啊？」梁羽冰對這種發包制度產生了疑惑。

「通常會把責任推給外包商吧。」菜鳥小心翼翼收起他的 iPhone 5。

「王梓研，你來說明一下發現經過。」這時大聲公的聲音將兩人的注意力拉回會議上。

突然被點名，王梓研嚇得立刻起立。原本已經收好的手機，卻硬生生從口袋裡掉出來，在堅硬的磨石子地板上彈跳了兩下。

坐在一旁的梁羽冰，彷彿可以聽見王梓研的心像玻璃般碎裂，看著他想撿又不敢撿而呈現扭曲的肢體，明知很殘忍，梁羽冰還是忍不住笑了出來。

因為是第一次會議，會議焦點集中在討論偵查方向，畢竟距離案發時間才過了不到半天，單單是死者蔡世豐本人，就有很多需要調查的地方。分配完每個人的工作之後，會議很快就結束了。

在會議中有兩件事被特別提出來討論。首先是王梓研曾經經手死者本人前來派出所報案這件事，後來調出監視錄影查看，一點半左右確實有一個穿著打扮和死者蔡世豐相同的人闖進派出所，不過臉部的長相在錄影畫面中無法看得很清楚。

針對這件事，有幾種說法。

第一，死者報案後才被殺害。如果死者報案說看到有人被吊在路燈下是真的，代表除了蔡世豐之外，還有另一名死者。這麼一來，專案小組就必須先想辦法找出這名死者的屍體。

第二，有人假扮死者前往派出所報案。這種情況通常會認為假扮死者的人就是凶手，而且也沒有另一具

屍體的問題。這個說法可以解釋為什麼報案的人會突然消失，畢竟兇手本人帶著警察到犯案現場，被抓的風險很高。但卻無法解釋兇手為何要大費周章，特地假扮死者到警察局報案。以屍體的那種狀態，即使兇手本人不報案，很快也會有其他民眾發現報案。

會議上大部分人比較支持後面的說法，因此調查首先會以凶手假扮被害者報案為主來進行。

另一件被提出來討論的事，是兇手為何要將屍體吊在路燈下。

吊屍體的那盞燈和平常路上常見的路燈沒什麼兩樣，是「Y」字去掉其中一邊的形狀。唯一的不同之處，是一般路燈約有三層樓高，而這盞路燈設置在眷村的小巷口，大約只比一般人高，個頭稍微高一點的人伸手就能碰到橫桿，甚至可以碰到路燈。凶手大概也是因為如此，才選擇將屍體吊在這盞路燈下。

問題是一般人行兇後，大多是想辦法毀屍滅跡，過去甚至有分屍吃人肉的例子。這名兇手非但沒有想辦法隱藏屍體，反而將屍體像是展示般直接吊在路燈下。這種行為的意義究竟為何？

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示眾」的行為，警告的意味居多。不過因為死者生前的人際關係還不明朗，這種想法也僅止於猜測。另一種說法認為是兇手逼死者自己上吊。這點倒沒什麼爭議，只等驗屍報告出來就可以知道，不需要著墨太多。

簡單來說，這件案子目前只大致掌握了現場狀況，各方面都還需要經過深入調查才能明朗。

會議過程中，分局長的臉色一直非常凝重。這也難怪，鼓山分局的轄區裡，多數都是民風純樸、治安平穩的地區，尤其在命案發生的眷村一帶，大部分是世居於此的居民。即使一些新建的大樓也都是住宅大樓，

頂多有些闖空門的竊案，像這次蔡世豐的殺人案可說前所未見。

可以預期接下來的一個禮拜，各新聞台以及談話節目絕對會巴著這條新聞不放，二十四小時疲勞轟炸全台灣。事實上，聽說分局長就是從記者口中得知這件案子，才會出現在這次的搜查會議上。可以預期市警局很快就會派人來接手此案，因此分局長必須趕在這之前先掌握全盤狀況。

當所有人都離開會議室之後，王梓研仰天發出一聲慘叫：「我的 iPhone——」

「你的 iPhone 彈性真好，彈得好高。」梁羽冰一臉幸災樂禍的表情。

「學姐，都妳害的啦！沒事查什麼外包商！」

「怎麼能說沒事，說不定外包商和這件殺人案關係重大。」梁羽冰這番話完全是違心之論。

梁羽冰和王梓研被分配到的工作，是前往現場調查有沒有目擊者。疑似死者的人到派出所的時間是一點半，發現死者的屍體是三點，因此凶手的犯案時間推測應該在凌晨兩點到三點之間。這段時間人們睡得正熟，梁羽冰認為想找到目擊者可能會意外的困難。

「我到對面跟送早餐來的阿姨打聲招呼，你先去車子那裡等，我馬上過來。」

「學姐，我可不可以先拿 iPhone 去檢查一下有沒有摔壞？」

「你覺得呢？」

「大概是不可。」

「知道還問。」

又是一記巴頭。不過這一下的力道比起以往都來得輕，也許算是梁羽冰體恤學弟的表現吧。

(四)

梁羽冰將白色 Yaris 停在鼓山三路路旁的停車格，停車前她還特別開車在這段路上來回繞了兩趟。雖然內惟派出所距離現場很近，不過梁羽冰很少到這一帶，因此想在開始調查前先熟悉一下附近的地形。

鼓山三路和柴山之間這一大片區域屬於自強新村，原為二次大戰時期的「日本海軍士官宿舍」。民國三十七年，國民黨自南京將「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部」遷移至左營基地，該部所屬眷屬一百六十餘戶優先安置於自強新村眷居至今。

這片眷村和鼓山三路呈「丁」字交叉的建築路大致可以分為兩區，從 61 巷到 115 巷位在南邊，之後到 241 巷位在北邊。案發現場在 69 巷和 79 巷相交的巷口。

下車後，梁羽冰先在周圍四處觀察，看看有哪一戶人家可能透過窗口看到案發現場。正當她努力尋找可能會有目擊者的地點時，王梓研正站在巷口路燈下，也就是吊著屍體的路燈下，拿著手機玩起自拍。

「你在做什麼？」

「拍照啊。」

「我就是問你為什麼拍照？」梁羽冰對一個大男人竟拿著手機玩自拍感到不可思議。

「我想在 Facebook 上打卡啦。」王梓研說：「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凶殺案的調查，我想記錄下來。」
想當然又是一記特大號的巴頭。

「我笨就已經很吃力了，你還比我笨。」這句話已經快變成梁羽冰的口頭禪了，「你是怕凶手不知道我們正在查這案子嗎？」

「學姐，是不是有地震？我頭好暈。」

預期中的第二記巴頭並沒有使出來，畢竟從凌晨一路這樣巴下來，梁羽冰也覺得很累了。

命案現場的路燈是在一戶人家的圍牆旁邊，不過越過圍牆，可以看出房子已經沒有人住，房子內四處散落著破損的家具。眷村這一側的人行道上種了很多行道樹，雖然是十二月，但在高雄溫暖的天氣下，樹葉還是長得很茂密，無疑成了凶手犯案的最佳屏障。

梁羽冰走到現場的路燈底下，仰頭看看馬路對側有沒有可能看到現場的住戶。馬路另一邊是一排透天厝，這時間還沒什麼人在活動，只有幾個看起來像是路過的人走在騎樓。住家一樓的鐵捲門大部分都降下來，昨晚發生凶案的時刻料想也是如此；而二樓以上則因為樹葉的遮蔽，看不太到這個地方。

看來凶手是經過精心籌劃，才選擇在這個巷口犯案，否則每個巷口都有路燈，不會剛好選中這裡。

找不到可能有目擊者的住家，梁羽冰把搜索的範圍擴大。

從案發處往北邊走，過了109巷的巷口可以看到一處空曠的草地。草地旁有塊當成停車場使用的空地，幾輛公務車整齊地停放在停車格內。後面是兒童遊戲區，遊戲區的地面漆成深藍色，當中點綴了幾個橘紅色

的大圓形。草地正中間立了一根長方形水泥柱，上面寫著「自強社區」。

草地斜後方，也就是停車場正後方，有一棟交錯貼著深紅與咖啡色磁磚的建築物，明顯和這些眷村房屋是不同年代的建築物。梁羽冰穿過停車場走到建築物正面，發現原來這棟建築是自強里的里民活動中心。大概時間太早，活動中心大門還關著。

梁羽冰又走到藍色地面的兒童遊戲區四處看，王梓研打卡被制止之後，就一直默默跟在學姐後面。遊戲區再往後就是眷村住戶的住家，這裡的巷子更狹小，兩旁房屋的屋簷沿伸出來幾乎把天空整個遮住，即使是大白天也讓人感覺相當陰暗。

這裡已經完全看不見案發地點，更何況案發那個時間，也不可能有人在這裡玩。正當梁羽冰打算離開，轉往案發現場另一個方向調查時，突然有個人從屋簷底下的陰暗小巷裡冒了出來。

「你們倆鬼鬼祟祟的想偷東西啊！」說話的是位帶著濃厚腔調、滿臉皺紋的老伯伯。

「伯伯，對不起，您說投什麼冬戲？」因為老人家的特殊腔調實在太重，梁羽冰一時會意不過來。

「偷東西、俺說偷東西。」老人家似乎對梁羽冰聽不懂他的話感到有點生氣。

「伯伯你誤會了，我們是警察。」

「警察？誰家遭小偷啦？」老人家說：「俺知道了，一定是老王，俺告訴他門要鎖好，他就是不聽。」

「伯伯，你住這裡嗎？」梁羽冰聽不太懂老人家說什麼，又不好意思問，於是微笑著轉換了話題。

「俺在這裡住六十多年了，沒有人可以叫俺搬走。」

「您是說搬走嗎？沒有啦、沒有人要請您搬走。」

「咱這社區非常團結，想拆掉咱的房子改建大樓，想都別想。」

「沒有要拆您的房子啦，伯伯。」

「不拆房子？」

「不拆。」

「那你們找俺有什麼事？」

我們沒有要找您啊！

交談了幾句話，梁羽冰好像漸漸可以聽懂老人家的腔調。她想反正都被誤會了，乾脆將錯就錯地問：「對了，您昨天晚上兩、三點的時候，有沒有聽見什麼奇怪的聲音？」

「俺晚上九點就睡了，哪聽得到什麼聲音。」

「那您半夜起床去洗手間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外面有什麼奇怪的人？」

「妳別以為老人家膀胱就不好，俺九十歲了膀胱還是健康得很，半夜不用起床尿尿也沒問題。」

「伯伯，我知道您很健康。」梁羽冰心想大概是問不出什麼結果，「那就不打擾您了。」

正當梁羽冰和王梓研打算離開的時候，老人家又說話了。

「你們是不是想問那根電線桿的事？俺看到一大早就有很多人圍著那根電線桿。」老人家手指的方向，正是案發現場的路燈。

那不是電線桿吧！雖然想這麼說，但梁羽冰發現好像順著老人家的意思，才比較能順利地繼續問話，於是再一次決定將錯就錯。

「對，您昨晚有看到奇怪的人在那根電線桿附近走動嗎？」

「我沒看到什麼電線桿，不過100巷巷口那裡有盞路燈，那盞路燈有故事的。」

您明明就知道在那兒的是路燈，哪裡冒出來的電線桿啊！

老人家沒有理會梁羽冰錯愕的表情，繼續說：「那盞路燈啊……」

「宅研，趕快拿筆記本記下伯伯說的話。」梁羽冰心想這下總算有點線索了。

「是有故事的……」

我知道啊！

無論過程如何，梁羽冰最終還是從老人家口中問出那盞路燈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好多年以前，100巷巷口那間房子還有人住的時候。當年國民黨政府將海軍總司令部遷移到左營基地，其官兵所屬眷屬有一百六十餘戶安置至此，因此自強新村所居住的都是海軍眷屬。當時住在99巷和79巷交接處這一戶的，是一名海軍上校及其眷屬。

大約十多年前，當時台灣政權從國民黨轉交到民進黨手上已經有一段時間。原本深信總有一天能夠回到家鄉的海軍上校，此時已經七十多歲，在民進黨執政後鎮日鬱鬱寡歡。終於有一天，他拿了條麻繩綁在自家圍牆邊的這盞路燈和自己的脖子上，爬上圍牆跳下來上吊自殺。

這一跳，因為力道過大，路燈的橫桿被扯彎了。雖然上吊沒有成功，最後卻也因為頸椎骨折而死。

這個巷口因為樹蔭的關係，晚上特別暗，一直放著沒有路燈也不行，後來整修這盞路燈的時候，特別用了強化的材質。並不是特別為了防止有人再次上吊弄壞路燈，總之為了防颱也好、防震也好，最後選用了廠商說比較堅固的材質。

然後沒多久，上校的妻子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只不過她不是爬上圍牆，而是從家裡搬了張板凳踩上去。這一次路燈倒是相當牢固，上校妻子的屍體在高雄難得的低溫中懸吊了一夜，隔天才被孫子發現。

「俺聽說上校的孫子是被奶奶叫醒的。」

「奶奶不是已經上吊自殺了嗎？」

「所以俺說那是陰魂不散啊……」老人家說到這兒，好像開始露出疲態。

梁羽冰和王梓研聽完這個故事後，都直覺聯想到蔡世豐的案子。

「不可能啦，剛剛開會都說應該是凶手假扮成死者。」原本信誓旦旦確定報案民眾是死者本人的王梓研，聽過故事後突然改口。

「你不是說你很確定報案的是死者本人？」

「可是這樣感覺好像真的是死者陰魂不散，又不是我害死他的，為什麼要來找我啦。」

「那盞路燈陰氣很重，你看連大白天都陰陰暗暗的。而且還有兩個人在那裡上吊自殺，包括這次的死者，已經有三個人死在那裡了。」梁羽冰本來就是相信世上有鬼的人，現在情緒已經完全陷進去了。

「俺說啊……」老人家突然打斷兩人的細語，「俺家就在活動中心旁邊，有空再來找俺聊天。」
「一定、一定。」王梓研擅自做了不實的承諾。

「對了……」老人家走沒幾步，又回頭說：「你們找俺啥事啊？」

又和老人家寒暄幾句道別之後，兩人很有默契的決定先暫時離開這附近，開車回警局接觸一下陽氣。

其實除了到現場附近搜查之外，已經有同事去調閱周圍路口的監視錄影記錄來看。自強新村的每個巷口都有監視錄影機，如果沒有意外，應該很快就可以找到凶手行凶的影像。

而且昨晚犯案的那個時間，附近居民應該都睡得正熟。與其調查現場有沒有目擊者，倒不如等新聞報導出來之後，看看有沒有那個時間開車經過的民眾主動打電話來提供線索。

總之，這趟自強新村的調查，雖不能說空手而歸，收穫卻也不算多就是了。

兩人回到警局，一踏進派出所大門，就發現同事們好像又在忙什麼事。

「怎麼了？」梁羽冰問正在查電腦資料，外號「藍教頭」的警員。

「今天真的很旺，到處都有屍體，有民眾報案說在自強新村那裡發現一具屍體。」

「自強新村！不就是我們剛剛去的地方。」

「你們是去鼓山三路旁邊的自強新村嗎？」

「對啊，我和宅研剛從那裡回來。」

「大胖他哥剛才去現場看了一下狀況，現在要找人過去支援。聽說好像是老人家年紀太大，在家裡自

然死亡，已經死一整晚了。」

「哪一戶啊？反正我還要調查一些事，我過去支援好了。」梁羽冰說。

「好像是……」藍教頭翻著剛剛隨筆記下的便籤，「在活動中心旁邊那一戶。」

「什、什麼！」梁羽冰和王梓研異口同聲叫了出來。

「今天早上那位伯伯是不是說他住在活動中心旁邊？」王梓研說。

「宅研，我肚子突然痛了起來，我看你先自己過去了。」

梁羽冰說完，人就一溜煙消失了，只留下一臉茫然的藍教頭和站在值勤台前發抖的王梓研。

(五)

梁羽冰非常虔誠地拿著香火袋在香爐上繞三圈，心中默念著諸如「惡靈退散」、「鬼神勿侵」此類的咒語。她將香火袋過爐後，小心翼翼地放進皮夾的夾層中。順帶一提，她這個粉紅色的 Samantha Thavasa 皮夾是去年到日本旅遊時，在日本機場的免稅店買的。

剛好來鎮安宮調查事情，和梁羽冰巧遇的張敏捷站在一旁，饒富興味地看著她的行動。

梁羽冰仔細完成所有步驟，將放著香火袋的皮夾收好之後，總算安心了點。她向張敏捷示意，兩人一起往正殿門口的方向移動。

「學長，你不是在查蔡世豐昨晚的行蹤，怎麼會到鎮安宮來？」梁羽冰問。
「妳呢？妳不是和宅研去找目擊證人，又為什麼會到這裡來？還在那裏求香火哩。」
「是這樣的啦……」

梁羽冰把早上和王梓研在自強新村發生的事告訴張敏捷，包括遇到口音很重的老伯伯，以及後來接獲民眾報案說有老人死在家中的事。雖然事後證實那具屍體不是梁羽冰遇到的老人家，不過從凌晨開始一連串的靈異遭遇，讓她決定到派出所對面的鎮安宮來，向池府千歲求個香火袋保平安。

「原來妳遇到這種事會來拜池府千歲啊，我還以為妳比較信耶穌。」張敏捷開玩笑的說。

「局裡的同事都說來這裡拜，我自己是沒有特別信什麼啦，只不過有個護身符在身上，總覺得比較安心。」梁羽冰說：「學長你也知道，我超怕鬼的。」

「這個我當然知道啊，我還記得妳第一件參與的殺人案，就是颱風夜發生在醫學院的墜樓案，妳當時的模樣還真青澀。」張敏捷說完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的意思是我現在很蒼老嗎？」梁羽冰一巴掌重重打在張敏捷的手臂上，「學長你真不會說話。」

「我的意思是妳現在比較會打扮，有女人味多了。妳忘了剛調過來的時候，宅研每天都對著妳叫『學姐妳好香！』嗎。」張敏捷揉著痛得發麻的手臂，「妳力氣什麼時候變那麼大？」

「我可是有在鍛鍊的，不然怎麼對付歹徒。」梁羽冰捲起袖子露出白皙的手臂。這麼形容女性也許不恰當，不過比起以前，她的肌肉線條確實明顯多了。

自從職務調動後，張敏捷已經好幾年沒見過梁羽冰了。這次她被調到內惟來，感覺確實和以前不太一樣。從前印象中的天然呆小女警，現在舉手投足都充滿了成熟的韻味。

「學長，別說我了，你自己呢？我看你白頭髮多了很多。」

「是嗎？我自己倒是沒發現。」

算算年紀，張敏捷也過三十五了。除了高中時談過一次還算不上戀愛的感情，一直以來也沒個伴，總是獨來獨往。

「你也該交個女朋友了吧。」

「我也想啊，不然妳來當我女朋友好了。」

張敏捷沒想到平常謹言慎行的自己，竟會脫口而出這樣的話，本來想解釋這是玩笑，不過心中卻也有幾分希望梁羽冰把它當真。後來梁羽冰回了句：「別開玩笑了學長！」，他也就順勢不多做解釋，讓這個話題自然結束。

出了正殿門口，外面有一個廣場，從廣場還要走下一大段階梯，才算出了鎮安宮的範圍。

鎮安宮雖然位於高雄市的要道九如四路上，不過在九如四路上看到的鎮安宮只是建築物的背面。正面門口要從九如四路沿著鎮安宮側面的小巷繞進日昌路，順著建築物外牆走就能看到正門廣場。

鎮安宮的前身是「內惟神福祠」，主祀池府千歲。梁羽冰第一次到鎮安宮拜拜時，還差點找不到這隱藏在小巷中的雄偉廟宇。雖說鎮安宮主要是祭拜池府千歲，不過其實梁羽冰每次都是來求姻緣，光是她到全台

各個廟宇求的姻緣符，大概就可以擺滿一桌子。

「學長，你還沒告訴我，為什麼查蔡世豐的行蹤會查到鎮安宮來？」兩人回到最初的話題。

「我找到昨晚和蔡世豐一起喝酒的兩個朋友，問到一些有趣的事。追查過程我就跳過，直接說結論。」張敏捷說。

根據張敏捷所得到的情報，蔡世豐是大原發工程公司最早的負責人，這間公司其實是他創立的。後來蔡世豐因為投資建設公司失敗，才將大原發工程公司轉讓給現在的負責人。而他自己則因為本來就是技師起家，所以公司轉讓後，新的負責人讓他繼續留在公司當聘雇人員。

除此之外，從他酒友口中還得到更深入的消息。

據說當初投資失敗後，蔡世豐就開始脫產，將名下的不動產轉移給他老婆。如果他後來沒有和老婆離婚的話，實際上賠掉的也只有大原發這間公司。

「他既然把財產轉移給老婆，為什麼會想要離婚啊？」梁羽冰不解地問。

「聽說是被老婆發現有外遇。」

「果然！我說你們男人真的很奇怪耶，有錢就非得搞外遇嗎？」

「我知道有些人沒錢也搞外遇的。」

「都一樣啦！」

單身的張敏捷沒有什麼立場去反駁梁羽冰，只是聳聳肩。

話題再度回到蔡世豐的案子上。

昨晚蔡世豐和酒友大約十一點多分開，目前沒有找到其他目擊蔡世豐的人，所以除了接到報案的王梓研之外，最後見到蔡世豐的可能是這幾名酒友。在這些人當中，有一個外號「順仔」的人，據說和蔡世豐一起工作。

「我聽說那個叫順仔的人經常來鎮安宮拜拜，所以才會到這裡看看有沒有線索。」張敏捷說：「那些酒友好像沒有順仔的電話，也不知道怎麼連絡他。」

「那他們平常怎麼約喝酒？」

「蔡世豐和順仔每隔兩、三天會固定到那家店去，好像是因為經常在店裡和那群酒友碰面，自然就熟了起來。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到這個叫順仔的人。」

「有什麼收穫嗎？」

兩人從日昌路轉出來到九如四路上，站在斑馬線前等紅綠燈。

「沒有。」張敏捷回答：「我只從酒友那裡問到順仔大致上的外型，廟裡有幾個人說見過這樣的人，不過都說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所以沒什麼進展。」

「我那裡也是，本來想去查查看能不能找到現場目擊者，不過好像比想像中難找。」梁羽冰說：「而且還鬧鬼！」

「那是妳和宅研兩個自己心裡有鬼吧。」

張敏捷發現梁羽冰雖然外表變成熟了，不過天然呆的個性好像沒什麼改變。要說有改變的，好像是自己看待梁羽冰的眼光。以前搭檔的時候，只是純粹把她當成後輩看待，現在比較少一起辦案了，似乎可以把她當成女人來看待。

「聽說順仔是個檳榔不離手的人，所以我打算到派出所旁邊的檳榔攤問問看。」

張敏捷說的檳榔攤，在內惟路和九如四路的路口，兩人過這個紅綠燈就到了。

「我們很久沒有一起查案了，反正宅研被找去看巷口的監視錄影，不如我陪你一起去調查這個叫順仔的人。」

「好啊，不過妳可別拖累我。」

九如四路上的車子停了下來，梁羽冰步伐輕快地通過斑馬線。張敏捷看著她的背影，想起最後一次和梁羽冰搭檔查案已經是幾年前的事，忍不住懷念了起來。

「我的白頭髮真的變多了嗎？」通過馬路的時候，張敏捷突然在意起自己的白頭髮。

檳榔攤設置在一樓三角窗店面的外面，除了賣檳榔之外，旁邊還有兩個小攤子兼營小吃，賣些便宜的壽司、飯類。店內的空間擺了幾張桌子讓客人用餐。

兩人來到檳榔攤的時候，一組用餐的客人剛離開，老闆娘正在後面的不鏽鋼水槽洗碗。張敏捷等老闆娘工作告一段落才出聲打招呼。

「老闆娘，生意怎麼樣？」

「還可以啦，檳榔比較沒人買。」老闆娘沒有回頭，繼續洗她的碗，「張警官，要吃飯嗎？」

「不用了，我買包檳榔就好。」

梁羽冰聽到張敏捷要買檳榔，驚訝地瞪大了雙眼。

「講到檳榔喔，最近不知道為什麼，菁仔都沒人要買。」老闆娘把雙手甩乾，走過來攤子前面，「今天
要買哪一種？」

「菁仔給我兩百。」張敏捷像是早就準備好似的，手上突然多出兩張百元鈔。

老闆娘拿了兩盒檳榔遞給張敏捷，熟練的用同一隻手接過鈔票。

「張警官，最近工作有順嗎？壞人有沒有通通給他抓起來？」

「馬馬虎虎啦。對了阿芬嫂，我想打聽一個人。」張敏捷說：「妳認不認識一個叫做順仔的人？」

「我認識好多個順仔，有順吉、順利、建順、明順……有全名沒有？」

「我只知道這個人叫順仔，他的右下嘴角有一顆黑痣，有長毛的那一種。」

「我知道啦，你是說眼鏡順仔啦。是不是有戴眼鏡、人黑黑的？」

「對、對、對，戴著粗黑框眼鏡，皮膚很黑。」

張敏捷和梁羽冰相視而笑。以前一起查案時也經常遇到這種情況，每當案情有重大突破，兩人就會像這樣會心地笑。那時候的感覺，好像一下子全都回來了。

「張警官，你想問眼鏡順仔什麼事情？」

「妳知道怎麼找他嗎？」

「我不知道啦，我都結婚有小孩了，不可以隨便問男人的電話。」阿芬嫂回答的時候，兩手已經熟練地包起檳榔，「是有聽說住在自強新村啦，啊就是鼓山路那邊，很多年輕人跑去拍婚紗那裡啦。」

「自強新村！」梁羽冰驚訝地叫了出來。

「唉，梁警官，妳要嚇死我喔。」雖然這麼說，不過阿芬嫂並沒有停下包檳榔的動作，「妳不要說是我說的喔。」

「阿芬嫂，妳怎麼知道我姓梁？我又沒跟妳買過檳榔，只是來吃過幾次飯。」

「廟裡那個阿土伯講的，他說梁警官常常去廟裡求姻緣籤。」這時阿芬嫂總算停下包檳榔的手，眼神整個亮起，「要不要我給妳介紹幾個對象？對面賣飯那個阿妹姨她兒子怎麼樣，自己開公司，聽說年收入好幾百萬，黃金單身漢喔。不過隔壁賣早餐那個福嬌就不行，她兒子整天鬼混。啊！就是妳給他抓起來那個，搶劫那個啦！」

「妳說的福嬌是有點駝背、頭髮捲捲的那個阿姨嗎？」

「對啦、對啦，就是他兒子被妳抓起來。」

「搶福嬌攤子的是她兒子啊？難怪她說年輕人難免犯錯，一直叫我要放過他。」

「阿芬嫂，客人來了喔。」張敏捷出聲打斷兩人看似即將打開的話匣子。

阿芬嫂轉頭看了看旁邊賣飯的攤子。

「真的耶。不講了，做生意要緊。」

阿芬嫂離開去招呼客人的時候，張敏捷把剛剛買的兩盒檳榔放回檳榔攤，拉著梁羽冰離開。

「小豹學長，那不是你買的檳榔嗎，為什麼放回去？都付錢了耶。」

「我又不吃檳榔，想打聽事情這樣比較方便。」張敏捷說：「我常常從阿芬嫂那裡打聽消息，只要發生在這附近的事我都先去問她。順仔剛好是個檳榔不離手的人，而且又經常在這裡出沒，我才想她應該會認識。」

「原來如此，看來我要學的還很多。」梁羽冰說：「話說回來，廟裡那個阿土伯真過分，把我求婚緣籤的事到處說，這樣我以後怎麼敢出來見人。」

「這一區很多人都是從兩、三代以前就住在這裡，彼此認識幾十年了，而且附近又有廟、又有市場，街坊鄰居有事沒事都在聊八卦。這次的案子，大概不出半天就會傳遍整個內惟市場。你的事應該已經是很舊的新聞了，我看你就抬頭挺胸見人吧。」

「怎麼這樣啦！」

「沒辦法，這地方就是這樣，早點習慣吧。」張敏捷說：「我等一下要過去自強新村，妳去不去？」

「好啊，我剛好也想再過去一趟。不過為什麼要等一下，不現在過去嗎？」

「我要先回警局查個東西再去。」

「查什麼？」

「等一下妳就知道了。妳先去對面的全家買兩杯咖啡，我請妳喝。」張敏捷從皮夾裡拿出一張五百元的鈔票交給梁羽冰。

「和以前一樣不加糖嗎？」梁羽冰問。

張敏捷點了點頭。

梁羽冰接過鈔票之後，原本打算趁最後幾秒綠燈的時間衝過馬路。不過起跑前，她像是想到什麼事猶豫了一下，而錯過了綠燈。

「小豹學長。」梁羽冰一臉不好意思的問：「你有看過阿妹妹她兒子嗎？長得帥不帥？」

(六)

現在是下午四點半，距離蔡世豐命案發生的時間差不多剛過半天。

自強新村面向鼓山三路，背後倚著柴山，除了戶與戶之間和鼓山三路垂直的小巷之外，沿著柴山還有小路串起這些小巷。如果把鼓山三路和沿著柴山的小路當成鐵路軌道那兩條平行的鋼軌，戶與戶之間的小巷就像是鋼軌間垂直排列的枕木。

梁羽冰和張敏捷站在這戶人家門前已經半個小時了，除了山上偶爾傳來的鳥鳴之外，這半小時內四處都傳來狗叫聲，彷彿家家戶戶都養了狗似的。對了，還有從這戶人家家裡不時傳出來的麻將聲和談笑聲。

「小豹學長，還要等多久？」梁羽冰已經站得兩腳發麻，索性原地蹲了下去。

「再等一下，應該差不多了。」

這幢房子的住戶是這一鄰的鄰長，張敏捷先回警局查的就是鄰長的資料，這已經是他們今天下午找的第三位鄰長。他認為要來這裡找人，直接問里長或鄰長是最快的途徑。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原本已經打算按門鈴的張敏捷，在聽到屋裡傳出麻將聲之後，就突然住了手，然後要梁羽冰陪他站在門外等待進門的時機。

雖然不知道原因，不過根據梁羽冰以往和他一起辦案的經驗，張敏捷這麼做一定有他的理由。所以抱怨歸抱怨，梁羽冰還是乖乖地陪他等。

自強新村是日據時代太平洋戰區北海營區，是在台日本海軍士官的宿舍。原有房舍於民國二十六年完工，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後，由國民黨政府接收。民國三十八年第一批隨政府遷台的海軍及其眷屬，有一部分就分配居住在這裡。由於這裡原本就是日本人所建造，房屋都還留有濃濃日式建築的風味，每一戶之間僅以肩膀高的圍牆相隔，因此梁羽冰和張敏捷雖然站在門外，還是可以看見圍牆內的情況。

等待的這段時間，從屋裡傳出來的對話，可以大致判斷除了打麻將的四個人之外，沒有其他人在。而且現在的戰況是鄰長處於一家烤肉三家香的窘境。

「唉呀！」這應該是鄰長的聲音。

「怎麼啦？趕快出牌，你那張牌是打算在手裡捏多久？」

「嘿，我警告你們，這把不准放槍，我要來摸個大的，一口氣把剛剛輸的全部要回來。」

「檯面上好像沒什麼字牌，怎麼，這把打算胡大三元還是大四喜啊？」

「總之你們把皮繃緊，剩下這一圈就看我表現了。」

屋裡傳出麻將牌敲擊桌子的聲音。

「時間差不多了。」這時張敏捷總算採取行動，伸手按了剛才沒按成的電鈴。

叮咚！

「誰啊？這種時候來攪局！」一陣拉動椅子的聲音，「你們等我回來，別偷看我的牌。不行，我還是蓋起來好了，現在情況特殊。」

沒多久，圍牆內屋子的門開了，一名戴著咖啡色毛線帽、年約六十歲的老先生走了出來。大概是因為看到陌生人的關係，老先生露出警戒的眼神。

「您好。」梁羽冰和張敏捷隔著圍牆對老先生點頭致意，這時梁羽冰才注意到圍牆上插著好幾支國旗。不知為何她突然想起小學的時候，每次到了日曆上印著國旗的國定假日，學校就會叫她們要在家門口懸掛國旗。雖然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不過她記得當時還會發小國旗給每個同學，每戶人家家裡好像也都會有一支大國旗。

「你們找誰啊？」老先生露出不耐煩的表情，「如果是要問拍照地點的話，再過去兩、三條巷子有一戶炮仗花開得很漂亮，去那裡拍吧。」

「我們不是來拍照的，請問您是鄰長徐先生嗎？我是內惟派出所的警員。」

梁羽冰記得張敏捷查案時，通常不會太快讓對方知道自己警察的身分，不過這次他倒是很乾脆地亮出證件。

「原、原來是警察先生啊，我是鄰長，請問有什麼事嗎？」鄰長突然變得侷促起來。

原本梁羽冰還覺得這鄰長態度怎麼突然改變，這時才想起屋裡還在打麻將，大概是怕被警察懷疑聚賭吧！
「是這樣的，我們想找一個叫做順仔的人。聽說他住在自強新村這裡，所以來問鄰長看看知不知道這個人。」張敏捷邊說邊收起證件。

「順仔？我們這兒沒人叫順仔啊！」

「麻煩您仔細想想，有沒有可能原本不住在這兒，是後來才搬進來的人？」

「不可能啊，還住在自強新村的人我都熟，除非是第二代、第三代不住在這兒的。」

「您說的第二代、第三代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呢，就是說當年政府從日本軍手中接受這些海軍眷舍之後，第一批隨著政府過來分配到眷舍的住戶，叫做第一代。而這些人的後代，自然就是第二代、第三代了。」鄰長說明，「像我的房子就是父親過世後由母親繼承居住權，母親過世後再由我繼承，所以我算是眷村的第二代。」

「原來如此。」張敏捷說：「不過我想找的那個人，應該還住在這裡。他戴著粗黑框眼鏡，皮膚有點黑，右下嘴角有顆長毛的黑痣。還有，他平常都是檳榔不離手，也許每隔兩、三天才回來住一晚。」

「檳榔？我們這兒沒人吃檳榔……」說到這裡，鄰長像是突然想到什麼似的停頓了一下。

「鄰長，您想到什麼了嗎？」雖然只有一下子，不過鄰長表情的變化，並沒有逃過張敏捷的眼睛。

「沒、沒有，我不知道你說的那個人，你去問問看其他住戶吧。」

這時候屋裡傳來說話的聲音。

「老徐，外邊是誰啊？你乾脆叫他進來吧！」

「不好意思，您正在忙嗎？」張敏捷明知故問。

「沒什麼，就幾個老朋友一起嗑嗑牙、聊聊天。他們在等我回去給他們說說抗戰的事兒。」

「您經歷過抗戰啊？真看不出來，您感覺還很年輕呢。」

「沒的事兒！我也是父親給我說的。」

屋裡又傳來叫喚聲：「老徐，再不回來，我要把你的牌翻開來看囉！」

「等、等等，我馬上回去！你們不准動啊！」鄰長聽到屋裡的人要翻開他的牌，開始緊張了起來，「警官，如果沒什麼事兒，我要回屋裡去了。」

「請您留步，我再問幾個問題就好。」張敏捷說：「您知道今天發生在巷口的命案嗎？」

「聽說了，怎麼，和那個什麼順仔的有關係嗎？」

「目前還在調查，所以才來向您打聽，想說社區的事問徐鄰長您一定清楚。」

「老徐啊，你再不進來，這圈打完天都黑了。」屋裡傳出的聲音已經開始不耐煩了。

「徐鄰長，您能不能再仔細想想，可能在社區裡看過這樣的人，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張敏捷問話的態度開始強硬了起來，「萬一事後查出這人真凶手，而您知情不報的話，可能會吃上官司的。」

「唉呀，這……」

梁羽冰這時總算聽明白，原來張敏捷就是想要製造徐鄰長這種內外夾殺的處境，才會在門外等這麼久。

他故意等輸錢的徐鄰長拿到好牌才把他叫出來，而且一開始就告訴他自己不是警察，這麼一來徐鄰長就算急著想回屋裡繼續打牌，面對兩名警察也不好說出口。然後再給徐鄰長壓力，告訴他隱瞞重要線索可能會吃官司，讓他進退不得。

現在的問題是，張敏捷怎麼知道徐鄰長會隱瞞順仔的事？

「徐鄰長？」張敏捷表情從容。

「好吧、好吧，我告訴你就是了。福大媽，妳可別怪我，警察都找上門了，我也沒辦法。」徐鄰長總算鬆口，「你們在門外等等我，我回屋裡跟朋友說一下。」

「您慢慢來。」張敏捷微笑著說。

徐鄰長搖了搖頭走進屋裡，沒多久屋裡麻將敲打桌子的聲音又開始了。不過打牌的人倒是變得相當安靜，感覺得出大家想快點結束這場牌局。

「小豹學長，你怎麼知道鄰長會隱瞞順仔的事？」等待期間梁羽冰問。

「我不知道啊。」張敏捷說：「我只是聽到他們在打麻將，覺得或許可以利用。沒想到真的用上了，運氣不錯，哈哈。」

「原來是這樣，我還想說學長怎麼這麼神。」

不久，除了徐鄰長，屋裡又陸陸續續走出另外三位老人家。三人分別和徐鄰長道別，離開的時候口中還唸著諸如「可憐」、「造孽」之類的話。先前和徐鄰長一直是隔著圍牆對話，現在大門總算打開了，三名老

人家一離開，張敏捷和梁羽冰隨即被請入屋內。

大門後方是一小段水泥走道，右手邊有一個長滿植物的大院子。和那種磁磚地面擺著花盆的人造庭院不同，院子的泥土地面上也長著精心修剪過的草。

「這個院子很不錯吧，我每天都花三小時整理。這裡很多戶人家都有這種院子，有些種的樹都比圍牆高了。」鄰長一臉得意的對兩人說。

「很別緻的院子，希望下次有時間好好欣賞。」張敏捷像是在提醒徐鄰長，現在該做的事不是欣賞院子。徐鄰長識趣地帶著兩人繼續往前走。

水泥走道底是一扇單開式的木門，門後有個橫向的小玄關，擺著一個矮鞋櫃和一輛腳踏車，玄關後是另一道鋁製紗門。進了門，右手邊就是客廳，客廳再往內應該算是餐廳的空間，裡頭有張大概是剛剛用來充當麻將桌的桌子，原本應該夾在桌上的一疊牛皮紙和麻將，已經收拾得不見蹤影。

徐鄰長招呼兩人在客廳先坐著，他自己則到裡面準備茶水。沒多久，徐鄰長用茶盤端著茶壺和杯子回到客廳。

「兩位警官不好意思，家裡只有一些粗茶可以招待。」

「我才不好意思，這種時候跑來打擾，破壞您雅興了。」

「沒的事兒，你們來了也好，少輸點棺材本。」徐鄰長替三個人斟茶，「來，先喝點茶再說。」再一陣寒暄之後，三人進入正題。

「我並不是因為認識你說的那個順仔才替他隱瞞，而是為了我們社區的福大媽。」

「徐鄰長，你說的福大媽，該不會是在內惟市場賣早餐那位福嬸吧？」這是梁羽冰今天第三次聽到福嬸的名字了。

「福大媽是在內惟市場賣早餐沒錯，不過我不知道和妳說的是不是同一個。」

「是不是有點駝背、頭髮捲捲的阿姨？」

「對、對、對，應該就是，妳們認識嗎？」

「算不上認識啦……」

「總之一切都是福大媽那個不成材的兒子引起的……」徐鄰長開始娓娓道來。

福嬸的父親是海軍高級軍官的勤務兵，民國三十八年跟隨長官從大陸來台灣，是第一批住進自強新村的眷戶。

自強新村的眷戶來源有三種：第一批是像福嬸父親的長官那樣，隸屬於海軍總司令部第一署至第四署上校級幹部及其眷屬。民國三十八年由南京下關搭「中基」軍艦（LST-206）來台，分配到日本軍遺留的房舍。

第二批是婦聯會捐錢興建的房子，分配給韓戰來台，或對國家有戰功、特殊貢獻的軍人。

第三批是眷戶在眷村附近搭蓋的違章建築，民國四十三年後軍方同意眷戶自建，民國七十七年眷村大清查時多數就地合法。

福嬸的父親屬於第三種住戶。她父親結婚前住在長官家中，婚後長官在自家院子後方搭蓋房舍給他和太

太居住。平時父親就在長官家中負責打理日常生活，兩人年紀相差不大，所以父親一直將長官視為大哥看待。父親的長官姓何，眷戶都叫他何上校。何上校沒有結婚，所以福嬾出生後，上校視她如己出，對她疼愛有加。

福嬾的父母親在她十六歲那一年遭逢意外過世，父親臨死前將福嬾託付給長官，希望長官能夠娶她為妻。於是福嬾在二十歲那一年與何上校結婚，兩人年齡相差將近二十歲。

婚後福嬾搬入何上校家中，原本搭蓋給福嬾一家的房舍就空了下來。沒多久，福嬾的兒子出生了，當時何上校已經年過四十。

「這個眷村裡很多人都受過何上校照顧，所以大家都非常疼愛這孩子，他小時候我還親手抱過他。」徐鄰長語帶感嘆地說：「沒想到這孩子長大之後壞透了。」

「這些事和我們要找的順仔有什麼關係嗎？」

張敏捷和梁羽冰耐心聽著鄰長的話，不過到目前為止所說的內容，似乎和兩人來此的目的沒什麼關係。

「快了、快了，既然要講就講清楚，免得之後又一直來問東問西的。總之我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不過按照你說的外型，在我們社區裡也只有他。」雖然說要把話講清楚，不過徐鄰長卻突然跳到結論，「在我們社區裡檳榔不離手的，就只有跟福大媽她兒子租房子的那個人。」

一般而言，在眷村居住的眷戶只有居住權，而無所有權。以福嬾家的情況來講，福嬾的父母親死亡之後，福嬾可繼承其房子的居住權；何上校死亡後，福嬾身為妻子也可繼承其房子居住權。

問題就在這「居住權」。

福嬌擁有兩幢房子的居住權，但是這並非可以買賣房屋的權利，房子與土地還是屬於政府的，福嬌的兒子將房子出租給其他人，是不合法的行為。也因此徐鄰長才會替福嬌的兒子隱瞞這件事，而隱瞞的理由，來自於徐鄰長那尚未說完的故事背後所隱藏的人情義理。

「雖然知道是犯法的事，不過福大嬌她兒子還是把他們以前住的房子，租給了你說的那個人。」

「原來是這樣，難怪你要替他隱瞞。」張敏捷說。

「我是為了福大嬌才會隱瞞這件事，何上校以前非常照顧我們家，看福大嬌那樣我也很同情。」徐鄰長說。這時他端來的茶已經喝得差不多了，「我可不是為了你說的那個什麼順仔才隱瞞的，萬一他真是殺人凶手，我不算隱瞞重要線索吧？」

「請放心，我會向上級報告是您提供這重要線索的。」張敏捷笑了笑，「最後再問您一件事，順仔向福嬌兒子租的房子是哪一幢？」

「你們沿著我家前面這條巷子往裡走到底，然後左轉順著柴山一直走，最後一間就是了。」

好不容易得到重要關係人的線索，張敏捷和梁羽冰一離開徐鄰長家，立刻前往順仔租賃的房子。

兩人照著徐鄰長指的路走，來到一幢位於山腳邊的房子。這時候，張敏捷的手機響了起來，是警局同事打來的。

「藍教頭，怎麼了，又要去抄盜版光碟嗎？」因為剛才得到了重要線索，張敏捷顯得心情不錯。

「嗯、嗯，知道了。對，小冰和我在一起，我會告訴她。」

「告訴我什麼事啊？」梁羽冰問。

「六點要回局裡開會，聽說是路口的監視錄影帶有一些發現。」

「我看今天要睡在派出所了。」梁羽冰說：「先解決順仔的事吧。」

在朱紅色鐵門旁有個門鈴，張敏捷上前按了門鈴，屋裡立刻傳出清脆的鈴聲。但是兩人在門前等了很久，遲遲沒有人前來應門。

「不在家嗎？」梁羽冰又上前按了一下門鈴。

又等了一會兒，還是毫無動靜。

「看來真的不在家。」張敏捷說：「要翻牆進去看看嗎？」

「不好吧，擅闖民宅記過就算了，搞不好還會被告。」

「如果順仔真的是凶手，不但不會記過，還有機會升職喔。」

「我如果貪圖升職，就不會幹那麼久還是一線三星了。」

「不然我進去就好，妳在外面把風。」

「學長，你確定要進去嗎？」

「當然，這條線可不能追丟了。」在說話的同時，張敏捷的身體已經翻到牆上了。

「好吧，你小心點，外面我會看著的。」梁羽冰說。

張敏捷從矮牆上一躍而下。

後來發生的事，梁羽冰一直到回派出所之後，才聽張敏捷說起。

(七)

下午三、四點過後，內惟黃昏市場就開始熱鬧了起來。靠近市場這一側的馬路邊，擺滿販賣魚類、菜類、水果等等各式各樣的小攤。有的甚至帶把小椅子坐著，自己家裡種的蔬菜往地上一擺就開始叫賣。

日昌路到鎮安宮之間的這個地段，是內惟市場最熱鬧的精華地區，如果往市場中央走去，人潮更是擠得水洩不通。除了蔬果、魚肉之外，也開始會出現一些販賣熟食的攤位，當場現炸的排骨酥、剛滷好的豬腳滷味、海苔壽司捲、烤雞……

說這裡是內惟地區的糧倉，應該相當適合。

不同於內惟市場人潮擁擠的熱鬧氣氛，在對面的內惟派出所正整籠罩在一股低氣壓當中。會議室裡的所有人都安安靜靜地吃著晚餐，看著電視新聞以「受害者預知自己死亡？」為題，報導今天凌晨發生在自強社區的命案，政論節目的名嘴也按照慣例，批評警方辦事如何不力。唯一還算得上安慰的事，大概只有桌上那份所長從內惟市場買來，替大家加菜打氣的生魚片。新鮮紅透的魚肉沾著大量哇沙米調拌的醬油，一口咬下，嗆辣的氣息透過鼻腔直衝腦門，眼淚立刻不受控制地飆出。這種台式生魚片吃法，似乎很適合會議室裡這些

警員們此刻的心情。

會議預計六點開始，現在已經延遲了半小時，因為主持會議的劉分局長，正被媒體包圍脫不了身。從這個情況看來，若七點鐘會議能夠開始，就已經算是萬幸了。在等待的期間，已婚的警員們相繼打電話給老婆，預告今晚留宿派出所的消息。一些未婚的同事們看到，也都勉強從通訊錄裡找個人通知留宿的消息。

梁羽冰自己一個人住，當警察的父親在她還很小的時候就因公殉職，母親現在則是到處旅遊，也不知道她人在哪裡。通常遇到這種同事們紛紛打電話聯絡家人的時刻，梁羽冰總是感到很落寞。

「老闆，我今天可能沒辦法過去，幫我留到明天，我明天一定過去拿。不行啦！我就是知道那隻女帝很搶手才要你幫我找的，你訂金都收了，不准賣給別人。衣服可以脫又怎樣！要脫也是我自己脫！等一下，衣服真的可以脫嗎？什麼，連『那個』都有上色！幫我留著，我明天一定過去拿！訂金退我？不可以啦！我告訴你喔……」

梁羽冰轉頭看到就連坐在旁邊的王梓研，都有模型店老闆可以打電話，為了賭一口氣，她也拿出手機來翻找通訊錄。她的學生時代並不是在高雄度過，所以朋友幾乎都不住在高雄。找了很久，才總算找到一個住在高雄的朋友。

「就打給他吧！」梁羽冰終於下定離手。

在撥號的同時，梁羽冰才開始想打電話給這個朋友的理由。

「喂！是我，小冰啦！」梁羽冰決定用以往每次打電話找他時用的理由，「對、對。我本來今天想過去，

不過警局有點事，明天可以嗎？你怎麼知道？就是今天那個案子啊，我晚上可能要睡在警局了。」梁羽冰總算找到機會說出關鍵的這句話，「那就明天見囉。」

梁羽冰滿意地掛斷電話，這時候劉分局長也走了進來。

同事們紛紛把手機關機或轉振動，王梓研關掉聲音之後，還用袖子仔細擦拭留在 iPhone 5 螢幕上的指紋。「要擦回家再擦，快收起來啦！」梁羽冰推了一下王梓研的手，於是 iPhone 又順勢飛了出去。

今晚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報告各小組的調查進度。分局長的表情比早上更嚴肅，也更增添了疲憊。

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真正的目擊者，所謂沒有「真正的」目擊者，是因為有很多民眾如預期般打電話進來，檢舉看到奇怪的人在現場附近走動，但現在還在過濾這些檢舉電話的真實性。

對於死者蔡世豐的調查算是進展較多的，不過也僅限於從他的酒友口中得到的消息，其真實性也還有待商榷。譬如酒友說蔡世豐是大原發工程公司的第一任負責人這件事，也有可能是蔡世豐酒後吹牛編造的謊話。這些消息的真實性正在查證中，應該很快就會有結果。

專案小組接下來的調查重點，將會放在順仔這個人身上。大家都一致認為只要找到這個人，案情必定會有重大突破。

當張敏捷站起來報告關於調查順仔的經過時，梁羽冰腦中也隨著把張敏捷描述他翻進圍牆後發生的事回想了一遍。

相較於徐鄰長的房子，順仔租賃的房子簡陋了許多。白色水泥牆佈滿了藤蔓攀爬過的痕跡，一部分牆面

因為水泥剝落露出底下的紅磚，淺綠色單開式木門的油漆斑駁不堪，甚至可能因為門框變形的關係，門根本沒有關上。

張敏捷警覺地掏出配槍，如果這個叫順仔的人是凶手的話，他當然不會來開門，還很可能躲在房子裡。張敏捷小心的用肩膀推開門，因為陽光照射不到，屋裡相當陰暗。他快速搜尋了可能躲人的角落，確定沒有人之後才踏入屋內。客廳只有一張簡陋的木板摺疊桌，一台還不知道能不能使用的老式映像管電視和兩張木頭折疊椅。其中一張椅子上放著幾張報紙，張敏捷注意了一下，都是徵人廣告的版面，有幾個廣告還用筆圈了起來。

客廳旁邊有一個走道，張敏捷謹慎地移動，確認沒人之後，慢慢走進去。走道上沒有窗也沒有開燈，張敏捷在入口站了一下，等瞳孔適應黑暗之後才往前移動。

走道右邊是牆壁，左邊有兩個房間，盡頭還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廚房的空間。用最快的速度確認兩個房間都沒人之後，張敏捷逐一檢查房間內的擺設。

房間大約兩坪左右，靠牆放置了一張金屬床架，角落立著一個塑膠布包覆著鐵架的簡式衣櫃。房間的擺設大致都相同，唯一不同之處只有其中一間的床底下放著好幾本書。張敏捷原本想伸手到床底下把書拿出來看，結果房間外面突然傳來很大的聲響，嚇了他一大跳。

聲音好像是從廚房傳來，他緊緊握住手中的槍，慢慢靠近廚房。廚房裡還是陸續傳出細微的聲響，張敏捷盡量讓自己不要發出聲音，背貼著牆壁緩緩靠近……

突然，一個金屬鍋蓋飛了過來砸在牆上，差點打中張敏捷。張敏捷從牆後閃身出去，兩手握槍朝著鍋蓋飛來的方向大喊：「警察、不要動！」

廚房裡的設備相當簡陋，牆邊的檯座上只有一個雙口瓦斯爐和一台大同電鍋，飛過來的就是這個電鍋的鍋蓋。另一邊有一張大概是用來當作餐桌的摺疊桌，印花貼皮的木頭桌面邊緣有點掀起。除此之外，廚房裡已經沒有其他東西了。原以為會有誰站在廚房裡舉起雙手，眼神凶狠地盯著看，沒想到什麼人都沒有。

廚房沒有後門，只有一扇打開的窗戶。斑駁的窗檯上幾片枯黃的落葉，還有——一隻從柴山來的獼猴，張大了嘴巴看著張敏捷。

「我搜查整間房子，帶了幾樣東西回來。」

張敏捷把證物袋放在桌上，坐在後面的同事紛紛起身探看袋中的物品。透明證物袋中放的是頭髮、報紙和其中一個房間裡的書籍。

「這疊報紙並不是同一份，而是好幾份報紙的徵人廣告板，而且都是最近的。」張敏捷接著報告，「雖然目前還不知道這名叫順仔的關係人從事什麼職業，不過可以判斷住在這個房子裡的人正急著找工作。接著是這些書……」

張敏捷拿起裝著書籍的證物袋，袋子一共有三個，各裝著一本書，書況看起來還很新。

「這些書很特別，內容都是在寫核能發電和輻射災害的事情。目前還不知道和案件有沒有關係，不過我直覺可能是重要的線索，所以就先把書帶回來。」

裝著書籍的證物袋被送到劉分局長手中，張敏捷則繼續報告他的發現。

「還有一件事，這算是我的推測。我發現住在順仔房子裡的應該有兩個人，除了順仔之外，另一個人我認為是死者蔡世豐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我從兩個房間各別找到幾根頭髮帶回來化驗，可以和蔡世豐的DNA做比對。」

順仔和死者同居的推測引起大家的討論。如果這個推論被證實的話，順仔是真凶的可能性就大大提升。總而言之，結論就是這條線必須抓緊一點，有可能是影響破案的重要關鍵。

張敏捷的報告結束之後，接著要報告的就是這次會議最重要的發現。

報告者是綽號「藍教頭」的巡佐，位階和梁羽冰差不多，年資則稍淺。他是內惟派出所調查路口監視錄影的高手，經常被其他派出所甚至其他分局外借去幫忙看監視錄影。這次藍教頭也同樣不負自己的盛名，只花了半天就有了初步的結果。

「這一次看路口監視錄影和以往的經驗不太一樣。」藍教頭開始報告，「由於現在設置在路口的監視錄影機越來越多，很多時候都可以直接看到案發經過，不過這次在犯案現場附近的監視錄影機都被破壞了，雖然如此，但還是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藍教頭把電腦螢幕切換成 Google map，透過投影機投射在布幕上，直接利用地圖做說明。

「自強新村的每個巷口幾乎都設置了監視錄影機，不過在案發現場 69 巷和 79 巷交叉口前後幾條巷子的監視錄影機都被破壞了。」

他用 laser point 大致比劃了一下地圖上的命案現場。

「我們這位凶手犯案手法雖然周全，但是卻忘了一件事。」藍教頭要開始展現他被稱為高手的實力，「從破壞監視錄影機的順序，就可以知道凶手行進的路線。」

錄影機被破壞的順序從 101 巷開始往南，一直到 61 巷。也就是說凶手以案發的 69 巷、79 巷為中心，破壞附近巷口的監視器。先前提到，眷村以建築路為界，可分為南區和北區。這樣的區分，是以這些巷子在柴山這一側有沒有路相通來看的。北側 137 巷到 215 巷之間，南側 61 巷到 101 巷之間，分別在柴山一側有路相通，監視錄影機也都是架設在這一側。凶手就是沿著柴山的路，一一破壞南側巷口的監視錄影器。

「除了凶手的行進路線之外，從破壞的時間我也發現了很奇怪的事。」藍教頭繼續說明，「凶手破壞這些監視錄影機的時間，在深夜一點半之後，比宅研接獲報案的時間晚一點。」

王梓研接獲報案的時間是深夜一點半，如果依事情的發生按照先後順序排起來看，情況確實變得很奇怪。

首先，假設報案人是凶手假扮的。凶手一點半到派出所報案，接著陸續破壞監視錄影機，在兩點到三點之間殺害蔡世豐，而警方三點發現屍體。乍看之下沒什麼問題，但是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報案的時間是在凶殺案發生之前。因為王梓研原本以為是假報案，所以一直到三點才發現屍體。如果警方一開始就前往案發地點，這時候正好是凶手犯案的時間帶，不就正好被警方發現？

當然有另外的可能是凶手行兇時間和把屍體吊上路燈的時間不同，但是根據法醫驗屍的結果，死亡時間確實是在兩點到三點之間。即使行凶時間和吊屍體的時間不同，凶手殺人的時間都是在報案後才發生。

有可能凶手原本並不打算殺害蔡世豐，而是另有計畫，卻因為一些因素不得不改變計畫嗎？再把破壞監視錄影機的時間也考慮進去的話，可以知道凶手一開始就打算在這一帶進行犯罪，只是不知道原本就打算殺人，還是後來才臨時起意殺害蔡世豐。

另一方面，如果報案人是被害者蔡世豐本人，情況又有些不一樣。最主要還是另一具屍體的謎團，這一點可以暫時假設是蔡世豐編的謊話，也就是認為蔡世豐一開始就報假案。如此一來，蔡世豐和凶手是共犯的機就很高，而且殺人是在預期之外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最後一種情況就是蔡世豐本人既是報案人，而且也沒有報假案，這是專案小組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這表示還有另外一具屍體，而且這具屍體現在還下落不明。

「這是我目前為止的發現，我還會繼續調閱更大範圍的監視錄影資料，如果有新的發現，會立刻回報。」接下來是其他人的調查報告，但查到的東西很有限。

綜合目前所有的資訊，可以約略拼湊出死者蔡世豐當晚的行動。

他大約十一點多從位於美術館路附近的小吃店「乾一杯」離開，沿著美術館旁的美術館路往鼓山三路的方向走。來到自強新村之後，發現吊在路燈下的屍體，於是前往內惟派出所報案，這時候大約是一點半。但不知為何，蔡世豐報案後又趁著王梓研不注意偷偷離開派出所，之後大約兩點到三點之間被殺害。

當然這只是依照目前情況來看，最直觀的假設。如果把前面的各種假設情況考慮進去的話，整個案情就會變得錯綜複雜，無法理出個頭緒。

接下來的調查，最優先是找出順仔這個人。

會議就在得到的資訊越多、案情越複雜的情況下結束，這時候已經超過晚上十一點了。

梁羽冰並沒有如預期般必須在派出所過夜，倒是王梓研被叫去幫忙看監視錄影，說不定這幾天都要被迫睡在派出所。

離開會議室之前，梁羽冰看張敏捷手指還在平板電腦上滑來滑去，便靠過去看看。

「學長，再滑下去以後外號要改成宅豹了。」梁羽冰開玩笑地說。

聽到梁羽冰的聲音，張敏捷才好像突然回到這個世界。

「我和他不一樣，我是在查案，他通常是在查美女資料。」張敏捷說。

「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叫我。」王梓研也走過來跟著湊熱鬧。

「在查什麼資料？」梁羽冰似乎沒有打算理會王梓研。

「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張敏捷說，「蔡世豐從小吃店離開的時候是十一點多，假設是十一點半好了。報案的時間是一點半，他從小吃店走到犯罪現場，再從現場走到派出所，一共花了兩個小時。這三點之間的距離，走路應該不需要兩個小時，我在想蔡世豐這兩個小時之間還做了什麼事？」

「學長，我用 google map 幫你算算看這三個點之間走路大約要多久。」王梓研又興沖沖拿出 iPhone 開始在螢幕上滑動

梁羽冰和張敏捷靜靜等著王梓研的結果。

「算出來了！」王梓研興奮的把手機螢幕轉向另外兩人，「從小吃店『乾一杯』走路到案發地點大約三十分鐘，從案發地點到內惟派出所大約十分鐘。學長說的沒錯，走兩小時好像有點久。」

「嗯，即使喝醉了，走兩小時好像也太久。」

「會不會在路上發酒瘋，或是睡在路邊後來才醒？」

「宅研，你和藍教頭看監視錄影的時候，注意一下這條路線的監視器。」

「沒問題！」

「學長，你為什麼沒有在剛才的會議上提出來？」梁羽冰問。

「我想自己先實際走一次看看，而且……」張敏捷頗有深意地看著梁羽冰，「我怕會議開太久，會害某人要睡在派出所。」

「學長，你真體貼。我沒關係啦，菜鳥就是要這樣磨練。」王梓研露出感激的表情。

「我不是在體貼你啦！」

這次連張敏捷也忍不住狠狠往王梓研的後腦杓巴下去。

第二部

(一)

如果從西邊往馬鞍山看過去的話，在一片如茵綠草的中央，會有兩座突兀的圓頂水泥建築。雖然從外表看不出來，但這死板的建築物中正在運作著的，卻是足以毀滅地球的能源。

設置於台灣最南端，東臨馬鞍山、南面南灣，距離恆春鎮只有六公里的第三核能發電廠，擁有兩座核子反應爐，這陣子是靠近南灣的二號機停機大修的日子。停機維修通常就是更換爐心燃料棒、檢查供水排氣配管等等一些例行的檢查保養工作。以前一次的停機保養需要四、五十天，現在不知道是人力增加了，還是效率變好了，停機保養的時間越縮越短，有時不到四十天就可以完成。

今天是打開反應爐蓋、更換燃料棒的日子。一開始會有一組清潔人員先用化學溶劑擦拭爐蓋及爐壁，降低反應爐的輻射量。之後維修人員再進入反應爐內部，進行維修和更換燃料棒的工作。

這是姚君卉第一次參與反應爐的清潔工作，雖然事前都已經上過輻射防護課程，同事也都仔細的告訴她作業流程，但她對於眼前這座反應爐是怎麼運作的根本完全不了解，只知道輻射是很恐怖的東西，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她穿著連身的黃色防護衣，手上戴著橡膠手套，安全帽外面也套了黃色的防護套。為了工作方便，一面也為了可以更有效隔離輻射物質，橡膠手套外面還會多戴一雙麻布手套。

清潔人員大約有四十個。之所以需要那麼多人，是因為雖然穿著防護衣，不過這畢竟不是鉛衣，只是為了不讓清潔人員把輻射物質帶出廠房，卻無法阻隔輻射對人體的影響。在反應爐附近這類輻射量高的地方工作，很快就會超過法定輻射曝射量，所以要使用人海戰術，以人數換取時間。他們每個人身上會配帶一個劑量佩章，計算他們遭受的累積輻射值。核電廠規定的曝射量是四十毫西弗，比原能會規定的五十毫西弗還低，如果累積劑量超過四十，這個人就必須離開現場，之後一年無法進入輻射管制區內工作。

下一個就輪到姚君卉了，在爐蓋上的人一離開，她就要立刻衝上去，盡可能多爭取一些時間把工作完成。她認為如果能夠清掉越多輻射物，等一下金順受到的輻射曝射量就會越少。不過其實維修人員的工作方式都是一樣，大家輪番上陣，平均分擔輻射量，姚君卉心裡其實也清楚。只不過這樣想，可以支持她繼續做這份工作，她真的很需要這份工作。

清潔的部分好不容易完成了，姚君卉和劉金順交換了一下眼神，劉金順微笑著對她點了點頭。不過因為劉金順帶著口罩，她看不見他臉上的微笑。

清潔的部分完成了，接下來就是開爐蓋、維修和更換爐心燃料棒的作業。

反應爐基本上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水壺，作用和燒開水差不多。核子反應爐有一個進水口將水導入，爐心的燃料棒產生高熱，將導入的水加熱蒸發成水蒸氣，再利用水蒸氣推動發電機。簡單的說，核能發電就是利用核原料產生的高熱來進行發電。

開爐蓋的作業比較麻煩，大約由十二人分成兩組輪流進行，每次每組約三小時。從開始作業到把爐蓋打開為止，大約需要一天的時間。在反應爐上方有個巨大的吊臂，爐蓋螺絲旋開後，吊臂會移動把爐蓋打開，吊出一部分的蒸氣產生器放在旁邊。之後再把核燃料棒吊出來，放在重水池裡。

劉金順的工作，就是檢查反應爐入水口和蒸氣出口的配管，有問題就修理或更換。完成配管的檢查與更換之後，旋開爐蓋螺絲，進行開蓋作業。

劉金順已經在核電廠工作好幾年了，他並不是台電的技術人員，而是下游包商的員工。如果單從名字來判斷的話，應該會以為他是年過中年的大叔。他從國中就開始到處打工，國中畢業後就一直在工地裡工作，常年的風吹日曬，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了許多。

大概是五年前，他跟著工頭在現在公司承包的工地工作，當時公司負責人還是前老闆。那時候劉金順在某個大樓興建工程裡，發現了瓦斯配管的嚴重錯誤，避免了瓦斯爆炸。公司前老闆因此非常賞識他，讓他進入自己的公司工作，還協助他取得技術人員的證照。

之後沒多久，公司就被現在的老闆買了下來。主要承包業務也從一般大樓興建安案，逐漸轉移到核電廠的維修保養。劉金順曾經聽以前的工人朋友說，在核電廠工作，身體很容易搞壞，所以他原本打算辭了工作，找其他公司或是乾脆回工地做以前的工作。後來新老闆以加薪為條件，他也剛好需要錢，於是最終還是妥協，甚至進入核電廠工作。

這已經是最後一顆螺絲，轉起來之後就可以打開爐蓋，也差不多要換下一組人上場了。

這裡的工作環境異常悶熱，劉金順已經滿頭大汗，連身上的防護衣都濕透了。因此明知會遭受更多輻射污染，他還是忍不住把口罩拉下來透氣。在反應爐周圍的環境，連空氣中的粉塵都有輻射，所以無法像其他密閉場所讓空氣和外面進行對流。

劉金順把轉起來的螺絲放在一旁，揮揮手向下一組人馬表示可以換班了。他從反應爐上爬下來，先走到和反應爐有點距離的地上，把劑量佩章撿起來。這個佩章照規定原本應該要帶在身上，不過這樣一來，累積劑量很快就會超過，根本無法把工作完成。所以他把佩章放在輻射量相對較低的地方，等完成工作之後再帶出去。這麼做雖然不符規定，不過大家通常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等一下就是更換燃料棒的作業了，在重水池裡有一台攝影機，會將重水池的畫面傳送到上面的電腦室。電腦室裡會有四到六個美國技師，透過螢幕觀察燃料棒，決定哪一條應該要更換。之後，會有兩、三個技師下來監視燃料棒的更換作業。

不過今天這不是劉金順的工作，他已經和姚君卉約好晚上要去逛墾丁大街。只有今天，不管誰來說情、加多少薪水都沒用，他非得把時間留下來陪姚君卉不可。上次答應要帶她去高雄看立體電影，結果被組長要加加班，拖到現在電影都不知道換了幾檔，還是沒看成。

他把脫下來的防護衣丟進回收桶，考慮著晚上應該要先來一份石板烤肉，還是先點一袋鹹酥雞。對了，最近開始在賣君卉很喜歡的草莓，不然先買一盒拿著邊走邊吃好了。

他越想越開心，在進行身體除污的時候，忍不住吹起了口哨。他決定今天不住在核電廠的宿舍，逛完夜

市之後，晚上就住君卉家裡好了。

正當他穿起外套，從口袋裡掏出檳榔盒，打算在離開前吃一顆的時候，同組的技師急急忙忙跑了過來。

「順仔、順仔，你等一下再走，裡面有點狀況。」

「什麼事啦！我今天打死都不加班，不要再叫我進去了啦。」

「不是啦，燃料棒卡住了出不來，你來看看。」

劉金順猶豫了一下。

「我知道你要約會，不會叫你加班啦。看一下，把燃料棒弄出來就好。」同組的技師繼續勸說，「再拖下去，大家的輻射量都會超過。」

「我早就超過很多了啦！都血尿了！」

雖然這麼說，劉金順還是把手上的檳榔放回盒子裡，裡面是禁止吃東西的。另一名技師看到他願意幫忙，說了聲謝謝就又跑回去。

他看了看手中的檳榔盒，這是以前在工地的時候，跟著其他工人開始吃的，一吃就吃了十年。其實和姚君卉交往之後有考慮要不要戒掉，反正在核電廠裡工作也不能吃。

他索性把整盒檳榔丟進垃圾桶，無奈地回去挑了件防護衣。穿好防護衣、戴上防護帽的同時，他也決定今天到墾丁大街之後第一樣要買的東西。

「先幫君卉挑一副漂亮的耳環好了……」

(二)

姚君卉一回到家就先進浴室把衣服全部脫光。她只要進過核電廠，回家後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先把衣服和身體洗乾淨。

她住在距離墾丁大街不遠，沿海路旁的一棟出租公寓。房東將一層樓隔成三個房間，她租了其中一個房間。房間的擺設很簡單，靠近窗戶的角落有一張雙人床墊直接擺在地板上，窗戶打開就可以看見海。床墊對側的牆邊擺了一台液晶電視，另外還有一座矮衣櫃、一張小矮桌、一個雜物櫃。對一名單身女子而言，這樣的房間擺設稍嫌無趣。

她的房間沒有浴室，必須和這層樓的另一名房客一起使用。浴室裡有一面大鏡子，她洗澡前習慣看看自己在鏡子裡的裸體，摸摸看小腹有沒有變大、捏捏腰際看有沒有變胖。最後就是用手掌托住乳房，確定一下有沒有下垂的跡象。尤其最近開始和男朋友發生性關係了，她更是注意自己身體的曲線。

姚君卉的上一個工作，是在墾丁的夏都沙灘酒店當清潔人員，和劉金順也是在這裡認識的。那時候姚君卉在泳池旁遭到一名外國房客的調戲，剛好被來檢查飯店供水管路的劉金順看見。

出面打抱不平的劉金順走到那名外國人面前，邊嚼檳榔邊問：「蒿啊伊烏 (How are you)、意思意思不匡 (This is a book)、咕拜、咕拜 (Good bye、Good bye)！」說完，他還用胸口頂了那個外國人一下，順便

吐了一口檳榔汁在地上。

其實那個外國人比他高壯許多，劉金順胸口只頂得到對方的肚子，不過他一副流氓樣，倒也真把外國人給趕跑了。

外國人一離開視線，劉金順立刻像洩了氣的皮球般，整个人軟了一半。

「你沒事吧？」姚君卉反而擔心起劉金順。

「我嚇死了！」劉金順邊說邊拍著胸口，「不要看我一副流氓樣，我從來沒跟人吵過架。」

非常老掉牙的橋段，不過兩人就是這樣開始的。

姚君卉今天晚上和劉金順約好要去逛墾丁大街，出發前她想打扮一下。洗完澡、化完妝之後，她把所有耳環拿出來，想選一副搭配今天的裝扮。在鏡子前選了很久，還是沒有適合的。

「算了，等一下逛街的時候買一副吧。」

這麼決定之後，她開始擔心起逛完街後，劉金順會不會來家裡過夜。

姚君卉還在念高中的時候，父母親就過世了，她靠著親戚的資助念完高中，之後就自己獨立生活，到處工作賺錢。這一點，她和劉金順還蠻相似。她曾經想過，也許就是因為有類似的生活背景，才會讓他們兩個這麼快就陷入熱戀。

都準備得差不多了，等一下劉金順一到就可以立刻出發。

等待的時候，姚君卉把存款簿拿出來看。劉金順為了表示對她的信任，把存款簿和印章都放在她這兒。

因為他們很早就出來工作，又都很節儉，兩人都擁有一筆小小的存款。

她最近在想買房子的事，不過還沒告訴劉金順，打算等一下和他商量。兩人的存款要在高雄市中心買房子可能不太夠，不過如果是在郊區，也許還負擔得起。雖然姚君卉是屏東人，不過劉金順住高雄，她想搬到高雄和他一起住。

會考慮買房子的事，是因為姚君卉懷疑自己可能懷孕了。

她的經期一直很順，不過這次已經慢了一、兩個禮拜。算算時間，如果懷孕的話，差不多就是上次和劉金順發生關係的時候。因為兩人打算明年要結婚，所以最近都沒有刻意避孕。

原本她是想買支驗孕棒來驗，不過後來想想，好像不用花這個錢，反正懷孕了就把小孩生下來。兩人已經決定結婚不宴客，辦個簡單的儀式就好。

除了買房子的事，姚君卉最近也很擔心劉金順的身體。有時候他到她家裡來的時候，會說很累，然後就在她家裡睡上一整天。

劉金順在核電廠的工作，除了反應爐停機時的維修，平常也要檢查原子外圍的配管。她聽說輻射不只是反應爐周圍才有，連外圍的排水管也有很高的輻射量。

她本來以為輻射就像光一樣，要像曬太陽那樣照到身體，才會對身體造成傷害。後來她為了去核電廠工作，上了相關的課程之後，才發現原來輻射到處都存在。而且在核電廠裡，不只是反應爐，連排放出來的廢水、空氣都有輻射，甚至輻射量高得嚇人。曝射太多輻射線，容易造成白血病。劉金順已經在核電廠工作好

幾年，她很擔心他會有白血病。

姚君卉躺在床上東想西想，不小心睡著了。醒來之後，發現外面天色已暗，看錶才知道已經七點了。她和劉金順原本約五點就要從家裡出發，大概又被組長要求加班了吧。

她知道劉金順存錢是為了要結婚，所以不會因為他加班而生氣。不過已經期待很久的行程又要被取消，失望是難免的事。她撥了通電話給劉金順，響了一下沒人接聽，轉到語音信箱。

「金順，今天就不去逛街了，晚餐我會買回來，等你一起吃。」姚君卉在電話語音裡留言：「還有……今天晚上看要不要住我這裡……」

電話那頭明明沒有人，姚君卉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卻害羞了起來，覺得主動邀男朋友住家裡很丟臉。

掛上電話之後，她拿了機車鑰匙，打算到附近的小吃攤買晚餐。正當她準備出門的時候，電話響了起來。

她沒有手機，所以劉金順要找她都是打這支室內電話。

「喂！是金順嗎？我告訴你……」

姚君卉開心地接起電話，不過電話那頭傳來的卻不是劉金順的聲音。

「喔，是組長啊……打電話給我有什麼事嗎？嗯、嗯，你說什麼！金順被送到高雄的醫院！為什麼？工作的時候出了意外……」

消息來得太突然，姚君卉掛上電話之後，在原地站了很久才回過神來。

組長說劉金順在換爐心燃料棒的時候出了點意外，從反應爐上摔下來。原本送到屏東的醫院急救，不過好

像太嚴重，現在要轉院到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傷勢如何組長也不太清楚，要姚君卉趕過去高醫看看。她上次遇到這種情況，是高中的時候。當時正在上課，訓導主任突然把她找去訓導室，通知她父母親被一個喝醉酒的年輕人開車撞死的消息。她到醫院的時候，父母親都已經斷氣了。頭腦好不容易清醒了點，她簡單整理一些行李，帶著存款簿出門搭車前往高雄。

(三)

梁羽冰坐在十全一路和自由路路口的星巴克二樓，無聊地吸著抹茶拿鐵，手指邊在手機上滑動。她和等一下要見面的人每次都約在這家咖啡廳，而且按照慣例，那個人每次都會遲到。

梁羽冰每次來都會先幫他點好不加糖的大杯熱拿鐵，請店員把咖啡泡熱一點，等他到的時候溫度剛好可以入口。這個動作對梁羽冰來說，已經是很了不起的體貼了，只是不知道等一下要來的人會不會察覺。

這家咖啡廳附近有很多學校，正對面是博愛國小與三民國中，斜對面就是高雄醫學大學和附設的中和紀念醫院。面對一樓店面的左邊是 7-11，右邊是三皇三家和麥當勞。在這麼一片學生氣息濃厚的區域當中，不知為何卻在麥當勞隔壁突兀地矗立了一家酒店。

手機上的小遊戲結束的時候，梁羽冰等待的人也剛好出現。

「不好意思，每次和妳約見面都遲到。」葉正華滿臉愧疚。

「你都說『每次』了，我習慣了啦。」梁羽冰把咖啡推到葉正華面前，「你的熱拿鐵，溫度剛剛好。」

「謝謝。」夜正華舉起咖啡杯先啜飲了一口，「溫度真的剛好，太棒了！」說完又喝了一大口。

「我說你啊，不會是又被師奶給拖住了吧？」梁羽冰也跟著吸了一口抹茶拿鐵，她如果不需要熬夜，晚上喝咖啡會睡不著。

「是個比較困難的 case，所以耽誤了點時間，不過我沒忘記和妳約定見面的事。」葉正華又喝了一大口咖啡。

「你那張臉明明看起來不太可靠，真搞不懂為什麼師奶們這麼愛你。」

「妳是想說我長得真帥吧。」

「那可是你自己說的，像我這種成熟女人，怎麼可能覺得老是穿連帽T的小伙子帥。」

「要認真算起來的話，妳還比我小幾個月呢，成熟女人……」葉正華說：「而且我的技術妳也不是沒試過，現在應該不會想再去找別人了吧。」

「技術是不錯啦，手勁很巧、弄起來也不太會痛……」

梁羽冰話說到一半，發現坐在隔壁桌的三名妙齡女子頻頻側目看向自己，而且小聲地交頭接耳不知在說些什麼。她突然想到自己剛剛說的話，而且隔壁又有酒店，這三個小姐該不會是誤會什麼了吧！

葉正華也注意到那三名女子，於是微笑著轉過身去對她們說：「三位如果也需要我服務的話，我這裡有名片……」

三名女子嚇得連忙推說不用，並且草草收拾桌面逃命似的跑走了。

「妳們別誤會，這傢伙是牙醫啦。」

「對啊，而且我手勁很巧喔……」葉正華又故意重複了這句話。

這時已經看不到那三位妙齡女子的身影了。

「你——很——討——厭——耶！」

梁羽冰使盡吃奶的力氣，往葉正華手臂上打下去。這記鐵砂掌的響聲，如果剛才那三位還沒逃出一樓大門的話，大概也聽得見。

「好痛，我手要斷了啦！」葉正華痛苦的表情不像是裝出來的，「我靠手吃飯的，這下妳要養我了。」

「我知道你靠手吃飯，所以我才打你的左手，留一口活飯給你吃。」梁羽冰的手掌雖然也痛得發麻，不過實在忍不住又補了一記。

梁羽冰和葉正華兩人是國中同學，畢業後就斷了聯繫。大約十年前，梁羽冰接觸的第一起殺人事件，就發生在葉正華就讀的大學母校，因緣際會之下，兩人才又開始聯絡。因為葉正華經常幫忙梁羽冰破案，所以每當有難解的案件，梁羽冰都會來找他協助。

「這次怎麼了，為什麼突然打電話給我？」葉正華邊說還邊揉著手臂。

「那個……」

總不能說因為看到同事都打電話回家，她覺得沒對象可以打電話很糗，才會打給他的吧。

「是這樣啦，你有沒有看今天的新聞？」梁羽冰勉強找了個還算不錯的藉口，「就是在眷村那件殺人案。」

「妳在電話裡提到，所以晚餐的時候看了幾則相關報導。」

葉正華目前在高醫牙科部擔任主治醫師，目前才第三年，在主治醫師之中還算新人，所以需要輪值夜診。今晚他剛好有夜診，由於患者較多，才會耽誤了時間。

「我正在查這案子，有幾個疑點，想聽聽你的意見。」梁羽冰靠近葉正華，壓低了聲量。

「妳現在不是調到別的派出所了嗎？我如果隨便插手，會不會害妳黑掉？」

「沒關係啦，你就像剛開始時那樣，告訴我線索，我自己去查就是了。」

找不到人才打電話給你這種話，梁羽冰還是說不出口。

「妳說沒關係就好，要不要換個比較隱密的地方繼續談？我有熟的店。」葉正華說。

「不會是隔壁酒店包廂吧？」梁羽冰半開玩笑地說。

「妳怎麼知道？」

「還真的是啊！」

「當然不是，我一個月的薪水還不夠去一次哩。」葉正華說：「我常去一間酒吧，那裡有包廂可以談事情。」

「還是不要好了，隔牆有耳。我看像平常那樣在你家裡談比較安全，到樓下便利商店買幾罐啤酒帶過去

吧，我請客。」

「這還好，那多買幾瓶，喝不完就放我家。」

「你有窮到要貪這種小便宜嗎？」

「妳不知道新進主治醫師沒什麼患者，薪水很微薄的。」

「屁啦！」

他們之間就是這種可以口無遮攔的關係。

決定之後，兩人到一樓的 7-11 買了幾罐啤酒，分別開車前往葉正華的家。

葉正華住在新莊一路上，這條路剛好在博愛二路和博愛三路銜接處，往東是新莊仔路，往西就是新莊一路。這一區是最近幾年北高雄發展的重心，在博愛二路和新莊一路這一側，就是漢神巨蛋百貨與高雄巨蛋體育館相鄰的兩座建築。附近的房地產這幾年漲得很快，幸虧葉正華趕在漲價前買下現在的住處，否則以現在的房價來看，他大概買不下去。

葉正華在大樓大廳等梁羽冰停車過來，兩人一起搭電梯上樓。他住在新莊一路上的一幢管理大樓的十樓，房子將近三十坪，有兩個房間。單從大小來看，對一個單身男子而言，是可以住得很舒適的空間。

進屋後，梁羽冰很自動地走到廚房準備杯子，葉正華收拾了一下客廳。客廳鋪了一張米色長毛地毯，地毯上擺了一張矮桌。就像每次有案子要問葉正華的時候一樣，兩人直接坐在地毯上，乾了一口啤酒之後，梁羽冰開始一一說明案情的細節。

葉正華邊聽邊對照 iPad 上的 Google map，同時在紙上記下筆記。大約二十分鐘後，他對案情已經有大致了解。

「我覺得最應該釐清的事情，應該是報案人的身分，只要確定了這件事，案情就明朗了。」葉正華聽完後

下了這個結論，「我認為報案人應該就是被害者本人，而且如果有什麼預謀的犯罪，被害者也不會是共犯。」

「為什麼？」

葉正華這麼說，梁羽冰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案件發生時，王梓研也說了同樣意思的話，當時梁羽冰立刻賞了他一記巴頭。

「假如我是凶手……」葉正華說。

聽到這句話，梁羽冰知道接下來就是葉正華對案情的推論。他通常會把自己放在凶手的立場，開始推導整個案情。梁羽冰自己偷偷在心中替他的這個推理方式，取了個「葉式推理」的名字，連葉正華本人都不知道。

「假如我是凶手的話，無論有什麼理由，我都不可能在犯案之前到警察局報案，甚至連犯案之後也不太可能去報案。除非我報案的目的，是為了把值班的警察騙離警局，然後在警局裡犯案。」葉正華展開了他的推論，「不過這樁案件中的凶手知道要破壞監視錄影機，所以應該也會推測警局有監視錄影機，因此推翻了把警察騙離警局的假設。」

再來考慮報案是為了讓案件更早曝光的可能性，這點好像你們內部討論的時候就已經排除了。」

「嗯，因為案發地點很明顯，應該很快就會有民眾發現報案。」梁羽冰說。

「我已經想不到任何其他的可能，讓凶手必須在犯案前報案，所以我認為報案人就是被害者本人。」

「所以你也認為被害者預知自己會死亡，所以去警局報案？」

「從警方查出死者生前的行動來看，他應該也不認為自己即將被殺死。我認為可能性最高的情況，就是

警方最不願意發生的情況。」

「也就是說你認為有另一名死者？」

「對。」葉正華斬釘截鐵的回答，「蔡世豐真的看到一具屍體被吊在路燈下，所以跑到派出所報案。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被凶手殺害之後，同樣也吊在路燈下。我現在最在意的，反而是妳從那位九十歲老伯伯那裡得到的消息。」

「你說的該不會是上校和他老婆，都在那根路燈上吊自殺的怪談吧？」

「是這個怪談沒錯，不過重點不是怪談，而是路燈曾經因為上校上吊自殺而損毀這件事。」

「這有什麼重要的？」

「妳想想看，如果蔡世豐真的看到屍體被吊在路燈下，會是哪一盞路燈呢？」

「不就是蔡世豐被吊的那一盞。」

「如果是同一盞，表示凶手在蔡世豐看到屍體之後，要立刻把屍體放下來，然後在他報案後殺了他，再把他吊到路燈上。妳不覺得凶手這麼做很多此一舉嗎？而且把事情搞得這麼複雜，也增加了被路人發現的風險。最重要的一點，凶手在殺害蔡世豐之前，把附近的監視錄影機都破壞了，但是蔡世豐看見屍體的時候，錄影機還是好的。如果兩具屍體吊的是同一盞路燈，錄影機應該會錄到凶手吊第一具屍體時的影像。所以認為蔡世豐和他看見的屍體所懸吊的路燈不同盞，反而比較合理。」

「對耶，我先前怎麼完全沒想到這一點！」

「妳如果想得到就不需要找我了。」

「所以我現在不是請你喝酒了嗎。」

兩人有默契地拿起啤酒乾了一杯。

「我接著說。」葉正華拿起 iPad，把 google map 放大，「妳說你們把自強新村以建榮路劃分成南、北兩區，蔡世豐的屍體被吊在南區 69 巷和 79 巷交叉的路口，而且南區這幾條巷子的錄影機都被兇手破壞了。」

「沒錯。」梁羽冰也把頭湊到 iPad 前面。

「我剛聽了妳描述的案情，最先想到的是蔡世豐看見屍體的路口，有可能是在北區這一段。如果我的推論沒錯，北區這一段路口的攝影機，應該也都被破壞了，而且破壞的時間比南區更早。」

「正華，你等我一下，我打個電話。」梁羽冰拿起手機撥通了電話，「喂！宅研嗎？對，我是小冰學姐。我一點都不想當第一個打電話到你 iPhone 的人，我有急事，你先不要廢話……」

等待期間，葉正華把兩人杯子裡的啤酒斟滿。

「宅研，你幫我查查看自強新村北區這一段的路口監視器，看看是不是也被破壞了。查到立刻通知我。」梁羽冰說完也沒等王梓研回答，隨即掛斷電話。

「妳也變成學姐了啊。」

「要帶菜鳥學弟有什麼好的，你還不是變成主治醫師了。」

「我倒覺得要帶菜鳥學妹很不錯。」

「我如果跟你不熟，一定會覺得你是變態。」

「變態要繼續說明案情了，妳聽不聽？」

「請繼續，變——態。」

葉正華笑了笑。

「我會在意妳打聽到的怪談，是因為如果其他路燈無法承受一個人的重量，那北區這裡用來吊屍體的路燈就會損毀。所以只要調查一下，也許就可以知道吊屍體的路燈是哪一盞，除非其他路燈也曾經換過。」

「好，我把這點記下來，等一下就去看看。」

「已經這麼晚了，還要去看啊？」

「當然啦！萬一在我磨蹭的期間被兇手跑了誰要負責？」

「妳還真適合當警察。」

「少來，說好話我也不會請你喝更多酒。」梁羽冰說：「除了路燈之外，還有其他發現嗎？」

「還有一件事，我認為你們推論蔡世豐從小吃店離開之後的行進路線有錯。」

「為什麼？那家小吃店就在美術館路和中華路路口附近，蔡世豐自己也說他沿著美術館旁邊的路走。美術館旁邊的路不就是美術館路嗎？」

「乍看之下是這樣沒錯，不過妳忽略了蔡世豐把四十分鐘的路走成兩小時這件事。所以在推測他的行進路徑時，不能用最短路徑來看，而要考慮他中途繞路的情形。美術館是一個扇形的區塊，沿著美術館由東往西的

路，除了位於美術館南面的美術館路之外，還有北面的明誠四路。雖然從小吃店到自強新村，走明誠四路要繞遠路，不過根據我的推論，蔡世豐看見屍體的地方是自強新村北區，走明誠四路繞的路就沒有那麼遠。」

「蔡世豐花兩小時去走四十分鐘的路是小豹學長發現的，說不定他的看法也和你一樣。」

「妳可以請同事看看從小吃店到明誠四路這一段路的監視器，說不定會有什麼發現。」

這時候，梁羽冰的手機發出簡訊的音效。

「是宅研line我。」梁羽冰打開王梓研傳來的line，「有消息了，和你說的一樣，自強新村北區的監視器也都被破壞了。」

「接下來就是找出吊屍體的路燈和另一具屍體。」

「我要先回局裡一趟，下次再請你喝酒。」

「下次換我請吧。」

「都可以啦，我先走了。」

今晚的會面就在梁羽冰急急忙忙衝出大門的情況下結束。

(四)

「最近那部電影妳看了嗎？」

「哪一部？」

「就是有個人被很強的輻射線照射，結果細胞突變，變成透明人那一部。」

「有這部片嗎？沒聽過。我只知道吃了透明果實會變透明人。」

「透明果實是什麼？」

「一種惡魔果實啦，妳沒看航海王的漫畫喔？快去看啦，超好看的。」

劉金順隱約記得清醒之前，聽到以上的對話。

他睜開眼睛看到的是陌生的天花板、陌生的牆壁，還有陌生的擺設。他覺得頭很痛，摸了之後發現自己的頭上纏著繃帶、手上吊著點滴。又過了一會兒，他才想起發生了什麼事。

「糟糕！和小卉約好要一起逛墾丁大街，這下又食言了！」這是他腦中興起的第一個念頭。

這時候，一名穿著隔離衣的女性走了進來，看到他醒著，似乎有點驚訝。

「劉先生，你醒了啊。」

「請問這是哪裡？」

「這裡是醫院。」

「哪家醫院？」

「高醫。」

「高醫？為什麼我會高雄？」

「你是轉院進來的。」

「妳是護士小姐嗎？」

「是的，不過現在叫做護理師喔。」

「護理師小姐……」劉金順想了一下，又問：「我昏迷多久了？」

「從入院到現在，大約一天了吧。」

「這麼久啊……對了，有沒有一個女孩子來看我？」

「有啊，你入院沒多久就來了。」

「請問你知道她現在在哪裡嗎？」

「她說她會暫時住在附近的旅館，這樣每天來看你比較方便。」

「為什麼她不直接住在這裡，這裡……感覺很大。」劉金順這時才注意到自己住在單人病房裡。

「這裡是隔離病房，家屬不能住在這裡。」護理師盡量用很溫柔的語調說：「不過那位小姐每天都有來

看你。是女朋友嗎？還是未婚妻？」

被這麼一問，劉金順突然覺得不好意思，反射性的想用手抓頭，不過他碰到頭才想起頭上纏著紗布。這時他突然覺得手很痛，正想看看手的時候，護理師小姐又說話了。

「劉先生，有沒有覺得哪裡不舒服？」

劉金順想了一下。

「我覺得頭有點昏，然後左手好像會痛。」

「你從反應爐上跌下來的時候，把頭摔傷了。」

護理師的話讓他回想起那時發生的事。

他進去幫忙處理卡住的燃料棒，結果處理過程中，不小心讓燃料棒跑出重水池。他還記得昏迷前最後一眼看到的東西就是燃料棒，之後發生什麼事就不記得了。

「我傷得很重嗎？不然為什麼要住在隔離病房？」

「因為你現在很容易受到感染，所以要住在隔離病房。」

「為什麼？我不是從反應爐上摔下來摔傷頭而已嗎？」

「詳細情形等一下醫師會親自來向你說明，你先休息一下。」

「妳不能現在就告訴我嗎？如果沒有什麼大礙，我想出院。我想去找我女朋友。」

「你現在還不能出院，要好好養病，等你好一點就可以出院了。」護理師安慰著劉金順，「你女朋友等一下就會來了。」

劉金順還想再反駁，不過護理師沒有給他說話的機會，換完點滴就離開了。

護理師離開之後，劉金順突然覺得很累。這種情況之前就有了，有時候好不容易休假去找姚君卉，結果卻累到在她家裡睡上一整天。最近這一陣子更嚴重，有時甚至小便還帶著點血絲。他都告訴姚君卉是工作太累了，血尿的事也不敢說。

劉金順在想剛剛可能是話說太多，才會覺得累。先睡一下，睡醒再問醫生可不可以出院好了。

於是劉金順又昏昏沉沉睡著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他再度被一陣說話的聲音吵醒。

「狀況怎麼樣？」

「目前生命跡象還算穩定。」

「之後可能會需要大量輸血，要先準備一下。還有血液報告一出來就通知我。」

劉金順睜開眼睛。

「喔！劉先生，醒啦。你好，我是你的主治醫師，柯本源。」

出現在劉金順眼前的是一名高瘦的男人。不過因為穿著隔離衣帽、戴著口罩，看不出原本的外型、長相。

「醫生你好。」

「有沒有哪裡覺得不舒服？」

「我想請問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現在還不行。」柯本源回答：「我們會盡全力治療你，等你康復之後就可以了。」

「我除了撞到頭之外，是不是還有什麼病，為什麼你們都包成這樣來看我？」

「你還記得昏迷之前的事情嗎？」

「記得，我本來在反應爐上處理卡住的燃料棒，後來……」劉金順突然住了口，組長曾經交代在核電廠

工作的內容不要隨便告訴別人。

「怎麼了，不記得了嗎？」

「後來我就從反應爐上摔下來，昏倒了。」劉金順沒有把燃料棒跑出重水池的事情說出來。

柯金源猶豫了一下，接著問：「你記得遭到輻射曝射的事情嗎？」

「輻射曝射？」

「對，把你轉過來的醫院說你遭到大量輻射曝射，但是沒有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只知道你在核三廠工作，從裡面被送了出來。」柯本源說：「你說你從反應爐上摔下來，所以你是從事和反應爐有關的工作嗎？」

劉金順這時候才知道，原來自己遭到大量輻射曝射，而且送他進醫院的人果然什麼都沒說。

「所以我變成輻射人了嗎？」

「輻射人是什麼意思？」柯本源知道超人、蜘蛛人，但是他沒有聽過輻射人。

「那是我們技術人員之間的行話，把過度遭受輻射曝射或是受到輻射污染的人叫作輻射人。」

「原來是這樣。」柯本源說：「不過你只有過度曝射，沒有遭到輻射污染。」

輻射污染是指身上或體內有會發出輻射的污染物，可能是輻射粉塵或輻射食物，被污染的人身上會因為這些污染物而發出輻射。劉金順只有遭到輻射線照射，沒有被輻射物污染。

柯本源看劉金順沒有回話，接著說：「讓我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治療才會更有效。」

「我想先休息一下，等我精神好一點再告訴你。」劉金順想自己先理出個頭緒。

「好，你想說的時候就按床頭那個紅色按鈕，護理師會通知我過來。」柯本源想了一下，又接著說：「我已經請輻射傷害的專家過來了，不過台灣處理輻射傷害的經驗還不是很夠，所以需要足夠的資訊。希望你能夠趕快想起發生了什麼事，否則怕延誤了治療時機。」

「我知道，等我想起來會馬上請你過來。」劉金順說：「我女朋友什麼時候會來？」

「再兩個小時是會客時間，她應該會過來。」護理師代替柯本源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知道了。」

柯本源對劉金順點了點頭，和護理師一起離開了病房。

病房總算安靜了下來。劉金順盯著天花板發呆，開始擔心起自己的身體狀況。如果他遭到大量輻射曝射，一定是燃料棒造成的。曾經放進反應爐運轉使用過的燃料棒，即使廢棄了，也還是會散發出足以致命的大量輻射。他進核電廠前上過輻射防護的訓練課程，講師放了幾張輻射傷害的照片給他們看。那些照片看起來就像燒燙傷的傷口，發紅腫脹。自己如果遭到大量曝射，身上可能會有類似的傷口。

會不會是左手？

他從醒過來之後，就一直覺得左手手掌發痛，想抬起手來看看卻一直被中斷。現在病房裡總算沒人了，他把左手從被子裡拿出來，舉到眼前。

這是怎麼回事？他驚訝地睜大眼睛，眨了好幾次。

他沒有看到自己的左手！

他可以感覺到左手的存在，也可以控制，但是卻怎麼樣也看不到左手。

「有個人被很強的輻射線照射，結果細胞突變，變成透明人」

剛剛昏迷時聽到的話又在腦中響起。

「細胞突變、透明人……」

劉金順的頭腦越來越混亂，一堆思緒湧了上來，讓他覺得想吐。噁心的感覺越發強烈，他開始偏過頭對著地面乾嘔，身體好像快燒起來似的。沒多久，又再度陷入昏迷。

(五)

柯本源回到外科醫局時，其他人都不在，冷冷清清的。以前那個隨時都有人開整天刀，躺在躺椅上休息的醫局，早已經成為歷史。

他從置物櫃裡拿出咖啡壺，這是以前一個住院醫師送給他的。那個住院醫師後來因為醫療糾紛，離開了外科，改走醫學美容。上個月帶著兩個小孩來看他的時候，臉上幸福的表情和當年訴訟纏身時已經大不相同。那個案子最終以勝訴結尾，法官判定手術過程中沒有醫療疏失。

當然沒有醫療疏失！

那名患者被酒駕的賓士攔腰撞上，送到急診時昏迷指數低於三。柯本源事後看了病歷，急救過程非常完

美，即使華陀在世也不可能救活。結果病患家屬沒有對酒駕肇事的司機提告，卻反而告幫病患急救的醫師。雖然勝訴，但是法官認為基於道義，醫師必須賠償病患家屬兩百萬。透過柯本源從中斡旋，雖然最後這兩百萬由醫院負責賠償，但是台灣醫界也賠掉了一名訓練紮實的優秀外科醫師，賠掉了日後原本能夠獲救的千萬條生命。

他看著咖啡壺冒出的白煙。一直以來，咖啡的香氣總是能有效地舒緩他的情緒。他想起昨天劉金順被送進來的情形。

得知有遭受大量輻射照射的患者要從屏東轉來，所有醫護人員全都戒慎恐懼，直到得知患者沒有遭到輻射汙染，醫護人員才比較放心。如果患者遭到輻射汙染，那麼迎接的過程，可能會是台灣醫療史上少見的陣仗。以前柯本源曾經過過車禍的愛滋患者，運送過程不斷出血，當時的場面他還記憶猶新。如果把愛滋患者和輻射汙染患者用燒紅的鐵條來比喻，愛滋患者是用手去摸鐵條才會被燙傷，而輻射汙染則是遠遠看著鐵條也會被燙傷。

不過不管是哪一種，未來願意救助這種患者的醫師，應該只會越來越少吧。

柯本源將壺中的咖啡倒進杯子裡，舉到鼻子前先聞了一下香氣，然後啜飲一口。他習慣不加糖，享受咖啡苦味繚繞口腔的餘韻。

剛想再喝第二口，外面就響起敲門聲。

「請進。」柯本源覺得奇怪，如果是醫局的人應該不會敲門才對。

門打開之後，門後出現的是一張陌生的男性臉孔。

「請問柯本源主任在嗎？」說話的男子給柯本源幹練的印象。

「我就是，請問你是哪位？如果是廠商的話就請回吧，我不接受廠商的禮物或招待。」

「您誤會了。」男子拿出證件給柯本源看，「我叫張敏捷，是內惟派出所的刑警。」

「刑警？又有誰來告外科醫師了嗎？」

柯本源聽到刑警找他的第一個反應，是可能有警局裡的醫師被患者告了。

「不是、不是，您又誤會了。我正在調查一些事情，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

張敏捷說著走入醫局內，主動把門帶上。

「這裡請坐。」

柯本源請張敏捷坐在對面的椅子，探頭仔細看了他手上的證件。

「謝謝。」

張敏捷等柯本源確認完之後，把證件收好。

「請問有什麼事嗎？」

「是這樣的，我聽說外科最近有一位在核電廠工作的病人叫作劉金順。因為他可能和我正在調查的案子有關，所以想見他。我問了護理站，護理師說要經過你同意才行。」

「這樣啊，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柯本源想了一下，「我方便問是什麼案子嗎？因為這位患者的

狀況比較特殊，可以的話我希望了解一下。」

這次換張敏捷陷入沉思了。

柯本源會提出這件事，並不是因為劉金順病情特殊的關係。要說的話，算是政治考量。劉金順一入院，柯本源馬上被院長找去，暗示暗示這個患者的治療要盡量低調保守。這其中當然還有很多隱情，所以柯本源必須先知道讓眼前這名刑警見患者，會不會有風險。

「柯醫師這兩天有沒有看電視新聞？昨天凌晨在自強新村發生了一樁殺人案，死者被吊死在路燈下。」張敏捷最後決定說出實情，「警方在調查過程中，發現有一名叫作順仔的男性可能和案件有關。」

「所以劉金順就是順仔。」

「我也不確定，所以才想和他見一面。」

柯本源認為可以相信張敏捷，他應該是純粹為了殺人案而來。若是這樣，就沒有理由不讓他們見面。外科醫師要背負的原罪已經太多了，柯本源不想因為妨礙警察查案，再背上什麼罪名。

「五點是會客時間，你可以進去見他一面。」

「太好了。」張敏捷露出鬆一口氣的表情。

「還有一個小時，你可以去醫院地下街逛逛，時間到就直接去病房吧，我會交代護理站。」

「真是太感謝了。」

「別這麼客氣，和警察合作是人民的義務。」

「那我就照您說的，先到地下街逛逛。」張敏捷說完離開了外科醫局。這個劉金順到底是何方神聖！

張敏捷離開後，柯本源忍不住回想起早上被找去院長室時的情形……

柯本源一踏進院長室就感覺到氣氛不對，在裡面等著他的除了院長之外，連學校董事也來了兩位。他上次面對這個陣仗，是幾年前院內醫生發生詐領保險費的醜聞時。他在當時事件中只是無關緊要的小角色，不過這次他知道自己似乎被牽扯上麻煩的事。

「柯主任，聽說貴千金考上日本私立大學的名校了，恭喜恭喜，是明年入學嗎？」

三人當中姓黃的董事率先開口。柯本源也是聰明人，聽到這樣的開場白，就知道是可能威脅到自己工作的大事件。

「謝謝，會不會去讀還沒決定，學費實在太貴了。」

柯本源簡單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柯主任，以令千金的聰明才智，不讓她出國深造太可惜了。您放心，醫院這邊會全力支持，有必要的話甚至可以提供獎學金。」

另一名姓王的董事開始緩頰，黑臉白臉是董事會最常用的手段。

「院長，找我來有什麼事嗎？」

柯本源不想花太多時間和董事周旋，門診還有一大堆患者在等著他回去看診。

「柯主任，昨天是不是有個叫劉金順的患者入院？」

院長是柯本源大學時代的學長，一直以來非常照顧他。因此即使柯本源不用董事會，多少還是會給院長面子。

「對，是個輻傷患者。」

「這名患者的治療計畫已經定下來了嗎？」

「目前暫時會以支持性療法為主，要等完整的檢驗報告出來，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我已經請嘉義的輻傷專家許醫師過來協助了。」

「那個……」院長欲言又止。

「院長的意思是，對這名患者的治療能不能不要太過積極。」黃姓董事代替院長表達了董事會的意思。柯本源聽到這句話，一股怒火立刻升上來。不過礙於院長在場，他還是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氣。

「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是要我眼睜睜看著患者死嗎？」

「柯主任，您言重了。」王姓董事又上場擔任白臉的角色，「我聽說這位患者遭受了致死的輻射量，以現在的醫療水準是救不回来的。董事會的意思是希望主任多替其他患者著想，不要為了一個救不回来的人，浪費太多醫療資源，反而犧牲了其他更需要您的患者。」

「現在還不確定他遭到多少輻射量，不能隨便就斷定救不回來。」

「董事會知道主任視病猶親，不過萬一確定救不回来的話，希望您不要太過堅持己見，聽聽董事會的建議。」

柯本源沒有回話，不過雙手已經因為憤怒而發抖。

「兩位董事，不如由我負責來和柯主任談。」院長見情勢一觸即發，趕緊出面緩和氣氛，「醫學的東西我和柯主任比較能溝通，相信能夠得到一個令董事會滿意的結果。今天兩位就先請回，等我的好消息。」

兩位董事對看了一眼，同意將事情交給院長處理，離開了院長室。

董事離開之後，柯本源立刻質問院長：「學長，這是怎麼回事？董事會什麼時候管到臨床來了？」私底下柯本源還是延續大學時的習慣，稱院長為學長。

「老柯，先別顧著發脾氣，你看過劉金順的血液報告了嗎？」

「我知道血液和肝臟的指數有點異常，但是還沒有到要放棄治療的地步啊。」

「那你看過患者骨髓細胞的染色體照片了嗎？」院長從桌上拿了一張照片遞給柯本源。

從照片上，柯本源根本分辨不出這是一張染色體的照片。應該出現的男性XY染色體完全看不到，散布在照片視野當中的只有碎裂的黑色小點。

「這是……」

「就如你所看到的，這名患者骨髓的染色體已經遭到嚴重破壞了。」院長說，「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同意董事會的要求，希望你對這名患者的治療不要太積極。你也知道台灣的健保制度，即使你願意花費大量資源去治療這名患者，健保局也不一定願意支付這些費用。而且……」

雖然院長喋喋不休地解釋，不過柯本源完全沒有聽進去。他知道當院長心虛的時候，話就會開始變多。

「學長，你就老實說吧，除了健保之外，應該還有其他原因。」

院長的嘴巴這時才總算停了下來。他雙眼直瞪著地板，自從當院長以來，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必須對著過去的戰友說出這種不該是醫療考量的話。他甚至覺得，董事會是因為他的懦弱，才決定委任他當院長。

「這名患者是核電廠外包商底下的技術員，台電不希望這次的輻安事故被外界知道。你如果太大動作去治療他，萬一被敏感度高的醫療記者發現，一旦報導出來，一定會引發軒然大波。」

「那又怎樣？就因為台電不希望輻安事故被發現，所以要我看著患者死？」

「所以我才拿他的染色體照片給你看，染色體都已經被破壞成那樣，不可能救得活了。」

院長的話讓他想起剛剛的照片，如果不說的話，根本看不出那是人類的染色體。

「就算這樣……」

「你不要再堅持了。」院長伸手阻止了柯本源說話，「想想看，如果你今天面對的是癌症末期的患者，你會怎麼做？醫師也是人，是人就有辦不到的事。我知道人家叫你外科神手，但你畢竟不是神，偶爾也必須面對現實。」

柯本源知道院長說的沒錯，如果站在客觀的立場來看，劉金順確實不可能救得活。但是他無法違逆身為醫師的天性，沒有真正試過之前，誰敢說奇蹟不會發生。

院長見柯本源沉默了下來，繼續說：「而且現在的醫療環境和過去不一樣了，盡力搶救患者沒有人會感激你，萬一救不成，後面還有一大堆人等著告你。你應該還記得那個送你咖啡壺的住院醫師吧，以前拿手術

刀開心臟那雙手，現在只能拿雷射幫人打打雀斑。你是不是也想落得那種下場，外科神手最後連盲腸手術都動不了。」

「學長，我最後再問你一件事，在這個患者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麼問是什麼意思？」

「我只知道他是核三廠送來的輻傷病患，但是他為什麼會遭到這麼大量的輻射曝射？其中是不是有什麼隱情？」

「老實說，這件事我不清楚。而且就算我想問也問不出來，事情的真相一開始就被封鎖在核三廠內了。」

「我知道了，你說的這件事我會考慮。」

說完這句話，柯本源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院長室。

早上發生的事，柯本源不斷在腦中回想，尤其是那張染色體的照片。雖然董事會已經表明了立場，不過醫生的本能還是讓他不斷思考突破病情的可能性。

最近幾年，因為日本福島的核電廠意外，全球的核安問題再度浮上檯面。他自己對於反核擁核並沒有很明確的立場，因為他認為地球的環境遲早會被人類毀掉，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

他在意的是萬一台灣也發生大規模核災，要如何治療這些輻傷病患。因此在福島核災發生後，他花了很多時間去查詢以前核災的醫療記錄和案例。關於輻傷的案例，他最記得的是發生在一九九九年日本東海村 JCO 臨界事故的受害者。

他從書架上找出當時查到的相關資料，在這些資料當中，也有一張患者骨髓染色體的照片。他翻閱了一下，找到當時那張照片。

照片上被輻射給破壞得體無完膚的染色體，和早上院長拿給他的那張照片幾乎一模一樣！

柯本源再仔細讀了紀錄當時事件的醫療記錄，這名患者在經過八十三天的治療後，最終痛苦地死去。尤其是後半段的治療過程對患者而言，只有「地獄」兩個字能夠形容。

「我該怎麼做呢……」

柯本源二十多年的醫師生涯，第一次對自己感到無能為力。

(六)

張敏捷在高醫地下街的便利商店買了杯抹茶拿鐵，帶到座位區坐著等五點的會客時間。

他昨天晚上實際走了一趟警方推測蔡世豐從小吃店到案發現場，以及從案發現場到派出所的路線。即使他已經刻意放慢速度，所花費的時間還是不到一小時。無論怎麼想，他都想不到蔡世豐中途到底繞去哪裡，才會多花一個小時。

這件事在今天早上得到了答案。

昨晚梁羽冰不知從哪得到靈感，打電話要王梓研調查自強新村北區的監視器。結果發現北區監視器也遭

到破壞，而且時間比南區更早。因為這件事，今天一大早專案小組又開了緊急會議，最後的結論是決定開始尋找有可能存在的另一具屍體。

其他的調查也都有所進展。

負責蔡世豐背景的同事，查出他前妻就住在與高雄市立美術館僅隔一條明誠四路的大樓其中一戶。房子的屋主原本登記是蔡世豐，不過他在離婚前將所有權轉移給前妻。目前房子裡只住著蔡世豐的前妻，以及兩人所生的兩個小孩。

查出他前妻的住處之後，專案小組立刻推翻原先推測蔡世豐從小吃店離開後行走的路線。原本認為他是沿著美術館南面的美術館路走到鼓山三路，現在必須修正為他先沿著中華路往北走到明誠四路，再轉往明誠四路走到鼓山三路。這樣修改路線之後，案情立刻明朗了許多。

蔡世豐離開小吃店後，特意繞路到明誠四路，應該和他的前妻有關。此外，如果沿著明誠四路接逢甲路走到鼓山三路，會先到達自強新村的北區。由於北區監視器也被破壞，因此認為蔡世豐到了北區之後，看到吊在路燈下的屍體，再從北區走到派出所報案。走這條路線會比原先推測的路線多花二至三十分鐘。再把他去找前妻的可能性考慮進去，當晚所有時間點就都大致符合所推論的案情。

除此之外，梁羽冰還提出了一項重要發現。她在自強新村打聽到關於路燈的怪談，提出被用來吊屍體的路燈的強度問題。這條線也已經有同事去追了。

張敏捷自己的追查也有所突破。

法醫的驗屍報告指出蔡世豐可能患有白血病，體內也有不尋常的放射性物質堆積。如果是放射性物質造成的白血病，以銨九〇的可能性最高。銨九〇與鈣質的作用相同，因此人體會把銨錯認為鈣，將它吸收到骨頭裡。銨會造成骨癌，由於血液是由骨髓製造的，所以會演變成白血病。

銨和揮發性高的銨與銨不同，不會輕易飛散到大氣中，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機會不多。

張敏捷上網查過，銨最多的地方除了核試驗之外，就是核電廠用過的核燃料及核廢料中。尤其是反應爐的爐壁，在運轉後會堆積大量的放射性物質，當中就有很高的比例是銨。

在蔡世豐的骨頭驗出異常的高濃度銨存在，因此法醫推測他有可能是在核電廠工作的作業員。而且是必須非常靠近反應爐的作業員，因為這些銨應該是經由口鼻進入體內。

法醫還補充了一點。驗出蔡世豐身上有銨堆積的時候，他們非常緊張，因為銨會發出β射線，等於是在他周遭的人都暴露在輻射線當中。

於是張敏捷將矛頭轉向距離高雄最近的核三廠，而且開始著手調查大原發工程公司。沒想到才剛開始調查核三廠，立刻從屏東的分局得知有核三廠作業員入院的消息，而且入院患者的名字竟然叫作劉金順。

蔡世豐命案最關鍵的人物「順仔」，突然浮出檯面。張敏捷問出劉金順被送進哪家醫院，立刻驅車前往屏東。一到醫院，才得知他已經被轉往高醫，只好又開車回高雄。

經過幾個小時的折騰，只要再等一下就可以見到順仔了。

張敏捷喝完抹茶拿鐵，看看手錶才過了十分鐘。他本來打算再去買一杯來喝，但是肚子有點脹，不喝點

東西他又坐不住，最後決定去逛逛地下街裡的誠品書店打發時間。

走到書店外，他發現書店斜對面有一個賣COWA皮件的攤子。他突然想起昨天在鎮安宮看到梁羽冰把平安符放進皮夾的畫面，那個粉紅色的皮夾對梁羽冰來說好像太可愛了點。剛好聖誕節快到了，不如買個皮夾送她吧。

於是張敏捷放棄逛書店的念頭，走到COWA攤子前認真挑起皮夾。這是他第一次挑禮物送女人，意外的花了他很多時間。最後他挑了一個咖啡色、側面附帶扣的長夾。等待店員包裝的時候他看了看手錶，剩不到十分鐘就五點了。

「挑個皮夾竟然花了這麼多時間。」

他不敢置信地脫口而出這句話，正在包裝的女店員抬頭對他笑了一下，加快了包裝的動作。

他拿了皮夾，立刻前往隔離病房打算見劉金順。來到病房外，柯本源已經在門口等他。

「柯主任，您好。」張敏捷向他微微鞠躬。

「張警官，我等你很久了，我以為來的時候會看到你在病房外走來走去。」

張敏捷尷尬地笑了笑，把手上的禮物藏到背後。

「著急也沒用，五點才能進去不是嗎。」

「有經驗的警官果然沉得住氣。」

張敏捷笑得更尷尬了。

「我找你是有事想拜託你。」柯本源接著說。

「哦，柯主任有什麼事情想拜託我？」張敏捷不著痕跡地觀察柯本源的表情變化。

柯本源把張敏捷拉到走廊角落，壓低音量小聲的說：「我希望你可以幫我調查劉金順這名患者的意外事故，有沒有可疑的地方。」

「可疑？我聽護理師說他是從高處跌下來，摔傷了頭。難道說他的意外有什麼可疑之處嗎？」

「理事會動作真快，已經下封口令了。」這句話像是柯本源說給自己聽的。

「可以把詳情告訴我嗎？」

柯本源考慮了很久。他直覺認為眼前這名刑警應該是可以信任的人，但是萬一他看走眼，後續可能會很麻煩。

「是這樣的，我懷疑這名患者可能不是單純摔傷頭部，說不定是和人鬥毆被打傷的。」柯本源最後還是沒有說出實話。

「原來是這樣……」張敏捷停頓了一下，「好，我會順便問問看。」

「謝謝。」柯本源對自己魯莽的行動感到有點後悔。

「我可以進去見劉金順了嗎？已經五點了。」

「你和我從另一條路進去吧，現在他女朋友應該在裡面，我想讓他們兩個多見一下面。」

其實從柯本源令人費解的行動中，張敏捷已經嗅出不尋常的味道。他決定暫時按照柯本源的意思行動，

到時再見機行事。

柯本源帶著張敏捷從另一條通道進入隔離病房，兩人先換上隔離衣之後，來到劉金順的重症病房外。劉金順床邊站著一名女性，同樣也穿著隔離衣、戴著口罩。

「那是患者的女朋友。」柯本源說：「你先等她離開，我會給你足夠的時間問話。」

於是兩人站在病房外等待，從這個位置可以聽見兩人的對話，但是無法看見兩人臉上的表情。

「君卉，妳不要擔心，我一定會好起來的。」這是張敏捷第一次聽到劉金順的聲音。

「……」是女性啜泣的聲音。

「等我好了之後，我們就結婚吧。辭了核電廠的工作，在高雄生活。開一家小店、生幾個小孩。嗯，想起來就覺得不錯。」

「我有說要嫁給你嗎？」姚君卉的聲音像在哭，但是卻帶著笑意。

「我不管妳嫁不嫁，總之我決定要娶妳了。」

「哪有人這樣的。」

偷聽情侶之間的甜言蜜語還挺令人不好意思的，張敏捷突然想到自己如果談戀愛，不知道會不會也說出這種話。

「君卉，我想抱抱妳。」

劉金順伸出右手想抱抱君卉，但是姚君卉站在他左邊，所以他必須讓身體轉很大的角度，兩人才能勉強

抱在一起。

大概是左手受傷了吧……

對於劉金順沒有伸出左手抱姚君卉，張敏捷自己做了這樣的解釋。不過也因為劉金順這個彆扭的動作，才讓張敏捷第一次看到他的長相。

「金順，有件事我覺得應該告訴你。」

「什麼事？」

「我好像懷孕了……」

「真的嗎？」

「我今天早上買了驗孕棒來驗，應該是真的有了。」

從劉金順的表情看得出他非常高興。

「我要當爸爸了、我要當爸爸了！」

「你小聲一點啦，很丟臉。」

「怎麼會丟臉，我要當爸爸了耶！」

雖然眼前這兩個人沉浸在喜悅中，張敏捷卻發現身旁的柯本源臉色越來越難看。

「主任，您沒事吧？」

「沒事，只是胃有點不舒服。」

柯本源因為知道劉金順的病情，臉色才會這麼凝重。

「還是我們出去，讓您休息了。」

「你不是要見劉金順？」

「我已經見到了。」張敏捷有點失望地說：「不過他應該不是我在找的那個順仔。」

(七)

姚君卉離開之後，劉金順還是掩不住興奮的心情。他沒想到自己也有當爸爸的一天，已經開心得幾乎忘記自己還在重症隔離病房的事實。

他的工作雖然都是些粗活，不過劉金順還蠻注重自己的外表，不認識他的人看不出他的工人生涯已經超過十年。尤其他又有嚼檳榔的習慣，平常一定隨時照鏡子，看看自己嘴角有沒有殘餘的檳榔汁。

剛剛他就請姚君卉拿鏡子讓他看一下自己，鏡子裡的臉雖然黝黑，不過乾乾淨淨，除了一些雀斑之外，連一顆痣也沒有。嘴角也看不到紅色的檳榔殘渣，感覺很有精神，一點也不像必須住在隔離病房的病人。

而且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不太看電視，視力很好，只有真的覺得太陽太大的時候，才偶爾戴著墨鏡工作。簡單的說，他覺得自己算是長得帥的工人，否則就算英雄救美，姚君卉也不會和自己交往吧。

只是興奮的心情過後，劉金順開始擔心起自己的身體。他聽說輻射會讓細胞突變，自己該不會是因為照

到太多輻射，所以細胞開始變成透明的吧？剛剛他一直不敢把左手從棉被底下伸出來，是怕姚君卉發現他的手已經變成透明的。

他趁著現在沒人，把左手伸出來。他還是看不到自己的左手，情況一點也沒有改善。他打算等一下告訴醫生這件事，看看有沒有方法可以治療。

「劉先生。」

劉金順才剛想按鈴請護理師幫他找醫生來，柯本源就出現了。

「醫生，我剛好有事找你。」劉金順說：「我願意把意外發生的情形告訴你，不過你一定要想辦法治好我。」

「你是因為夫人懷孕的關係，才突然改變想法的嗎？」

「醫生，你已經知道了啊？」

「對不起，我剛剛在外面不小心聽到了。」

「我要當爸爸了耶，我一定要趕快出院陪君卉，所以你想知道什麼，我都願意說出來。」

柯本源不是第一次面對患者的請求。請您救救我、請您幫幫我、請您讓我趕快好起來……。不管患者能不能救得活，他知道病情會如何發展，他知道活下來的機率有多少，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即使面對怎麼也救不了的患者，他還是能泰然面對。但是這一次，他完全不知道接下來劉金順會發生什麼事。他的病情會怎麼發展？他的癒後如何？他的存活率有多少？畢竟他現在看起來就像沒事的人一樣，柯本源很難想像

他接下來會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劉先生，這位張警官有些事……」

「劉先生你好，我姓張，是這個轄區的警察。」

張敏捷開口阻止了柯本源的介紹，而且刻意不提自己所屬的分局。既然眼前不是他要找的人，照劉金順目前的狀況來看，應該以他的病情為主。不提自己的分局，則是為了避免劉金順不必要的疑心。

「警察？警察來做什麼？」

「我是陪著柯主任來的，想聽聽看你的意外有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是啊，既然你打算說出來，有警察在旁邊是最好的。」柯本源雖然不是很清楚張敏捷的用意，還是決定暫且順著他的話說。

「都說是意外了，其實也沒什麼可疑的地方。」劉金順說：「只是我們組長要我們不要隨便把在核電廠的工作內容說給別人聽。」

「如果不是違法的工作，為什麼不能說？」柯本源問。

「雖然不違法，不過……怎麼說才好呢……」劉金順在想適當的形容詞，「我沒讀什麼書，只想得到用『沒人性』來形容我的工作。」

劉金順開始述說自己在核三廠的工作。

他所屬的大原發工程公司，目前主要的業務就是承包核三廠的維修工作。除了反應爐停機時，反應爐配

管的維修更換工作之外，他也負責反應爐周邊配管的檢查更換。

進入廠區時，必須先到三樓的保健物理辦公室報到，繳交各種體檢資料。主要是要確定個人一年內的輻射曝射量在法定許可範圍內。辦完手續後，可以領取劑量佩章和警報器，管制每個人的輻射曝射量。如果劑量超過，警報器就會響起。

進入管制區必須換上防護衣，離開時必須進行身體除污。有些工作場所如果會有較多飛塵的話，還必須戴上各式口罩，甚至是面具。

台電會在領有劑量佩章的臨時工身邊配置一名警衛，只要工作人員的累積劑量超過上限，就立刻會被警衛請出核電廠。但警衛的數量畢竟有限制，而且警衛本身也會有輻射曝射的問題，因此像是進入反應爐內進行維修等會有高劑量曝射的地方，警衛基本上不會跟著進去。

而且雖然每個人身上都有劑量佩章，但為了完成工作，有時候會有作業員將配章放在劑量較低的地方，不配戴佩章進入工作區。雖然不符合作業程序，不過大家都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一旦超過劑量，一年內都無法再進入廠區內工作，而這些工作又非得有人來做不可。很多作業員因為這樣，遭受過高的輻射曝射，身體紛紛出狀況。不過因為這些人需要這份工作，所以明知對身體不好，即使不是組長要求，還是會這樣做。

劉金順自己就偶爾會這麼做。最近他常會覺得異常疲累，睡上一整天也沒用，小便是時候會有血絲。他很擔心姚君卉也會這樣，所以一聽到姚君卉懷孕了，就打算和她一起辭了核電廠的工作。

說到這裡，柯本源總算了解台電為什麼不希望劉金順的事情爆發開來。

根據劉金順所描述的內容，核電廠的輻射管制機制乍看之下是為了保護工作人員，實際上的確是不太人道的做法。

首先，作業員進入輻射管制區雖然規定必須更換防護衣，不過這只是確保含有輻射的粒子，不會因為沾附在作業員身上而被帶出廠區，防護衣並沒有隔絕輻射線的功能。作業員雖然穿著防護衣，在充滿輻射的環境中，還是相當於裸體在工作，因此才會需要劑量佩章和警報器。

此外，有些區域必須配戴口罩或是面具，這是為了預防作業員吸入輻射粒子，造成體內輻射汙染。不過在管制區內的工作環境異常悶熱，雖然明知會吸入輻射粒子，有些作業員還是忍不住會脫下口罩。

這點柯本源非常能夠體會。

約十年前，SARS 大流行那一年，大家都在戴 N95 口罩，甚至造成大缺貨。但是戴過 N95 的人就知道，雖然可以阻隔 SARS 病原體，但是絕大部分的人戴不到五分鐘，就會想拿下來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還有劑量佩章和警報器的做法也讓人覺得難以接受。法定的輻射年曝射量是五十毫西弗，雖然核電廠規定的四十毫西弗乍看之下是更安全的劑量，但必須考慮到這是一整年份的劑量。作業員可能在短短幾天，甚至幾小時、幾分鐘內，就曝射一整年份的劑量。這就像原本打算吃一整年的食物，一天內就被迫全部吃完。

甚至是被認定曝射量超過標準時，要被請出廠區的機制。看起來好像在保護作業員，但是請出廠區之後，只是認定這個人無法繼續在核電廠工作，並沒有另外安排不會遭到輻射曝射的工作。工作的權益並沒有受到

與風險相對應的保障。

「所以台電才會找包商來承包核電廠的維護工作。」劉金順對這些規定下了個總結，「如果台電自己訓練作業員，當作業員的曝射量超過的時候，這個人等於一整年都不能進廠工作，但還是要支付他薪水。之前有一次就是這樣，一個台電的組長在換燃料棒的時候，曝射量一口氣超過五倍，雖然後來沒死也沒被炒魷魚，不過一輩子都不能再進廠工作。可是對我們這些承包商底下的工人來說，不能進廠工作就沒有收入，不管台電或公司都不會給我們薪水。」

「我懂了。」張敏捷接著說：「如果把工作承包出去，當一批工人都無法進廠工作的時候，就換一個承包商。這麼做，台電就不需要負擔大量的人事成本，轉嫁讓底下的承包商去負擔。」

「對，而且中間多了一層剝削，我們拿到的錢就變少了。反應爐又不是瓦斯爐，哪有這麼多人懂得維修。這種工作本來就是要累積經驗，有經驗的師傅又因為曝射量超過，無法進去教導新人，想也知道結果會變成怎麼樣……」

「對了，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公司除了你之外，還有外號叫做順仔的人嗎？」張敏捷不著痕跡地問。

「你應該是在說『大順』吧。」

「大順？」

「有個比我更早進公司的前輩，和我不同組，大家都叫他順仔。」劉金順說：「因為常常會叫錯，所以有些人開始叫我小順，叫那個前輩大順。不過平常我還是被叫順仔比較多，只有我女朋友會叫我金順啦，

「嘿嘿……」

劉金順不好意思地抓了抓頭。

「原來還有一個順仔啊……」

「警察先生，你找大順有什麼事？」

「沒有啦，我剛好有個朋友也在核電廠工作，他說有個叫作順仔的前輩很照顧他，我還以為是你。」

「我也很照顧後輩，不然就不會搞到住院了。」

「對喔，說不定我朋友說的是你，我回去再問問看好了。」

張敏捷見話回話，已經差不多要打退堂鼓了。

「我聽說大順前輩和前老闆很好，你朋友說的應該是大順前輩啦。」

「你是說你們公司的前老闆嗎？」

「對啊，前老闆姓蔡，以前也很照顧我，可惜公司後來轉讓給現在的老闆。」

「你說的蔡老闆是蔡世豐嗎？」

「是啊。」

原本張敏捷只是亂扯一通，打算找機會離開，沒想到又牽扯出蔡世豐這個名字。

「你知道怎麼連絡大順前輩嗎？我想替我朋友當面謝謝他。」

「你是『那個』喔？」

「『那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同性戀啦，要不然為什麼一直要幫你朋友謝謝大順前輩？」劉金順直截了當的說：「你不要說你朋友是女的喔，我們公司現在只有老闆的秘書和老闆的妹妹是女的。」

「那個……」張敏捷沒想到會被誤會成同性戀，「我也是前幾年才發現自己的性向……」

「唉呦，我很開放的，對這種事接受度很高。像大順前輩和前老闆住在一起，就被懷疑有那個傾向。」

「你是說他們兩個住在一起嗎？」

「對啊，都住在高雄。我們這種工作的時間不太一定，核電廠大修的時候，忙起來有時候回不了家，要住在核電廠的宿舍。比較閒或是輻射量超過的話，有時候又很久不用進廠，所以蠻多人會從高雄過去工作。」

這下疑點又解開了一個。

張敏捷原本就懷疑順仔和蔡世豐可能住在一起，現在不用等到DNA的檢驗出來，就證實了他的猜測正確。這麼一來，找順仔這件事又變得更急了。張敏捷認為順仔絕對是這次案件的關鍵。

「你有大順前輩的電話嗎？」張敏捷問。

「沒有，我在核電廠工作已經接受很多輻射了，不想弄個手機在身上增加電磁波。不過最近有想要辦個網內互打免費的門號，和君卉熱線一下啦，嘿嘿……」

張敏捷認為應該問不出更多東西了，於是先向劉金順和柯本源道別。

離開醫院之前，張敏捷撥了通電話給梁羽冰詢問調查進度。不過梁羽冰在電話那頭支支吾吾，只說人在

美術館附近就掛了電話。

「真是的……」

他看著手上買來送梁羽冰的禮物，決定先擱著再找機會給她。然後驅車前往自強新村，和正在調查第一具屍體的同事會合。

(八)

梁羽冰對於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相親還理不出個頭緒，不過她下定決心如果對象不是她的菜就速戰速決。她坐在美術東二路和美術北一街路口的T&C英式餐廳二樓，眼前三層的下午茶點心塔雖然讓她口水直流，但是在相親對象面前掃空這些食物，恐怕會把對方嚇跑。

「我去樓下選個蛋糕，梁小姐有沒有比較偏好的種類？」

梁羽冰覺得眼前這名男子有點拘謹，不知道是不習慣相親，還是不習慣這裡的環境。

「我不用，謝謝。有點心塔就可以了。」梁羽冰說。

「那我再幫你點一壺紅茶好了。」

梁羽冰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這家店主打英式氛圍，裝潢以白色為基調。餐桌鋪上一張淺咖啡色以蕾絲雕花收邊的絨布桌巾之後，上

頭再放一塊厚玻璃。餐椅是重量十足的金屬製品，椅墊包著印花布料，椅背、椅腳都有精緻的花紋。

餐具也是以白色為主。茶壺、茶杯是純白簡潔的設計，上面印著店家的商標。刀叉餐盤也讓使用的人能夠感受到高級的質感。

一進門有個兩層樓高的挑高空間，一樓的座位大概不到十人，二樓能夠容納約二、三十人。梁羽冰和男子的座位在二樓挑高空間的旁邊，透過扶手往下可以看到一樓。

二樓除了梁羽冰和男子兩人之外，只有在靠窗戶角落那一桌，還有另外一對男女。男子下到一樓之後，梁羽冰也站起身，朝角落那兩名男女走過去。

「請問……」梁羽冰對正搗著嘴狂笑的男子說：「你為什麼會在這裡，葉醫師？」

「我只是……和學妹一起來喝下午茶，沒……沒想到這麼巧，碰見妳在……相……相親……」葉正華邊說邊笑，話說得斷斷續續。

「誰、誰說我在相親了，這只是普通的社交活動。」

「我懂……我不會干擾妳從事普通社交活動的……請妳繼續。」葉正華總算稍微止住了笑，「對了，跟妳介紹一下，這就是我说的可愛學妹，紀采平。」

「姊姊，妳好。」

女孩子微笑著和梁羽冰打招呼。她戴著時下流行的瞳孔放大片，加上眼妝技巧，眼睛的比例感覺特別大。

「采平妹妹，聽姊姊一個忠告。這位叔叔很邪惡，少跟他混在一起比較好。」

「可是姊姊，我昨天晚上有看到妳和哥混在一起。哥，是不是？」
「哥」是韓劇裡女主角經常用來稱呼男主角的稱謂，在年輕人之間經常被直接拿來使用。
葉正華聳了聳肩，不置可否。

「這位『哥』，你等一下最好安分一點，否則我就以妨礙公務的罪名逮捕你。」梁羽冰狠狠瞪了葉正華一眼。

「『姊』請放心，我只是來從事普通社交活動的善良市民，絕對不會打擾警察辦案。」

「我應該拿鏡子讓你看自己的表情有多機車。」

「哈哈，我今天開車來的。」葉正華說：「還有，嫌犯回來了，警官。」

梁羽冰急忙回自己座位坐好，換上「從事普通社交活動」時的笑臉。

「梁小姐，妳認識那兩個人嗎？」

男子的說話方式很客氣，不過同樣給梁羽冰太過拘謹的感覺。

「不認識，我走過去才發現認錯人了。」

通常梁羽冰在相親的時候開始說謊，表示她大概不會和這個對象有下一次的約會了。

「對了，我叫做志翔……」

「我知道，你已經說第三次了。」

「對不起……」

早知道就不要答應這次相親……梁羽冰在心中這麼想。

昨晚她從葉正華的住處離開之後，先回了派出所一趟。雖然經常處於二十四小時待命的狀態，不過還是有正規的輪班時間。這兩天因為蔡世峰命案，已經精疲力盡，所以她打算把和葉正華討論的結果交代給值班同事之後，就回家睡到天亮。當她事情交代完畢，值班的同事從抽屜裡拿出一張便條紙交給她。

「這是外面賣檳榔那個阿芬姨說要給妳的，她說妳看了就知道。」

梁羽冰好奇地接過紙條，上面寫著：

和阿妹姨的兒子約明天四點喝下午茶

地點：美術東二路 163 號 T&C 餐廳

「阿妹姨的兒子妳認識喔？」值班同事問。

「見過幾次面啦。」梁羽冰尷尬地笑著說：「這個阿芬姨也真是的，連餐廳的『廳』都會寫錯，哈哈。」

她假裝沒事走出派出所。

回家整理了一下，梁羽冰原本打算睡到隔天早上十點，結果才六點就被電話吵醒，六點半就到派出所報到。

聽說分局長非常重視梁羽冰帶回來的情報，指示專案小組的所有人全力尋找可能存在的第一具屍體。另外，關於路燈吊屍體強度是否足夠的推論，則由梁羽冰負責調查。

案發至今兩天內，調查算是有很大的進展。

「請問梁小姐當警察多久了？」男子的聲音把梁羽冰拉回現實。

「多久啊……應該超過十年了吧。」

「當警察很辛苦吧？」

「與其說辛苦，不如說是壓榨。像我昨天只睡了三個多小時，黑眼圈都冒出來，醜死了。」梁羽冰用手指著自己的眼袋。

「不會啊，眼袋在古代叫做臥蠶。梁小姐臥蠶的形狀非常美，我很喜歡。」
救命啊！難怪這個人年收入幾百萬卻找不到老婆，感覺比宅研更噁心。

梁羽冰在心中忍不住這麼想。

「照你的說法，臥在我眼睛下面的蠶，一定是缺氧才會變黑。」

「梁小姐不好意思，我沒聽清楚妳剛剛說什麼。」男子拿著杯子的手舉在半空中。

「沒什麼，我說這裡感覺好高級，如果不是你邀請，我可能不敢踏進來。」

梁羽冰說完，瞄了一眼坐在角落的葉正華。他一臉看好戲的表情，裝模作樣地吹著冒煙的茶杯，啜飲了一口紅茶。

「臭小子……」

「不好意思，我剛剛又沒聽清楚……」

「我是說這裡的紅茶真好喝！」

梁羽冰拿起茶杯，一口喝光杯子裡的紅茶。

她其實並不排斥眼前這個相親的對象，收入不錯、又有禮貌，長相雖然普通，卻也整理得乾乾淨淨。只不過她心裡更掛念王梓研正在做的事，脾氣才會這麼暴躁。

因為自強新村北區路燈的調查沒什麼發現，於是在所長的奔走之下，梁羽冰取得授權，用最原始的方法，在每根路燈都實際吊上和蔡世豐體重差不多的重物做實驗。

能夠這麼做，主要是因為這案子媒體盯得很緊。分局長想辦法爭取到相關單位的支持，萬一路燈因實驗而損毀，能夠由公家機關出錢修復。

在分局長和所長的大力支持下，梁羽冰帶著王梓研和藍教頭前往自強新村進行實驗。實驗從下午大約一點開始，試了兩、三個路口，結果路燈都因為重物而損毀變形。還想繼續進行的時候，里長帶著幾個自強里辦公室的人出現阻止。

經過一番說明，里長還是無法接受。於是王梓研和藍教頭先回派出所，想辦法取得法律上的許可，繼續進行實驗。梁羽冰原本打算在里辦公室等，不過因為還有其他警員在，而且她發現紙條上寫的T&C餐廳，距離自強新村不到五分鐘車程。所以她決定前往T&C，進餐廳假裝一般客人點餐，看一眼阿妹姨的兒子就離開。

不知道是平常日的關係，還是因為餐點太貴，店裡除了相親對象之外，一個客人也沒有。梁羽冰才走上

二樓，立刻就被認出來，只好硬著頭皮坐下相親。

原本這樣也還好，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相親，認識一下男方就差不多可以走了。沒想到這時候進來另一組客人，而且還是昨天才見過面的葉正華。

於是情況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梁小姐，妳是不是有心事？不知道妳願不願意和我分享。人家說心情就像咖啡一樣，分享之後會更香醇濃郁。」

「你文青啊！最好心情可以像咖啡一樣倒給你喝啦！」

梁羽冰忍住心中的腹誹，優雅的替自己再倒一杯紅茶。這時候，她的手機響了起來。

「對不起，我接個電話。咦？是小豹學長。」梁羽冰接起手機，「學長，什麼事？」

「……」

「我現在啊……我人在美術館附近。對，可是實驗出了點問題，藍學長和宅研去申請正式的許可，所以先暫停了。不用來接我啦，我有開車。你直接去自強新村，我會過去和你會合。先這樣啦，拜拜。」

梁羽冰倉促地掛了電話，心裡覺得終於得救了。

「梁小姐，妳是不是有事要忙？」

「對，我差不多該走了。」

「那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可以見面？」

「等我忙完再說吧。」

梁羽冰急著要離開。

「梁小姐，我給你電話號……」

梁羽冰還沒把最後這句話聽完，人就離開餐廳了。她的車停在馬路上的停車格，從T&C餐廳所在的美術東二路往前不到三十公尺就是明誠四路。到明誠四路之後右轉直走，過了鐵路會銜接逢甲路，再往前到底就是自強新村所在的鼓山三路。

明誠四路最後這一段，因為整段鄰接美術館的草坪，開車經過時的視野算是一種享受，這多少撫慰了梁羽冰受傷的小小心靈。

梁羽冰抵達自強新村的時候，張敏捷也剛好到達。藍教頭和王梓研在努力辦理手續，還沒回來。於是張敏捷和梁羽冰，就先沿著自強新村北區這一段鼓山三路，邊走邊討論案情。

張敏捷把剛剛在高醫得到關於核電廠的消息告訴梁羽冰，梁羽冰則把目前為止的實驗結果告訴張敏捷。

「好可惜喔，只差一點就可以找到順仔這個人了。」梁羽冰說，「不過他們取外號也太有趣了吧，又不是在玩撲克牌，還大順、小順哩。」

「話說回來，妳是怎麼想到路燈這件事的？」

「其實是葉正華告訴我的。」

「原來是他，我還以為妳開竅了。」

因為葉正華已經好幾次協助警方破案，所以張敏捷也認識他，兩人還見過幾次面。

「算了，別提他了。」梁羽冰想起剛剛在餐廳發生的事還是一肚子氣，「學長，接下來該怎麼辦？好像每條線索都開始觸礁了。如果實驗也找不到那盞路燈，所長一定氣炸了。」

「我打算著手調查核三廠。畢竟在核三廠工作的人不多，調查過程中卻不時出現和核電廠有關的資訊，我認為有值得一試的價值。還有，蔡世豐的前妻也應該查查看，確認命案當晚兩人是不是有見面。」張敏捷說：「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必須調查，還沒到放棄的時候。」

「難怪魯組長會幫你取『小豹』這個綽號，真是名符其實。」魯組長是兩人以前同事時的上司。

「妳的個性也和以前一樣，完全沒變啊。」

張敏捷正打算和梁羽冰聊一些往事，然後找機會把皮夾送給梁羽冰，這時電話卻不識趣地響了起來。

「奇怪，是屏東打來的電話。」來電顯示的號碼是「08」開頭。

「不會是詐騙電話吧？」梁羽冰說。

張敏捷聳了聳肩。

「喂，你好，請問哪位？」張敏捷接起電話，「喔，是朱大哥，昨天承蒙您照顧了。嗯、嗯，你說什麼！」張敏捷的表情明顯起了變化。

又談了一會兒，張敏捷才把電話掛掉。

「學長，怎麼了？你的表情好像被鬼嚇到。」

「不是鬼，不過也差不多了。」張敏捷說：「現在打電話來的是我昨天到屏東時，協助我的恆春分局的分局長，他說昨晚在核三廠發生了命案。」

「在核三廠發生命案？是鬥毆嗎？」

「不清楚，但是聽起來不像。」張敏捷說：「朱大哥說也許我會有興趣，就打來通知我。」

「和我們在查的案子有關嗎？」

「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我認為有必要去看看。」

「反正實驗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繼續，不如我陪你跑一趟。」梁羽冰說。

「那最好，很久沒和妳一起出差了。」張敏捷說：「我先回局裡報告，如果來得及就今天出發吧。」

「我也要跟藍學長說一聲，請他接著完成實驗。」

約好時間後，兩人分頭行事。

第三部

(一)

朱仲坤今年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後他打算在墾丁經營一間民宿。他很喜歡峇里島的度假風格，所以打算以 Airbnb 為概念來打造他的民宿。事實上，他去年就已經買好地，開始興建了。

這一整年來，他的心思完全投注在這上面，分局裡的大小事務已經幾乎不太干涉，完全交由副分局長去處理。他退休之後，就會由副分局長來接任他的職務，所以去年開始大部分業務就已經以交接為由，漸漸轉到副分局長手上。

不過有一件事他通常會自己出面，就是接待外賓。

昨天有一個從高雄來的警察，特地跑到恆春來查案，說是案子可能和核三廠有關，就是由他出面接待的。沒想到那個警察才回高雄，下午就接到墾丁派出所的通知，說核三廠廠房發生命案。

日本發生 311 大地震，福島核電廠因為海嘯而引發後續一連串核安事件後，好一陣子台灣對核電的議題相當敏感。即使到現在，還是不斷出現反核的聲浪，所以一聽到發生命案的地方在核三廠，再怎麼樣朱仲坤也要親自出面處理。

不過老實說，可能的話，他還是想安穩地度過退休前的這段時間。在核三廠發生命案，光聽標題就知道一定會引發高度關注，尤其媒體絕對不會放過這個大作文章的機會。所以他希望盡可能在消息曝光之前，就把案子解決掉。

這時候他想到一個一石二鳥的方法。

昨天來的那個警察，說他正在高雄自強新村的絞殺命案，這兩天新聞也一直在報這個案子。既然他到核三廠來了，先不管這兩件命案實際上有沒有關連，如果想辦法把案件的主導權交給高雄的分局，也許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管他能不能破案，自己都可以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退休前夕，朱仲坤不求立功、但求無過的心態表露無疑。

於是，在他前往核三廠之前，就親自通知昨天那個叫張敏捷的警察，告訴他核三廠發生命案。果然對方立刻表示要請示上級，派人過來協助調查。第一步已經成功了，接下來只要讓事情按照劇本走，退休後經營民宿的生活還是有辦法順利實現。

前往核三廠途中，副分局長在車上向朱仲坤簡單報告了案情。

死者叫王長發，是核三廠外包廠商的員工，負責核三廠反應爐機組停機大修時的維修工作。屍體被發現的時間接近中午，大約是十一點多的時候。根據最先抵達現場警員的描述，死者是被大型扳手重擊後腦致死，很明顯是他殺。初步懷疑可能是維修現場工人間起了爭執，出手傷人致死。

因為命案現場環境特殊，所以在蒐證上相對非常困難。

首先，由於現場為輻射管制區，證物無法隨意帶出，必須先經過除污。但是這麼一來，原本留在證物上的微物證據，就可能一併被清除。譬如作為凶器的大型扳手，上面如果留有凶手的指紋，在除污的時候就可能會損毀。光是在蒐證上就遇到一個大難題。

第二，所有進入現場的人員都必須穿上防護衣，包括手套、鞋套、防護帽，這麼做是為了防止人員將輻射污染物質帶到廠區外。但相對的，包得如此滴水不漏的裝扮，正是凶手的最佳掩護。如果有目擊證人，也可能因為現場所有人的裝扮都一樣，而無法辨認凶手。而凶手也因為這身裝扮，身上的毛髮、指紋、唾液、汗水等可能留在現場的微物證據會減到最少，甚至沒有。

第三，進入現場蒐證的警員，也有暴露在輻射線中的危險，無法進行長時間的蒐證。依照核電廠的規定，接受輻射量超過上限的人員，一年內都無法進入廠區。也就是說，如果進入現場調查的警員接受到超過一年上限的輻射量，之後就無法繼續進入現場進行調查。偏偏命案的調查，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反覆在現場調查蒐證。這麼一來別說破案，連命案現場都進不去了。而且警察又不可能像外包商的工人，一批換過一批。

第四，現在是核電廠停機大修期間，反應爐停止運轉，才能讓警員自由進出。如果反應爐開始運轉，即使廠方開放進入，大概也沒有警員願意在運轉中的反應爐旁邊進行調查。

假如現場的蒐證困難，甚至屍體可能無法送去解剖，案子可能必須以最原始的方式偵辦。也就是說退回沒有刑事鑑定和法醫解剖的偵辦方式，只靠辦案人員的經驗和狀況證據偵辦。只不過這麼一來，找到凶手之後，在起訴的階段會遇到更多困難。最終可能面臨明知兇手是誰，檢察官卻無法起訴的狀況。

簡單的說，核電廠的輻射管制區，大概是世界上最難蒐證的犯罪現場了。

「偏偏在核電廠發生命案，還真是棘手啊……」

聽了副分局長的報告，朱仲坤忍不住擔心起自己是否能順利退休。

副分局長繼續報告命案本身。

進入輻射管制區前，每個人都會先通過輻射安全管制站。根據管制站的紀錄，死者王長發是今天早上六點鐘在管制站報到，一直到屍體被發現，大約在管制區裡停留了六小時。所以嫌犯可以鎖定在這六小時內曾經進出管制區，或是一直在裡面工作的人。但現在是停機維修期間，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管制區裡趕工。光是這短短的六小時，至少就有超過三十個人進出管制區，這還不算一直留在裡面的人。

光聽到目前為止的報告，朱仲坤想把調查推給張敏捷的想法，就已經越來越強烈。如果到現場實際進行調查，他大概連碰都不想碰這個案子吧。

抵達核三廠的時間大約是下午四點半，核三廠的廠長親自在大門迎接朱仲坤。

「朱分局長您好，我是廠長。」

廠長和朱仲坤握手寒暄。

「分局長，您底下的警察辦事真有效率。我們一通報有命案，立刻就封鎖了現場。」廠長說：「不過因為現在剛好是反應爐大修的期間，工程每延宕一天，公司的損失要用億來計算。我只是一個小廠長，實在擔待不起……」

「我明白、我明白，我會叫底下的人讓你們盡快恢復作業。」

「謝謝、謝謝。」

核三廠的廠區南臨南灣，西、北、東分別由砂尾路、南光路、南灣路圍繞，占地約三百四十公頃。南灣是核電廠的進水口，核能發電最需要的冷卻水以及儲存廢燃料棒的重水池，都由這裡抽水供應。因為水是核能發電不可或缺之物，因此核電廠通常必須建在海邊。

廠區大門位於南灣路，沿著南灣路再往南走，就是台灣南部最著名的度假勝地墾丁。

從大門進入廠區，會先通過宿舍。再往內是渦輪發電機的機房，要抵達反應爐所在的廠房還要轉往南邊。核電廠不像一般的工廠，可以開著遊園車直達廠房，下車之後開門進入。因為核能發電過程，會產生大量輻射物質，所以對於輻射區域的管制非常嚴格。進入輻射管制區之前，必須經過好幾道安檢程序與輻射管制程序。

首先，是類似機場出入關時的安檢程序，透過 X 光確認是否挾帶危險物品進入廠區。接下來是領取劑量佩章與警報器，因為命案就發生在反應爐所在的區域，所以連進入調查的警員都必須佩帶佩章與警報器。

朱仲坤跟著廠長經過重重關卡，總算來到反應爐的一次圍阻體外。進入一次圍阻體必須通過一道負壓氣密門，那是由厚重的鋼板建造的門，門上有一個像船舵的門把。過了這道門，裡面就是反應爐。

核能發電是利用核燃料來產生能量，核燃料棒由銻合金包覆著鈾塊，製作成一根細長的棒子，好幾根銻合金棒組成一束成為核燃料棒。核燃料棒放入反應爐中進行核反應，利用核反應產生的熱能加熱冷卻水成為水蒸氣，最終由水蒸氣推動渦輪機發電。銻合金和反應爐算是核反應的第一、第二道防護，這兩道防護是為

了不讓核反應產生的大量輻射物洩漏到外界。

而朱仲坤等人即將通過的一次圍阻體，可以算是第三道防護。這是由一公尺厚的鋼筋混凝土內襯幾公分厚的鋼板建造而成，能夠防止由反應爐洩漏出來的放射物質排放到外界環境中。也就是說，事故發生時，這是保護民眾的最後一道防線。

朱仲坤聽了廠長的說明後，在氣密門前猶豫了起來。

「你的意思是說，這道門是為了防止裡面輻射外洩，所以才做成負壓氣密式？」朱仲坤問廠長。

「是的。不過長官請放心，就算是進到裡面，輻射值還是很低。而且現在是大修停機期間，反應爐並沒有在運轉。」廠長小心解釋著。

「不過還是會有輻射就是了。」

「長官您身上佩帶的佩章，會偵測您接受的輻射量，一旦劑量超過，警報器就會響起，不會讓您遭到過量輻射。」

雖然廠長這麼說，朱仲坤還是很猶豫該不該進入。他想起自己的民宿和退休生活，而且晚上還要和設計師討論將來要放在民宿房間裡的茶具。

長期跟隨朱仲坤的副分局長看出他的猶豫，挺身而出替他解圍。

「分局長，你等一下還要和其他的分局長開會，我怕時間會來不及。還是說這邊的調查工作交給我，你先回去準備開會要用的資料。」

「對啊，我差點忘了這件事。」朱仲坤的表情自然到不知情的人，會以為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廠長，我看我要趕快回去才行，調查就交給我們這位未來的分局長，我開完會再趕過來。」

「分局長您真的很忙。」廠長一副怕耽誤到分局長的模樣，「您放心，我會盡量協助未來的分局長進行調查。」

於是，朱仲坤就在一名職員的帶領之下，離開了核三廠。

雖然沒有進到命案現場，但他不愧是分局長幹到退休的人，還是從現有的資訊理出之後的偵查方向。如果和高雄自強新村的命案有關，他們接手時將這些資訊一併交出，也不會讓人有推責任的感覺。如果無關，至少在他的任內，恆春分局必須表現出全力追查命案的樣子，然後他會將這個警察生涯中最讓他感到遺憾的案子，風光交接給下一任分局長繼續調查。

他所整理出來的方向是這樣：從他聽到的現場狀況來判斷，副分局長所說命案發生的原因，起於工人間口角鬥毆的可能性非常高，那麼尋找現場目擊證人是重中之重。在那種工作環境下，吵架鬥毆很容易引起注意。如果是吵架，甚至可能引起圍觀。若是這種情況，破案就容易多了。

假如沒有目擊證人，就必須從管制站的進出紀錄下手。首先調查有沒有異常的進出紀錄，譬如只進去工作沒多久，很快就離開的人。再來就是土法煉鋼，一個個調查紀錄簿上的人。

他認為這件案子最重要的應該是目擊證人，因此離開核三廠前交代副分局長要全力尋找目擊證人。一直以來，副分局長辦事都讓他很放心，所以朱仲坤才敢安心把案子交給他，自己繼續描繪退休後的生活。

(一一)

張敏捷前一晚為了到屏東查案，開車在高雄屏東來回了一趟，整晚沒睡。所以現在由梁羽冰開車，他坐在副駕駛座稍微閉眼休息一下。

他們預計開車從翠華路上10號國道轉中山高速公路，再接88號東西向快速道路，最後走一小段國道3號。下交流道後，跟著衛星導航的指示，直接開到目的地。

「幸虧不是開我那輛小車，否則這麼多人一定載不動。」梁羽冰說：「不過為什麼連宅研也跟來了？」梁羽冰看著後照鏡，加速超過右後方的車子。

「學姊，我可是墾丁通，去墾丁找我就對了。」王梓研說。

「沒人找你，是你自己跟來的。」梁羽冰說：「而且我們是要去核三廠調查命案，不是去墾丁衝浪，我管你是不是墾丁通。」

「學姊，別這麼說嘛。反正路燈的實驗要等兩天後拿到許可才能繼續，監視錄影也看得差不多了，就讓我跟一下，這可是我第一次參與殺人事件的調查。」王梓研說：「真要說奇怪，他們兩個跟來才奇怪吧。」

王梓研指的是同樣坐在後座的葉正華、紀采平。

「我是被邀請來的，怎麼能說奇怪。」葉正華說。

「我提供夏都的免費住宿券，自己當然也要來住住看啊。」紀采平說。
車內五人就在一股到底誰跟來比較奇怪的氣氛下，奔馳在前往核三廠的路上。
一行人傍晚將近六點出發，預計到達的時間約晚上七點多。梁羽冰和張敏捷先前往恆春分局找朱仲坤，其餘三人則到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deck in*，明天一早再前往核電廠進行調查。

這次出差能夠免費住像夏都這樣的高級飯店，完全是托紀采平的福。

原本上級的意思是說要張敏捷和梁羽冰明天再出發，當天來回免去住宿一天的旅費。不過張敏捷等不到隔天，決定自己出旅費當天出發。能夠有免費住宿的機會，是因為出發前梁羽冰連絡了葉正華，問他能否同行，結果和葉正華在約好的地點碰面時，紀采平也一起出現，說是可以提供夏都的免費住宿券。

於是原本兩個人的旅程，一下子增加為五人。交通工具也從梁羽冰的四人座小客車，更改為張敏捷的七人座休旅車。

「等一下我和小豹學長會在恆春分局先下車，宅研你們三個先去飯店。」梁羽冰說。

「好啊、好啊，我終於有機會可以開開看七人座的休旅車了。」王梓研興奮地說。

「等一下車子請正華開好了，晚一點再來接我和小冰。」張敏捷不知道什麼時候醒的，突然插了話。

接下來的行程幾乎完全按照預定計畫行動，一直到葉正華將張敏捷和梁羽冰接回飯店，已經是晚上十點鐘過後的事。

十點半，五個人約好在張敏捷的房間集合。

紀采平的免費招待券是三間雙人房，兩人入住的話免費，不過單人入住卻必須額外付錢。因此兩男兩女分配完房間之後，張敏捷自己付差額住一個房間。

夏都最近更新了部分房間的茶具，換上VIREO新推出的茶杯組。托盤設計成九宮格，每一格可以擺一個茶杯。茶杯本體是以白陶製成，下半部用竹子包覆。杯底用黑色仿皮革的紋路作出○或×的符號，將茶杯倒置時就是全世界都熟悉的○○××遊戲組。

新換上的這組茶杯組很受房客歡迎，尤其是帶小孩入住的家庭。夏都預計在明年夏季來臨之前，將所有房間全部換上這種茶杯組。

張敏捷用這組茶杯替在場五人倒了茶。雖然用茶包沖泡的，不過茶香還是稍微振奮了眾人的精神。

「這次的案子可能有點麻煩。」張敏捷說：「而且朱大哥雖然派了副分局長負責案子，不過我覺得他可能打算把案子交給我們處理。」

「我也有這種感覺。」梁羽冰附和著說。

張敏捷和梁羽冰一到恆春分局，立刻被帶往朱仲坤的辦公室。辦公室裡除了朱仲坤之外，副分局長也在。

「根據朱大哥的說法，這次案子最困難的不是調查，而是蒐證。」

張敏捷把命案現場在反應爐附近的蒐證考量，以及至今為止的調查結果，告訴不在現場的另外三人。這麼做，主要是希望葉正華能夠提供一些意見。

「我歸納一下小豹大哥剛剛說的資訊。」葉正華說：「死者進入管制區的時間是今天上午六點，屍體被

發現的時間大約是中午十二點。死因可能是後腦遭到大型扳手重擊，初步調查沒有找到目擊證人。」

「差不多是這樣。」張敏捷回答。

葉正華第一次協助梁羽冰偵破的案子，張敏捷也有參與。之後葉正華又陸續協助梁羽冰破了好幾個案子，所以張敏捷對他很信任，才會讓他參與這次案件的調查。後來因為張敏捷和梁羽冰相繼調職，大約有三年多的時間沒和葉正華見過面。上一次和他像這樣坐下來討論案情，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

「我有幾個問題想問。」葉正華說：「王長發進入管制區的時間是怎麼知道的？」

「從他身上的輻射劑量佩章推測出來的。」張敏捷說：「死者工作的區域會持續接受到固定劑量的輻射，從輻射累積的量，可以推算他在這個地方停留了多久。」

「難道沒有登記簿之類的東西嗎？」

「我想應該有，不過我問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含糊地帶過。我猜他們可能沒有特別去查登記簿，這點明天到核電廠就知道了。」張敏捷說。

「目前知道死者是六點進入管制區，但是死亡的時間確定了嗎？」

「聽說暫時只能用屍斑來判定死亡時間。」張敏捷說：「因為屍體可能遭到輻射污染，要移出管制區前必須先除污。但是除污等於是把屍體整個洗過一次，又怕會把一些微物證據給毀掉。所以目前只好先把屍體放在現場，等現場蒐證完成之後，再移出來進行解剖。而根據屍斑推測的死亡時間，大約是六點到七點之間。」

「這麼早！也就是說他進入管制區沒多久就遭到殺害了。」

「對，所以暫時可以把嫌犯鎖定在上午六點到七點之間，進出過管制區的人。」

「這個範圍內有多少人呢？」

「大約三十人。數量雖然不多，但是要一個個調查也很費力。」張敏捷說。

「我再問一件可能不相關的事。」葉正華問：「小豹大哥為什麼覺得朱分局長想把案子交給你們處理？」

「這種感覺很難說明，這是我從他的態度和言談間感受到的，也許正確，也許不正確。」

「一定是這樣啦！」梁羽冰突然插嘴：「連我都感覺得出來他不想辦這件案子，否則只是因為小豹學長來問過核三廠的事，廠裡發生命案就特別通知他來，怎麼樣也說不通啊。」

「所以現在也還不確定核三廠的命案，是否和自強新村的命案有關？」葉正華問。

「對，如果沒關係我們就白跑一趟了。」張敏捷說：「不過因為死者也是大原發工程公司的人，我認為這兩件命案一定有某種程度的相關。至於凶手會不會是同一人就很難說，畢竟兩個地方的距離還是有點差距。」

「你的意思是說，可能是不同凶手為了相同的動機殺人？」

「案件明朗之前，什麼情況都有可能。」

整個晚上幾乎都是張敏捷和葉正華在討論，不過因為案件的資訊還不足，很多細節都只能淪為猜測。一切都得等明天親自到核三廠看過之後，才能有進一步結果。

討論就在各自帶著不同疑惑的狀態下結束。

這一晚葉正華雖然很晚才睡，不過因為同房的王梓研鼾聲如雷，隔天他不到六點就醒了。在床上又翻了一下還是難以入睡，於是他決定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看看能不能讓頭腦清楚一點。

夏都的腹地內有一片屬於飯店自己的沙灘，可以免去到墾丁幾處公共海灘人擠人。不過現在是冬天，遊客量無法和夏日旺季相提並論，即使現在到公共海灘人數也少了很多。

房間外有一個陽台，從陽台出去可以直通飯店的私人沙灘。冬季的清晨六點，天色才微亮，海岸線上剛暈出些許光芒，等著染遍天空。葉正華很少有機會看到清晨的沙灘，突然多愁善感了起來。正當他想感受一下這難得的情緒時，游泳池畔的一抹剪影吸引了他的注意。

在客房區和沙灘之間有幾處功能不同的泳池，不過現在還早，氣溫也低，幾處泳池都沒有人在使用，因此這唯一的泳客讓他感到很好奇。

常常有人稱讚葉正華的觀察力超群，但是對他而言，這就像是與生俱來的天性，並沒有特別去做什麼事來訓練自己的觀察力。反倒是他覺得那些連自家巷子外開了哪些商店都搞不清楚的人，神經未免也太太條。譬如昨晚和他同房的王梓研，還有現在正躍入水面的梁羽冰。

「原來是小冰。」

葉正華走向泳池，他是從放在池畔的外套判斷這名泳客是梁羽冰。他站在池畔看著泳池裡緩緩前進的身影，伸手試了一下水溫，並不是加熱過的溫水。他記得以前國中的時候，梁羽冰就很喜歡游泳，如果她一直持續著，大概也很習慣冬天晨泳的低溫吧。

梁羽冰踢了一下對側池壁，回頭游向葉正華站著的方向。她筆直前進，在水面上畫出兩道向後延伸的斜線。碰到終點的池壁時，她伸手扶著池邊，讓上半身浮出水面。

「呼！冬天晨泳好冷啊！」這是梁羽冰爬上泳池後說的第一句話。

她穿著連身的水藍色泳裝，襯著雪白的膚色給人一種健康的感覺。她拿起飯店提供的浴巾擦拭身體和頭髮，因為經常鍛鍊身體的關係，身上的肌肉相當結實。

「你什麼時候來的？」

梁羽冰說這句話的時候，側面對著葉正華，正彎腰擦拭小腿上殘餘的水漬。葉正華這時候才發現泳裝的背部是鏤空的，腰際的高叉線條讓梁羽冰的腿看起來更修長。

「剛到不久。」葉正華說：「妳是來查案還是來度假的？還隨身攜帶泳裝。」

「這是跟你那個『可愛的學妹』借的，她真的是來度假，竟然帶了五套泳裝。除了這套之外全都是比基尼，現在的年輕女孩還真大膽。」梁羽冰用浴巾裹住身體，在池畔的躺椅上坐下，「不過小女生就是小女生，尺寸還是遠遠比不上我這個成熟的大姊，哈哈！」

「妳是說腰部的尺寸嗎？」

「你欠揍啊！」梁羽冰作勢要打葉正華，身上的浴巾因為這個動作滑了下去。

其實連葉正華自己也不清楚，為什麼面對梁羽冰的時候，總是會說出口是心非的話。例如現在，他明明覺得梁羽冰身體曲線很健美，卻嘴硬不肯承認。又例如昨天看見梁羽冰和別人相親的時候，明明心裡很不是

滋味，卻又硬是要說些話來取笑她。

「再打下去，我的手真的會廢掉。」葉正華在另一張躺椅上坐下，「認識這麼久，我好像第一次看你穿泳裝。」

「以前國中體育課不是就看過了，我也看過你穿泳褲啊。」

「妳自己都說了，小女生的身材沒看頭，所以我沒特別注意。」這又是句口是心非的話。

「你那時候還不是小男生，敢說別人，你也沒什麼看頭吧。」

「現在不一樣了，想不想確認一下？」

「你這個變態！」這一巴結結實實落在葉正華手臂上，連躲都來不及躲，「你和那個可愛的學妹講話也都這樣亂開黃腔嗎？」

「真的很痛耶……」這句話倒不是口是心非，「我不是一直都這個調調嗎？」

「不是。」梁羽冰說：「有越來越變本加厲的傾向。」

這時候有其他幾名房客也穿著泳裝來到泳池邊。他們伸手摸了摸池裡的水，討論一番之後大概是覺得太冷了，連下水都不曾，就又走回房間。

「你沒事幹嘛這麼早起？」梁羽冰放下浴巾，穿上外套。

「我也不想，妳那個同事打呼打了一整晚，早知道就戴耳塞來。」

「哈哈，你說宅研啊。」梁羽冰發出爽朗的笑聲，「活該，誰叫你要取笑我。」

「我什麼時候取笑妳了？」

「昨天在T&C的時候啊，你的表情真的很機車。」

「誰叫妳沒事去相什麼親……」葉正華這句話說得很小聲。

「你說什麼？」

「我說冷得要死妳沒事幹嘛這麼早起來游泳。」葉正華故意提高音量，「采平也會打呼嗎？」

「我會認床啦！」梁羽冰也提高了音量，「采平、采平，叫得這麼親密，我等一下就真的把你給踩平。」

「什麼啦！」

剛剛離開的房客被聲音吸引，回頭看向兩人。

發現被別人盯著看，兩個人都暫時沉默了下來。

「等下去核三廠的時候認真一點。」梁羽冰突然開口，「你是因為經常協助警方破案，所以沒什麼問

題。不過采平是我向小豹學長擔保絕對不會影響辦案，才能一起來的，到時可別讓我難做。」

「我知道啦，身材豐滿的老同學。」

「別搞錯，我是只有胸部豐滿。」

這時從客房區傳來王梓研的聲音：「葉大哥，你怎麼這麼早就醒啦？旁邊那個是小冰學姊嗎？」

「先回房了，我可不想被宅研那個變態看見穿泳裝的樣子。」梁羽冰拿著隨身的東西，匆匆離開。

「葉大哥，那個穿泳裝的人是小冰學姊嗎？」王梓研不知何時已經來到葉正華旁邊，「身材好正，和我

昨天買的女帝公仔有得拼。」

「不是，是來觀光的泰國人妖，胸部是假的。」葉正華說：「還有，女帝是誰啊？銀座的公關小姐嗎？」

(三)

陳屍現場拉起了警戒線，穿著防護衣的鑑識人員和警員都安靜迅速地進行著工作。昨天其實已經蒐證過一次，但是因為輻射的關係，每個人在這裡停留超過四小時，接受的輻射量就會超過一年的上限。所以昨天只用兩個小時蒐證，回去先做了初步分析之後，今天再繼續進行。這麼做是為了增加工作效率，否則這些鑑識人員和警員的曝曬量一旦超過上限，一年內都無法再進入核電廠，反而得不償失。

此外，因為發生命案，原本反應爐的維修保養工作都要暫停。以廠方的立場而言，也不希望停機的時間增加太多天，所以要求警方盡快完成現場的調查工作，讓反應爐的維修保養可以繼續進行。

為了兼顧效率和慎重，檢察官和法醫都到了現場。

台灣正式的法醫不多，通常不會親自到現場。不過這次情況特殊，所以檢察官和法醫都一起到現場進行相驗的程序。當然如果要進行解剖，還是得先將屍體運出去才行。

張敏捷、梁羽冰和葉正華也穿上了防護衣，在現場靜靜看著，並且不時向副分局長詢問相關問題。王梓研和紀采平則被留在管制區外，沒有進入。

先前廠長和副分局長帶著五個人進入之前，因為紀采平搶著要幫葉正華填寫輻射管制登記簿，引起了一些騷動。因為這段小小的插曲，葉正華要紀采平留在外面，王梓研也接到梁羽冰的命令，一起留在外面照顧她。

來到核三廠後，前一晚張敏捷和葉正華討論時留下的幾個疑問，也獲得部分的證實。

從輻射管制登記簿上的記錄來看，王長發進入管制區的時間是六點零六分，和經由劑量佩章推算出的時間一致。法醫初步的驗屍結果，把死亡時間從原本推測的時間縮短了半小時，在六點到六點半之間。雖然這段時間進出管制區的人數減少了很多，不過如果把一直留在管制區裡沒有離開的人也算進去的話，還是有二十幾人之多。目前嫌犯就鎖定在這些人當中。

由於死者死亡的地方，是在一處鮮少人會經過的反應爐水管配管處，因此至今仍未找到目擊證人。而因為單位時間接受到的輻射量高，所以鑑識人員還是稍微將屍體移往距離現場不遠，但輻射量較低的地方再進行工作。

現場留下的疑點不多，死亡時間也很確定，所以張敏捷等人沒有停留太久就離開核電廠。

從核電廠回飯店的路上，張敏捷告訴葉正華關於劉金順以及輻射人的事。

「輻射人？好炫的名字。」葉正華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

「據說是技術人員之間的話。他們把過度遭受輻射曝射或是受到輻射污染的人稱作輻射人，第一個被發現的死者蔡世豐，可能就是他們說的輻射人。」張敏捷說：「解剖發現他可能有白血病，而且體內也驗出輻射污染。我就是因為這樣才會開始調查核三廠。如果王長發之後也驗出有輻射污染，這次的三名被害者就

都是輻射人。」

「我知道接受太多輻射容易引發白血病或癌症，急性的話甚至可能會死亡。」葉正華說：「不過你說的劉金順，和這次的案件有關連嗎？」

「蔡世豐、劉金順、王長發這三名受害者目前唯一的共同點，只有同樣隸屬於大原發工程公司。除此之外，三個案件之間都找不到其他關連，劉金順甚至只是單純意外的可能性很高。」

「同一個公司的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相繼出事，不就是非常可疑的事嗎？」

「我也是因為這樣才會特地跑到屏東。而且還有另一具還在尋找的屍體，以及另一個順仔。」張敏捷說：「如果我沒猜錯，這個順仔若不是凶手，就是那具還沒發現的屍體。」

「大原發工程公司的調查進行得如何？」葉正華問。

「我早上打了電話回去局裡，就是問這件事。」張敏捷說：「大原發這家公司，目前幾乎只有承接核電廠維修保養的業務。除了大原發之外，還有其他包商也承接相關工作，不過據說只有大原發已經連續好幾年拿到合約，別的公司頂多只有續約一年，也就是兩年合約。當然也有相隔一、兩年後再度拿到合約的公司，不過只有大原發可以連續得到合約。」

「很明顯是核電廠有人收回扣啊。」王梓研好不容易插上了嘴。

「這點還在調查，如果有人收回扣，可是個大醜聞。」張敏捷說：「把消息透露給八卦雜誌的話，說不定會比警方更早查到。」

「小豹學長，你什麼時候開始會開這種玩笑了？」梁羽冰說：「被所長聽到你就死定了。」

因為張敏捷要把握和葉正華討論案情的時間，所以回程還是由梁羽冰負責開車。王梓研雖然有駕照，但是上路的經驗幾乎為零，沒人敢讓他碰方向盤。

「連妳都聽出是開玩笑，所長應該也聽得出來吧。」

「學長，你很煩耶。」

車子抵達夏都，梁羽冰將車子停在接待大廳外的停車格。走回房間的路上，話題繼續圍繞在大原發工程公司。

「能夠連續拿到合約的原因，聽說是因為大原發的工人效率很高。」張敏捷繼續說：「同樣的工作發包給大原發，總是可以比其他公司更少的天數完成，反應爐也可以減少停機的天數。根據公司的說法，是因為大原發工人的訓練比較扎實。」

「減少停機的天數有什麼好處？」梁羽冰問：「電費會比較便宜嗎？」

「聽說核電廠多停機一天，台電的損失要用億為單位來計算，所以維修的天數當然是越少越好。」張敏捷說：「這是同事在電話裡告訴我的，我也不知道正不正確。」

「說到台電，劉金順發生意外的事，台電有沒有派人來關切？」葉正華問。

「這點我也不清楚。」張敏捷回答：「我本來認為劉金順和凶殺案無關，所以當時沒有特別追問這件意外的相關細節。」

「根據我在教學醫院工作的經驗，這種病患通常會特別受到關切。」

五人在電梯前分手，各自回房間整理行李準備退房。

十分鐘後，葉正華來到接待大廳的櫃檯前，其他人也陸續到達。王梓研負責幫大家辦理退房，張敏捷和梁羽冰忙著和恆春分局的朱分局長連絡，討論後續跨縣市合作辦案的細節。

接待大廳裡的服務人員都穿著短袖襯衫，地處熱帶的墾丁確實連冬天都不會太冷，還經常有藍天白雲的景象。像現在，外面的天空就是藍色的。

大廳入口的對面有一個觀景陽台，等待辦理手續的房客可以自由到陽台上看海。葉正華在等待的期間覺得有點無聊，便逕自走到陽台上看風景。

從陽台上望去，近處可以看見夏都的私人沙灘，遠處可以看見分隔海與天的地平線。左前方有一座矮山，葉正華不知道那是什麼山，正想著回去要查查看的時候，紀采平悄悄走到他身邊。

「學長！」紀采平用手指輕輕點了兩下葉正華的肩膀。

「是妳啊，采平。」

「學長，對不起，剛剛在核電廠的時候讓你難做了。」

紀采平是今年高醫牙科收的住院醫師，六月大學畢業後就直接進入教學醫院工作。葉正華在主治醫師當中算是相當資淺的，所以必須負責帶第一年當住院醫師的紀采平。雖然葉正華成為主治醫師才第三年，不過畢業後當兵一年多，加上讀了兩年研究所、四年住院醫師的經歷，他的年紀已經比紀采平大了將近十歲。

「我不是一直提醒你，警方辦案不是在玩遊戲，絕對不可以妨礙辦案。」

「對不起啦，我因為第一次進核電廠，太興奮了才會忘記你的叮嚀。」

紀采平伸手要抓葉正華的手，被葉正華技巧性地轉身躲開。

「這是最後一次，以後我不敢讓你參與警方辦案了。」

「學長，你老是這樣躲我，都不怕我會覺得丟臉嗎？」紀采平不打算繼續辦案的話題。

「我說過我們年紀相差太多，不適合在一起。」

「你什麼時候變這麼古板了？」

「妳不過在門診跟了我半年，別用那種老朋友的口氣和我說話。」

「雖然才跟你半年，不過我從大一就開始暗戀你，今年已經是我認識你的第七年了。」紀采平微笑看著

葉正華，「你以為我是為了什麼才進牙科當住院醫師的？」

葉正華沒有躲避紀采平的視線，反而饒富興味地看著眼前這個小他十歲的女孩。她的五官相當深邃，尤其是眼睛的輪廓，像是上了眼線。眉型、鼻樑、嘴唇、臉蛋，整張臉不折不扣就是個大美女，不過葉正華卻怎麼樣也無法對她動心。

「年齡只是你拒絕我的藉口吧。」紀采平用手指著葉正華的胸口，「我知道已經有人住的房子很難擠進去，不過我還是想試試看。」

「別試了，我這間房子很小，擠不下兩個人。」葉正華說：「以妳的條件，找間地段佳、景觀好的房子

不是什麼難事。」

紀采平轉頭面向大海，伸了個懶腰。

「早上我看見你和小冰姐在泳池旁邊聊天。本來我都已經穿好比基尼要去找你了，不過那種時候出現你大概會覺得很掃興吧，我可不想白糟蹋了自己的好身材給無心的人看。」紀采平說：「怎麼樣，我的泳裝很性感吧？」

「小冰穿起來是很性感沒錯。」

「葉正華！你真的很故意耶！」紀采平用腳跟狠狠踩了葉正華的腳，「你就這麼喜歡她嗎？」

「我沒有特別喜歡她，而是不喜歡妳。」葉正華把腳抬起來，揉了揉穿著帆布鞋的腳。

「你果然和小冰姐說的一樣，死鴨子嘴硬。」紀采平看著葉正華狼狽的模樣，露出滿意的表情，「我昨天晚上和她聊了很多關於你的事。」

「從小冰嘴裡說出來的，不會有什麼好話吧。」

「又來了，你明明就希望她能夠稱讚你，為什麼老是要說些口是心非的話？」

這次葉正華沒再回嘴，靜靜地看著海面。

「總之我是不會放棄的，不管怎樣我也要把小冰姐從你這裡擠出去。」

「擠什麼？事業線嗎？」

這時候王梓研不識相地走過來，葉正華卻有一種得救了的感覺。

「退房辦好了嗎？」葉正華問。

「好了，學姊他們在大廳等。」

於是三人回到接待大廳。

張敏捷還在講電話，梁羽冰手上則多了一個紙提袋。

「學姊，妳手上那是什麼？」王梓研問。

「這是房間裡那個○○××的茶杯組，我覺得很可愛，跑去禮品部買了一組。」

「妳真的很會亂買東西。」葉正華說。

「你什麼時候變這麼囉嗦了？」

梁羽冰這句話一出口，紀采平立刻在一旁竊笑。同一天內連續被兩個女人嫌古板、囉嗦，葉正華自己也覺得很無奈。

在一旁的張敏捷講完電話之後，五人提著行李來到休旅車旁，將行李放上車。因為出發得很匆忙，大家的行李都很輕便。紀采平也是因為來不及選泳裝，才會把所有泳裝都帶著，雖然最後自己並沒有機會穿。

「接下來怎麼辦？要回高雄了嗎？」王梓研問：「難得來墾丁，我都還沒看到比基尼辣妹。」

「想看辣妹下次我再陪你來。」張敏捷說：「這次是來出差的，事情辦完就該回去了。」

「學長，和恆春分局談得怎麼樣？」梁羽冰問：「接下來的調查要怎麼進行？」

「我們繼續調查大原發這家公司。恆春分局那邊會先調查命案發生時留在管制區內的工人背景，和高雄

有地緣關係的人再交給我們繼續追。」

「對了，我有個問題。」葉正華說：「核三廠明明在恆春，為什麼這麼多人特地從高雄去工作？」

「這點我先前也覺得奇怪，所以這次特別問了廠長。」張敏捷說：「他說核三廠的工作性質比較不同，因為反應爐整天都在運轉，二十四小時都要有人值班，所以會有連續值幾天班和連續休幾天假的情形。如果連值，住比較遠的人就會直接睡在宿舍裡。在核三廠工作因為薪水不錯，所以有不少外地人特地開一、兩個小時的車過去上班。」

「你說的應該是廠裡正職人員的情況，外包廠商的工人也都是這樣嗎？」

「其他我不清楚，不過大原發好像大部分都是從高雄過去的工人。因為公司本身在高雄，但現在接的幾乎都是核電廠的業務，所以自己有專車每天接送工人來回高雄、屏東。」

「原來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剛才同事打電話來通知關於蔡世豐前妻的調查結果，細節回程路上再慢慢告訴你，不過結論是他前妻和命案應該無關。」

「看來又少了一條線索。」葉正華說。

回程的車由張敏捷自己開，副駕駛座坐的是葉正華。因為是七人座的車子，座位有三排，兩個女生坐在中間開始打起瞌睡，王梓研則是直接在最後一排躺平。

張敏捷和葉正華在車上繼續蔡世豐前妻的話題。

蔡世豐的前妻和兩個小孩就住在明誠四路上。根據他前妻的證詞，兩人是因為蔡世豐外遇離婚，當時財產都在她和兩個小孩名下，所以蔡世豐可說是孑然一身。雖然她沒有要求贍養費，不過蔡世豐還是會定期匯錢給她，說是給小孩的教育費。警方調查了蔡世豐的金錢流向，推測他大概是為了賺錢，才會繼續留在大原發公司。

蔡世豐晚上經常逗留在前妻家樓下，看看能不能碰見補習回家的兩個小孩。他前妻知道這件事，其實只要開車接送小孩，從停車場進出大樓，就可以避免雙方見面。不過她並沒有這麼做，還是讓小孩自己走路從大廳進大樓，默認他這種行為。命案發生當晚，他的前妻和兩個小孩在外婆家過夜，所以四人並沒有見到面。

「至少排除了前妻涉案的可能性，而且也解釋了蔡世豐當晚為何要繞遠路回家的疑點。」葉正華說。

「還有一件事，聽說蔡世豐的外遇對象是名男性，推測很可能就是順仔。公司裡的同事都叫他大順，劉金順被叫做小順。」

「所以蔡世豐和順仔是同志關係囉？」

「應該是。」張敏捷沒有把自己被誤認為同志那一段故事說出來，「據說他對前妻很愧疚，所以離婚時完全沒有爭取任何權益。」

車子下 10 號國道，沿著翠華路往前開。

「我要回派出所一趟，要在哪裡讓你們下車嗎？」張敏捷透過後照鏡看著後座的三人，「宅研還在睡啊。」

「不用理他啦。」梁羽冰說：「我也回派出所。」

「我把車停在派出所外面，就一起吧。」葉正華說。
「我也是，我讓學長送回家。」紀采平說。
於是車子抵達內惟派出所後，大家在門口各自解散。

(四)

蔡世豐命案發生後又過了兩週，電視報導已經開始降溫。

張敏捷從屏東回來之後，命案的調查就沒什麼進展。申請對路燈進行吊重物的實驗，也因為里民的反對而被迫中斷。所有線索最後不是和命案無關，就是走進死胡同。專案小組雖然每天還是努力追查新線索，不過負責的警員們都逐漸顯露出疲態。

從核三廠回來後，張敏捷每天都在會客時間跑一趟高醫去看劉金順。除了關心他病情的變化之外，也會試著從姚君卉口中打聽大原發公司與核三廠的消息。兩個星期下來，張敏捷和姚君卉漸漸變得熟稔起來。

今天張敏捷還是在會客的時間來到隔離病房。他今天抵達的時間稍晚，姚君卉已經先進入病房。他換上隔離衣，進入病房探視，卻聽見劉金順的病房內傳出他大叫的聲音，姚君卉則站在和病床有點距離的地方哭。

「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家！」劉金順扯著喉嚨大叫。

三、四名護理師奮力想壓制住他，不過一個大男人，尤其是工人出身的劉金順，力氣之大豈是三、四個

女人可以控制得了。

張敏捷見狀也上前想幫忙，他幫忙抓著劉金順的手，其中一名護理師按照醫生指示，趁隙在點滴裡加了鎮定劑。

「我要見君卉！君卉！妳在哪裡？」劉金順繼續大叫：「不要丟下我一個人！好痛！好痛！我的手不見了！我不要變成透明人！」

「我在這裡……我在這裡……」姚君卉哭著來到病床旁邊，「你放心，你不會變成透明人……」

大概是鎮定劑起了作用，劉金順漸漸安靜下來。

「我不要待在這裡了，我想回去……」劉金順的聲音越來越虛弱，「我要當爸爸了，我要去買嬰兒床……」

又過了一會兒，劉金順終於睡著了。

這兩週以來，張敏捷每天都來探望劉金順，不過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他失控的情形，大概是他承受的壓力已經到達極限了。

劉金順手上、身上有很多醫療膠帶撕下後留下的痕跡，因為他皮膚基底層細胞的染色體已經受到輻射破壞，無法再生新的表皮細胞。這些表皮細胞老化脫落之後，新的細胞無法再生，不但傷口無法復原，連原本保護身體的表皮也會漸漸消失。因此劉金順會承受極大的痛楚。

此外，劉金順的骨髓細胞也遭到破壞，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變得極差。呼吸系統也漸漸開始出現問題，接下來也許可能需要用呼吸器幫助呼吸。

主治醫師柯本源考慮過要幫他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和皮膚移植手術，不過依過去類似的案例以及劉金順的身體狀況來判斷，這些手術幫助不大，只是徒增劉金順的痛苦。

原本不打算依照董事會指示，對劉金順進行保守治療的柯本源，最終還是因為束手無策，只能保守地進行支持性療法。他總算了解到現代醫學對輻射傷害的無力，還有劉金順必死無疑的事實。

劉金順睡著之後，張敏捷和姚君卉一起離開病房，來到醫院一樓大廳。今天是星期日，大廳空蕩蕩的，只有懸吊式電視下方的椅子坐著幾個人，不知是在發呆還是看電視。兩人找了個位子坐下，張敏捷把剛剛去便利商店買的面紙打開遞給姚君卉。

「別哭得太傷心，對胎兒不好。」

「謝謝。」姚君卉接過面紙，「金順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見到他那個樣子，我的眼淚就止不住。」

「醫生有沒有說他的病情如何？」

「柯醫師說、他說……他說金順會死……」姚君卉又開始哭了起來。

這個回答讓張敏捷嚇了一跳，他雖然每天都來探望劉金順，不過從來不主動問病情。

又哭了一會，姚君卉才總算能夠說話。

「我們的人生才正要開始，沒想到他就遇到這種事……」

「妳有沒有聽他說過意外是怎麼發生的？」

「他說是因為在更換燃料棒的時候燃料棒卡住，機器一拉不小心讓燃料棒跑出重水池。當時他站得很

近，結果就……」

燃料棒從反應爐內取出放置到重水池的整個過程，都會在冷卻水中進行，這條燃料棒移動的路徑稱做水路。燃料棒在重水池中儲存的時候，是插在一個個蜂巢狀的架子裡，像大型試管架那樣。燃料棒只要進反應爐運轉過，即使停止運轉，本身也會釋放出大量輻射和熱能，所以才需要全程在冷卻水中進行。

張敏捷知道燃料棒，他到核三廠調查命案的時候，因為好奇，請廠長帶他到重水池看過。不過他沒有親眼見到更換燃料棒的作業，只能憑空想像過程。

「但他頭上的傷是怎麼回事？」

張敏捷第一次見到劉金順的時候，他的頭包紮了起來。護理師告訴他，劉金順從高處摔下，撞傷頭部，所以他本來以為劉金順是頭部受的傷勢比較嚴重。當時和劉金順談話，他突然說起輻射人的事，張敏捷還有點摸不著頭腦。後來問了柯本源，才知道劉金順除了頭部受傷，還受到大量輻射曝照。不過他不知道劉金順遭受的輻射曝照，竟然嚴重到會死亡的程度。

「那是因為金順短時間接受到太大的輻射劑量，當場開始嘔吐，接著整個人昏過去。他昏倒的時候從高處摔下，撞傷了頭。」

「聽起來他真的是工作意外，好像沒有值得懷疑之處……」張敏捷這句話有點像自言自語。

「警察先生，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張敏捷想了一下，最後決定把自己正在調查的命案告訴姚君卉。姚君卉這兩個禮拜以來都在煩惱劉金順

的事，幾乎沒看電視，不知道附近竟然發生了命案。

「我想金順的事應該只是單純的意外吧。」姚君卉說：「不過我很笨，不知道想的對不對，平常都是金順在幫我想事情……」

說到這裡，姚君卉又哭了起來。

張敏捷曾經聽姚君卉說過，她和劉金順打算結婚之後就辭掉核電廠的工作，在高雄定居。她肚子裡的孩子雖然不在預期之中，不過這反而讓兩人更有共組家庭的動力。

這讓他想到自己好像也到了該結婚的年紀。

他的父親去年因病過世，臨死前握著他的手告訴他，不要讓母親也沒機會抱到孫子。張敏捷雖然流著眼淚答應了父親，不過小孩總不可能隨便抓個人來生。時間一久，他也漸漸淡忘了對父親的承諾，直到梁羽冰調職到內惟派出所，他才又想起這件事。

再過幾天就是聖誕節了，他上次買的皮夾還放在車上，找不到適當的機會送出去。本來他對自己的眼光還很有自信，不過時間經過越久，越覺得這個皮夾好像不是很適合女性使用。

「警察先生。」姚君卉的聲音把他拉回現實，「有件事我找不到人商量，因為你人很好，所以我想找你商量看看。」

「什麼事？如果有幫得上忙的地方，我會盡力幫忙。」

「就是生小孩的事……」

「生小孩？」

「不、不是啦，警察先生你誤會了，我不是想請你幫忙生小孩。我是說、我是說……」姚君卉慌亂地解釋了半天，還是詞不達意。

「你是想問我小孩該不該生下來嗎？」

姚君卉點點頭，總算鬆了口氣。

「這種事我也不敢亂給意見，妳問過劉先生嗎？」

「他不知道自己會死掉，叫我一定要生下來。」姚君卉說：「可是如果他不在，生下來誰要養？我沒有其他親人，賺的錢也不夠請褓母……」

「妳自己的意思怎麼樣？」

姚君卉低著頭，沉默了很久。最後，她用堅定的語氣回答：「我想把小孩生下來。因為金順不在了，我覺得更應該把小孩生下來。」

「其實妳心中已經有結論了，如果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儘管告訴我。」張敏捷突然想起剛才尷尬的場面，「我的意思是可以幫忙問問看政府有沒有什麼補助，或是幫忙找價錢比較合理的褓母這類的事……」

「警察先生，真的很謝謝你願意幫忙，不過我擔心的不是這些事……」

「還有什麼讓妳擔心的事嗎？」

「我和金順都在核電廠工作，尤其他已經在核電廠工作好幾年了，我怕生下來的小孩會不健康。」

「妳是怕小孩也接受太多輻射嗎？」

「不是，我是擔心金順的……那個……就是……」

因為姚君卉的生活很單純，個性又比較保守，和劉金順未婚懷孕對她來說已經是很不得了的事。要在只見過幾次面的男性面前說出「精子」這兩個字，讓她很難以啟齒。

張敏捷最初不知道她為什麼欲言又止，思考了一下才終於想通。

「我懂了，妳是怕劉先生的精子不健康。」

姚君卉點了點頭，視線直盯著地面。

張敏捷有聽說過輻射對小孩的影響很大，不過他也不知道會有什麼影響。

「這件事妳問過柯醫師嗎？」

「還沒，我今天本來想問，不過因為金順那樣……」

「這樣吧，我幫妳轉達這件事，請柯醫師和妳討論看看。柯醫師是位好醫師，應該可以給妳更好的意見。」張敏捷說完，擔心姚君卉會認為自己在逃避問題，又補充了自己的看法，「不過如果妳想生下來的話，我認為可以先檢查胎兒是否正常。萬一有問題，再來考慮後續的事。」

「你說得對，我都忘了還可以作產檢，謝謝你提醒我。」姚君卉的表情稍微釋懷了點。

張敏捷見到她這樣，也覺得比較放心。

「姚小姐，我把我的電話號碼給妳，有事就打電話找我。」張敏捷從隨身的小冊子撕下一頁，把電話號

碼抄在上面交給姚君卉。

「謝謝你，警察先生。」

「我明天會再來，妳要打起精神。」

「嗯，我知道。」

張敏捷起身準備離開的時候，突然想起一件事。

「對了，我剛剛在病房的時候，聽到劉先生說他會變成透明人，這是怎麼回事？」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聽到，可能作惡夢了吧。」姚君卉說：「我會再問問柯醫師。」

「這樣啊。」張敏捷也認為他大概是作夢了，「那就明天見了。」

「嗯，警察先生，再見。」

(五)

「學長，這已經是第十圈了，你到底還要繞幾次啊？」紀采平露出不耐煩的表情。

「我又沒有叫妳跟來，不耐煩的話我停在路邊讓妳下車。」葉正華說。

「你真是不解風情耶，人家這叫做撒嬌。撒嬌你知道吧？」

「我知道啊，就是沒事亂抱怨、增加別人困擾的一種行為。」

「你很討厭耶！」

今天是葉正華難得的休假日，一大早到醫院把下周晨會要報告的投影片做好之後，還有時間去吃個早餐。高雄醫學大學和其附設中和醫院比鄰而立，學校這一側有很多早餐店。葉正華從連接走廊走到學校，想找間店悠閒地坐一下，途中正好遇見紀采平。

「學長，我就說我們有緣吧，連星期天都會在學校巧遇。」

「為什麼我走到哪都遇見妳，妳不會是在跟蹤我吧。」

「學長，你怎麼知道？」

「真的？」

「怎麼可能啦！」

原本打算一個人悠閒吃早餐，最後演變成和紀采平吵鬧鬧度過。就連原本打算一個人前往自強新村調查，也變成必須帶著拖油瓶般的紀采平前往。在你來我往的鬥嘴中用完早餐，時間還不到十點半，之後葉正華就開著車，開始繞行蔡世豐被害當晚的行走路線，一直到現在。

他的目的是找出蔡世豐當晚看見的那盞吊屍體的路燈，所以他開車循著當晚的路線走，試圖以蔡世豐的觀點還原那時的狀況。

蔡世豐走的路線，應該是從明誠四路穿過鐵路接逢甲路，然後一路到底走到鼓山三路。之後再沿著鼓山三路走到將自強新村分成南北兩區的建築路，轉到建築路上之後，往九如四路的方向走，再轉進九如四路到

達內惟派出所。

走這條路線的話，幾乎是走完整個自強新村北區，會經過北區每條巷口，也就是每盞路燈都會經過。雖然梁羽冰他們沒有把路燈實驗完成，不過從做了幾盞都失敗的結果來看，有可能每一盞都承受不了重量。如此一來，只好考慮其他的可能性。

現在葉正華想的有兩件事：可能是屍體的重量異常的輕，或是他的推側錯誤，蔡世豐就是在他自己被吊起來的那盞路燈看到屍體。

另外，昨天葉正華也從梁羽冰口中，得知核三廠命案的最新進展。恆春分局著手調查在王長發命案發生的六點到六點半之間，曾經進出或一直留在管制區內的二十六人。其中有四個人住在高雄，其他都是屏東的在地人。

住高雄的四個人由鼓山分局負責調查，目前為止沒有可疑的地方。剩下的二十二人由恆春分局負責，因為人數太多，初步調查沒有發現可疑之處，但還需要更深入的追查。

簡單來說，核三廠命案因為發生地點太過特殊，線索取得非常困難，因此調查起來總有使不上力的感覺。另一方面，也因為分局長朱仲坤的態度並不積極，光是高雄這邊著急也沒用。

葉正華把車停在路旁的停車格，決定下車沿著鼓山三路實際走一趟。

他從逢甲路和鼓山三路交接的路口開始往南走，到每個巷口前都停下來仔細檢查路燈。紀采平在後面跟著，偶爾問一些和案件無關的問題。

「學長，我走得腳好痠，可不可以椅子上坐著休息一下？」紀采平指著人行道上設置的長椅。

「妳可以先休息，等一下再跟上來。」

「學長，你又不是警察，幹嘛那麼努力查案？」

紀采平大概是真的累了，顧不得葉正華的冷嘲熱諷，坐在長椅上開始按摩小腿。

「妳也不是狗仔，幹嘛跟我跟得那麼緊？」

葉正華雖然嘴巴上說不等，但還是靠在住戶房子的圍牆上稍作休息。

「結果你到底開口約人家了沒？」紀采平問。

「還沒。」

「剩不到一個禮拜了你還沒約！至少訂位了吧？」

葉正華裝作心不在焉的樣子點點頭。

「沒約也好，到時候就我陪你去吧。」

這時葉正華背後的圍牆內，傳出說話的聲音：「是采平在外面嗎？」

圍牆只有葉正華的肩膀高，他回頭一看，在圍牆另一側也有一顆人頭，距離他不到三十公分，正盯著他看。

葉正華被嚇得往後退了三步，差點跌坐在地上。

「哈哈！學長，你虧心事一定做很多。」紀采平搗著嘴大笑，「夏伯伯，午安。」

「真的是采平啊，好久沒看到妳啦。」

「我最近比較少過來了。」

「我買了一些草莓，妳要不要帶一些回去？」

「真的嗎！謝謝夏伯伯，我最喜歡草莓了。」

一直到夏伯伯的人頭消失在圍牆後，葉正華才回過神來。

「學長，你怎麼嚇成這樣，太誇張了吧，真的是虧心事做太多嗎？」

「不，我是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葉正華兩眼直盯著圍牆，「我好像知道那天晚上發生什麼事了。」

「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先不管這個，妳認識剛剛那個夏伯伯？」

「對啊，我認識他很久了。」

「怎麼認識的？」

「學長，你知道自強新村這一帶很多人來拍照嗎？」

「知道，還有人特地來這裡拍婚紗。不過我是為了這個案子，上網調查之後才知道。」

「那你不知道我大學的時候，是很紅的外拍模特兒？」

「這點我倒是現在聽妳說才知道。」

「請你回家之後也上網查查我的資料吧，輸入『小采』應該可以找到很多我的美照。」

「妳是外拍模特兒和認識夏伯伯，這兩件事有什麼關連？」

「我當模特兒的時候，經常來自強新村外拍，就是那時候認識夏伯伯的。」紀采平說：「你如果還想知道我們認識的經過，請我到星巴克喝杯咖啡我就告訴你。」

「不用了，知道這些就夠了。」葉正華問：「妳手邊有沒有當模特兒時拍的照片？」

「妳是說宅男攝影師們幫我拍的照片嗎？有啊，我都會留一份。」

「對，可以借我看嗎？」

「怎麼了學長？聽到我是外拍模特兒興奮成這樣，你也是宅男攝影師嗎？應該早點告訴我我的豐功偉業。」

「對啦！對啦！我是宅男，我們現在就去妳家拿照片。」

「不如就在我家看照片吧，我泡咖啡請你喝。」

「不如我們到星巴克看照片，我請店員泡咖啡請妳喝。」

葉正華沒等紀采平回答，拉著她就走。

上車後，葉正華飛車直衝紀采平家。她住在大順一路和富國路交叉處的一幢管理大樓，這裡離高醫比較近，上班方便，所以她不和家人一起住，自己租房子住在這裡。

葉正華把車停在富國路上，催促紀采平上樓拿照片。

「只要拿在自強新村拍的照片就可以了。」葉正華在紀采平下車前這麼叮嚀。

「有些在 *mold* 拍的照片很性感喔，不一起看嗎？」

「下次有機會再看吧，妳先帶我說的那些就好。」

紀采平背起包包，一臉不解地下了車。

沒多久，只見紀采平兩手空空走出大樓，回到車上。

「相片呢？」葉正華問。

「你是活在什麼時代的人啊，現在誰會把相片全部洗出來放相本裡。」紀采平從包包裡拿出一台 ipad，「檔案都在這裡面啦。」

葉正華接過 iPad，打開粉紅色的保護蓋。

「檔案在哪裡？」

「學長，你幹嘛急成這樣？」紀采平用手指在螢幕上點了幾下，「有五個資料夾是在自強新村拍的照片。」

葉正華開始滑動螢幕，兩眼緊盯著螢幕上一張張如跑馬燈般滑過的照片。紀采平不知道葉正華到底想找什麼，只好坐在旁邊跟著看。

「學長，你不是說要到星巴克邊喝咖啡邊看嗎？」紀采平開始發牢騷。

「找到了！」

「找到什麼？」紀采平把頭湊過去看。

螢幕上是一張她站在圍牆邊的照片。這是一個橫幅的特寫鏡頭，紀采平的臉和上半身占了畫面右邊大半，左邊三分之一是水泥圍牆和從圍牆上垂下來的橘紅色炮仗花。鏡頭裡的紀采平伸手把炮仗花拉到鼻子前，做出皺鼻頭的俏皮表情。

「學長，你真有眼光，這張照片我超喜歡的。」紀采平說：「怎麼樣，被我迷倒了吧？」

「倒了、倒了。」葉正華說：「就是因為倒了，我才會找得那麼辛苦。」

「你在說什麼？」

「去星巴克吧，我請妳喝咖啡。」葉正華把 iPad 的保護蓋蓋上。

「到底怎麼了啦，你笑得很詭異耶。」

葉正華沒有回答，帶著滿意的笑容發動了車子。

(六)

上一次和葉正華在這裡見面，已經是兩個星期前的事了。那天是平常日，又是接近打烊的時間，客人不像現在那麼多。梁羽冰和往常一樣，幫葉正華點了不加糖的熱拿鐵，在人聲鼎沸的星巴克十全店二樓搶到一個雙人座的位置，邊喝自己的焦糖瑪奇朵邊等。

「說！昨天和你坐在一起那個女的是誰？」

隔壁桌的小情侶看起來似乎在吵架，女生一臉像是要把男生吞活剝的表情。

「那是我妹。」男生說完吸了一口杯子裡的紅茶。

咦，星巴克有賣紅茶嗎？

梁羽冰正覺得奇怪的時候，女生提高了音量說：「少來！你是不是劈腿！」

「那是我妹。」男生說完又吸了一口紅茶。

「我到底哪裡對你不好！你要這樣對我！」說完，女生開始大哭。

「別這樣，很丟臉。」男生拿了星巴客專用的紙巾遞給女生，「我說了那是我妹。」

「嫌我丟臉！你長這副德行，我跟你在一起都沒嫌了，你敢嫌我丟臉！」女生接過紙巾之後揉成一團，往男生身上丟。

「妳昨天不是在夜店和一個男的交換電話？」男生的吸管發出液體空轉的聲音。

突然被問到這個問題，女生愣了一下。

「我是有去夜店，不過我沒有和什麼男的交換電話。」剛才劍拔弩張的氣勢消失了大半。

梁羽冰當了這麼久的警察，看得出來這個女生在說謊。

「妳可不可以等我一下，我再去點一杯紅茶。」男生說。

「你不要這麼丟臉好不好？哪有人點紅茶拿鐵，硬叫店員不加牛奶，還要把紅茶加滿。」

「我喜歡喝紅茶。」男生說完就離開了。

沒多久，他手上多了一杯紅茶回來。

「我警告你，別想轉移話題。我在問你昨天那個女人的事！」女生立刻進入吵架的情緒裡。

「我說第三次了，那是我妹。」又吸了一口紅茶，「還有，妳交換電話那個男的是我弟。」

「胡扯，那個男的又高又帥，怎麼可能是你弟。」

果然在說謊，梁羽冰心想。

「我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弟。」男生從皮夾裡拿出一張小紙條，「這是妳留給他的紙條。」

最後，小情侶就在女生歇斯底里、男生淡定喝茶的過程中吵完架，離開了星巴克。

兩人一離開，梁羽冰立刻把兩張桌子併在一起，成為四個人的座位。葉正華在電話裡說一共會有四個人，所以她一直在等小情侶吵完架，打算要併他們的桌子。

又等了一會兒，葉正華和紀采平總算到了。

「我說的沒錯吧，小冰一定會先幫我點好。」葉正華說。

「小冰姐，妳這樣會把他寵壞吧。」紀采平說：「男人寵不得。」

「妳才幾歲？沒資格這麼說我吧。」

「這和年齡沒關係，論談戀愛的資歷，妳可是得叫我一聲學姐。」

「少來，小丫頭裝什麼成熟，快坐下吧。」梁羽冰把用來占位子的外套和包包拿起來。

「到底什麼事，這麼急著找我和小豹學長？」梁羽冰問：「還有，下次不要約這麼吵的地方了，人家跟我相親都直接包下整間餐廳。」

「妳承認妳去相親啦？」葉正華問。

「我、我的意思是說普通的社交活動。」

「妳才是真的嘴硬吧，還敢說我。」葉正華像是抓到機會似的反擊，「普通社交活動誰會包下整間餐廳啊。不說這個了，小豹大哥還沒來嗎？」

「還沒啦。」梁羽冰說。

「采平，快把 iPad 拿出來。」葉正華說：「我要讓小冰看那張照片。」
紀采平從包包裡拿出她的 iPad，放在桌上。

「什麼照片？」

「這張。」

梁羽冰視線轉到 iPad 上。

「葉正華，你最好告訴我搞錯照片了。」梁羽冰說：「你如果敢說要我放下正在審問的現行犯，就是要趕過來看這位小妹玩花的照片，我一定讓你以後看到花就怕。」

「哈哈！學長，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直呼你的全名耶。」

「小冰，妳這句話是不是準備了很久，終於找到機會對我說？」

「你如果喜歡聽，我可以再奉送一打。」

「如果是小豹大哥，應該一眼就能看出照片的玄機。」葉正華說：「妳不要管這位小妹在玩什麼，仔細看照片的背景。」

「學長，這樣講我可以告你性騷擾了吧？」

「這樣都算的話，應該我先告妳吧。」

梁羽冰不理會一旁的兩人互耍嘴皮，按照葉正華的指示，仔細看照片的背景。

「我不是很懂攝影，但是基本的常識還算有。」梁羽冰說：「我如果沒記錯，這種背景的術語好像叫做『散景』，也就是一片模糊的景。你是要我用眼睛調焦距嗎？」

「不需要調焦距，妳仔細看圍牆盡頭的東西。」

「圍牆盡頭？這不是靈異照片吧。」

照片中左側近處炮仗花垂簾般掛滿圍牆，圍牆邊緣往畫面中央沿伸，看起來應該是站在自強新村某條巷子內，往巷口拍攝的照片。越往圍牆盡頭，畫面越模糊，不過可以隱約看出盡頭處有一株只剩下主幹、旁枝末節都被截斷的樹。

「是不是有棵枯掉的樹？」梁羽冰說。

「妳總算看出來了。」

「什麼嘛！原來不是在看我啊！」紀采平說：「樹有什麼好看的？」

這時候，張敏捷也到了。

「小豹大哥你來得正好，我拜託你的事調查得如何？」葉正華問。

「查到了。」張敏捷說：「那個人就是凶手嗎？」

「至少和案子一定有關係。」

「查到誰啊？你們在說什麼我都聽不懂，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紀采平的語氣聽起來有點生氣。

「不要因為照片的重點不是妳就生氣嘛，我現在解釋給妳聽。」葉正華說：「因為妳照片的幫忙，終於讓我找到那盞路燈了！」

大概從中午過後，這家星巴克就一直座無虛席，咖啡的香味瀰漫著整家店，偶爾混雜著麵包或蛋糕烘焙的味道。以前梁羽冰還在三民區的派出所任職時，就經常和葉正華約在這裡見面，喝著咖啡解決了許多案子。現在雖然調到內惟派出所，和葉正華見面時還是會約在這裡，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葉正華喝了一口熱拿鐵潤潤喉，開始說明他是怎麼發現蔡世豐口中那盞「吊著屍體的路燈」。

今天下午，葉正華為了找那盞吊屍體的路燈，在鼓山三路繞行了很多趟。他有一個想法：假如所有路燈都無法支撐一個正常人的體重，那麼除了靠路燈吊起屍體之外，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把屍體吊起來。

「我直接說結論，我認為蔡世豐看見的那具屍體，並不是吊在路燈下，而是吊在從圍牆內沿伸出來的樹枝下。」葉正華說。

他發現自強新村的圍牆只有一般人肩膀的高度，大約一百五十公分左右，而且圍牆內是可以種植花草樹木的庭院。如果有人庭院種樹，而且位置剛好就與某一盞路燈隔著圍牆相鄰，說不定有可能把吊在樹下的屍體，誤認為是吊在路燈下。尤其當晚的目擊者蔡世豐喝醉了，這種可能性更高。但是他沿著自強新村找尋每個巷口，並沒有找到假設中和路燈相鄰的樹。

「直到我被夏伯伯嚇到，才想到樹是可以隨時砍掉的。」

「嚇伯伯？」梁羽冰的疑問似乎沒人在意。

因為出現又消失在圍牆後的夏伯伯，讓葉正華想到種好的樹也是可以砍掉的。這時候紀采平又說她以前經常在自強新村當外拍模特兒，他就想到說不定從以前的照片裡，可以找到被砍掉的樹。

「所以你看我的照片，就是為了找被砍掉的樹！」紀采平似乎是真的生氣了。

「是啊，別生氣了，多虧妳的照片，才讓我找到那盞路燈。」

葉正華拿出智慧型手機，從手機相簿裡找出來這裡之前，剛到自強新村拍的照片。

「我剛剛繞回去，拿著手機伸手到每一盞路燈旁的圍牆內拍庭院，總算證明我的推論是正確的。」
其他三人把頭湊過去看手機裡的照片。

這是俯視的拍攝角度，知道拍攝過程的三人，可以想像得出葉正華墊起腳尖、伸長手臂拍照的畫面。照片雖然拍得歪歪斜斜，不過可以看到畫面左下角有一個被鋸斷的樹幹切面，一圈圈的年輪清晰可見。

「這是自強新村北區 215 巷和 221 巷交接的路口，是一個叉路，和蔡世豐被吊的南區 69 巷和 79 巷交接路口是不同的路口。這個路口的圍牆邊就有一盞路燈，假如樹沒被砍斷的話，應該可以看到樹幹就矗立在路燈旁邊。」葉正華說。

「就算你說的沒錯，但是樹幹和路燈之間還隔著一道圍牆，屍體吊在樹幹下，也會被圍牆擋住看不見啊。」梁羽冰問。

「我認為事情應該是這樣的……」葉正華說。

他認為凶手原本是預計在庭院內用上吊的方式殺死被害者，所以以樹枝為支點，將繩索橫跨過樹枝，一端套在被害者脖子上、一端用手拉將被害者吊起。

但是被害者在被吊起的途中開始掙扎，腳搗到圍牆邊，利用雙腳撐在圍牆上，支持身體的重量。可能是腳的力氣不夠，也可能是凶手干涉，最後被害者的腳滑到圍牆外，才會變成看起來像是吊在路燈下的樣子。

「屍體滑出圍牆原本不在凶手的計畫內，讓蔡世豐看見『吊在路燈下的屍體』更是出乎意料之外。整起事件也因為這個意外，才會變成後來這麼詭異的情況。」葉正華說完，喝了口咖啡稍作休息。

「後來呢？那具屍體哪裡去了？」梁羽冰著急地問。

「既然被發現了，凶手就必須想辦法收拾殘局。」葉正華接著說：「在蔡世豐離開之後，凶手先將屍體搬回，暫時放置在庭院內。然後跟著蔡世豐，找機會殺人滅口。當時已經是深夜，那條路上幾乎沒有人，所以凶手不一定要跟在他背後，只要走到馬路對側，要跟蹤蔡世豐也很容易。就算被路口的監視錄影機拍到，也不會有人認為凶手是在跟蹤。」

葉正華拿出自己的 iPad，打開 google map，對照地圖說明。

「蔡世豐發現屍體之後，沿著鼓山三路來到建築路，打算到內惟派出所報案，凶手一路上都跟著。我推測凶手原本應該認為事跡敗露，但是蔡世豐之後的行動讓凶手有了轉機。」

「你是說蔡世豐自己離開警局這件事嗎？」張敏捷問。

「對。」

「他為什麼報了案又不告而別呢？」

「我想是因為他的住處不合法的關係。他住的眷村房舍是屬於國有地，住戶有居住權但是沒有所有權，照理說不能把房子租給別人。因此，蔡世豐才能用很低的租金租到房子。萬一警方查起來，他可能無法繼續租那間房子，所以才會在報警之後不告而別。」

「這點倒是很有可能。」彭敏捷說：「我和小冰到自強新村調查順仔時，鄰長就為了福嬌，想隱瞞她的兒子違法出租房子的事。」

「雖然看起來是件小事，但對很多市井小民來說卻很重要。尤其蔡世豐破產後收入已經不多，還要勉強給前妻錢，支付小孩的教育費。」葉正華說：「所以我推測蔡世豐是擔心違法租屋被發現，才會趁宅研倒茶的時候離開警局。凶手發現他單獨離開，大概也覺得很奇怪，於是找機會上前和他攀談，得知他已經向警察說出看見屍體的事。」

「你是根據哪一點，判斷凶手曾經和蔡世豐攀談？」張敏捷問。

「因為凶手殺害第一個人的時候，是吊在樹上；但是殺害蔡世豐的時候，卻是吊在路燈上。」葉正華說：「凶手會把蔡世豐吊在路燈上，就是因為聽到他說報警的時候，告訴警察屍體是吊在路燈上。」

「這兩者有什麼關聯呢？」

「你想想看，如果蔡世豐向警察說看見屍體吊在樹上，整個自強新村在巷口路燈旁種樹的，就只有凶手這一戶。但是他說屍體吊在路燈上，自強新村十幾個巷口都有路燈，警方如果要調查，沒有蔡世豐帶路，根

本無從查起。實際上，警方也因為不知道屍體被吊在哪盞路燈而傷透腦筋。」

「原來如此，所以你認為凶手曾經和蔡世豐談話。」張敏捷點頭表示同意。

「不但如此，我還認為凶手應該和蔡世豐是熟人。」

「怎麼說？」

「凶手得知蔡世豐的報案內容後，想了一個轉移警方焦點的方法。」葉正華越說越起勁，「他先到自強新村南區把巷口的監視錄影機破壞，這段時間蔡世豐已經回到租屋處。接著，凶手找藉口把蔡世豐約出來殺害，地點就在㊟巷和㊟巷的路口。因為凶手先去破壞了監視錄影機，如果和蔡世豐不認識，別說事後要殺害他，想找到蔡世豐都有困難。」

「根據藍教頭的分析，確實是這樣。」張敏捷說：「他根據錄影畫面推論的時間順序是蔡世豐大約一點半報案，一點半到兩點之間凶手破壞錄影機，蔡世豐是在兩點到三點之間被殺害，而宅研大約三點發現屍體。」

「除此之外，凶手會選擇㊟巷和㊟巷交接的路口動手，應該是因為小冰聽到的那個傳說。」

「那不是傳說，是真的。以前真的有兩個人在那盞路燈上吊，所以那盞路燈才會換成強化的材質。」梁羽冰說：「不然我幹嘛去求平安符……」

「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那盞路燈確實被換成了強化的材質，但是我認為凶手並不知道這一點。他是因為傳說才選了這盞路燈，而這盞路燈剛好能夠承受蔡世豐的重量。如果他選了別的路燈，結果會完全不同，不過我不多花時間去分析如果他吊屍體時把路燈弄壞的情形。」葉正華說：「凶手的目的是把警方的注意力

轉移到南區，好爭取時間處理屍體、把樹鋸斷。如果把樹留著，警方說不定會想到屍體是吊在樹上，而不是吊在路燈上。這麼一來，第一個就會懷疑到自己，所以無論如何也要先把樹鋸斷。

但是轉移注意力，把屍體放在南區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凶手大費周章把屍體吊起來，是因為蔡世豐報案時說看到屍體被吊在路燈下，凶手希望警方把蔡世豐的屍體，誤認為就是他報案時說的屍體。」

「只要調出警局的監視錄影帶，就知道是誰報案了啊。」梁羽冰說。

「這點可以解釋成凶手不清楚警局內的狀況，而且時間緊迫，他必須試試看。蔡世豐報案後就離開派出所，說不定沒有作筆錄、說不定警員不記得他的長相。如果是這樣，警方誤認的可能性很高，他有機會在完全不被發現的狀況下處理掉第一具屍體。這名凶手不是職業殺手，他才剛殺了一個人，而且有意料外的突發狀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夠冷靜地考慮到這些事，已經足夠讓警方感到棘手了。」

「既然都已經要藏屍體了，凶手為什麼不乾脆把蔡世豐也藏起來？你看我們到現在還沒找到第一具屍體。」

「因為處理兩具屍體，比起處理一具屍體困難太多了。」葉正華解釋，「而且有民眾報案，雖然後來人不見了，警方再怎麼樣也會派警員去看看。萬一被發現在半夜鋸樹，不是反而更可疑。而且凶手沒有足夠的時間，在一個晚上同時鋸樹又處理兩具屍體。自強新村有很多戶人家養狗，如果屍體放在屋裡太久，或是在庭院裡埋得不够深，一旦發出腐敗的味道，很容易把鄰居的狗，甚至把野狗引來。留一具屍體讓警方處理，不但能夠轉移焦點，還節省了很多時間。對凶手而言，好處多於壞處。」

「你說埋屍體？凶手把屍體埋在院子裡嗎？」梁羽冰驚訝的說：「小豹學長，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去申請

搜索票？」

「我已經拜託藍教頭去申請了。」張敏捷回答。

「真可靠啊，學長。」

經過葉正華的說明，蔡世豐命案逐漸還原原貌。

「所以，凶手就住在照片中樹被砍斷的這一戶當中。」葉正華下了最後的結論。

「屋主我已經查出是誰了，但是還有個問題。」張敏捷邊說邊拿出他隨身的筆記本，「我比對了一下，你說的這個人雖然也是大原發工程公司的人，不過在核三廠命案發生的時候，這個人有不在場證明。」

「真的嗎？我看看。」

葉正華接過張敏捷的筆記本，上面記載的是核三廠命案發生的時候，在輻射管制區內所有人的姓名。

「難道王長發命案的凶手另有其人……？」

這個結果出乎葉正華的意料之外。

(七)

「真可惜啊，你那個可愛的小學妹沒辦法來。」梁羽冰盯著手上的菜單，頭也不抬地說。

「我要澄清一件事，我說的可愛小學妹，可不是指采平。」葉正華已經點完餐，一手撐著下巴，透過窗

戶盯著馬路對面全家便利商店的白綠招牌發呆。

「喔，這樣啊，你還真受歡迎。」梁羽冰闖上菜單，微笑看著頭戴聖誕帽的女服務生，「小姐，餐點的名稱太長了，我不會點，麻煩妳直接給我最貴的套餐。還有，你們是不是有紅酒？也給我一杯最貴的。我今天沒開車，如果好喝的話，我會多點幾杯，反正今天是对面這位先生付錢。」

葉正華轉頭回來看梁羽冰的時候，服務生已經不在了。

「抱歉啊，沒辦法包下整間店，委屈妳和妳那美麗的臥蠶了。」葉正華是後來才聽梁羽冰說，那天的相親對象包下了整間店。

梁羽冰揮動桌子底下的小腿，一腳踢在葉正華的脛骨上。原本一臉憂愁的葉正華，表情立刻變得猙獰，痛得眼角泛淚。

「你啊，聖誕夜約我出來吃飯，就不要想東想西的，飯都變難吃了。」

「我知道啦。」

梁羽冰上一次到T&C這家店相親會遇到葉正華，是因為葉正華請紀采平推薦氣氛不錯的餐廳，聖誕夜想約梁羽冰來吃晚餐。紀采平推薦了這一家店，代價就是葉正華也必須請她在這裡吃一餐。那天下午葉正華帶紀采平來的時候，梁羽冰也正好在同一家店相親。

「認識這麼久都沒一起過聖誕夜，為什麼今年會突然想約我？」梁羽冰問。

「因為學妹們年紀都太小了，我不想摧殘幼苗，只好約妳。」

葉正華另一腳的脛骨又挨了一下。

大概因為今晚是聖誕夜的關係，餐廳裡的其他客人，看起來都像是熱戀中的情侶。葉正華心想，自己和梁羽冰在別人眼中看起來，不知道是不是也像這樣。

葉正華算了算自己的年紀，在他不注意的時候已經過了三十五，沒多久就要三十五了。三十歲以前，他幾乎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研究學問上，等到終於有餘裕停下來檢視自己的時候，才發現身邊一個能夠陪自己過節的人都沒有。不對，應該說他心裡其實一直有個人，只是不確定那個人是不是願意到自己身邊。

本來想藉今年的聖誕節確定她的意願，不過葉正華現在卻沒心情談這件事。

蔡世豐命案的凶手在前幾天已經抓到，也在庭院裡挖出了屍體，屍體證實就是警方一直在尋找的順仔。凶手殺害蔡世豐的過程，和葉正華的推論出入不大，不過無法將這名凶手和核三廠的命案連結在一起。

雖然還是可以以殺害蔡世豐和順仔的罪名起訴凶手，但這樣總覺得有疙瘩在。葉正華認為核三廠命案的凶手一定是同一人，但這人卻有牢不可破的不在場證明。

王長發被殺害的時間是六點到六點半之間，這段時間凶手並不在管制區內，而是一直到七點多才進入。就時間上來看，凶手不可能殺害王長發。

為了這個不在場證明，葉正華還特別研究了進入核三廠及輻射管制區的規定。

首先是通過類似機場出入關的 X 光安檢程序進入廠區，接著到三樓辦理報到，之後領取劑量佩章和警報器，進入管制區。在輻射安全管制站有登記簿，紀錄每個人進出管制區的時間，以及每次進出所接受的輻

射劑量。

葉正華認為凶手可能在管制站的程序上動了什麼手脚，製造不在場證明。但是他想了很久，卻怎麼樣也找不出破綻。

命案發生在早上六點到六點半之間，這段時間進出或留在管制區的人，一共有二十六人，分屬三個集團：大原發工程公司十二人、台電員工六人、另一個工程公司八人。凶手並不在這二十六人的名單當中，而是七點十五分才進入管制區。

葉正華一直在想，是不是這個人在登記簿上動了什麼手脚。以這個人的身分，進入管制區其實不太自然，但卻又沒有證據顯示他進入管制區是為了殺人。

關於登記簿還有兩件讓葉正華很在意的事。

一般來說，登記簿應該是按照進入管制區的時間順序進行登記。但實際上，登記簿上卻出現時間順序亂跳的情況。譬如會有六點十分進入的人，卻登記在六點進入的人前面這種情況。根據廠方的說法，那是因為經常會有一整批人同時進入管制區，這時會由一個人統一登記。這個人會先把所有人的名字寫上去，然後再按照每個人進入的時間分別登記，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情形。

此外，登記簿的最後，有一批人沒有登記離場時間。這是因為警方一到命案現場，立刻封鎖了整個輻射管制區，所有在管制區內的人都必須離開。因此最後留在管制區的人，都只有繳回劑量徽章、記錄輻射劑量，並沒有登記離開的時間。

「難道凶手真的是其他人嗎？」葉正華對著眼前的餐點喃喃自語。

「你還在想那個案子啊？」梁羽冰看出葉正華的苦惱。

「我總覺得核三廠命案的凶手和自強新村命案的凶手應該是同一人，但是又找不出不在場證明的破綻。」
「你就放心交給小豹學長去調查，犯人在他手上，說不定不用我們想破頭，自己就招供了。」梁羽冰說：「不過我倒是第一次看你為案子這麼苦惱，以前都是聽完案情，問幾個問題就破案了。」

「沒那麼神啦，很久之前有一個划著船到湖中央自殺的案子，我也是想了很久才破案。」

「你說那個案子啊，我記得那時候你還在實習，我還是個像宅研那種程度的菜鳥。」梁羽冰說：「真懷念呢，我們已經認識這麼久了啊……」

「是啊，真的很久了……」

葉正華和梁羽冰對乾了一口紅酒。這不愧是店裡最貴的酒，滑順的口感、濃醇的香味，連不太喝酒的葉正華都覺得好喝。

除了酒香，葉正華還聞到一股很難形容，像是水果的香味。

「小冰，妳是不是擦香水？」葉正華問。

「對啊，宅研每天都對我說：『學姐妳好香』。」梁羽冰說：「你該不會今天才發現吧……」

「我可是每次見你都會擦香水」這句話，梁羽冰沒有說出口。

「我、我當然有發現啊。」連葉正華自己都覺得這句話說得非常心虛。

雖然經常和梁羽冰相處，不過他很驚訝自己居然這麼少意識到她是個女人這件事。是因為太常在一起，還是其實對她的感情，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樣？如果是後者，那今晚的邀約是否會讓她產生什麼誤會？當初還自信滿滿，對紀采平說自己心裡這幢窄房子已經有人住了，現在人就在眼前，卻反而猶豫起房子裡住的是不是這個人。

「可惡，我又不是少年維特！」

「少年維特怎麼了嗎？」梁羽冰問，她並不知道葉正華此刻心中的煩惱。

晚餐已經上到最後甜點的部分，葉正華發現周圍客人的舉止和氣氛明顯不同。有的開始低頭竊竊私語，或是原本相對而坐的男女，挪動位置相鄰而坐。

「你也感覺到吧？」梁羽冰突然問。

「感覺到什麼？」

「你不覺得這些情侶們開始騷動起來了嗎？」

葉正華抬頭觀察了一下四周。

「是有點不一樣。」他說。

梁羽冰突然靠近葉正華，壓低音量小聲說話。為了聽清楚梁羽冰的話，葉正華也往前傾，側著耳朵傾聽。從剛剛就一直聞到的水果香味更濃郁了。

「因為今天是聖誕夜，而且這附近很多汽車旅館。」

聽到這句話，葉正華轉頭看向梁羽冰。

兩人之間的距離不到十公分，視線突然對在一起，葉正華的心跳猛然加速。即使在牙科手術中遇到大出血，葉正華也從未感覺到心跳這麼快過。不過他沒有把距離拉開，不知道是不是喝了酒的緣故，他今晚試著大膽一點。

「妳突然這麼說，是在暗示我什麼嗎？」葉正華說。

梁羽冰嘴角微微揚起，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變得迷濛。她把右手掌心貼在葉正華的左手背上，輕輕笑了兩聲。

「你這個大變態……」

她突然用拇指與食指夾住葉正華手背的皮膚，緩慢但確實、有力地轉動手指。一陣痛楚從左手背傳進葉正華的大腦，原本微醺的意識因為這陣痛楚而清醒了大半。

「妳放心啦，今晚的汽車旅館沒預約是進不去的。」葉正華說。

「這樣啊，那還真是可惜呢……」梁羽冰的力道又加大了。

雖然兩人對聖誕夜的看法有點出入，不過臉與臉之間的距離倒是沒有拉開過。葉正華對自己的心意居然得透過這種實質的痛楚來證明感到好笑，不過也多虧這樣，讓他更確信心裡那幢窄房子住的就是眼前這個人。雖然原本設定的目的沒有達成，但他覺得這樣就夠了。

「你今晚約我吃飯，不會只是想把我騙進汽車旅館吧？我可不像你那群可愛小學妹那麼好騙。」

「是啊，我還以為很容易得手。」

葉正華還是說出了口是心非的話。面對梁羽冰，他實在說不出：「我只是想確定妳願不願意到我身邊來。」這種話。說不定即使兩人未來真的步入禮堂、結婚生子，葉正華還是說不出這些話。

兩人準備離開餐廳的時候，客人已經所剩無幾。今晚的紅酒很香醇，梁羽冰依言喝了好幾杯，上了淡妝的臉頰微微泛紅。她身為警察，平常就在陽剛味重的男人堆中打滾，和長官喝酒應酬更是免不了。雖然雙頰潮紅，但踩著高跟鞋的腳步還是很穩健。她對葉正華說：這種程度連微醺都算不上。

葉正華難得對梁羽冰展現紳士風度，下樓梯時走在前面牽她的手。他這時才發現梁羽冰穿著短裙，露出白皙勻稱的小腿。

「怎麼樣，我的腿很美吧。」

梁羽冰雖然自稱海量，但看得出剛剛的穩健只是一時。酒精進入血液循環後的效果，已經漸漸開始發揮作用。

「美翻了。」葉正華隨口敷衍著。

他把梁羽冰扶到大門旁的沙發坐著，自己再回到櫃檯結帳。看到帳單金額的時候愣了一下，但還是乖乖拿出信用卡交給對方。當他想著十二月接下來的日子，可能得要節衣縮食的時候，服務生除了拿刷卡單讓他簽名之外，還拿了一張表格給他。

「先生，可不可以請您幫我們填一下基本資料，會定期收到我們的優惠訊息，填完之後還會送一包紅茶

包讓您帶回去試喝。」

葉正華對優惠訊息沒興趣，尤其這麼貴的店可能也不會再來光顧。但他不想為難服務生，簽完刷卡單之後，接著填基本資料。

紙上的表格很簡單，從左到右一共只有三欄：姓名、電話、地址。一頁大概可以填二十多個人，這一頁已經填到一半了。

「小姐，我想請問一下，前一個人空了兩格才填，我要接著往下填，還是填在上面空格的地方？」

「都可以，您可以直接往下填，也可以填在上面。」

「這樣啊……」

葉正華突然覺得腦袋整個清醒過來。事情一開始就攤在眼前，真不曉得為什麼現在才發現。

他草草填完資料，紅茶包也沒拿，就把斜臥在沙發上的梁羽冰拉起來。

「小冰起來了！」

「要走了嗎？去哪？我不去汽車旅館喔。」

「沒人要帶妳去汽車旅館。」

葉正華把走路開始搖搖晃晃的梁羽冰半拉半拖帶上車，安置在副駕駛座後，自己回到駕駛座發動車子。

他讓車子保持運轉，拿出手機撥了通電話。

「還說不是帶我去汽車旅館，明明就在車子上。」

「妳到底喝了幾杯，怎麼會醉成這樣。」

電話接通了，葉正華和對方簡短通了幾句話之後就掛斷。

「到底要去哪裡啦！」

葉正華放下手煞車，打開大燈。

「被妳說中了，我們要去汽車旅館。」

梁羽冰好像沒聽到這句話，微笑著轉過來看葉正華。

「布仔！你好可愛喔！」

說完，梁羽冰雙手抓著葉正華的臉，突然就把嘴唇貼了上去。

葉正華記得「布仔」好像是梁羽冰的朋友養的迷你兔，不過那些瑣事現在都無關緊要了……

第四部

(一)

紀采平躺在水床上，擺出各種撩人的姿勢。她一會用手撐著下巴，一會拉開寬鬆的T恤領口，舉手投足都散發出模特兒的架勢。

葉正華坐在一旁的貴妃椅上，興味十足地看著紀采平搔首弄姿。紀采平發現葉正華的視線落在自己身上，姿勢擺得更起勁了。

「各位攝影大哥，穿這樣拍不過癮吧，不想拍點更性感的？」紀采平俯著身體，讓相機可以捕捉到她領口內的畫面。

十名手持專業攝影鏡頭的男性紛紛點頭。

「好吧，今天是小采難得的告別秀，我就破例讓大家拍點值得收藏的照片。」紀采平說：「等一下我只穿內衣讓你們拍，想參加的請到我的經紀人那裡再繳一次錢。」

十名男性開始議論紛紛，葉正華猜想參加這種外拍大概要花不少錢，再繳一次錢一定很心痛。

「我數到三，沒繳錢的人今天的外拍時間就到囉。一、二……」

只見十名男性都匆匆跑到放置攝影背包的地方，拿出錢包乖乖到坐在門口的經紀人那裡繳錢。

紀采平用眼神向經紀人確定所有人都繳了錢之後，很乾脆的就把T恤給脫了，身上只穿著胸罩與一條安全褲。這個動作之後，也不顧紀采平有沒有擺出姿勢，快門聲開始不絕於耳。快門的聲音偶爾聽會覺得專業，但像這樣轟炸還是很令人受不了。

又拍了一陣子，大家快門按得沒那麼勤，這次的外拍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紀采平雖然穿著清涼，但還是很敬業地出了一身汗，胸口的肌膚被冒出來的汗濡濕了一片。

「各位攝影大哥，請集中到床的這邊來，接下來是小采最後的 pose ㄟ。」
經紀人幫忙將攝影師們集中到床的一側，剛好和葉正華面對面，讓葉正華感到有點不自在。

「要好好捕捉最後這個鏡頭喔，從明天開始，外拍女王小采就要從外拍界消失了。」

紀采平邊說邊脫掉安全褲，底下只穿著一條黑色丁字褲。

「小采！」

「小采別哭！加油！」

紀采平背對著葉正華，所以看不見她臉上現在是什麼表情。不過從攝影師們的反應來看，她大概正在哭。

「學長。」

突然被叫到，葉正華嚇了一跳。

紀采平轉過身來，即使葉正華已經算不上年輕小夥子，面對著幾乎全裸的紀采平，視線還是不知該往哪擺。

「學長，你也要看清楚了，這就是小采最後的 pose。」

紀采平站在床上把頭髮往上撩，轉頭看著身後的攝影師們。她挺直腰桿，讓臀部線條往後翹起，然後張開膝蓋往下一蹲。

這就是外拍女王小采最後的姿勢。

攝影師們一陣驚呼，快門的聲浪再度淹沒了整個空間。

好不容易結束了拍攝，房間裡只剩下葉正華、紀采平和她的經紀人，以及從一進來就在貴妃椅上睡著的梁羽冰。

這裡是汽車旅館的房間，放床的空間和浴室的空間差不多大，兩個空間只有一道電視牆隔著。

紀采平正在浴室洗澡，葉正華和她的經紀人坐在床邊聊天。紀采平的經紀人年輕時也是外拍模特兒，現在則是專心經營外拍模特兒的經紀工作。

「小采是很有天份的模特兒，只作外拍太可惜了。她如果不是去念牙醫，一定會在模特兒界闖出一片天下。」經紀人說。

「我不知道原來她這麼有名。」

「她很喜歡這個工作，所以偶而還是會接一些外拍的 case。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她前幾天找我說聖誕夜想接一場旅拍。」

「旅拍？」

「就是在汽車旅館拍照。」經紀人說：「她以前從來不接這種活動的。」

「所以她從來沒有在汽車旅館像剛剛那樣拍照？」

「至少在我認識她之前是沒有，她剛剛那樣做，其實我比你還要驚訝。」

葉正華這時才知道，原來她說有在汽車旅館拍的性感照片，是算準了他一定不會看而故意說的。

「就因為是唯一的一次，剛剛那些攝影師才會甘願付錢。你別看那些人一付色眯眯的樣子，都是我挑選過叫得出名字的攝影師，有些幫人拍照甚至是要收錢的。」經紀人繼續說：「她突然找我說接完這場以後就不做外拍了，我也不知道原因。」

葉正華大概知道是什麼原因。

這時紀采平已經洗完澡，一身輕鬆的打扮走出來。

「萍姐，妳好像說得太多了。」紀采平洗澡時打溼的髮梢還滴著水。

「噢？這不是妳男朋友嗎？我還以為他知道妳不接C&C的原因，才跟他說這麼多的。」

「妳可以走了啦，我和學長還有事要辦。」

「我懂、我懂，今晚是聖誕夜嘛。先離開，不打擾你們，別玩得太瘋喔。」經紀人露出不懷好意的表情，看著還在睡的梁羽冰。

如果不算梁羽冰的話，總算只剩下葉正華與紀采平。

「學長，有沒有把剛剛M字腿的畫面深深刻在腦海裡？」紀采平笑著問。

「妳應該知道我為什麼找妳吧？」

葉正華剛剛和梁羽冰在車上的時候，就是撥電話給紀采平問她人在哪裡。

「今晚和小冰姐過得愉快嗎？看她醉成那樣。」紀采平說：「唉呀！你們該不會是預約不到房間，聽我說在 *road* 才來找我的吧？」

「我已經破解核三廠命案的不在場證明了。」

「是嗎？恭喜你。」

「妳知道我在說什麼。」

「知道又怎樣？要用手銬把我銬起來嗎？」

「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來只是想確定一件事。」葉正華說：「而且我不希望在太多人面前讓妳難堪，才會和妳單獨見面。」

「如果你認為這樣算是單獨見面的話。」紀采平指著躺在貴妃椅上的梁羽冰。

王長發在登記簿上登記進入的時間是六點零六分，這時間應該是假的，葉正華認為他至少在五點的時候，就已經在管制區內了。

會這麼想，是因為聽張敏捷說大原發工程公司自稱員工的工作效率很高。所謂的效率，就是在單位時間內完成越多工作，就是越有效率。如果工作的速度相同，只要花比較多時間，一樣可以完成工作。所以一般公司才會加班趕工的情況，用加班費來買員工的時間，讓工作更快完成。

然而在核電廠，就是因為不適用加班這種常識，效率才會變得這麼重要。因為每個人只要接受的輻射超標，就必須離開廠房，即使想加班都不行。

「但是有人想出了一個可以讓員工加班的方法。」葉正華說。

「哦？什麼方法？」紀采平似乎對葉正華的說明產生了興趣。

「妳以前小學的時候，有沒有算過六個人坐四個位子的數學題目？」

「好像有那麼一點印象。」

「假設有六個人要搭火車，但是只有四張車票，沒有車票的人就只能站著。如果車程是三小時，請問每個人可以坐幾小時？」葉正華繼續說明，「這種題目的計算方式，就是要先算出所有車票總共有幾個小時的座位可以坐，然後再平均分配給每個人。以這個題目來看，車票有四張、車程是三小時，所以這些車票一共買到了十二小時的座位。平均分給六個人，每個人可以坐兩小時。」

「我想起來了，好令人懷念的數學題目啊。」

「這個人想出让管制區員工加班的方法，就是一張車票不只讓一個人使用。」葉正華說。

在核電廠工作的人，能夠在管制區停留多少時間，完全取決於計算累積輻射量的劑量佩章。劑量佩章就像車票一樣，如果一直停留在同一個地方，在固定的時間內，輻射劑量就會超過標準。一旦輻射超標，警報器響起，佩戴這個佩章的人就必須離場。

如果接受的輻射量超標，一般常識下，沒有人會願意繼續留在現場。不過就像加班會有加班費一樣，如

果稍微多留一下，可以領到更多錢的話，一定會有人願意去做。

「小豹大哥說過，管制區的工人有時候為了完成工作，會把劑量徽章放在輻射量比較低的地方。現在假設有三個人分別要在五點、六點、七點進入管制區工作，在這個工作區域劑量徽章只要停留兩小時，輻射劑量就會超過。」葉正華開始解釋這個方法，「五點進入的人，一開始就把徽章A放在輻射劑量很低的地方，也許是放上一整天劑量都不會超過的地方。六點進入的人把徽章B交給五點進入的人、七點進入的人把徽章C交給六點進入的人。徽章B因為是六點被帶進來的，停留兩個小時到達輻射劑量的時間是八點，然後再由五點進來的人帶出管制區。對徽章B而言，停留的時間是兩小時，但是五點進來的人八點才離開，停留了三個小時。按照這個做法，最後進來的人，三小時後就帶著徽章A離開。所有人雖然都工作了三小時，但徽章顯示的卻只有兩小時的劑量。」

「既然可以把徽章放在別的地方，為什麼不要大家都一起放別的地方就好，愛做多久就做多久。」紀采平反問葉正華。

「雖然有些情況，台電對於把徽章放在輻射量低的地方會稍作通融，不過太過明目張膽的話還是會被干涉。如果每個人都把徽章放在別的地方，根本不知道自己遭到多少劑量，願意配合的人也會變少。而且同一時間太多人不按照規定佩戴徽章，這個規定就形同虛設，台電不會坐視不管。」

台電規定的曝射劑量是每年不超過四十毫西弗，原能會的規定則是五十毫西弗。如果計算出時間讓每個人的曝射量，雖然超過台電的規定，但是不超過原能會的規定，願意配合的人就會比較多。而且每次只會有

一個人不按規定佩帶佩章，要放水的話也比較說得過去。

大原發工程公司就是利用這個方法讓工人加班，縮短維修保養的時間，爭取合約。」

「現在我知道大原發的手法了，但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

「別急，和妳有關係的部分還在後面。」葉正華說：「凶手就是利用這個讓工人變相加班的手法，製造了自己的不在場證明。」

根據這個方法，葉正華判斷死者王長發身上的佩章，並不是一開始帶進來的佩章，而是之後的人帶進來交給他的。王長發死亡的時間在六點到六點半之間，這一點可以確定。但是他進入管制區的時間，是透過計算劑量佩章和登記簿的紀錄來判斷，也就是說只要找到方法，這個時間可以造假。

王長發進入管制區之後，就把他的佩章交給前一個人；而下一個人進來之後，也把佩章交給他。

「配合這個規則來看，我認為將劑量佩章交給王長發的人就是凶手。」葉正華說。

「就算劑量佩章的事被你說中了，但是登記簿上的紀錄，你又要怎麼解釋？」

「這點很簡單。雖然簡單，但是我卻一直到剛剛才發現。」葉正華說：「妳應該有到大樓拜訪朋友，被管理員要求在登記簿上登記的經驗。請問妳在填登記簿的時候，會不會去注意前面的人填了什麼？」

「……」紀采平沒有回答。

「沒關係，我來替妳回答。」葉正華說：「就我自己的經驗，有時候會去注意、有時候不會。再問妳一個問題，當妳偶爾心血來潮，去看前面的登記內容，卻發現有人沒填時間，妳又會怎麼做？」

「……」紀采平還是沒有回答。

「我想大部分的人即使發現了，也不會去在意這件事。我剛剛說的手法，只要配合這個登記簿的盲點，就可以讓劑量佩章和登記時間完美配合。」

一般人在填登記簿的時候，都是填上自己進入管制區的時間。但是使用這個手法的人，在填登記簿的時候，要空下進場時間，讓帶劑量佩章進來交給他的人幫他填。例如A是五點進入管制區，但是A不填進場時間。B是帶佩章給A的人，當B進場的時候，由B在A空下來的地方填入B的進場時間。接下來的步驟都一樣，B的進場時間由C來填、C的進場時間由D來填……。最後一個人拿到第一個人的佩章出場之後，再根據佩章的輻射量來推算自己的進場時間。所以最後一個人的進場時間雖然自己填，但卻是在出場的時候填。

「這次凶手會有不在場證明，就是因為根據劑量佩章和登記簿來推算，在王長發死亡的時間六點半之間，凶手還沒有進入管制區內。」葉正華說：「但是如果用了我說的方法，王長發進場的時間六點零六分，是由下一個人填寫，也就是說六點零六分實際上是下一個人，也就是凶手真正的進場時間。而這個時間正好落在王長發死亡的時間帶中。附帶一提，登記簿上凶手的進場時間是七點十五分，這又是下一個人幫凶手填上的。」

雖然這麼做，會留下空白的進場時間欄位。不過就像我用大樓的訪客登記簿來比喻一樣，即使後面進場的人發現前一個人沒有填進場時間，通常也不會特別在意。在管制區工作，進出場時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受的輻射劑量多寡。」

紀采平的表情從一開始的從容，漸漸轉為沉重。她走到床邊坐下，葉正華也換了位子，坐到梁羽冰躺著的貴妃椅旁的扶手上。

「采平，接下來的部分就開始和妳有關係，也是我想找妳確認的事。」葉正華接著說：「如果用我剛才說明的登記簿手法，會有兩個問題。第一，登記時間的順序問題。通常登記簿會按照時間順序寫下來，前面的人時間早、後面的人時間晚。但是用了這個方法，因為自己的入場時間，可能是一小時後才進入的人寫上去的。在這一小時之間，如果還有其他不是大原發公司的人進場，就會發生後面的人登記的時間比前面的人早這個問題。也就是說登記的時間會發生混亂，這點我一開始就注意到了。不過管制站的人說，有時候會有整批人一起進場的情況。這時候就會由一個人代表幫忙所有人登記，登記的進場時間就會混亂，所以登記的進場時間混亂是平常就有的情況，凶手不需要擔心這個。」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問題。警方到達之後立刻封鎖現場，最後一批離場的人員，還來不及在登記簿上填上離場時間就被驅離。如果這個手法當時進行到一半，在登記簿上除了最後一批人的離場時間空白之外，應該還會有一個人的入場時間是空白的。但是我們到核三廠調查的時候，除了被警方驅離那些人的離場時間之外，並沒有發現其他可疑的空白欄位。」

葉正華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看著紀采平。剛才攝影鏡頭前神采奕奕的紀采平已經不見了，眼前就是個小了自己十歲，滿臉做錯事表情的稚嫩小女孩。

「有兩種情況會這樣。第一，警方封鎖現場的時候，登記簿的手法已經完成，最後一個人寫上自己的入

場時間後離開。」葉正華目不轉睛地盯著紀采平，「另外一個可能，就是有人搶在我們看到登記簿之前，在應該空白的欄位裡填上了入場時間。」

葉正華想起最初到核電廠時，紀采平搶著幫他填寫登記簿的小插曲。若說有人搶在他們之前填寫登記簿，只有紀采平才辦得到。

說到這裡，紀采平的頭垂得更低了。

「我來找妳，就是想確定到底是這兩種可能性當中的哪一種？」

兩人之間經歷了很長一段沉默。

「學長。」紀采平首先打破沉默，「你好殘忍，為什麼現在才找到我？」

「所以真的是妳嗎？」

「我啊，從小就很崇拜頭腦好的男生。我說喜歡你、暗戀了你七年，這些都是真的。我說不定比你還了解葉正華這個人。」紀采平說：「所以當你開始查這件案子的時候，我就知道已經瞞不住了，只是沒想到你竟然現在才找到我。」

葉正華第一次和紀采平見面是在她大一，擔任她們班實驗課助教的時候。當時就覺得這個女孩子很主動，但是他那時正在攻讀碩士，沒有將心思放在感情上。

「妳是因為我在查這件案子，才主動靠近我的嗎？」

「你是這麼想的？還是你希望是這樣？」紀采平問：「學長，你一定不知道我有多喜歡模特兒這個工作。」

「妳的經紀人告訴我妳很有天分。」

「會這麼說表示你不知道。否則、否則怎麼會……」原本就已經在眼眶打轉的眼淚，突然止不住地流下來，「你如果知道，就不會殘忍到利用我外拍的照片來破案。」

「采平……」

「你真的很壞！」紀采平突然站起來，上前抱住葉正華，把頭埋在他胸前大哭，「這樣叫我不以後要怎麼繼續做這個工作……」

突然被抱住，葉正華有點不知所措。本來想推開紀采平，但是手卻被另外一個人拉住。他轉頭看去，本來躺在貴妃椅上的梁羽冰，不知何時已經坐起來了。梁羽冰看著他搖搖頭，他知道這是「暫時就讓她這樣」的意思。

葉正華第一次讓女人趴在身上哭這麼久，胸口的衣服已經濕了一大片。好不容易紀采平的情緒才比較穩定，從他身上離開。

「小冰姐，謝謝妳讓我在學長身上哭那麼久，心裡舒服多了。」

「不關我的事，妳愛哭多久就哭多久。」梁羽冰說：「原來妳知道我醒著啊。」

「當然，哪個女人聖誕夜約會會喝酒喝到不省人事。」

「有個笨蛋不懂這個道理，虧妳還稱讚他聰明。」

「妳們兩個什麼時候變這麼要好？」葉正華突然有種被蒙在鼓裡的感覺。

「女人的友誼，男人不會懂的。」梁羽冰說：「采平，雖然姐姐我開始喜歡妳了，不過妳也算是共犯。我不用手銬妳，但是妳要乖乖跟我回局裡。」

「小冰姐，我會的。」紀采平說：「學長，雖然你傷我傷得這麼深，我還是很崇拜你。不過崇拜不一定是要在一起，我覺得小冰姐還是比較適合你。」

「采平妹妹，妳話太多了喔。」梁羽冰說。

「采平，我最後再問妳一件事。妳和凶手是什麼關係？」葉正華問。

「他是我哥。」

這時葉正華才知道，為什麼紀采平會說自己殘忍，他等於是無意中利用了紀采平最喜歡的工作抓了她的親哥哥。未來只要她繼續從事模特兒這個工作，這個陰影就會一直跟著她。

「難怪妳會這麼痛苦……」

(一一)

姚君卉在聖誕夜的前兩個月，就訂了一家高雄的餐廳，想和劉金順一起過節。餐廳的價位不高，吃的東西也不特別，不過在聖誕夜用餐的客人可以得到一雙特製的小襪子。那時候姚君卉還不知道自己懷孕了，只是覺得襪子很可愛，以後可以給小寶寶穿。

結果她連一個聖誕夜也沒能和劉金順一起度過。

前天，在柯本源和幾名護理師的見證下，她和劉金順在病房完成了結婚儀式，成為正式的夫妻。那是劉金順最後一次意識清楚的時刻。

劉金順的遺體被送去進行解剖，認定死因是多重器官衰竭——這個結果，柯本源在解剖前就已經告訴過姚君卉，因為在日本有個很有名的案例，就是像劉金順這樣死去。

忙完劉金順的後事，姚君卉回屏東住了幾天。這段時間，很多政府單位的人上門找她，說劉金順是因為工作意外死亡，可以申請什麼什麼的賠償。台電的主管也來找過她，帶了慰問金，官腔地說了些安慰的話，但是她什麼都沒聽進去。對她來說，劉金順就是死了，再也不會回來了。她失去了一個丈夫，她肚子裡的孩子則是失去了一個父親。

她有一段時間很想去向核電廠抗爭、去向媒體爆料，但那之後又能如何？就算抗爭了，核電廠就會停止運轉嗎？在核電廠背後運作的，是她想像不了的金錢和權利，她這星星之火根本不足以燎原。向媒體爆料也只是淪為拉高收視率的宣傳招牌，等熱度過後，立刻就被下一個新聞淹沒。

她也曾經很想加入反核團體。在還沒進入核電廠工作前，她曾經和幾個反核團體的人聊過，問他們為什麼要反核？他們談了很多數據，也告訴她輻射為什麼可怕。他們當中有輻射屋的受災戶，一輩子都要害怕輻射的後遺症；也有不希望小孩吃到輻射食物的媽媽，擔心台灣的核電廠會因為天災，而變成下一個福島。

他們考慮的都沒有錯，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人是像劉金順那樣的受害者。如果有，應該也已經不在人世了。

其實核能發電最應該感到害怕的，不是無法預期的天災，而是原子爐運轉後產生的大量核廢料。劉金順就是因為受到廢燃料棒所發出的輻射大量曝曬，成為核能發電下的犧牲者。

最後她什麼也沒有做，決定離開屏東。

從她住的地方，可以看見遠處南灣附近核三廠那兩個巨大的圓頂水泥建築物。對她而言，那就像是兩個墓塚，埋葬掉了她的人生。離開之前，她看了這兩個墓塚最後一眼，彷彿可以聽見反應爐以人類為燃料持續運作的聲音。她不懂為什麼會有人想讓這個恐怖的機器繼續運轉，明知道輻射是這麼可怕的东西，明知道人類沒有辦法控制這頭怪獸，卻還是將手伸向火堆。

她最近經常摸著肚子問寶寶：我應該把你生下來嗎？

劉金順住院期間，她在高醫樓下的誠品書店讀了很多有關核災的書。有一本寫到車諾比核災後，災區的人所生下的嬰兒。

書上有一段這麼寫著：

我們的朋友最近生了一個兒子，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這對夫妻年輕又俊美，他們的小孩竟然有一張延長至耳朵位置的大嘴，卻沒有耳朵。

每次想到這段話，姚君卉都會有一股把小孩拿掉的衝動。

輻射最恐怖之處，是你根本無法預測會發生什麼事。跌倒擦傷了，你知道要預防傷口細菌感染；著涼感冒了，你知道要預防病毒感染。但是劉金順被高劑量輻射曝曬的那一瞬間，他整個人都遭到了破壞。這種破

壞，是現代醫學無法觸及的領域。

她打算搬到台灣中部去住，因為這裡離三座核電廠的距離最遠。

出發前往中部之前，她在高雄停留了一點時間，想向柯本源打聲招呼再離開。見面的時候她問柯本源，為什麼劉金順說自己會變成透明人？

柯本源向她解釋，這是腦傷造成的偏盲（hemianopia），所以劉金順才會看不見自己的左半側，以為自己變成了透明人。是因為劉金順遭到輻傷後，從高處跌下，腦部受損才會這樣。

柯本源還幫她介紹了台中的一個婦產科醫師，是他同學，說未來產檢和生產都可以到他那裡。

姚君卉也見了張敏捷一面。由於劉金順也是大原發工程公司的員工，所以兩人談到了大原發的狀況。

大原發工程公司換了老闆之後，公司的營運每況愈下，原本長期合作的建設公司，在換老闆之後都不再續約，公司承接的業務才會轉移到以核電廠的維修保養為重心。

老闆為了取得核電廠的合約，利用劑量佩章的漏洞，擅自增加部分願意配合員工的曝照量，縮短維修天數。因此雖然大原發的合約金額比較高，但是和停機減少的天數相較，核電廠還是很划算，所以好幾年來，大原發都能夠拿到合約。

但是，擅自增加工人的曝照量，使部分配合的員工身體開始出現狀況，嚴重的甚至需要住院治療。由於出現了這種狀況，知情的員工打算公開此事，順仔就是計畫將這件事爆料給周刊媒體的主導者，因此遭到殺害。

這次連續殺人事件的真凶，就是大原發工程公司的老闆。

殺害王長發的原因，是因為王長發雖然配合執行，但還在猶豫要不要加入順仔這一邊。為免夜長夢多，凶手才會決定趁早殺了他，並利用劑量標章和登記簿製造不在場證明。

殺害蔡世豐則在凶手的預料之外。蔡世豐雖然和順仔住在一起，但似乎並不知道新老闆讓部分員工接受超標輻射劑量的事。由於蔡世豐和順仔都已經死亡，因此順仔為何沒有把這件事告訴蔡世豐，已經無從得知。和張敏捷分開前，他送給姚君卉一個皮夾，說是當作餞行的禮物。原本姚君卉不好意思拿，不過最終盛情難卻，只好收下。

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姚君卉未來要走的路已經完全不同。雖然核電廠埋葬了她前半段的人生，但是她決定後半段要帶著她和劉金順的小孩，更堅強地活下去。

未來六個月姚君卉還是會繼續問：孩子，我應該把你生下來嗎？

不過對她來說，答案已經是肯定的了。

(三)

「宅研，我叫你寫的那三萬字報告寫好了沒？」

「學姐，什麼報告？」

「還裝傻！」梁羽冰一掌就往王梓研的後腦勺巴下去，「你值勤的時候看A片，我叫你寫的三萬字報告在哪裡？」

「真的要寫啊？」

「廢話！」又是一巴，「明天早上交不出來你就死定了。」

「學姐，可不可以再寬限幾天？」

「可以啊，我最明理了。」梁羽冰說：「從明天早上改成明天中午，交不出來你還是一樣死定了。」

對面的內惟黃昏市場正要開市，人潮逐漸湧現。派出所的警員忙著處理各項業務，巡邏車也進進出出。大原發工程公司的命案偵破後，內惟派出所又恢復了原有的活力。

梁羽冰已經準備要離開，等一下和人約了要去大遠百的華納威秀看電影。離開前她突然想起一件事，從包包裡拿出一個東西。

「宅研，過來。」

「學姐，什麼事？」

「這個給你。」

王梓研從梁羽冰手中接過一個塑膠包裝的長方形物品。

「喔——喔——是 iPhone 5 的手機殼！」王梓研大叫：「而且是女帝的！謝謝學姐！」

「既然這麼喜歡那支手機，就要好好珍惜，不要摔來摔去的。」

「其實都是學姐害的……」王梓研的聲音越來越小。

「你說什麼？」

「沒有啦，我說學姐我愛妳！」

「我才不想被喜歡大胸脯的宅男愛。」梁羽冰看著手機殼上的圖案。

離開警局之後，她先開車到高醫接葉正華，今晚的電影就是他邀約的，要看李安導演的「少年π的奇幻漂流」。

梁羽冰開車到兩人常約的星巴克十全店前面，葉正華已經站在店門口等了。

「難得這麼準時，今天沒有師奶纏著你嗎？」

葉正華繫好安全帶，轉了轉脖子、動了動肩膀。

「有啊，我正坐在她車上。」

「你去死啦！」

結果兩個人還是像往常一樣鬥嘴。

「采平後來怎麼樣了？」停紅燈的時候葉正華問。

「法官應該會從輕發落吧，畢竟她只是在登記簿上寫了個時間。」梁羽冰說。

「那就好。」

因為紀采平並不住在自強新村的家裡，所以大哥殺人的事，她一直到很後來才知道。她聽大哥說有個女

警在調查命案，馬上就知道是梁羽冰。

就像紀采平說的，她從大一就暗戀葉正華，因此對葉正華經常協助警方破案的事情相當清楚。她知道葉正華一直在幫助的對象，是他的國中同學梁羽冰。所以還在讀大學的時候，她就已經把梁羽冰視為情敵。

「你知道嗎？采平竟然在錄口供的時候，說我是她的假想敵。」梁羽冰說。

「那有什麼不好，妳的對手可是外拍女王喔。」葉正華說。

「外拍女王的M字腿是不是深深刻在你腦海裡了啊，大變態？」

「妳那時候根本就醒著嘛！」

「我不是說那點程度連微醺都算不上。」

「所以妳在車上的時候也沒醉囉？」

梁羽冰知道葉正華想問布仔那件事，故意不回答這個問題。

自從紀采平知道梁羽冰在辦自強新村的案子開始，她就比以前更常找藉口纏著葉正華，想了解案件的最新調查進度。

「我把妳和小豹大哥找去星巴克那天早上，我還開玩笑問采平是不是在跟蹤我，沒想到是真的。」

「而且你還誤以為，采平是為了你看照片不是在欣賞她而生氣。」梁羽冰說：「她那時候一定深深覺得被你背叛了。」

「就像采平說的，我要是能夠早點找到她就好了。」葉正華說：「說不定就不會利用她外拍的照片破案，

而且抓的人還是她的大哥。」

「不管怎麼說，犯罪就是犯罪，本來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梁羽冰邊說邊抽了張停車卡，把車開進停車場。

紀采平聽說葉正華要跟梁羽冰他們去屏東調查核電廠命案的時候，主動提供免費住宿券，就是為了幫大哥把登記簿的空白欄位填上。她事先並不知道大哥公司的事，是後來知道他殺了人，才決定幫他。

「對了，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懷疑采平和凶手的關係？」梁羽冰問。

今晚看電影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衝著「少年Pi的奇幻漂流」來的。聽說這部片有70%是在台灣取景，而且入圍了好幾項奧斯卡金像獎的提名。更重要的，這是葉正華和梁羽冰第一次一起進電影院看電影。

他們跟著隊伍進場，找到座位坐好。

「我聽妳說人家包下整間餐廳的時候，就覺得奇怪了。」

葉正華換了好幾個姿勢還是不舒服，梁羽冰看他動來動去的，索性把兩人座位中間的扶手拉起來。

「這樣可以了吧？」梁羽冰問。

葉正華點了點頭。

戲院燈光變暗了，螢幕上開始播映廣告。

「既然是包場，我和采平能夠進餐廳，妳都不覺得奇怪嗎？」

「我那時沒想那麼多嘛……」梁羽冰說：「我以為只是單純的相親，誰知道是他們兄妹特別安排讓我和

采平見面，好讓她更自然的介入案件。」

開始播放預告片了。

第一部播的就是鬼片的預告片，梁羽冰一看到有鬼，立刻嚇得拉住葉正華的手。一開始只是輕輕拉著他的袖子，後來實在太害怕，索性抱住了他整隻手臂。葉正華以前就知道她怕鬼，沒想到好像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對方還自己說了三次名字。」葉正華說：「妳到底是有多怕鬼啊，我手都麻了。」

「這不是怕，是尊敬！」

預告片結束了，不過梁羽冰靠在葉正華身上的頭並沒有抬起來。

「誰會想到我的相親對象竟然就是凶手紀志翔。」

冷言

作者簡介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長，熱心推廣台灣推理小說創作。其短篇推理融合著慧黠、幽默和諷刺。而長篇推理則是恪守本格推理的要求，風格截然不同。出版作品：短篇推理小說集《風吹來的屍體》、《請勿挖掘》（明日工作室）。

長篇推理小說《上帝禁區》（白象文化）、《鎧甲館事件》（馥林文化）、《反向演化》（皇冠文化）。

得獎感言

我出生在臺北，大學到高雄唸書之後便一直生活在高雄。高雄是我很喜歡的城市，推理小說則是很喜歡的文類，因此用推理小說來描寫高雄這個城市，對我而言似乎是必然的結果。

大概是今年四、五月的時候，偶然在一家咖啡館看到文學獎的文宣。當時《輻射人》這部小說已經完成很久，一直沒有找到適合發表的時機，於是將



這部十萬字的小說用來參加徵文。現在看來，也許這就是它登場最佳的時機。

感謝評審的青睞，將高雄獎給了《輻射人》。未來我也會繼續用推理小說來書寫高雄，讓讀者從中感受到高雄這個城市的溫暖。

高雄獎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日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李喬、李敏勇、凌性傑、曾貴海、蔡素芬（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張文聰、陳嫻如

會議記錄：吳春慧

初選結果

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四項文類（新詩、台語新詩、散文、小說）由各組評審遴選出五篇佳作進入高雄獎決審。入圍名單如下：

文類	作品名稱
新詩	〈當山的文化旋轉——致美濃油紙傘〉、 〈我們說好不哭——災後於左營眷村訪友〉、〈我們對田園計算〉、 〈撲火〉、〈擁抱〉

臺語	〈海港開嘴，功夫高雄〉、〈美濃，恰我的青春少年〉、〈淡水溪的身世〉、
新詩	〈光暗美麗島〉、〈愛河〉
散文	〈新手下人妻〉、〈夜之光〉、〈暗房〉、〈通安街〉、〈黑手寶藏窟〉
小說	〈阿媽的祕密〉、〈輻射人〉、〈太陽的血是黑的〉、〈甜蜜時代〉、〈牌人〉

二十篇作品中由高雄獎評審先圈選心目中的佳作兩篇。最後，有六篇勝出進入最後決選，名單如下：

票數	作品名稱
四票	〈輻射人〉（李喬、凌性傑、曾貴海、蔡素芬）
兩票	〈撲火〉（李喬、李敏勇）
一票	〈美濃，恰我的青春少年〉（李敏勇）、〈黑手寶藏窟〉（凌性傑）、 〈甜蜜時代〉（蔡素芬）、〈牌人〉（曾貴海）、

評審們推派曾貴海擔任主席，主席請各位評審發表對高雄獎及入選作品的看法。

作品綜合討論

曾貴海：

首先看各位評審有沒有要爭取未獲圈選的其他作品討論，如果沒有，就直接進行圈選出的六篇作品的討論。

李喬：

高雄市第一次辦這個獎，我有幾點建議，文學有嚴格的界定，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敘事、觀點、結構都不一樣。所以我建議往後，小說的部分要很明確的規定字數。第二個，辦高雄獎的用心很可嘉，但是不分文類評選，給篇幅較小的作品三十萬獎金，感覺不符合比例原則；如一首十二行的詩或是八百字的散文，感覺比例上三十萬獎金太高了，如果給小說感覺就比較相符？不同文類一同評比，事實上就是有這種差別。所以我建議，可參考台灣文學館的方式，高雄獎由已經出版的書中選出，或者也可以分文類，詩、散文、小說分開，每年輪流由一類中評選出高雄獎。

曾貴海：

對於高雄獎的意義，我是覺得主要還是站在高雄的角度，能呈現當代高雄的生命、生活的體驗，用這樣的標準來出發。

李喬：

這樣才是高雄獎，才有高雄獎的意義。

李敏勇：

上次評審的時候就對這個獎感到疑惑。主要是有幾個形式上的問題。高雄獎如果是以前各組的首獎進入決選，就不會產生可能不是各組首獎，甚至沒有得獎的人，卻可以進入高雄獎決賽，也不會出現得獎作品沒有文學性的問題。第二就是，高雄獎的獎金顯然優於各組文類獎項，而各組文類的質量其實不太一樣，如此一來給付標準落差會很大。所以，到底高雄獎要用文學性還是用高雄特色來評選？這有很大的差別。為什麼要叫高雄獎？原本正常的情况是，各組的優選或首獎中去產生一個高雄獎。這個獎主要是針對文學性？還是要加上高雄性？高雄獎一般來說應該要出現高雄當地文學特色。像日本文壇以東京為中心，但周遭的大阪、京都或福岡也會想要產生自己的區域文學來抗衡。南方的文學，應該要有南方性的特色。但這次的辦法會變成可能選出的不是各組最好的作品。我的評選標準是針對高雄性，〈撲火〉的高雄性是正好符合現在氣爆救援，具歷史的高雄性；另外〈美濃，恰我的青春少年〉這首是一種地理性的高雄性。評選的時候，其實會產生很多疑惑，比方說有些作品不錯，但是高雄性不強。我自己偏向於認為高雄獎要跟高雄性有關聯。

蔡素芬：

對於高雄獎，我先解釋小說組的部份。〈輻射人〉是小說獎的第三名有被選入高雄獎，前兩名的主題是跟高雄無關的。以小說組來說，我們五位評審會去看小說的主題跟藝術性，大家有自己的給分標準，這跟高雄獎是無關的。最後我們統計的結果，得獎的前兩名跟高雄無關，但是它們在小說寫作的法則中是比較優越的。

前兩名作品差不多一萬字左右，〈輻射人〉是十萬字。長、短篇小說有其差異，事實上也很難對等評比。〈輻射人〉會被挑到高雄獎，雖然是因為它以高雄為背景，但是它的主題其實是很大的核安問題關懷。如果以高雄為中心，擴散它的地緣，其實屏東跟高雄是很相近的，尤其在安全結構依賴上是連在一起的。所以〈輻射人〉討論到的核安問題，要說跟高雄無關，其實也是有關係，根據地緣的關係，我們把它放進來。至於我個人對高雄獎的看法，當然不同的文類要放在一起是很困難的。再來就是我們對高雄獎的想像是，內容要應該要觸及高雄歷史人文、產業的演變、社會的變化或是在高雄生活的情感方面。這些高雄的種種元素，一篇小說很難全面照顧到這些，只能是局部性的。而且不管化為新詩、小說、散文哪種文類，通常一篇文學作品最後還是回歸到人，所以會有很多跟個人情感家庭相關。這個高雄獎既然不是界定為報導文學，就不免從個人還有家庭出發切入，把情感帶出來，很多篇都這樣。新詩看起來比較多，把高雄的元素套進去。但是也不能只看高雄元素，作為新詩，它的藝術性表現好不好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有高雄性的話，能叫做文學獎嗎？再來，因為小說可以包含的內容本來就比較多，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企圖心跟藝術表現，不過要表現的很完美也不容易，至少我在部份作品上是沒有看到的。

凌性傑：

這次看四個類別的作品，回想當天在散文組評選的時候，這篇〈黑手竇藏窟〉，所有評審都一致認為它是散文組首獎，也是推薦到高雄獎的第一順位。當初我們都認為應該是這篇會勝出。不過比賽辦法上，四個類別

放在一起評比，是有點困難。去年我是評新詩組，相較於今年，我覺得去年有寫蚵仔寮、談高雄海邊狀態的詩，都比今年好。所以這次我沒有選新詩的作品，我選的是散文跟小說。散文的部份，我們推出來的五篇，都是有相當的文學性並且結合在地特色。所以我覺得散文這一類是比較容易兼顧到地方書寫跟文學藝術。這五篇作品中又以〈黑手寶藏窟〉跟〈暗房〉是最喜歡的。〈黑手寶藏窟〉從兩個小人物，就是黑手，去談高雄的歷史變遷，講拆船業的沒落，小人物跟大歷史的對應做的非常好。〈暗房〉寫的是氣爆後，一個高雄比較中下階層家庭，母親跟女兒的關係，題目也取的很好。小說的部份，我在這五篇作品看到，它們受到現在影視文化、流行文化跟新聞報導的影響相當多，人物刻畫也比較扁平一點。〈輻射人〉得獎的話，十萬字對抗四五百字以內的詩歌作品，龐大篇幅佔了相對優勢，其他小篇幅作品實在難以對抗。像〈牌人〉這篇小說，我自己覺得是從蔡明亮的電影〈郊遊〉中取材的。就我自己的觀察，我高雄家附近也有很多新成屋，但那裡其實沒有太多舉牌人，好像台北淡水那一帶比較多。所以這篇〈牌人〉可能參加了其他地方文學獎的徵件，只是作者把地名改了，這是我自己的猜測。至於〈甜蜜時代〉是寫八〇年代的台灣高雄，有它自己特別的地方。但是它裡面提到八〇年代的台灣，大學聯考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二。我去查了一下，民國五十八年就已經有百分之三十三點多，到民國七〇年，大概是百分之三十，這個缺點比較明顯。我在看這一系列作品，我也在想高雄獎的設計在形式上要調整一下，如果可以分散到各組選出自己的高雄獎，可能會比較理想，也不會有不同文類放在一起的問題。



曾貴海：

小說中會表現不同的表層跟深層的意義。所以高雄的牌人跟台北的牌人，其實是不太一樣的。我在高雄，因為我從事社會運動，所以我看到在馬英九執政後第三年開始有人舉牌抗議，而且舉牌的人不只一個，有好幾個，都是為反抗政治壓迫，可以用文學呈現他們的心理狀態。所以〈牌人〉有三個背景，第一個是科技新貴變成科技流浪者。第二個，牌人在整個社會中弱勢的狀況。最後就是說，他的兒子竟然用符號來代表，他是不存在的。作為一個存在，只是符號而已，只是政治符號而已。這裡面有很多的社會反抗，這就是高雄常常有的情況。這是高雄的東西，也是南方的一個焦慮。所以我覺得，取材的文體、規範、形式，當然還有不符合評選標準，都是要討論的。不過最後我們還是要討論，我們要不要給這個獎。

李喬：

〈黑手寶藏窟〉，我覺得也是很棒的作品。但是要給獎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推薦〈輻射人〉。這篇主題基本上是通俗小說，在日本叫做大眾小說，正因為如此，它很好看。第二個，主題來看，這篇的主題可能是在台灣的社會中最黑暗的一面，沒有人去曝露，但是它談得非常好。像是這個核害的問題。它直接的主題是講台灣官方高層中牽涉到商業的可怕犯罪結構，我們暫且不講經濟犯罪的邪惡，重點是人在這過程中受到的傷害。這個部分，目前還沒有人寫得非常具體。尤其難得的是，裡面那種黑暗的關係，譬如說怎麼樣去勾奸、犯罪，寫得非常細膩，無人能及。第三個，結構來說，它用偵探的形式去吸引人。其中寫到人性黑暗面的時

候，像是那醫生掙扎著要堅持醫德還是要放棄？我看的時候覺得很感動。這是一篇成功的大眾小說，包含著犯罪結構怎麼掩飾，廠商如何分配利益等等。引人的情節中，隱藏一個主題，就是向大家揭示高級商人的犯罪結構。這樣的東西，我實在寫不來，所以我很欽佩它。所以，假如要給獎的話，我個人會投給〈輻射人〉。

曾貴海：

接下來請大家談談其他入選但尚未談到的作品。像〈撲火〉這篇作品，當初在新詩類的時候我有選擇。不過高雄獎的部份我沒有投它票。〈撲火〉寫的是當下的事件，但是我會去思索，時間一過後，它還是很好的作品嗎？這文本與社會文化跟高雄的關係，是否夠寬大？這是我當時的疑問，所以後來我就沒有選它。李敏勇先生也是詩人，要不要提一下你的意見？

李敏勇：

我一直希望高雄的文學獎，要有高雄的特色，但藝術條件，一樣要注意。並不是說高雄的特色跟文學藝術條件要被分開，而是在文學藝術條件外，又加上高雄的特色，才讓這個高雄文學獎不一樣。我覺得〈撲火〉跟那首臺語新詩〈美濃，恰我的青春少年〉這兩首，一個是當下高雄最被注意的特點，它有時間上的特色，具有這次氣爆的事件的歷史意義，就詩而言也寫得不錯。〈美濃，恰我的青春少年〉則是具地理上的特色，空間性的概念。我考慮到高雄獎的因素，所以我選這兩首詩。我個人覺得最好的就是，高雄文學獎就是要有

高雄特色，當然這個特色一定要通過文學條件審視，不是只具備高雄特色而已。

蔡素芬：

〈甜蜜時代〉中關於聯考的數據，應該是把夜間部跟日間放在一起算的官方統計數據。當然如果只以日間部來說，印象中應該是百分之十幾，雖然數據引用是不對的，但是這篇有個高雄特色就是它很豐富。那個時代的高雄就是那樣的元素。高雄有很多外地人，它跟屏東的地緣關係很重，所以其實有很多外地人來高雄讀書、工作，它有表現出異鄉人在高雄的生活狀況。〈撲火〉我沒有選，以高雄的元素來說，這是一個最近的事件，而且對高雄來說是傷害的事件。以這兩個找不到的消防隊員當對象去書寫，當然後來屍體找到了，但是以這個為寫作元素來說，我覺得還不夠深入。散文裡面，我看到有寫高雄夜市的，寫高雄拆船業對生命造成危險性。對於我們這種生長在高雄的人，這是更貼近高雄在地性，更日常生活接觸得到的，而不是譁眾取寵的主題。所以，我就沒有選〈撲火〉。另外一篇散文〈黑手寶藏窟〉，我覺得它的文質非常好，它寫黑手，因為台灣的高雄跟台北有許多這種家庭式的黑手，舊機器或是五金的。這篇提到拆船業，只有高雄才有的行業。我當初沒有選，因為我選的都是比較大範圍的表現高雄生活的。這篇是用一個比較家庭的，女孩對於外公的觀察，去寫外公的兄弟之情，它是比較高雄的個人情感。它有高雄的在地性，我覺得這篇是好散文。〈輻射人〉它是個通俗的作品，如果以高雄為中心的輻射地緣關係。它跟屏東那麼近，核電廠發生問題，高雄是一定會波及的。而且小說中有很多隱喻，它把人物安排住在高雄，已經說明地理性的相關性。裡面剛開始以命

案開始，最後也有死亡。剛開始那個命案就是在告訴我們核能安全的問題。尤其這個核電廠裡面竟然是給沒有專業性的包商，請工人去裡面做安全維護有關的工作，這是一件荒謬的事情。這篇小說有很大的社會關懷，雖然是通俗的，但也因為通俗性，使得這個主題可以被閱讀，而不是報紙上常看到的呼籲性的作品。

凌性傑：

這兩年我看了很多各地方的文學獎，我發現有個共同的現象，就是這些參賽者要來投地方文學獎的時候，會用一個比較大的結構，他專寫一個地方，或者寫給某某人，比如說去年高雄的參賽作品有寫給柯旗化。這幾乎已經變成一個參賽的公式，我覺得這樣在結構上有點危險。其實像〈撲火〉或〈美濃，恰我的青春少年〉這兩首詩，我覺得大結構上還是有點重複。其實十年前，自由時報新詩首獎李進文寫潛入獄中跟賴和對話的主題，從那次之後，這十年來，有許多現代詩寫作者為了參賽，就用這種寫給某某人的結構。甚至裡面很多字句其實是不斷重複的。句型的變化，包括使用的字詞，很容易從其他的作品中看到，用類似的形式、結構去寫作。所以我比較傾向鼓勵有原創性的作品。像是散文組中，我們選出的那篇〈黑手寶藏窟〉，就是比較有原創性的。如果要給獎，我會傾向給〈黑手寶藏窟〉，或者是〈輻射人〉這兩篇。

曾貴海：

〈輻射人〉我也投他一票，我贊成李喬兄的想法。

李敏勇：

〈輻射人〉就是它的巨大篇幅具有優勢，變成對於其他作品的威脅。

凌性傑：

〈輻射人〉這篇小說有受到影視文化的影響，所以警官的人物設計比較類似於電影《痞子英雄》那樣的人物關係。這次小說的作品有很多都可看到受影視文化影響。但是我很欣賞〈輻射人〉的地方，是它有許多知識都用得恰到好處。像是地理背景的考察，尤其是往墾丁的那段。因為我家是在十號公路旁邊。它對於左營歷史的考察也是準確的，醫生背景也是，輻射、核安的常識，也都是準確的。

蔡素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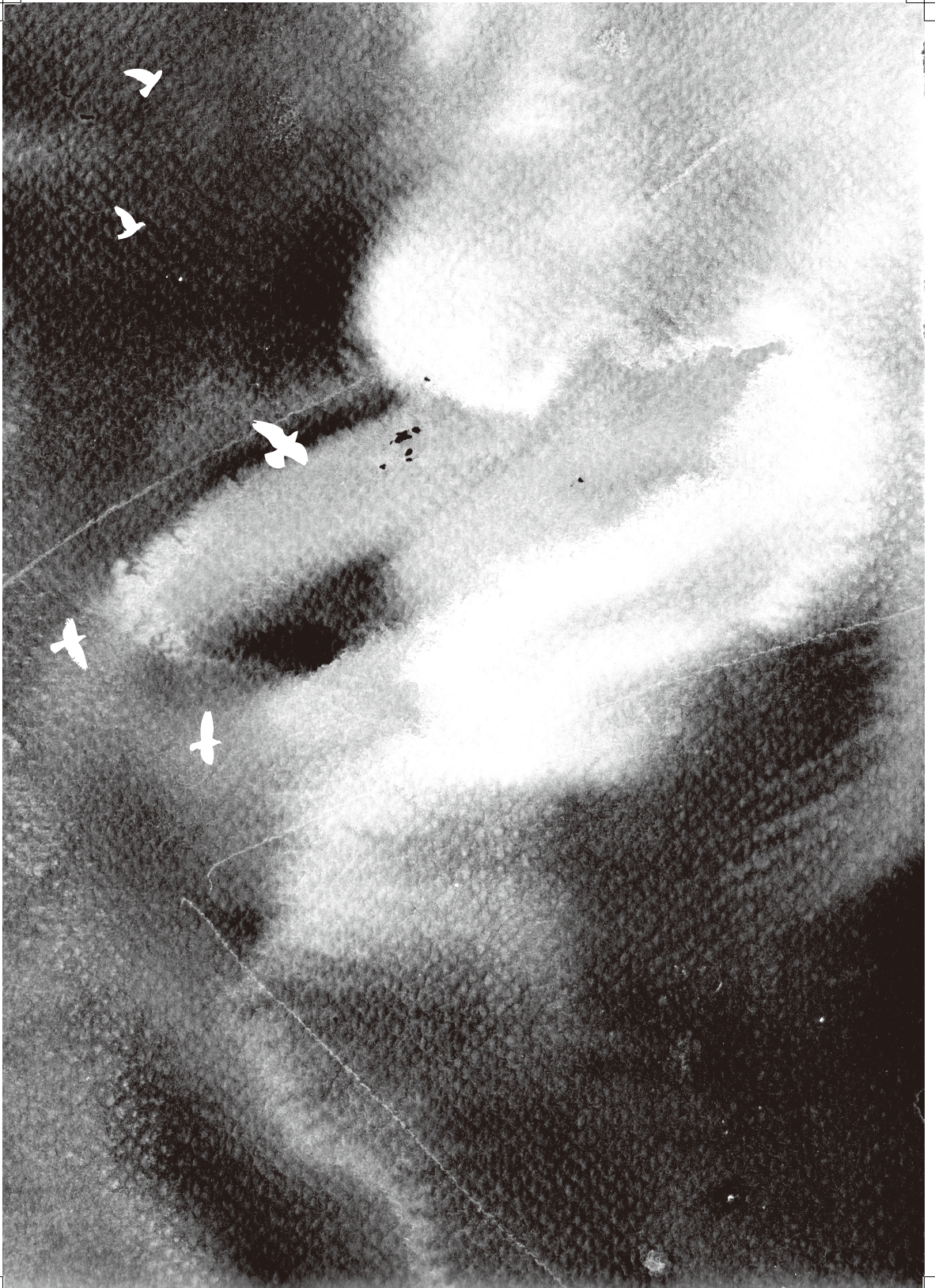
〈牌人〉這篇作品，小說組評選的時候，也有評審非常喜歡。它具故事性，但以小說的節奏感跟緊密度，並不是那麼緊密。因為此次初步圈選只能選兩篇，所以我就選了比較多具高雄背景及社會變化的，像是〈輻射人〉和〈甜蜜時代〉。

決審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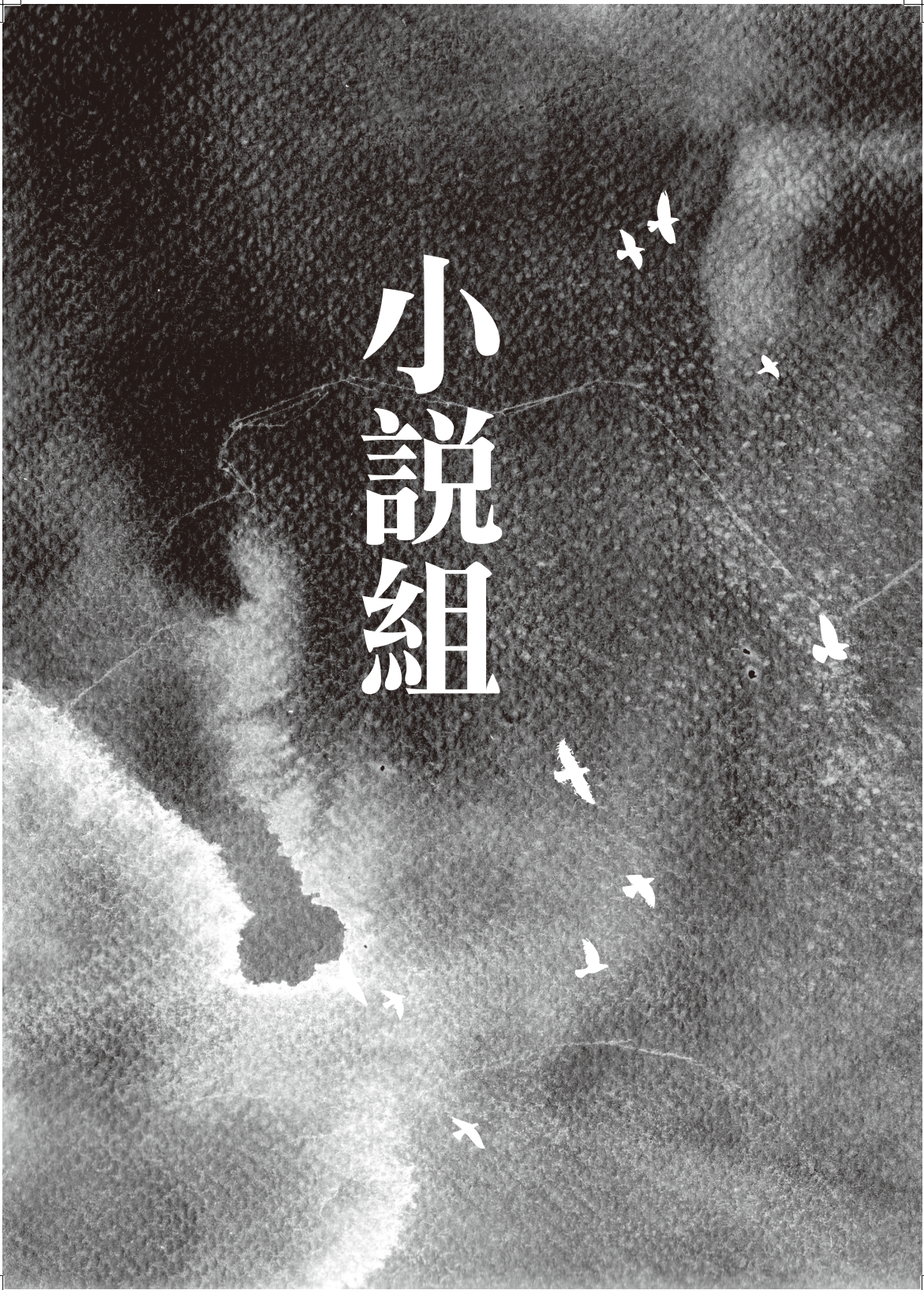
經討論後，評審們共同議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亦可棄權），選出高雄獎，如獲半數以上票數即獲獎。〈輻射人〉得票三票（李喬、曾貴海、蔡素芬），〈黑手寶藏窟〉一票（凌性傑），李敏勇放棄投票。

主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由〈輻射人〉獲獎。





小說組



小說組總評

彭瑞金

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小說獎，是由李喬、蔡素芬、陳雪、李維菁和我五位委員擔任評審委員。從獎項名稱大概就可以看出本獎項和過去已有變革的端倪。它不是過去常見的「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只是「小說獎」。本屆徵文辦法中，小說類只有六千字的下限，沒有數字的上限，因此應徵作品中，字數最少的一篇和字數最多的一篇，差距達到二十倍。這對評審而言，要拿定評量的尺碼，是很大的挑戰。

本屆小說獎共有一百三十件參獎作品，也是超越以往的踴躍。推其原因是獎金提高了，同時參加小說獎的作品，裡面只要含有「高雄」元素的，還有機會參加和其他文類的優勝者競逐獎額更高的「高雄獎」的機會。不過，小說獎的單一獎額提高了，得獎名額卻減少了，不見得有益於文學創作風氣的推廣。雖然不難猜測到主辦單位變革徵文簡章的目的是想以重金懸賞，以徵得佳作。不過，這有違文學生產的原理，如果重賞便能有好作品，那麼哪還有貧窮國家、貧窮地方的人染指文學的空間？所以，可以吸引一百三十人參獎的文學獎，卻只有三個得獎名額，可能形成中彩券那樣的機會主義效益。如果以獎掖文學、鼓勵創作為宗旨的文學獎，尤其是以公辦文學獎的立場，還是以獎金適度、多增加得獎名額為妥。畢竟文學的天才是可遇不可求，從來不會有人相信文學家是可以金錢培育的。以鼓勵文學創作的設獎宗旨言，應有相當比例的人得獎才有鼓勵創作的效益。本屆小說獎應徵的一百三十件作品中，二萬字以下的有一一六件，二萬字至三萬五千字的

有八件、五萬字的二件，七萬字的一件，九萬五千字者一件，十一萬七千字者一件，十五萬五千字者一件，合計約三百萬字。能在這麼龐大的作品群中脫穎而出，真的得有點運氣才能入選前三名。在作品眾多，篇幅差異極大的情況下，參加比賽的條件寬鬆，給獎金額吃緊的先決條件，對於評審是很大的挑戰。由於每位作者在選定題材的同時，都可能預估了作品的篇幅，例如，預定以八千字寫完一篇小說的作者，他的遣詞用句和一篇預計以八萬字寫成的小說，一定天差地別。關鍵在於評審如何拿捏作者的行文速率？百米賽跑的選手和馬拉松比賽的選手要放在同一的「美學」（藝術）平台上如何比較？阿彌陀佛，務請下次務修比賽規則，否則作為評審實在心虛面對如是之選評結果。

不過，比賽總有輸贏，評審的結果是所有評審委員依照比賽的遊戲規則（評審辦法）評定的結果，恭喜三位得獎人，也希望所有的參選的作者再接再厲，繼續為文學奮進。

首獎作品

幻身

作者 錢映真

傍晚公園的鐵鑄長椅上，思綺掏出了牛仔褲口袋中使用多年的按鍵式傳統手機，和時下人手一機的智慧型手機比起來，那晦暗的螢幕顯得相當迷你。

「我搬到高雄了。」她慢條斯理打了這句話，沒有選擇發送訊息的對象，就讓螢幕停留在編輯狀態，之後思綺便只是握著那幾乎可以藏在掌中的黑殼手機發呆。她抬頭凝望為她遮蔭的小葉欖仁，仔細觀察小葉欖仁指印大小淚滴型的葉片，淺淺青翠繁盛地佈滿了眼簾。她喜歡小葉欖仁那帶有生命力翡翠般的碧幻色澤，更喜歡從小葉欖仁難以計數的葉縫中望向天空。樹冠像一張細密的網把她保護得很好，又給了她足夠的網孔允她窺看那歸屬高遠無際的一切。

在小葉欖仁的傘蓋下，思綺仰著頭，看見淺藍色天空中彷彿被揪扯出絲的鵝毛狀卷雲，孤高橫在天際，色調卻是柔和的，絹絲般的奶白色模糊了雲相確切的邊界，所有的顏色就像色鉛筆畫出來那般充滿童話色彩，不張揚地。

她很滿意今天天空的顏色。

她站起身，按了取消送出的指令，將手機塞回口袋，精神的大喊女兒的名字，對女兒說：「該回家囉！」

坐在鞦韆上綁著蜈蚣辮穿著粉紅蓬裙的小女孩三歲左右，縮起雙腿使勁往前讓自己盪得更高，女孩抓緊鞦韆的鍊條嘟起嘴說：「不要！」

「那再十分鐘哦！」

女孩沒有回答，恍若未聞繼續盪著。

交易尚未成立。

思綺又坐回她的長椅上，倚著扶手，以手支頤，顯得億懶。這樣的延長賽通常還要幾回合，得等到思綺下定決心一鼓作氣將女孩扛在肩上像扛著一袋米奮力跑出這個遊戲場方能作罷。

時限是五點半。思綺是家庭主婦，在丈夫下班返家前她必須回家做飯。

今天是星期五，每週P公司製作的布袋戲劇集發片的日子。思綺住的大樓樓下就有一間超商，她要提早五分鐘帶女兒回家，回家的時候順便到超商買一片布袋戲DVD，一片110元，她每週最重要的消費型娛樂。她喜歡從超商店員手中接過DVD的瞬間（簡直像在領獎），儘管往櫃台望一眼就能看到貼著劇集名稱的透明壓克力架上本週發行的DVD外觀，然而能親手觸摸那週週不同以鮮綠或寶藍、珊瑚紅、帝錦黃等華艷色澤為基底的方形包裝袋紙面，近距離窺看紙袋中間圓形透明膠紙底下印在DVD圓標上的本週主打人物，像這樣的片刻總讓她感到十分幸福，若圓標上的人物是她喜歡的角色那更是百倍的幸福。

片子發行的時間是下午五點，若遇到新劇集首販免費贈送限量海報的活動，思綺會提早到超商等，等待的時間令思綺覺得特別漫長。那一次，她左右觀望超商裡進進出出的人，又不放心時時瞟著掛在櫃台後方的時鐘，思索會不會有人和她一樣是在等著拿那限量兩張的海報？她瞪大眼睛把秒針、分針的移動看清楚，店員似乎也感受到她充滿壓迫感的眼光，分針和數字12對齊的瞬間就立即將整疊DVD擺上櫃台的壓克力架。思綺牽著女兒的手一個箭步衝向櫃台，發現在意這件事的人只有自己，不免覺得寂寞……

原來排在她身前正在櫃台結帳的先生只是買菸，排在身後的小姐好像打算寄東西，另一位超商店員放好

片子就向思綺身後那位小姐招手拿單子給她填。

像這樣的畫面並不陌生。

也有很多次，思綺遇過和她一樣來買片子的人，通常都是上了年紀的中年男子。思綺想，他們愛看布袋戲的理由大概和我不一樣。

遇過熱心的超商店員，是個阿桑，特別愛聊，拿片子給思綺的時候好奇的問思綺：「這是你要看的嗎？」

「對啊！」

「哦，很少聽到女生喜歡看布袋戲捏！」

其實網路上愛看布袋戲的女生很多喔！思綺本想這麼告訴阿桑，後來又覺得話題會沒完沒了，只是傻笑輕輕晃動手中的片子就走了。

在朋友或丈夫眼中，思綺就是個布袋戲迷，她的筆電桌面是布袋戲人物，冰箱貼的也是布袋戲海報，聽的mp3全部都是布袋戲角色的配樂，去KTV唱歌點的都是跟布袋戲有關的歌曲，最愛唱西卿的〈苦海女神龍〉。

婚前她曾在大學裡某個理科實驗室當研究助理，一次有個學妹經過看到她的筆電桌面，很好奇地問她：「學姊為什麼會想把布袋戲角色放在桌面啊？」

「因為很喜歡啊……」對思綺來說放布袋戲角色的桌布和其他人放電影海報或明星照片當桌布是差不多的意思，她不曉得學妹為什麼會這麼問她。

「嗯……」學妹彎下身又仔細瞧了瞧思綺的電腦桌布。

那時思綺桌面放的是一個叫佻雲的角色。金色的長髮、抑鬱的眼神，俊秀白晳的面容、眉心一點晶碧寶釧，書生般的髮髻上縛著飄羽銀冠，手中倒扣一把挽穗長劍，顯得出腰身的白衣灰袍，肩頭繫著一襲雪色披風，連鞋面上都綴著羽飾，是個充滿斯文氣質的劍客。而真正讓思綺喜歡他的原因是這個角色身上許多有口難言的苦楚，非常輕盈的形象卻背負著生命中締結關係的每個人各自不幸的沉重。

關於這個角色，思綺有太多可說。腦中翻騰繫乎此身的情感並不完全來自戲劇本身，更多是她想像的，她以為、認為可以從佻雲的眼眸中讀出的獨屬於觀戲者一廂情願直覺式的理解。因為這樣超乎常情的理解，思綺當時已編織出劇情中不曾交待關於佻雲的出生、家世、如何拜師、如何成長、如何突破自身劍術的極限、劇情中暫時失蹤之後的未來，包含佻雲可能真正在意的人到底是誰？那些在布袋戲劇集中出場角色只以某一段人生參與了劇情，其過往僅有幾個回憶片段或他人口述帶過的微妙剪接空白，成了思綺每天夜晚下班後獨對鍵盤敲打、推敲他人人生的樂趣。但或許不能簡單用「樂趣」兩個字來說，有時思綺為自己想像關乎佻雲的悲慘身世傷心，她打了一段自覺傷心難忍的話便翻到單人床上流下不知情由的眼淚，而她的心確實痛著。

彼時她以為將視線停留桌布上的學妹（停留的時間比其他人要久）會問她關於這個角色的來歷、個性，問她為什麼喜歡他，但學妹只是帶著略顯為難的口吻對她說：「可是學姊，妳為什麼會喜歡一個木偶呢？它又不是真正的人。」

頃刻間，如同安徒生筆下《雪后》開頭所說的鏡子碎片，透過那鏡子的碎片，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會變得非常醜陋。思綺覺得那樣的碎片也飛到了自己的眼睛裡。思綺杵在筆電前，反覆咀嚼「木偶」兩個字，再看看自己設定的電腦桌布，佾雲的背後有幾道不自然霓虹燈彩般的弧形劍光，像是粗糙合成的靈異照片，而他的眼睛是木偶師傅畫上的，除了開眼、閉眼的操控線所給予的結合身體動作的套組變化，他根本不會有其他眼神。

思綺感覺很震驚，慌亂把桌布換成一幅雪地裡的風景。

凝視著那高解析度的攝影作品，靜謐的荒原，除了雪與松，別無他物的銀白世界，思綺覺得自己剛剛好像埋殺了一個人。

幸而那樣令人直指醜陋的碎片很快就脫離了她的眼睛。晚上她抱著筆電回家，又換了一張桌布，這次佾雲的背景是秋日的楓紅。少了誇張的劍光合成，佾雲低垂的眼簾仍是那麼哀傷滿身的，思綺看了他好久，覺得分外思念他，甚至忍不住伸出手指輕輕觸碰照片中佾雲的唇。

她很快縮回了手，她感覺到她的行為像是一種侵犯。

有很長一段時間，除了吃飯、工作、睡覺，思綺把生活中剩餘的時間都花在了網路上。她在網路上蒐集喜歡角色的資訊、圖片，也將那些曾經敲打編織的文字分章貼在相關論壇。找到那個專門張貼布袋戲衍生創作的論壇時，她非常開心，論壇同時提供互留私訊的功能，慢慢地，思綺也認識了不少同好，大多數都是女生。

每天思綺都會瀏覽有沒有新的文章，她也儘可能定期更新自己的文章。她期待有人回應自己，即使是隻

字片語都讓她很受鼓勵，偶爾看到一篇很長的感想，她會反覆反覆地讀，甚至印出來留念。感想所提及關於思綺所寫的角色，其心態上的矛盾分析，總讓思綺悵然良久，她意識到不知不覺間她把自己成長過程中曾經感受到的傷痕以放大的方式投射在喜歡的角色身上，她期待別人喜歡自己詮釋的角色，其實是因為她渴望別人喜歡自己。面對親友她難以啟齒的煩惱透過文章中虛構的武俠情境，因為絕對的非真實，反而讓思綺能夠坦率說點什麼了。

思綺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了季子。

一個暱稱季子的小女孩在思綺貼的文章下面回覆：「感覺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心情很悲傷，故事裡每個人都很執著，卻什麼也抓不住，問題不在沒有愛，問題在於愛摧折了每個人所能承受的極限……」

思綺開始和季子通信，如果兩個人都在線上，就直接在線上聊。她們幾乎天天都聊，聊彼此正在進行二次創作的角色。季子也寫侑雲，同一個布袋戲角色在她們兩人各自想像的世界裡有著不同的前段人生卻又交疊著相近的煩惱。後來她們聊到彼此真正的人生，除了布袋戲，她們都喜歡CLAMP的《東京巴比倫》、也喜歡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卡繆的《異鄉人》，季子只小她一歲，她們高中時都唸K女中，她們都學過鋼琴，她們都是長女……

像是核對著我輩族類的系譜，思綺和季子猶如運氣極佳的猜謎選手，快速辨識出彼此相類的特徵。

思綺覺得不可思議，季子不是一個全然陌生的人，她們曾在同一個場域中生活了這麼久，或許她曾走過季子教室的窗前，而季子就在窗邊讀書。思綺想像著各種她和季子可能擦肩而過的最近距離，包括排隊上廁

所的畫面，只是她想不出季子的臉。於是她問季子，願不願意出來見面？

季子在網路的私訊裡回她：「我們的生命中有太多巧合，見了面之後，會不會把我們的緣份用光啊？」

思綺怔愣好一會兒，不懂這是答應還是拒絕，又打了訊息過去：「不見面也沒關係的，其實我也還沒跟任何網友見過面呢！說起來怪緊張的。」

凡事都要思考清楚再把話說出口的季节子，很快丟回一個訊息：「那我要當第一個！」還附上一個笑臉的符號。

思綺和季子的第一次見面約在高雄。季子當時在高雄唸研究所，在嘉義工作的思綺坐火車南下見她。在人來人往的前站出口，很奇怪地，思綺一眼就認出了季子，或許是因為季子動也不動站在那裡，就像一尊美麗的木偶吧！

那是春天，季子戴了一頂麻紗材質的米色英式遮陽帽，白色挖肩雪紡紗上衣搭配水藍色長褲，如瀑長髮，高挑纖瘦的身材像是漫畫裡的美型人物，唯獨手裡提的一只印有侷雲Q版圖片的紙袋顯得突兀，然而也唯有這個紙袋能讓她們毫無障礙確切認出彼此。

思綺怯怯走向季子，甚至沒有勇氣仔細去看季子的臉。相比於季子近乎完美的身材，她自己直統統的身材加上牛仔褲、運動鞋、印著猴子圖案的短T，簡直像個笨蛋，幸好身高平手呢（原來連身高都是一樣的）！思綺感覺到不安，甚至心跳加快了。季子本人有一種異質性的纖柔，挺直的背脊彷彿下了很大的決心才站到了這裡。綠燈亮起的剎那，季子牽起思綺的手，說了一聲：「好軟。」便拉著思綺往火車站對面的公車總站

走去。等公車的時候季子一直拉著思綺的手，直到思綺自覺手心出了汗，微微動了一下，兩人才各自意會了什麼而同時將手鬆開。

搭公車時，兩人並肩。季子拿下遮陽帽擱在膝上，思綺看見了季子靈動的雙眼下方為數略多的雀斑，這讓思綺稍感安心，彷彿她期待著季子的缺點。思綺不要太懸殊的相認，她不是要和季子比較，那樣的期待倒像是思綺擔怕自己將因毫無競爭力而被季子拋棄。

那一個下午，她們先是一起到歷史博物館看一個叫「掌中乾坤——高雄布袋戲春秋」的特展，季子似乎對早期的木偶沒什麼興趣，只在 P 公司提供展出的幾尊電視木偶前駐足。看完展，兩人買了飲料坐在愛河邊的石椅上一邊注視來來往往的人群，一邊聊著布袋戲最近的劇情，還有彼此近來想寫的文章，偶爾開一些低級的玩笑，說起來跟平常在網路上聊的沒什麼不同。忽然間兩個穿著 K 女中制服的高中生從思綺和季子眼前走過，思綺揣想著學妹在假日穿制服的原因，季子則轉頭對思綺說：「好羨慕妳哦！」

「羨慕什麼？」

「高中時就可以跑到離家這麼遠的地方讀書。」

「住校很辛苦耶！」

「不管怎麼樣，妳長大了啊！」季子笑了，接著說：「哪像我，別說國、高中，連大學和研究所都沒有離開過這個港邊呢！就像愛河上的這些遊艇不停在這條河來回移動，卻怎麼也離不開這條河。」

「那妳畢業以後會想在高雄找工作嗎？」

「這也太悲劇了。妳為什麼要這麼早問我這個問題？」

「哈哈，對不起啦！」

季子伸手撥掠耳際被風吹起的髮絲，重新將她的帽子戴好。

「妳看過《海上鋼琴師》嗎？是電影。」

思綺想了一下說：「好像沒有。」

「就是一個在船上出生的鋼琴師終其一生都沒有離開過那條船的故事。」

「終其一生」四個字透露了結局，思綺故意皺起眉頭對季子說：「妳爆雷了哦！」

這次換季子尷尬地道歉。

但那原不是她想說的話。季子憂傷的眉目令思綺緊張，一種被過分美好清澈的情感強烈吸引而不知所措的緊張。

「欸，我覺得即使是一條河也有很多不同風景。就像今天的見面，如果我們約在愛河。會不會一個人一直在上游等，另一個人一直在下游等，最終沒有見到面？」

「不會有人約得這麼不精確的，何況我們有手機啊！」季子果斷地回答：「會那樣約的人，一開始就希望見不到吧！」

細數起和季子要好的日子其實只有兩三年，見面的次數恐怕也不超過十次，只是每次見面都是好長好長的談話，長到思綺有時會想不起來究竟講了什麼。彼此的關係沒進沒退，也不是在戀愛，但有時又很像。有

一次，季子來嘉義找思綺，時值週末，就在思綺租屋的小套房過夜，思綺翻找一些自己收藏的布袋戲同人誌給季子看，那是一些思綺蠻喜歡的作者自費出的書，思綺口沫橫飛地介紹這些書籍的內容以及她喜歡的點。

季子忽然表情嚴肅的問她：「妳喜歡S的文章勝過我寫的吗？」

「當然不是啊！妳寫的文章有一種我不懂的哀愁，連被妳說很哀傷的我都沒辦法穿透過去的冰冷。我很喜歡這樣的妳啊……」

她們兩個人坐在巧拼地墊上，季子環抱著雙臂，把頭埋進臂彎，「對不起，問這種問題讓妳很為難吧？」

思綺當然也只能說：「不會。」

為了轉變這種氣氛，思綺又想到當日路過漫畫店新買的日本BL (Boys' Love) 廣播劇，其實她根本聽不懂日文，只是因為很多網友在討論，她就忍不住買了一片俗稱B版的盜版CD回來。喜歡同人誌的人不一定會喜歡BL，只是兩者喜好的人口會有所重疊。思綺和季子都有把喜歡的布袋戲男角配成一對的習慣，她們都喜歡不受性別限制的愛戀，所以偶爾也會接觸一些BL漫畫或廣播劇。思綺問季子不想聽，懂一些日文的季子說：「我聽聽看。」

播出的過程季子起先翻譯了幾句，之後隔了好幾句她都沒說什麼，思綺也不在意。當收音機傳來兩個男主角開始啾啾哈哈歡愛的聲音，思綺還抱著搞笑的心情想對季子說：「兩個男聲優是怎麼在錄音室配這種讓人害羞的劇情啦？」

未及出口，季子冷不妨對思綺說：「可以關掉嗎？」臉色僵白的她神情裡帶著歉意。

「怎麼了嗎？」

「我覺得跟別人一起聽兩個男人做愛的聲音有點奇怪。」

「這麼說也是。」

思綺還記得那時聽季子說出「別人」這兩個字的時候心裡有一種特別異樣的刺痛，就像那些她為佾雲哀傷的夜晚胸口無比真實的痛覺，她想說這又沒什麼，妳也不是常常跟我開一些想要誰把誰推倒的玩笑嗎？可是，不是，不是這個刺痛了她。思綺意識到有什麼是可以發展的，但是季子先踩了煞車。

也是遇到了季子，她才知道自己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慧敏感。

對於季子，她採取的許多行動，都是有欠考慮的。

然後季子就去洗澡了，隔天季子對思綺說她因為認床睡不好，想早點回高雄休息，思綺感覺有些敗興送季子去坐火車，離別前季子想到了什麼吞吞吐吐對思綺說：「其實我覺得買盜版CD是不道德的。」思綺難堪的低下頭，如果要辯解說她覺得日文原版動輒上千塊的價格實在太貴，已經在工作的她實在沒資格說這種話，如果說她覺得這個CD不值那個錢（因為她根本不懂日文），她相信季子會更生氣。燦爛揮手，微笑道別後，兩個人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再約下一次的見面。

在那段心中情感彷彿忽然被誰降溫的日子裡，兩人在網路上的言語也都鑽得太深變成爭執，猜謎的好運彷彿被用罄，對話裡挑出來的盡是差異。思綺常常提早關掉電腦，強迫自己躺到床上睡覺。她時常夢見佾雲，她正寫著的關於佾雲的衍生故事還沒寫完，剩最後一章，她在這一章裡讓佾雲陷入陰暗衰敗的困挫，自毀又

自憐，她決定要讓自覺沒有心的佾雲去試著愛一個人，儘管那是一個讓佾雲痛苦萬分的人，也是最了解佾雲的人。

她有時夢見佾雲漫無目的追逐著什麼又突然跌倒，臉上滿是汙泥，好像誰都不在，沒有人能救他，而佾雲的視角正是她自己的視角。

有一天晚上，她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個男人，她把季子抱在懷裡，不停吻她，現實中沒有任何性經驗的自己在夢中毫無障礙的意識到自己進入了季子的身體，像她熟悉的那些BL漫畫裡的H場面，她感覺有什麼劇烈的情感從內裡噴發出來，經過夢中虛擬的陰莖進入了季子體內，她感覺到她們彼此相愛。

醒過來的時候，她清楚意識到這是性慾。

思綺唸大學時，班上分別有一個男同學和一個女同學不約而同各自對思綺出櫃。思綺都問過他們同一個問題：「你（妳）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是同志的？」他們的答案出乎思綺意料的早，都在國中時期就已確定。那個青春正萌發，身體性徵發育中的階段，他們都意識到自己感興趣的對象是同性。

但是思綺不是這樣，思綺國中的時候沒暗戀過任何人，她只立志要當科學家，她看偉人傳記，想要發明點什麼拯救全世界。唸K女時，她暗戀過一個長相俊俏的儀隊學姊，在她心中，那個學姊就像個理想中的半男性，漫畫《凡爾賽玫瑰》裡的男裝麗人奧斯卡，她不曾慾望學姊頸部以下的身體。有一天她在保健室巧遇學姊，看見學姊臉色蒼白拿著保溫袋敷著下腹部，她嚇了一跳，原來學姊也有生理期，這不是明擺的事實嗎？因為學姊是女生啊！如果她喜歡女生，為什麼那一瞬間她感到失落呢？唉！她連學姊在校慶時咬著吸管噁可

樂都莫名的失落，或許是因為凡爾賽宮沒有可樂。

如此劇烈想要獲得一個人、摻雜貪愛痴怨渴求某種形而上的絕對結合，是在遇見季子之後。那時思綺已經二十五歲還沒交過任何男朋友。

幾個月後，她在台北場的冬季同人誌展遇見季子。那次同人誌展的場地是N大的體育館，季子喜孜孜站在攤位後面費力吆喝販賣自己的作品。那是思綺沒看過的季子，有點過分的活潑和漫不經心，季子身旁還有一個身材嬌小、面貌清秀，削著男生頭眼神十分銳利的女生幫忙對路過攤位的同好介紹季子的作品。

季子拉過那女孩的手對思綺介紹說：「非幻，這就是幫我的書畫插畫的花寒鴉，她很可愛吧？」

會場忙亂，季子無暇照顧思綺。思綺買了季子的書，一個人走到體育館二樓的看台遠遠看著季子和花寒鴉的背影。在塞滿五顏六色人群的體育館內，思綺看著季子和花寒鴉的頭一下子靠近，一下子又分開。

活動結束後，季子說要一起吃飯，花寒鴉顯然沒打算對思綺搭話，季子似乎也不覺得這麼安靜有什麼不對，

她們三個人坐在一起，卻沒話可講。花寒鴉顯然沒打算對思綺搭話，季子似乎也不覺得這麼安靜有什麼不對，季子不停翻看自己的提袋，然後說：「我們來交換今天買的本看好了。」

於是三個人把袋子裡的書都拿出來放到了桌上，一人抽走一本低著頭看。思綺翻了幾頁，什麼也看不進去，那些明明很好笑的四格漫畫都變得不好笑了，只覺得自己大老遠從嘉義坐車跑來看季子，想為擺攤的她加油打氣，卻落得像局外人一般，依這樣的氛圍她相信在上火車前，她都不會有機會和季子單獨談話。

她站起身對季子謊報她買的火車票時間，她把時間說得更早，好早點離開。季子送思綺到簡餐店門口，

問她知不知道怎麼從這裡到火車站？

思綺語氣有些急躁的說：「我不就是坐捷運過來的嗎？」她反問季子：「妳今天有地方住嗎？」

季子點點頭：「我住寒鴉她家。」

思綺忍受著嫉妒將雙手插在褲口袋裡對季子說再見，隔著那一片玻璃門，她想像她離開之後，季子和寒鴉或許會把桌上的本都收起來盡情聊天，也想像季子在寒鴉家那可能展現的（如同在思綺家）抑鬱慵懶的模樣、以及她們兩個人睡同一張床的可能。

三十五歲的思綺回想起二十五歲那時自己為了一點小事生氣的模样，覺得有幾分懊悔卻也無可奈何。那時，她很難分清她對季子的獨佔慾究竟是友情還是愛情？她們對坐桌子的兩角時，思綺偷偷抬頭窺看那正低頭看本的季子，看見她淡紫色V型領口約略露出的乳溝，好像就有什麼東西不對了，跟夢裡不一樣了。

思綺忽然意識到自己追逐的情感從來都沒有真正的身體，如同學妹口中的「木偶」。

小時候別的女孩都是抱著絨毛娃娃睡覺，唯獨她抱著爺爺在城隍爺生日時自廟會買回的電視木偶。黑色尼龍絲作成的頭髮，梳著文生髮髻，白漆塗抹的臉，塑膠空心的頭，薄唇和雙頰都漆著淡淡的粉紅，那是一個模仿史豔文造型的塑膠布袋戲偶。

她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把手伸進戲偶的衣服裡操演，像野台的口白師傅一個人操演兩種聲音對話，戲偶會問思綺心事，思綺就會告訴戲偶她的煩惱。她煩惱父親的病到底會不會好？她煩惱校際合唱比賽如果表現不好該怎麼辦？儘管從現代製偶技術進步的程度來看那絕不能算是俊美的偶，但是在思綺的記憶裡，她為那

尊偶深深的癡迷。兒時一次搬家，不知什麼緣故失落了，找了好幾天都找不到，思綺感到十分懊惱，她難過她甚至不曾為那尊戲偶取一個真正的名字。但到底後來她如何遺忘這份失落的痛苦，她也想不起來了，她以為的傷痛從來沒有她想像的深。

她懷疑戲偶是被母親丟掉了。搬家前，她基於一種莫名的衝動，將戲偶頭上纏綁的髮髻剪開，手指頭沾水將被膠水死黏的部份一縷一縷用力扳開，讓戲偶披頭散髮。她覺得這樣的戲偶很迷人，有一些傷心的樣子，受欺負的樣子。

母親看到那披頭散髮的戲偶時，曾經很疑惑的問：「哎呀，是不是壞掉了？」當下思綺不敢回答，她不敢說是自己故意弄的。母親也沒追問，就走了過去。

那時候是快要唸國中了吧？思綺雖然不曾暗戀過誰，卻不是從來沒有過性慾的。回頭想來，少女時期她曾在野台布袋戲表演時看見戲臺上演出惡霸強搶民女的劇碼。為了要表現民女被惡霸「欺負了」，操偶師會把女偶帶下又換一尊臉蛋相同但是穿白色衣衫的女偶上來，有別於金光戲常見加厚墊肩綴滿亮片的外衣，那過分樸實的白衣，其實也就只是一件白色衣服而已，讓思綺看了十分臉紅。即使毫無裸露，她仍意識到一些她不知該如何指稱、定義的羞恥感。

思綺從小到大都很愛看布袋戲，如果告訴別人這些布袋戲曾給她的感受，恐怕會被人鄙視或怒罵「別用妳那猥瑣的內心污辱台灣國粹」，大概會招致這樣的評語吧！

即使是對季子，她也不曾告訴過她這些再真實不過的回憶。她推開簡餐店那道玻璃門的時候，似乎她和

季子的可能也劃下了句點。她們仍是好朋友，但是思綺告訴自己季子不是戀愛的對象，只有2D的世界才是永恆的。她依舊喜歡看布袋戲，在佯雲之後，又喜歡了好幾個不同的角色，只是她喜歡的角色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非常的孤獨。

那些角色都擁有一個可以理解他們的好友或者結拜兄弟、甚至是今生最該提防的敵人。獨獨這麼一個人可以理解他們，但他們還是非常孤獨，因為在這漂泊江湖中，總會碰到幾個道德兩難的選擇題，也總會有那麼幾次遭逢不明所以的背叛。最終那些外表看來堅實的友誼，口白大師投入感情一聲聲「好友、好友」親暱的呼喚，都改變不了有人要離開，有人要死去，而有人要留著恨，這些必然要缺陷的過程。

思綺恆常在夜裡獨自觀看布袋戲，有了YOUTUBE之後，她更能反覆看那些特別令她動容的剪輯片段，於是她喜歡的角色在YOUTUBE的視窗裡重複的死去，或者重複的凝望他最在乎的兄弟躺在自己懷裡嘆氣，那樣的場面總是少不了鮮血跟眼淚。

後來透過朋友介紹，她認識了現在的老公，他們一起看布袋戲。思綺難過看著自己喜歡的兩個角色從好友走到決裂，她將DVD倒回去，重看了好幾遍，彷彿以為能找到什麼蛛絲馬跡，沙發上另一個陪她看戲的男人卻早已陷入深深的睡眠。

男人醒來抱怨：「還是小時候的布袋戲好看，既鬥智又詼諧，動作也比較靈活，現在的木偶實在是做得太大隻了。」

又一次，男人抱怨：「木偶的眼睛還是用畫的耐看，現在裝這個像洋娃娃一樣的眼珠雖然逼真，但是讓

我覺得毛毛的。」

完全沒有在討論劇情。

如此幾次，思綺決定還是自己看布袋戲就好。然而她和這個男人其他方面都很合契，最後也還是結了婚。

結婚之前她通知了季子，她們約在介於嘉義和高雄之間的台南火車站，彼此坐車的時間公平。她們在後站出口碰頭，這次季子沒有精心打扮，跟思綺一樣，一身短T長褲。

兩人在熱天裡沿著綠蔭走了很長一段路，到長榮路巷子裡的一家咖啡館喝茶。飲料送上來的時候，思綺說她打算結婚，問季子要不要來參加她的訂婚宴？季子說她當然會到。

不知怎麼了，季子那次喝冰奶茶喝得特別急，恍若為了蓄積足夠的水分。季子雙手緊握著只餘奶沫的玻璃杯對思綺說：「嫁了人會有很多辛苦的事，妳以後要好好照顧自己……」說到一半就開始哽咽，眼眶紅了半圈大哭起來，引起咖啡店裡其他客人的側目。

隔著那張小桌子，思綺慌張伸過手去握住了季子的手，反覆揉著季子的手心像是一種哀求，認識這麼久，這還是她第一次看見季子哭。思綺開玩笑說：「說不定哪天我還要帶著小孩去投靠妳呢！」

「那當然可以啊！」季子勉力止住了哭，滿臉淚痕的，思綺只能從包包裡拿出整包面紙遞給她。

訂婚宴在思綺的老家潮州舉行，那天季子沒有來，往後思綺打給季子的每一通電話她都沒有接，送簡訊亦然。思綺打了一次又一次的電話，她都懷疑自己是騷擾狂了，然而她最怕的是季子出事。電話始終能通，簡訊也能送出，就是沒有人回。

有一天，思綺在送給季子的簡訊裡這麼寫著：「如果你討厭我了，請告訴我。」

隔了許久，季子回覆了一封久違的簡訊：「心中有事待解。」

思綺又送訊息問她：「要不要和我談談？」

季子也沒再回覆了，季子從網路上徹底的消失，她刪除了帳號和尚未列入精華區的文章，只留下還能讓思綺撥通、送簡訊的手機號碼。

思綺送簡訊告訴季子她會等她，她想到什麼就送簡訊給季子，因為一再地沒有回音，她也降低了送簡訊的頻率，到最後變成一年一次，季子生日的那一天。

這世界上確實沒有什麼永恆的事？

思綺對網路上另一位後來在論壇上認識的朋友湘湘說起這件事，略去夢境的刪節版。

湘湘說：「或許對妳那個朋友而言，妳的結婚就是一種選擇。無論如何，她不再是妳心中的第一位，妳有了孩子之後，她會排得更後面。」

湘湘中肯的推論讓思綺明白了一些事情，她意識到自己長期以來偶爾發送的簡訊或許對季子來說是相當痛苦的騷擾，像是有人下定了決心要往前走卻不停被人拉扯衣角。

她曾經氣憤季子的決絕，難道季子就一點都沒有擔心過我。經歷了這幾年婚後的歲月，思綺確實被歲月磨蝕得五感俱鈍。她不再能夢見俯雲或者把自己想像成布袋戲中的哪個人物，她的身體變得太具體，她無法再假裝自己是別人，有另一套的人生，她無法附著在她喜歡的角色身上盡情流淚，呼喊那些無法挽回的每一

件事。

她生女兒之後的幾天，婆婆、大嫂、母親就圍在她的身旁看她怎麼餵奶，房間的門從來沒人去鎖上，作為母親這個族類的前輩們紛紛走進走出，對她進行技術指導，幫忙調整餵奶的姿勢。她們笑咪咪地盯著小嬰兒的嘴如何吸吮，吸得太久了，她們又擔心的問思綺：「妳到底有沒有奶流出來？她是不是都乾吸所以喝不飽？」

那些問題，思綺都答不出來。在即使是哪個不熟的遠親大嬸撞見她餵奶她也不會驚慌之後，她知道有什麼她想守護的東西破裂了。

她得到了塵世的圓融，失卻了心靈的寶劍。

慌亂的育兒歲月，一眨眼，曾經熟悉的論壇已全是思綺不認識洋溢著青春氣息的年輕作者。幾個跟思綺當年在論壇結識的朋友也都陸續因為走入婚姻或者工作忙碌，或者轉看韓劇、日劇、美國影集，退出了看布袋戲的行列。

只有思綺就是放不下，仍守著或許以她這個年紀不該投入那麼多心力的某些無以名狀的東西。

有時拿到的免費海報攤開後裡面沒有她喜歡的人，有時DVD播放了兩個小時，那些企圖讓觀眾笑、讓觀眾流淚、讓觀眾覺得武戲很精彩等充滿企圖心的劇情竟都不能使思綺感到激動。為了一段動人的對白而在電視機前面打滾的日子彷彿一去不返，思綺低迷的像是一頭失去性慾的野獸。她感覺心靈空虛，滴不出半滴眼淚。

最近，已經連續好幾個禮拜，思綺覺得自己無法被劇情振奮起來，儘管一個禮拜後她又會重新滿懷期待

的跑去買片。

一如預計，在五點二十五分的時候，思綺一把抓起女兒，將她扛出遊戲場。一離開那個場域，女兒便忘記了遊戲場的事，而是興奮的跟她一起走進超商。思綺讓女兒選一包零食，兩人一起手拉著手快樂地走到櫃台前說要買片子。

思綺整個晚上都充滿期待的，快樂地收衣服、摺衣服、煮晚餐、和丈夫女兒一同用餐、洗碗、烘碗、擦桌子、幫女兒洗澡、說故事給女兒聽、和女兒一起辦家家酒、陪女兒睡覺。等女兒睡著後，她躡手躡腳偷偷爬起來看片子。

最近倒楣的運氣如同始終抽不中的樂透一般，又是讓她無言的兩集。

思綺從播放器退出片子，將DVD收進紙袋放進一個蒐集盒裡，例行的程序。她走進臥室叫醒沉睡的老公對老公抱怨最近都無法入戲。

丈夫揉揉惺忪睡眼，打著哈欠，和思綺雞同鴨講：「什麼？好看嗎？」

思綺費力的解釋整個看戲的過程，期間又叫醒再度昏睡的老公好幾次，她下了結論說：「好像不是劇情的问题，是我發生了問題。」

丈夫最終聽懂思綺的問題，摸摸思綺的頭說：「看戲本來就只是消遣而已啊！誰像妳看戲這麼認真啊！」思綺點點頭，或許這樣才是正常的，那畢竟是戲。

湘湘曾經問思綺：「妳那時候為什麼會選擇和現在的丈夫結婚啊？聽妳講回憶的時候，怎麼想都覺得妳對那個朋友比較像愛情耶！」

思綺想了很久，這麼告訴湘湘：「大概是因為那個人不管睡得多沉，被我叫醒都沒有生氣吧！他身上有一種2D人物才有的可靠感。或許我只是喜歡瘋狂的故事，但實際上卻是非常膽小的人吧！最終我還是受不了必須揣測對方心意的關係，那樣的關係實在是太疲憊了。」

有許多事，發生先於理由。對湘湘所說的恐怕也只是思綺這幾年來在不停重組重記的回憶裡刻意爬梳出來的理路，她的理由逐年精練，像是濃縮所有畫面之後得到的合成構圖，無論概念上如何相通，都早已偏離事實的原貌。她需要一個朋友聽她說說季子的事，想聽聽不認識季子的人告訴她季子是怎麼想的？季子的離開也沒有留下任何理由，思綺甚至不能確定那是否跟自己有關？也許她只是單純被季子從人生裡刪除了。

「嘿！在我看來，妳又想要一個揪心的女朋友，又要一個安全的老公，這種類型就是希望大享齊人之福的類型啦！」湘湘下了這個結論。

在那場和湘湘的對話之後，思綺猶豫了許久終究刪除了季子的手機號碼（她甚至沒有背起季子的電話）。不再會因為一時的軟弱動搖去撩撥季子的世界，讓思綺安心許多。

她仍打那些沒有輸入收訊者的簡訊，打了又刪除。

最近她因為常常抱小孩，雙臂長出了結實的肌肉，只是小腹仍像帶顆躲避球沒生出來一樣。她每天在公園扭腰、跳繩，期待下一個週五發片日。

錢映真

個人簡歷

1977年生。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碩士。曾任高中地球科學專任教師十一年，現為家庭主婦。隨身的包包裡習慣放一本想讀的書像依賴毯。文學資歷空白，但確實在人生潛移的零落狹縫中，斷續寫著，如一小塊、一小塊剝落入海的孤冰消融於網路的時間軸或傷損的硬碟空間。

得獎感言

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在懷疑自己是否具有寫作的資格，時常衡量腦海中構思的故事被寫出的必要性，縱使寫了又遮遮掩掩，想拿給人看又怕不被理解。一方面因缺乏自信而徬徨，一方面又覺得儘管身處資訊流通、影像拍攝如此便利的時代，仍有些許存乎於感受、記憶之間的音聲、情感、形貌若不是透過文字寫下就會徹底失落。感謝評審給我的肯定，能夠得到這個獎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鼓勵。感謝家人對我的支持，感謝在寫作這條路上曾鼓舞過我的好友們。謝謝你們，我會繼續努力。



〈幻身〉評語 李維菁

〈幻身〉這篇小說以布袋戲與扮裝文化作為貫穿作品的切入點，貧乏平庸的現實與投注所有情感的虛幻世界的對照，同性情欲與婚姻家庭的交錯，階級認同與試圖穿越邊界的渴望，作者以極為細膩豐富的手法，推展開來一個豐美又哀傷的世界。

在通俗文學中以扮裝題材寫作者不少，但多停留在表層的描寫，〈幻身〉作者卻能把這個題材寫得深刻，伴隨女性成長面臨的自我追尋的歷程，揉捏整塑，並將雙性、無性的情感細緻處呈現出來，而非單純落入情欲掙扎的制式思考，好幾個轉變處寫得動人哀愁。女人那份試圖在現實早就架構好的生活體制中，試圖找一處縫隙，讓流轉的身心得到一個可安歇可悅美之處的渴望，作者成功地寫得深情卻不耽溺。

評審獎作品

消蝕

作者 凌明玉

沙發上，他斜躺的角度，看見對面陽臺那盞燈又亮了。不分日夜，那盞嵌在住家外陽臺的小燈總也不滅。他討厭那片亮光，白天看那燈亮著，不顯眼，天色越暗，越像一張掛在屋外的X光片。

對面住家籠罩在燈的光暈裡，模糊搖晃。如果以他喜歡取鏡的畫面來說，失焦的光影，有種說不出的寂寞。他天天出門，兒子天天待在家。累攤在沙發上的他，將視線移回自家魚缸，剩點力氣剛好和金魚說話。

「相館越來越少，洗個照片跑了四條街，連個影都沒看到！」

四十公分長的魚缸有六隻金魚，都是珠鱗，圓滾滾胖嘟嘟赤紅的粉白的珠鱗，有的額頭腫了好幾個泡，那頭冠像戴上珠翠裝飾的小格格，有的尾鰭飄散彷彿仕女揮舞水袖。水族館老闆說，珠鱗可以養到雞蛋大小，他想起儲藏室還擺著養慈鯛一尺半的缸，缸裡造個貝殼景，再放進長大一些的珠鱗，望著這群金魚生氣勃勃翻騰玩耍，至少這個家看起來還有點生命力。

他喜歡和小金魚講話，雖然死亡總毫無預警靜悄悄來臨。有天早上起床發現五尾慈鯛全數陣亡，換了小金魚後，這批珠鱗取代了慈鯛聽他說話，小金魚繼續跟著他的指尖活潑游動，一切彷彿都沒改變，說話的人，聽話的魚。

「我只想要找一家能沖相片的相館啊。」他將手指伸進魚缸撈起一株枯萎的水草。

兒子坐在長沙發旁的電腦桌前，沒理會他說什麼，緊盯著線上麻將餵牌，過了一會兒，才懶懶回句：「不必找相館，便利商店也能沖照片。」

整天玩線上遊戲，摸搖桿和滑鼠的時間比和老子相處還長。兒子用之前上班存的錢買了大量3C產品，最

令他驚異的是高職餐飲科肄業的兒子還會組裝電腦，陸續網購了64M/7200轉的HDD、節能省電版顯卡、DVD燒錄器、電源供應器……有些完全沒聽過的東西還是從貼在紙箱上的出貨明細表初次相識。

蜿蜒交錯的線路將兒子團團圍繞，他也不想靠近他的領地，生怕誤觸了什麼開關，當螢幕一片漆黑，兒子取下耳機，他該說些什麼？

「喔，便利商店也能沖照片」他不自覺重複了他說的話。

他習慣一整卷拍完，精選幾張到照相館沖洗，本來有家舊相館開在捷運二號出口旁，到那一看，居然變成情趣用品專賣店。騎著腳踏車找遍了住家附近三條路街，找不到一家相館，倒是發現便利商店街頭一家巷尾兩家，兩家不同企業的超商僅隔著30秒斑馬線，要買什麼都便利。即使可以，他還是不想在那裡沖照片，沒人討論單眼鏡頭，也不交流拍照技巧，這哪是沖照片，只是沒有溫度的交易。

兒子大概不想知道他去了哪裡做些什麼事，他眼裡除了遊戲還是遊戲。客廳一臺桌機，房間一臺筆電和外接大螢幕，兒子白天會移動到客廳，上次有人來家裡，已是一年前的風景，為了拉網路線，說是頻寬不夠。兩人視線很少交疊，經常是他瞪著金魚，兒子盯著電腦螢幕，不必細看時間有何差異，兒子微駝背聳著肩那蠢樣和他下午出門時差不多。

兒子平常看NB A和打遊戲，他早上看看股票，午餐後騎單車出門閒晃拍照。父子倆每天都這樣過。高職餐飲科差一年就能畢業，春芳去世後，他說不想去學校了，可問的能勸的全數說盡，該唸書的還是不唸，該上班的索性不去上班。像是全家去風景區遊玩，太陽曬暈了，走累了，有人使性不看鏡頭，拍出來的臉孔

都是不情願上相的表情。

兒子一休學便接到兵單，他才想起，兒子晚入學一年，一沒學籍便得去服兵役。當兵兩年，放假回家的兒子越發話少呆傻，竟然學會組裝電腦還增加了各種配備。退伍後短暫兩三個工作不如人意，留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長，沉迷網路遊戲，什麼事都不想做，也不急著做什麼事。

他軟綿綿的待在家裡，不是沒人管，而是管也不動。他打遊戲時只動眼珠和手指，不搖不晃，幾個小時過去，不仔細分辨還以為兒子是個家具，人形化但缺乏人性。

妻子離開後，兒子某些情感也跟著死去了。父子倆越發沒話好說，他也不想多說什麼。他退休後好像和兒子一樣，什麼都不想做，也沒什麼事急著非做不可。生活忽然被抽掉一個固定的地點，支點傾斜，只剩下家，時間變得彎曲又可以無限延長。整個家，安安靜靜。

他常和金魚喃喃自語，但不管走到哪，都聽見兒子喀喀噠噠操作搖桿的聲響。靜止的氣氛慢慢滲透，侵入牆面和隔間，冷清是他們每一天的背景。

●

兒子休學成天悶在家，怕跟著出事，想東想西還是心煩，拼死拼活工作半輩子，五十幾歲也該為自己而活，他索性申請提早退休。這麼一想，心裡輕鬆不少。這個家的畫面開始固定在腳架上的鏡頭裡，按下錄影

鍵，故事會一直繼續。

春芳還在時，捨不得孩子叫餓說煩喊累，偶爾發現他身上有瘀傷，她總嚷著一定在學校被霸凌，不如休學或轉學才省心。妻子的憂慮不是沒道理，做為父親，似乎得拿個主意。

跑去學校了解狀況，或是找老師教官校長輪番吵鬧？調查哪些同學瞧他不順眼？他想多半問題出在兒子彆扭的個性，先休學思考往後，也不是壞事。但最後，他什麼也沒為兒子做，好像那些傷痕從來不曾出現，一切只是幻覺。

待在家的兒子像迅速拔掉電源的機器，更像是進入冬眠狀態的熊，慢吞吞移動，整日在洞穴躲藏。地震颶風或病毒瘟疫與他毫不相干，他的腥風血雨都在電腦螢幕上，每天戰鬥的是十幾個化名的自己。

他起身，走到廚房打開冰箱，拿出蘋果，發現午餐的鍋碗餐盤倒是洗好也放進烘碗機晾乾了。說兒子什麼事都不做也不甚正確，春芳離去後的家事，幾乎是兒子一手包辦，母子倆像是默契良好的搭檔，一個退位一個補位。

還記得接到警方通知去車禍現場指認妻子遺體，返家已夜深，兒子到廚房做了鍋熱騰騰的什錦麵，強迫他吃，兒子對著食物複誦了一遍春芳常說的話：「什麼天大的事，先丟在一邊，飯要吃吧。」

天大的事，是家人的消失。那時，他驚訝兒子的冷靜，彷彿死亡這件事，他已經演練過千百萬次。

兒子常飛快敲鍵盤和人聊天，卻很少和真人說話。他好像沒有朋友，也沒人打電話找他，更別說有人上門來找他。

有時接到一兩通電話：「阿爸，阿爸……我出車禍了！快來救我！我需要你……」

對方哀痛嘶啞的聲音甚至和坐在房間打遊戲的兒子有幾分相似，莫名感到親切和興奮，他嘗試著回答：

「爸爸跟你說，先別慌，這時候千萬要冷靜，有沒有報警？肇事者跑了沒？」

「阿爸喔……要怎麼辦？我撞死人了！緊咧！緊匯錢到帳戶給我……」窸窣之間從激昂求救轉為斷斷續續的哭腔。

「好好好……別緊張，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受傷啊？你在哪？快告訴我，我立刻過去找你。」他幾乎要潮濕眼眶，電話那端的兒子如此需要父親。

他想起第一次牽著兒子上幼稚園。兒子一看到溜滑梯，咻地掙脫他的手奔上前去，溜下來時卻被後面跟著溜下的小朋友推擠到頭和肩膀，兒子嚎哭著向他跑來，小手緊摟著他，靠在他懷裡抽抽噎噎的說：「爸爸……，好痛……，好痛，嗚嗚……我要回家，回家……」

他沉浸在話筒那方的哀哭，回憶過往，這些小事宛若才剛發生。

並不很久以前，兒子還在念小學，前妻雪芬癌症離世，半夜老聽到兒子抽泣哽咽，總要拖著毛巾小被子爬到雪芬睡床位置，才能安穩入睡。現在那個位置又空出來了。

「你先冷靜下來，聽爸爸說，不要怕，要勇敢……爸爸會幫你……」

他握著話筒說得情真意切——兒子此時忽然離開遊戲，走到他身邊，按下掛話筒的通話鍵，截斷了那個兒子和他的對話。

「爸，幹嘛和他們聊天？別理這種無聊電話，他們會騙你錢，你不知道嗎？」

「啞……」

被騙也沒什麼不好，對方這麼需要一個父親。他望著兒子轉身離去的背影，什麼話都沒說。

「噢——我們上次說話是什麼時候啊？」他問小金魚，他和兒子說話，真的說話。

搖擺著肥胖身軀吐著氣泡的魚，嬰兒般澄淨的眼睛滴溜轉著，一張嘴吞掉漂浮在水草間的飼料，餓了便吃，吃了就拉，小魚的腦袋裝不了太多未來，也不可能儲存過去。

他想起來了，上回兒子找他說話，當兵剛回來不久，去親戚介紹的海鮮餐廳不到三個月，幾次備錯了菜料，大廚罵他幾句就不想幹了。再上一次，曠課太多、幾個學科要補考，問他原因，支支吾吾問不出所以然，春芳那時出了車禍，顧及這孩子不想唸書或許是失去了母親。心頭一痛，也不想細細追問。

很難從記憶抹去那一年，家裡頓時少了一個人，父子倆生活再度亂成一團。

春芳去山上一家藝品茶餐廳接洽工作，在半山腰閃躲重型機車，結果車一偏撞上山壁，不知名男人開的車。他回想，不管是妻子在陽明山的車禍或兒子工作時被主管刁難責罵，不在場的他，家人的驚恐和孤獨，生命、尊嚴、情感……他該如何感受真正的失去？

一切太不真實了。有次全家去海邊玩，他拍了一些照片，當時有卷曝光過度的底片，他硬要相館老闆沖出來看看效果，最後只見相紙上模模糊糊搖晃著熟悉人影，難以辨識面容，相紙上扭曲的臉如同不想要人牢記。

「還不到一年，好像快忘記春芳的臉，最近想起的都是她年輕的樣子。」

他盯著魚缸裡靜止的珠鱗，魚鰓一張一闔，水汪汪眼睛如常，養了金魚才知道牠們日落而息，不見天日之際準時入睡，這和春芳很像，白天忙得團團轉，夜晚頭一沾枕即刻進入夢鄉。日日早起的春芳，總是精神奕奕打理一個家的日常所需，好睡好眠的妻子在睡夢時或許早就遺忘了失去的痛苦。

死亡是另一種與所有痛苦訣別的方式。他有時，幾乎想要儘快和妻子一樣奔赴那個不存在痛苦的地方。但他不能，他還有兒子。

失去妻子之後，說不想念只能欺騙自己。留在這個家的人如何繼續面對生活，這才是棘手難題。

「妳們說說，清掉她的東西，她會不會生氣呀？」他倒了點魚飼料進去。

小魚缸擺在沙發旁的小茶几上，春芳還在時，這裡放著一大落手作書籍和教材，一包包拼布毛線串珠的材料和手工藝講義，小桌子上擁擠著妻子在外熱鬧的生活，只要走出家門她便是社區教室的手工藝老師，她擁有十幾年來經營的小事業。現在都消失了。春芳長年教學的學生們，來家裡上香慰問，他就一點一點把屬於她的東西送出去，客廳空曠了一角，便擺上小魚缸開始養金魚，和小魚們說話。

他很明白憂傷會沖淡，小魚會長大，一直被關在魚缸的或許不只是魚。現在也只有小金魚肯聽他說話，牠們是雪芬、春芳，還有兒子。

重現記憶，像曝光過度的相紙，不可能聚焦的時間，無法留影的人，終究都會消失。

以前春芳還在他還上班，兒子多少依照秩序生活，上學放學，去餐廳實習，偶爾和同學去學校打籃球。

從小學到高職，怕他餓他渴他哭他要媽媽，春芳日日早起打理兒子上學，做便當、裝一盒水果讓他帶去學校，事事周全像疼愛親生孩子。學校老師卻認為兒子嬌貴欠磨練，不時在聯絡簿親師交流欄位提醒：「請家長訓練孩子獨立，切勿凡事設想周到。」他和妻子覺得比其他家長為了孩子動不動就去學校抗議這個那個，他們真的不算設想周到。

後來春芳發現兒子手脚偶有瘀傷，有時點狀有時針狀，她不只一次懷疑他在學校被人欺負，兒子總不吭聲，問也問不出所以然。做為父親，他能做的似乎比春芳還要少。他無法像春芳那樣直接掀起兒子的衣服，用萬金油一遍又一遍推著瘀傷。

這些傷口既不傷筋動骨也不見血光，有時陳舊有時新鮮，大小不一分布在身上，兒子不想說，將永遠成謎。兒子自小不願補習不去喝喜酒不想去爺爺家祝壽，不想做任何事，只要起個話頭，春芳總在一旁加料說服，兩人眼神示意的親熟模樣讓他彷彿是局外人。

只要不是過份要求，最後他都默許應允，沉默妥協，讓他一步步被母子倆畫在圈圈外。春芳常窩在兒子

房間窸窣窣，大多是媽媽細語兒子偶爾爆笑出聲，兩人一說近半小時，他認為青春期的男孩不喜歡媽媽這樣黏膩，春芳卻說，「兒子才不會想趕我出來，我們邊用藍芽傳音樂，邊討論他教室布置的事情啊。」

就像三人的合照，兒子經常靠在春芳那一邊，他是不小心入鏡的路人，顧自和他們一起大笑，畫面明顯的失去平衡，切割成冷熱兩邊。

兒子的確不會跟他談音樂和線上遊戲，在他看來，這些無聊的事情簡直浪費時間，有次快月考還在玩遊戲，他盛怒之下痛罵他一頓，還衝動的打電話給電信公司要求即刻停掉網路。那次之後，兒子更少和他說話，他也當他是存在這個家的空氣，兩人完全不交談，視線不再交集，形同陌路過了一個月。

「哪有這麼狠心的爸爸，也不看看兒子瘦得猴子似了。」

春芳半是哭訴半是威脅，說兒子越來越消瘦每天便當都沒吃完，老師聯絡簿又寫兒子病假請太多，要請家長去校面談。母子倆是受盡委屈的受害者，他倒成了加害者，腳架上的鏡頭，一分一秒紀錄著這個家庭的荒謬。

他的腦袋開始轟轟輾過許多鼓譟的蝗蟲，一口一口啃掉他的尊嚴，他的自由，一家之主的位置……他決心在全家福照片中不苟言笑，要給臉色就給到底，沒得商量，堅持兒子得先道歉，繼續這樣生活，他也無所謂。但是，擁有越多堅持，兒子離他越遠，妻子也越不快樂。

他想起春芳說話的神情，有點撒嬌有點恍惚：「這孩子真的很乖，有時我覺得他跟我很像，雖然住在一起，卻如此孤單，哎喲……我說不上來，他真像是把我當成雪芬了。就是感覺很無助嘛。」

當時他追問妻子，為何一家人同住一起還覺得孤單，這邏輯根本說不通。

如此一問，春芳打著毛線的棒針停了下來，虛弱又失神的望著他，咬著唇，一字一字緩慢的語氣，至今仍然響亮清晰：「因為你完全不懂失去的痛苦啊。」

「我也失去了很多……」他想回覆妻子，卻沒說出口。

失去不是比較級，失去如何量化？失去的痛苦，這五個字像宇宙黑洞，不管拿什麼來填補都毫無作用。終於這個家再度剩下相同的兩個人，他和兒子。他開始思索，如果世界真有詛咒，他的家是不是留不住一個妻子，一個孩子的母親，這個家，因此只能傾斜。

春芳遠從越南嫁至台灣，兩人過了十幾年安穩生活，她何嘗不明白自己是另一個雪芬，卻絲毫不減損她成為一個母親的企圖。她對兒子總和了兩個女人的愛。

後來兒子想做什麼事，只找春芳商量，再淡淡的結論：不想唸書、不想工作、想去考丙級廚師執照、想暫時留在家裡，總是簡單幾句話通知他。本是考慮她後母難當，由她寵著孩子，但兩人越發退讓，兒子便步步走向想管也管不動的世界了。

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什麼有沒有人在乎，因為他是父親，他必須裝作若無其事。

兒子失去雪芬，他也失去雪芬，痛苦程度應該差不多。春芳來了之後，她失去了什麼……嗯，是故鄉，他沒有……那麼兒子和春芳還失去了什麼？他想不出來了。

一直到失去的痛苦，最近慢慢佔據整個家，他漸漸摸清什麼叫做失去的輪廓。

那個畫面，或許就像兒子這樣，不想面對的人生，一段一段從生命剔除。首先乾脆的丟掉不想要的，閃躲漠視，不在乎，再牢牢拽住僅能掌握的，最後就不怕失去了。

那麼妻子，她真的知道她失去了什麼嗎？

他想起朦朧記憶裡，他們一起看電影，春芳談起在故鄉的初戀，那飄忽的神情。

「爸，別一直餵魚，魚快撐死了。」

兒子忽然丟過來幾句話，拿下耳機，雙手往後撐著椅子，挺直腰桿做著伸展脊椎的動作。

「你有餵嗎？不是跟你說過，我來餵就好。固定一個人餵，魚才不會撐死啦。」

兒子聽了話，不回答，默默又戴上耳機，繼續玩遊戲。兒子說要暫時留在家裡的說法，一晃快一年了。

如果兒子現在再說出什麼決定，沒人幫腔沒人商議，他怕聽了心律不整、血壓升高，他也禁不起再失去一個家人了。

投資基金和股票，公家單位退休金、肇事者給的車禍和解金、保險理賠，加上這棟捷運站旁的房子，二十年不工作，父子倆應該也餓不死。他儘量不去多想妻子車上另一個男人，春芳畢竟比他小十幾歲，每個人都有一兩個說大不小的秘密，他也瞞著春芳投資了不少外幣，如今也用不著解釋了。

春芳離開後，像跟隨妻子的信念，他也開始事事為兒子著想。

兒子不愛說話可能是基因遺傳，他的話也不多，一句話能說完的事，讓他的心情比較不煩躁，話多不如話少，省話等於省事。有時經過兒子身後，瞄到螢幕，一行一行飛快滑動的文字，還夾雜奇怪的符號，兒子邊打遊戲邊和人交談，有時打字還呵呵笑出聲。

「他很能聊天啊。」他心裡納悶，也只是閃過這念頭，一旦兒子說：「爸，有件事我們來聊一下好嗎？」故作禮貌的姿態，不是兒子的風格，他也不喜歡，不如維持安靜的氣氛。

看著他的背影，兒子很久沒去理髮了，最近的造型都是隨便用紅色橡皮圈繫著小尾巴拖在腦後，說話時尾巴點點晃晃，他有時覺得是不是還有個女兒，撒嬌愛笑，每天都和爸爸點點頭說，「爸比，我幫你捶背嘛，要幫我買巧克力喔。」他發現自己把剛剛去超市買東西遇見一對父女的對話，放進兒子和他的生活了。

兒子好像聽見他心中獨白，轉過頭說：「爸，這關結束，我就去弄晚餐。」

他心裡顫跳了一秒，兒子離開螢幕那張臉，也沒太多表情，眼睛泡泡的永遠沒睡飽，一開口便看見他牙齦腫脹得像一說話就要吐血來。

兒子常說的幾句話都是提醒：「記得去看醫生」、「吃完飯記得吃藥」、「不要省錢，多買點新鮮的魚肉」。不了解他們日常作息的親友，大概認為兒子還算孝順吧。

「吃飯前先去量血糖。」兒子又補了一句。

飯前血糖、飯後血糖，扎針都怕，手臂和肚子都布滿了針孔，他想自己根本故意忘記去驗血糖。醫學發

達實在令人苦惱，再怎麼棘手的病症，藥物和維生素器材皆可延遲生命，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折騰著他，每個月得固定去醫院就診拿藥，他小心保著命，多半還是為了兒子。

叮——，剛剛在超市買的火腿蝦仁蛋炒飯微波好了。晚餐就是三十顆水餃、一盤炒飯、玉米濃湯，兒子雖有丙級廚師執照，卻很少再大費周章去採購食材，反而常煮一些不需要大腦思考的懶人料理。工作接連受挫，兒子對自己的手藝也失去信心，不再興沖沖準備繁複手續的西班牙海鮮燉飯或義大利披薩，等著看家人滿足的神情……或許是餐桌上又少了一個分享的位置。

擺好碗筷後，他沉吟一下，說：「再燙點青菜好了。」兒子特別注意餐食所含的醣份。多出一盤青菜的體貼，他點點頭，表示聽見了。他繼續清理相機鏡頭，也收拾好散落在沙發上的底片，他打算明天帶數位去外拍，讓古董單眼休假。彷彿交換人生，他需要一些喘息。

每回轉換成數位拍攝，生活的細節不需再三被檢驗，想拍就拍，每一秒都自然可貴。單眼相機反而讓他變成一個猶豫不決的人，所有刻意等待拍下的畫面都非常矯揉做作。就像現在他和兒子坐在一起的畫面。

坐在餐桌前，只有電視新聞播報的聲音。兩人像在比賽輪流夾水餃沾好醬油到碗裡，不過他慢了兩三拍，他喜歡多沾一點辣椒醬，一盤水餃一下子就吃完了。

兒子想起什麼，停下筷子抬起頭，盯著客廳的電視說：「今天又去公園拍照。」

兩人不知從何時起，說話並不注視對方，眼光總聚焦在別處，似乎這般才能順利交談。

他瞥見兒子手肘內側又有一片瘀傷，看起來像是指甲摳的或是用筆管扎的，點點朱紅散布在他白皙手臂

內緣，感覺剛發生不久，或許是今天。這個傷，很面熟，以往春芳總趁著兒子睡著，緊張的拉著他去看，「為什麼總有這些傷痕，放暑假，我們兒子也沒去學校，誰欺負他呢？」妻子心疼著說。

一開始摸不著頭緒，後來他翻閱了一些心理治療的書籍，隱約感覺兒子的心生病了，又不想押著孩子去看精神科，光是想像醫生詢問病情，兒子拒絕說話的模樣，不禁難過起來。失去兩個媽媽，如何向醫生描述細節。深的淺的，星星點點，那些傷，好像兒子的淚。

他抹抹眼，若無其事嚼著水餃。他嚼不出太多豆苗蝦仁，廣告不是說這新口味的水餃很有料？

想起該回一下話：「我還騎了河濱那邊的單車道。」

「新規劃的車道」，想一下又補了一句。

「嗯。」兒子已經在喝湯了，「吃完飯要記得吃藥」。

「好。」一頓飯很快吃完。

他天天出門，兒子天天待在家，兩人的對話也差不多是這樣。



「對了，洗衣粉和衛生紙還有麥片都網購了，明天會送來。」離開飯桌的兒子又走回來，今天算是多話。

他點點頭，不忘表示聽見。他有時很想問他，「今天打到第幾關，破記錄了嗎？」

到底是父親鼓勵兒子整天窩在家打電動？還是單純的關心？他不想認真分辨兩者的差別，而是後悔剛剛開始兒子鮮少出門，他毫無警覺，等到兒子幾乎不踏出家門，他已經無力修正生活秩序。

又想起了春芳還在的時候，她是調整他與兒子的砝碼，左邊多一點，右邊少一點，永遠剛剛好平衡，看起來一路順遂的從今天安然抵達明天。現在才發覺，日日是好日，好難得。

兒子平日頂多拎著垃圾到社區子母車，丟完即刻坐電梯回家，算是一年來離家最遠的路途，日常所需都由網路供應，電話瓦斯水電費也透過網路轉帳解決。兒子說沒有出門的必要，出門等於浪費時間。

他的時間很多，他不懂兒子的時間為何就是浪費？又不需要搭捷運換公車趕打卡，他以前上班來回交通要花三個小時，人生過了一大半，也不曾想起自己浪費了多少時間。

吃完飯，他掀亮茶几上的檯燈，打開數位相機，「螢幕真小，怎麼拍糊了？唉呀，老花眼鏡沒拿下。」自言自語，他的話還是銀給魚缸裡的金魚聽了。

他皺著眉緊盯相機螢幕，若非颯颯風下大雨，他每天一定騎著腳踏車四處遊晃，隨手拍下在公園裡玩蹺板的爺孫倆、清潔婦打掃街道、端著咖啡站在騎樓下等客戶上門的房屋仲介業務、高架橋下舉著廣告看板的中年歐吉桑……有時花很長的時間在想要攝取的畫面附近守候，城市裡值得留影的事物很多，每天都透露著新鮮。

不像家裡永遠是杵著不動打遊戲的兒子，沒有妻子的老男人，一缸魚。

離開家，有時讓他暫時得到放鬆。他其實很想這樣跟兒子說。

有一天傍晚，他騎著車鑽進一條小巷子，巷子盡頭有個婦人蹲在門口淘米，洗好米嘩啦啦將鍋子裡的洗米水往花盆裡倒，再把剩餘的洗菜水往路邊潑灑一圈，罕見的畫面，他忍不住用長鏡頭拍下地上那圈水痕和婦人背影。那寬厚背影好像春芳，婦人離開後，趨近一看，是她家門嗎？門口的電線桿下栽植了時鐘花、新娘草、變葉木、七里香……，矮小的七里香叢開滿潔白小花，晚風吹來，一陣花香浮動，他的心情彷彿也被搖晃了一下。後來他又騎車來過小巷幾次，卻從未再看見那位婦人。若是沒有照片，他會懷疑是自己的幻想。

從家裡移動到不知名的巷弄道路，是他退休後的上班路線，每天遇見不同的人與事，讓他的生活不致那麼單調。他還報名了長青學苑的電腦班，學習修改照片的技巧，退休後看似清閒好像更忙碌，他常追趕著回家吃晚餐的時間，和上班時的作息一樣，這點讓他莫名心安。

兒子吃過晚飯會待在房間玩遊戲，他在客廳上網，掃視外資股市交易狀況，算一下基金要不要贖回，抓緊獲利時機。以前常去沖洗相片的相館老闆跟他說，珍愛的照片最好掃描成數位檔案可保存更久，他在電腦班學會修片基礎後買了掃描機，兒子還以為他整晚都坐在桌機前忙著處理老照片。只有他明白這是在複習過去的生活，現在才抓緊了回憶，還來得及吧。

整理光碟片時，發現電腦班同學借給他的「虛擬人生」遊戲片，這是同學介紹他玩的，說明書上寫著：「遊戲主角越來越像你，虛擬人生越玩越真實」、「多達二十餘種職業，遊戲會依不同職業出現不同事件，讓玩家感受不同職業的酸甜苦辣，體驗不同人生成就。」

本想了解一下兒子整天沉迷的世界究竟是怎麼回事？玩了幾次，發現不管設定什麼職業，主角都在拚命

打怪獸，他以為真像說明書上所寫：設定的主角會越來越像自己，但最後只是打完怪獸，進入下一關，或是 Game over，重來一次。「虛擬人生究竟是誰被虛擬了？」他實在想不透。

他忽然想起以前只要加班一定要把所有報表核對無誤才肯回家，每天打遊戲打到天亮的兒子，其實和自己以前熱衷加班沒兩樣。當他看見昨天揮手道別的同事拎著早餐走進辦公室，才發現氣密窗外的天色已大亮，而他在日光燈管下徹夜奮鬥，根本無法察覺光線變化。回到家，吃完早餐躺在床上瞬間，整個人或許就像兒子，攻下了敵手地盤洋溢得意神采。

他打開掃描機，接下來掃描兒子小學時代的照片要花不少時間，他決定先去倒杯水。經過兒子房間，門沒關，房間牆上有整面木格子的裝飾，裡面擺放了超過三百部的火柴盒小汽車，這些都是兒子的寶貝。瞥見他螢幕上還是一片腥風血雨，兒子正在策略聯盟，他握著滑鼠食指連續瞬間點擊，罩著耳機的他無間殺手，殺到紅眼，兒子會倏然挺直腰、肩膀微微顫抖，被大型死亡嘉勉的姿態像極了小時候帶他去夜市撈金魚的表情。

他記得兒子那次撈破五六支小紙圈，還要求再玩一次，他沒發現兒子偷偷把魚摺在手心，一路還笑嘻嘻，他以為兒子玩得很開心。直到睡前帶他去刷牙，發現他的手腥臭無比，氣極敗壞的罵他，那些握出肚腸的魚都扔到哪裡？

兒子什麼都不說，只是肩膀微微抖動，以為他要哭了，他卻咧開缺了上排牙齒的嘴巴，笑著說：「那麼多魚，原來也會死喔。」

●

這個家或許很早就傾斜了。

如果每個家人是家庭拼圖之一，妻子是透支過度的光源，兒子則是被困在童年，長不大的孩子，最冷漠的莫過於他，以為賺錢餵養家人便已足夠。

直到他退休後才發現，他們都坐在不對的位置。

有件事讓他特別難過，兒子讀小一時，看見懇親會上好多媽媽出席，抬起頭問他：「為什麼別人的媽媽不會死，只有我的媽媽會死？」

死亡的問題，他真的無力回答。

雪芳那時得了子宮頸癌，一發現已是第三期，化療了幾年還是敵不過病魔離世。撐了兩年，家裡沒個女人實在是一團亂，兒子唸小四，他才娶了春芳，以為兒子此後就不會半夜睡醒找不到媽媽而整夜哭泣。

結婚後春芳肚子一直沒動靜，醫生檢查後說是輸卵管阻塞，要生孩子得量基礎體溫和打排卵針，他覺得生或不生不是什麼大問題，他讓春芳自己決定要不要固定打針，畢竟是女人的身體承受痛苦。就像他永遠無法真正體會妻子究竟失去什麼，如今或許才稍微想通，那或許是從一個女人轉變為女性的痛苦。

以前辦公室的同事，很多女孩連婚都不想結，或是結婚後也不想生孩子，可能連春芳盡力疼愛前妻遺留的小孩這種古典想法，現在也很少見了。或者不能生育，也存在於妻子所失去的畫面裡。

直到他掃描過許多春芳的照片，她緊摟著兒子歡喜自在的笑容，封存於照片中的表情，掃描機的每一道光線咻地滑過，就像按下快門閃光，這時，他才算是完整參與了妻子存在這個家的時間。

他回到桌機前繼續掃描兒子小時候的照片，這張春芳勾著他的手，兒子頭上綁著紅帶子，全家一起去學校參加運動會，他那次一百公尺跑了第二名。那天的天氣很熱，太陽很烈，是夏天，三人都笑得很燦爛。照片裡的時間，停在他最想一再重返的時刻。

他每天就這樣一張張掃描相簿的照片，全家人都在一起，誰都不曾離開。

春芳走後，兒子很少浮現笑容。他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也不參加就業輔導，終日無所事事待在家。一開始他想男孩子當完兵應該比較成熟，想通了自然會去工作。沒想到每份工作都與他磁場相斥，不管到哪兒都有個看他「不順眼」的「主管」或同事，餐廳待不到三個月就辭職，大賣場生鮮部打工不到一個月又和主管吵架。他很納悶，話少的兒子到底怎麼跟人吵架？

兒子想要的東西不多，小時候只喜歡小汽車，經過文具店，必定的步驟是停下腳步走進去、在玩具車專櫃蹲下來，臉貼在玻璃櫃癡心望著裡面的小汽車，最後變成非要挑個挖土機或小卡車才肯離開。家裡已車滿成災，他帶兒子出門時，得事先想好撤退路線，避開可能販賣玩具車各種商店，不管怎麼事先計劃、預先提防，最後還帶回一輛輛小汽車。

「會寵壞孩子不只是我呀。」春芳笑著對他說。

「他就是不走哇，巴著那櫃子，也不說話。」他只能抓抓自己的小平頭，表示無奈。

妻子一把將兒子抱起來，親親他臉頰，「嗯，好厲害喲，不用說話還是得到一臺小車車喔。」

「欸，妳不要這樣寵他，他怎麼做，妳都誇。兒子你說說，為什麼這麼愛小汽車？」

那是我第一次問兒子這個問題，也是最後一次。

只見兒子把剛買的那臺小汽車放在春芳肩膀上滑來滑去，非常細小的聲音從他嘴裡冒出來：「開著小車車可以去找媽媽……」

兒子的回答沒有任何停頓，像是經過長時間思考，讓他頓時驚住了，忙不迭瞧著春芳的表情。他想，他聽見的「找媽媽」或許不是眼前這個媽媽。

「你聽聽看……我們兒子這麼乖，我就是要寵他，你不覺得他真的好乖好乖。」

春芳或許也聽得出來，但她沒有改變過疼愛他的方式，直到她離開的那天早上，依然做好兒子和他的便當，也切好了水果裝在保鮮盒。她以一個女人的秩序，完成她想過的生活。

將近一年了。他開始熟悉失去妻子的生活，也遺忘妻子那幾個莫名消失的週末下午，反而經常想起她的聲音。

少了女主人的家有些寂寞。他變成有點積蓄又有房子的老男人，想方設法為他介紹老伴的人不少，幾個老朋友不只一次警告他，這樣養著兒子，老本早晚被啃光。

他很想明確的和大家說，他不需要女人，跟兒子這樣守著一個家過日子，沒什麼不好。說的再多，無人相信。

「別寵孩子啊，老本被啃光，到時候欲哭無淚喔。」管理員拍拍他的肩，嘆了口氣說。

下午牽著單車進電梯時，碰上正在巡視社區大樓的管理員，兩人年紀相仿，碰面不免聊上幾句。管理員繼續細數被孩子綁票的人生：「像我就老歹命，太晚結婚，現在小人才讀小學，拖磨到七十歲，他才念大學，哪有本給他啃啊。還是你好哇，沒人整天碎碎唸，去哪裡漂撇，攏沒人管……」

他何嘗不懂人老要靠棺材本，管理員悻悻然的口吻一直迴盪在耳邊。他不喜歡自己那麼一點點幸福，還得夾帶罪惡感，彷彿他死了老婆不該擁有快樂，連同也失去了咧開嘴微笑的自由。

他非常明白自己終究無法被兒子啃蝕一生，他會老會死會消失在這世界上，當然帳戶裡的數字也會慢慢減少，經由他人比較分析的人生，他現在是個幸福老人。

捧著兒子小學時期的相簿，他走到窗前，看著城市的夜，遠遠近近妝點著朦朦朧朧的光暈，他像是端著一個家的標本，站在自家窗前憑弔最想念的時光。

這些時間，他終究都失去了。

對面住家那盞嵌燈還是顧自亮著，深夜遙望那持續的光，不那麼刺眼了。

他天天出門，兒子天天待在家。他的兩個女人先後離開之後，他發現，人的情感終究有極限，人生也是一樣，只是誰也不知考驗會以什麼方式來臨。但是，他也禁不起任何人忽然消失了。

「說不定他也是這樣想，才不想離開家吧。」

他低頭望著相片中小學時代的兒子，靜靜的對他說。

凌明玉

個人簡歷

凌明玉，現就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碩士班。現任出版社特約編輯、耕莘寫作會講師。曾獲聯合文學巡迴文藝營小說首獎，中央日報小說首獎及小小說獎，宗教文學獎小說首獎，世界華文成長小說獎，吳濁流文藝獎小說類、民生報兒童文學獎等。著有《愛情烏托邦》、《打開甜蜜口袋》、《不遠的遠方》等書。

得獎感言

又開始寫小說，彷彿系統重整，重新開機後，發現最喜歡做的事還是沒有改變。謝謝支持夢想的力量一直都在。



〈消蝕〉評語 陳雪

妻子死後的丈夫，「失去兩個母親」的兒子，逐漸自社會隱遁，文字簡潔、精確而饒有深意的形容，令人激賞。看似疏離的兩父子，每日極其無聊的生活中，往事浮沈於這個日漸安靜的家，好像只有養育小金魚的魚缸裡還有生命，但作者筆下不帶批判，沒有刻板，在清淡而空洞的場景裡堆疊起各自內心崩壞的過程，看似淡漠的關係，卻又透過些許小事，讓讀者發現這個「頹廢青年」默默接掌起母親的工作，暗自照顧著老邁的父親。許多對於家庭生活的細節，細膩而驚心，共同生活是不努力就會逐漸下墜毀壞的危險關係，情感雖有極限，但守住當下現有的，或許是失怙之人唯一能做的，「守護著家所以不離開家」，作者為「繭居者」找到極佳的心理執念。寫來不落俗套。

優選獎作品

輻射人

作者 冷言

*本文已榮列於高雄獎全文刊出

冷言

作者簡介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長，熱心推廣台灣推理小說創作。其短篇推理融合著慧黠、幽默和諷刺。而長篇推理則是恪守本格推理的要求，風格截然不同。

出版作品：短篇推理小說集《風吹來的屍體》、《請勿挖掘》（明日工作室）。

長篇推理小說《上帝禁區》（白象文化）、《鎧甲館事件》（馥林文化）、《反向演化》（皇冠文化）。

得獎感言

我想透過〈輻射人〉這部小說，描寫高雄這個城市、描寫核三廠以及在高雄與核電廠討論生活的人們。推理小說一直是我書寫的主軸，〈輻射人〉也是以推理小說的形式呈現，因此當我得知這部小說得到打狗鳳邑文學獎時，相當驚訝。感謝評審對這部小說的肯定，以這麼純粹的推理小說形式得到文學獎，在台灣例子並不多。



日本核災發生後，很多人關注的議題都集中在該不該廢核。但我想透過這部小說，多少讓讀者注意到不管廢不廢核，都有一群在核電廠默默工作，並且受到輻射傷害的人。

未來我也會繼續以高雄這個城市為背景，創作更多屬於台灣的推理小說。

〈輻射人〉評語 蔡素芬

以發生在高雄的命案為引，展開對核電安全問題的深刻批判，也呈現包商制度損及專業的建立，點出重要安全問題卻草率把關漠視人命的荒謬政策。

作者站在人道的立場，憂心核安，將近年台灣人民關心的核安問題，以引人入勝的情節組織為容易閱讀的小說，並從中啟發對核安的認知。作者採用推理的方式、輕鬆的筆調，將死亡與核安結合，寓意明顯。

雖然筆調是輕鬆的，但主題卻是如此沉重的反映出輻射外洩威脅生命的嚴重性。在追查命案的過程，作者精心布局，環環相扣，結構的嚴密和推理的一絲不苟具有說服力，使其所要駕馭的主題可以深入淺出的被讀者領會。而在反映主題之中又適時穿插男女情感追求，穿科打諢，全為了成就核安的終極關懷，可說是經過提煉後，相當自信嫺熟的書寫策略。

小說類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審委員：李喬、李維菁、彭瑞金、陳雪、蔡素芬（順序依照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張文聰、陳嫻如

會議記錄：吳春慧

初選結果

小說類共有一百三十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選出十六篇作品進入決審。獲得兩票的有四篇，一票的十二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票數	作品名稱
兩票	〈冷海情深〉（陳雪、蔡素芬）、〈幻身〉（李維菁、蔡素芬）、 〈輻射人〉（李喬、彭瑞金）、〈樂園異聞〉（陳雪、蔡素芬）

一票
〈自始至終〉（李維菁）、〈魔鬼草〉（彭瑞金）、〈消蝕〉（蔡素芬）、 〈原諒〉（李喬）、〈不存在的港口〉（陳雪）、〈美食〉（李喬）、 〈重逢〉（李喬）、〈紅色簾幕〉（李維菁）、〈卯〉（李維菁）、 〈牌人〉（陳雪）、〈存在〉（李喬）、〈二零二四〉（李喬）

評審標準：

評審們推選彭瑞金擔任主席，主席請評審發表對這次作品的整體看法及個人評選標準。

李喬：

我想講兩點。第一點，多年來台南跟高雄的文學有一種不同於北部的特色，但在閱讀這次參賽的作品時，我並沒有感受到作品間有一個互通的南方風格，這是比較可惜的。第二點，小說組參賽字數規定是六千字為下限，沒有上限，像有一件參賽作品是十五萬字，對評審而言，有評選上的難度。因為文學規範中，短篇小說跟長篇小說是完全不一樣的。其實多數的地方文學獎都是辦短篇小說徵選，我的建議是如果高雄市要辦長篇小說，可以三到五年舉辦一次，而且可以指定已經出版的，設定這樣的標準，評選也比較客觀。所以下次短篇小說字數部份可以設定六千字以上，多少字以內這樣的標準。

蔡素芬：

正如李老師所說，因為有不同的體例，有短篇、中篇、長篇一起評比，這三種字數長度的寫作是有些不一樣的。但我覺得最後還是要總結到文學性的比較上。像短篇小說的要求很高，需要很精煉、可被理解的、有說服力的主題。這次雖有幾萬字以上的長篇小說參賽，字數雖多但很難寫得好。因此從篇幅長短來說，還是以短篇入選的作品居多。另外這次題材非常多元，陳腔濫調的主題也是有人寫，這現象無可避免的每次文學獎都會出現。題材範圍這麼廣，各種長度都有，也增加了評選上的難度。這次的評選對我來說，確實是有些困難。短篇小說裡面，還是有許多好作品，但是差距不大。但因為只有三個得獎名額，我覺得會有遺珠。

陳雪：

前面大家提過的，我就不贅述。我是覺得，因為我們同時評選文學獎跟高雄獎，雖然有技術執行上的困難，不過也讓我去思考，我們評選小說獎還是著重在小說的美學上。因為，同樣的東西放在高雄獎跟小說獎下，它被要求的標準跟背景是不同的。所以我們在評這兩項的時候，有些作品是同時入圍兩個獎項，但實際上它們在不同的項目被提到的特點是不太一樣的。這次小說有幾篇其實我蠻喜歡的，雖然評審結果大家的意見差距會很大，但我想這次非常突出的作品，其實是蠻少的。不過從題材表現也可以看出參加文學獎的人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我覺得這也蠻有趣的。

李維菁：

我覺得雖然這次文章的長度沒有設限，但其實也還好，因為實際看下來，長篇的作品表現得比較不好。其實六萬、十萬字的這幾篇，在技術上也不夠成熟。寫穿越時空的作品有減少，好像潮流已經過了；有些類型小說，雖然不見得有創見，但技術上進步了，還有一些地方性作品出現。剛剛李喬老師提到一些地方性的東西，在我看來，有些談高雄地方性的小說，它其實並不是真的出自對於高雄的觀察，而是硬把高雄的背景加進去，這部份就顯得比較生硬。小說裡面也有一些很精采的作品，這是令人開心的，也有一部份是把高雄這一年來發生的時事放進去，處理的也很好。另外我想要提醒的是，同時入選的作品，有些被評審放在高雄獎，有些被放在文學獎，等一下評選的時候可能要特別討論一下，別造成遺珠之憾。

複選過程

評審們決定先選評小說獎，高雄獎留待最後討論。經過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各評審從獲得一票的作品中，推薦值得討論的佳作進行討論，若獲其他評審支持，可進入決審投票，若未獲評審青睞，直接從決選名單中淘汰。

一票作品討論

〈消蝕〉

蔡素芬：

這篇我很喜歡，因為他寫宅男跟父親的相處情況寫的很細膩。

彭瑞金：

這篇我可以支持。

陳雪：

我也支持。

李喬：

這篇我也推薦。

彭瑞金：

好，那這篇進入討論。

〈原諒〉

李喬：

這篇我不堅持。但是這篇裡面有一句話「我們要真正原諒一個人很難，首先你放過你自己。」很感動我。

〈不存在的港口〉

陳雪：

這篇我不堅持，它確實文字不錯，但是有點太故弄玄虛。

〈美食〉

李喬：

這篇我很支持。這篇我認為有奇特的想像、隱含諷刺。

彭瑞金：

我的看法不同。我覺得它有點投機，就是為了迎合現在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新聞。

〈重逢〉

李喬：

這篇題材特別、文字細膩。

彭瑞金：

我沒選它的原因是它吊書袋，實在不需要。

蔡素芬：

故事有點俗套。

〈紅色簾幕〉

李維菁：

這篇我替它稍微拉一下票。我覺得它初看並不是很好，但仔細看發現作者是用心的。它的題材是個年輕人跟父親的關係，被遺棄，然後用變魔術的意象主題來貫穿，其實寫的很用心，有創意。當然有一些寫作技巧上還可以加強的部份，不過坦白說還蠻吸引我的。

彭瑞金：

不過我不太理解，他一個是流浪教師，另外一個角色是流浪情人，這跟魔術師之女有什麼關係？我看不太懂。

蔡素芬：

我想支持一下。我覺得文字質感很好，而且是講情感的流浪還有流浪教師的身份。那主角的父親，作為一名魔術師，其實也是一種流浪的身份。主角用大篇幅講魔術師，其實是在講她跟父親的關係，以及她身為一個流浪教師，她身上許多的學識，其實是來自於她父親。

〈卯〉

李維菁：

我覺得這篇文章好，沒有過多的賣弄，有些人寫底層的心情使用的文字會很拗口、幽怨、有點恐怖，可是這篇的文字描寫剛好。它用「卵」的意象貫穿全篇，一個處於底層、覺得孤獨的人，試圖維護像卵般脆弱的家庭。我覺得小說後面，寫高雄的氣爆，還有拿整箱蛋去砸逃跑妻子的娘家，這部分描寫得相當精采。

〈牌人〉

陳雪：

我其實還蠻喜歡這篇的題材，就是它處理一個掉入社會底層成為舉牌的人，它的結尾還蠻感人的。它的缺點是，這個人如何一步一步掉入社會底層的過程沒有處理好。

彭瑞金：

我支持這篇，這篇就加入第二輪討論。

〈存在〉

彭瑞金：

我覺得〈存在〉這篇，技巧很好。它是講一個紀錄片的攝影師，依導演要求跟這個職業的專業性，在他拍攝這個單親父親帶著小孩的家庭時，他必須被這家庭的人視同不存在。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是很大的挑戰，因為在小孩跟你要東西、講話，你都要當做自己不存在。這個年輕人最後受不了，就辭職了，但跟導演不告而

別後，卻又回到這個家庭，去跟小孩奠定工作之外的互動。我覺得這個存在，有很多耐人尋味的地方。

蔡素芬：

這篇我覺得它寫的比較零碎、片段，有些可以延伸的地方都斷掉了，比方說寫主角跟他女友的部分。剛開始拍紀錄片的時候，爸爸跟兩個小孩子，其實這三者出現的場景並不多，這個存在我覺得更多的是在講述自身存在的狀況。身為一個攝影師，他無法安身立命去做他攝影師的工作。離開後卻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可是後面沒有講到他跟孩子們就進入一種友誼的關係或怎樣。他只是看到那個現象。所以，事實上，這個人他在狀態到底是什麼？我反而覺得這小說是在寫攝影師本身，好像沒有一個特別的目標去執行。

彭瑞金：

他的問題是說，攝影師被要求要把自己當作不存在。但是對攝影師來說，你已經看到這個東西，怎麼可能不存在？所以說，是職業要求他不存在。

李喬：

這篇結構不是很清楚。

〈二零二四〉

彭瑞金：

這是一個預言般的小說主題。

李喬：

故事很好，可以接受。

彭瑞金：

好，那就進入討論。

彭瑞金：

我重新宣佈一下，我們從〈消蝕〉、〈冷海情深〉、〈幻身〉、〈輻射人〉、〈樂園異聞〉、〈紅色簾幕〉、〈牌人〉、〈二零二四〉這八篇，進入比較深入的逐一討論，再來投票。

八篇作品討論

〈消蝕〉

蔡素芬：

這篇作品寫一名男子在前、後兩任妻子都走了後，跟宅男兒子的相處，家裡剩下這種一老、一青年的相處情形。這宅男看起來像現在年輕人一種普遍的現象。父親一直覺得兩個人親子關係有距離，但其實讀者可以發現兒子雖然宅在家裡，他其實在小細節上很關心他的父親。文章最後，其實也有提到他經濟沒有問題，算是

幸福的人。只是一般人容易在幸福上又去找自己不滿足的地方。它把老人跟兒子的相處，失去妻子之後的老年人的心理都寫的很細膩，文字雖然很白，卻又非常自然，具有不錯的描述功力。

彭瑞金：

剛才我有投這篇一票，除了剛剛提到的以外，我覺得文中父親透過跟金魚的對話，去細數人生來時路，這份把現代人寂寞的感受寫得非常傳神。

李喬：

整體而言，這篇文章細膩，寫孤寂老人十分動人，我投它一票。

陳雪：

對我來說這篇獨特的地方在於，它寫一個老人跟一般人認定的宅男，完全沒有批判，最後還用一種方式讓讀者理解，這樣不上班、不出門、宅在家中的男孩，是在守護他的家。這最後有說服我，我覺得這個作者的觀點是特殊的。

李維菁：

我覺得這篇是OK的，這個題材其實不是新的，但是它處理的很好，因為多數作品處理這個題材會比較說教，但顯然它情境跟文字上都是有節制的。其中最精采的，是它加了第二任有趣的太太，外籍太太搭配先生的角色。這個女性角色在小說中給了很大的加分效果。

〈冷海情深〉

陳雪：

這篇其實就是在講討海。它用一種簡省的語言，但這種語言是有連貫的。我不知道它算不算寫實，因為這個行業我不熟，不過它把捕魚和漁獲拍賣的市場這兩個生態結合在一起，用紀錄的方式敘述討海人上岸後怎麼處理漁獲的過程，把這幾個人物的狀態，用一種觀察的角度呈現。我主要看的是它描述這些它想要書寫的主題的能力，抓得很好。

蔡素芬：

這篇在講討海生活、命不由己的題材。我選它主要是它寫的很有感情，它的對白語言是很生動的，雖然不清楚它的台語書寫是否符合規範或是有特別去查字典。它的敘述語言有點像風浪不太穩，但是意象的經營很好，整篇看起來對於海邊的描寫很豐富。後面寫到民俗的部份，當求救無門就去問天，這都是我們可以接受的一般民間習俗，像是發爐、去找神明來指引方向等，整體讀來都蠻感人。

李喬：

表達不是很明確。

李維菁：

我沒有選這一篇。談這個漁民的主題，我自己比較偏好〈船眼〉，我把它放在高雄獎。我覺得這篇的問題是，儘管敘述的部份看的出文字功力，但是就小說來說，對白跟敘述部份的語氣差別實在太大了。而且看了後我

對故事呈現的情感是不是誠懇的一直有疑慮存在。

彭瑞金：

這篇我也沒選。原因是這篇在語感跟漁村的人文風景、自然景觀的描述有精彩的地方，但是我一直看不出來這個漁民為什麼要選擇夜間獨航。失蹤的理由也有點莫名其妙。當然漁民會有這樣的風險，但是為什麼選擇晚上獨自夜航？我看不出來。

〈幻身〉

蔡素芬：

我覺得這個作者相當細膩。用木偶發想，對於木偶的喜歡，談到對人的感情，好像沒有身體的部份，只有精神的部份，裡面跟季子的關係描寫的若即若離，到最後小說中季子知道她要結婚之後，主動跟她聯繫，就可以看得出季子對她的感情以及對自己內在的質疑，她在找答案。裡面有些東西沒講出來，但是這個張力很強。敘述者成為一個母親身分後，她哺育小孩，餵食母乳的時候，親戚來來去去，她好像沒有自己。其實這篇就是對比一個女性婚前婚後，彷彿失去了什麼，她失去個人情感，必須去適應婚姻生活。似乎自己只擁有自己，反而另一半是屬於別人的。這裡面看到很多的東西可以探討，我讀了好幾遍，越看越感動。

李維菁：

我跟素芬一樣，我覺得這篇寫的非常好，而且是職業級的。這次入選有幾篇是從比較女性角度出發的，〈幻

身〉是其中一篇，還有剛剛追加的〈紅色簾幕〉。它們切入的角度都是很有趣的，不過老練的程度跟氣氛營造不同。為什麼是木偶？為什麼是Cosplay的投射？多數不會寫的人會寫的像輕小說一樣，可是它寫的非常深沉，是一個女性的自我投射，把生存的意義在一個扮裝上，對一個虛像、對一個幻覺東西的大量投射，然後展演出來，她認識的同儕階層之間的對照。情慾之間的流動，以及後來成為一個母親，主角內心有個地方崩解了，所以那個幻覺，或者那個以前投注大量情感的幻覺始終在纏繞的過程，寫得非常細緻非常迷人。很多作者會把這種次文化的東西，扮裝的、中性的、凡爾賽玫瑰、BL這種東西放進來，可並不成功。但我覺得這篇作者非常成功。

陳雪：

這篇真的是我的遺珠，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沒有選出來，這次入圍再讀我非常喜歡。它裡面最特別的，或是貫穿全部的意象，是這個戲偶把衣服拿掉後並不是肉體，是一個白布。那個身體其實是作者對於身體的感受，不管是作為男性或女性，喜愛女性或女性的身體，這樣的飄忽跟不確定，好像是用來承載外面包裹你的身分、你的性別，以及包裹你即將成為什麼樣的人這樣的東西。然後文字鍛鍊的手法也很不錯。

李喬：

它把雙性傾向細膩的描寫，尤其心裡的轉折非常感動人，我能接受。

彭瑞金：

我沒有選這篇。有一點我始終看不懂。為什麼她生了女兒後，遷來高雄，才打電話給季子，為什麼要這時候

才打？

陳雪：

她沒有打。這裡其實是暗示說，她時常想要發送訊息給季子，但是她已經無法傳了，因為她已經把她的號碼刪除了。她總是有什麼話想跟這個人說。

蔡素芬：

她刪除了季子的號碼還傳簡訊，這就是你會心痛的地方，她希望傾訴，可是知道無法被接收。

〈輻射人〉

李喬：

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主題掌握的很好，直接寫核災側面更恐怖的東西。有關台電轉包的現象，這是臺灣整個的現象，臺灣的公家機關有許多轉包的情形。每個工人進去裡面幾個小時幾分鐘是有規定的……這些事情。它採取有點偵探式的寫法，可讀性高。稍微有點缺點的部分，就是警察間的私人關係，不需要寫那麼多。除此之外，幾個人物的描寫很不錯，像是醫生，寫的真是入木三分，這個職業的良心、所作所為都很感人。這篇作品我特別要講。因為字數設定只要是六千以上就好，沒有上限，這作者很認真寫這麼完整這麼大的主題，我很感動，也很佩服。

彭瑞金：

我也有選這篇。為什麼它要用推理小說的形式？它其實是在講一種社會的連鎖性毀壞。譬如描寫眷村問題，外地人可能很難知道，當年這地區的眷村是怎麼來的，今天擁有居住權的原眷戶不但不住那裡，還不合法的把眷村的屋子私下出租的種種現象。再來就是像李喬老師剛剛提到的人力派遣。人力派遣本來是私人公司才會做的，因為私人公司臨時需要人，才去做人力派遣，而現在連公家機構都在做人力派遣。

李喬：

這是現在勞工界最大的罪惡。

彭瑞金：

對，人力派遣是可以得諾貝爾獎的發明了。而且最可惡的是，拿人力派遣的人去清除核廢料。所以我覺得作者是要避開喊口號的東西，才會去經營這麼多。我覺得他用推理小說形式是要去緩衝滿腔的社會正義感，用推理小說的方式把他的憤怒軟化。其實作品涵蓋的面向非常多，用心去形容社會整個毀壞的情形。我推薦它，也覺得它的高雄性很強。

蔡素芬：

這就是短篇小說跟長篇小說，兩個形式不同，無法硬碰硬。以〈幻身〉跟〈輻射人〉這樣的小說篇幅，容納的主題並不一樣。〈輻射人〉探討眷村的問題、核安、人力派遣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我們社會的病兆。這篇我也很喜歡，可是我把它當類型小說看。它是一個偵探推理的形式，但是它的安排並沒有超出我們的想像。像是最後主角之一也是犯案人之一，這在推理小說中是屬於比較常見的設計。作者對於核電廠必然做了一些



研究，我也很喜歡。但是它真的比較通俗。另外我還覺得它的主題不一定發生在高雄。核三地點在屏東，但是命案、警察這些場景角色都發生在高雄。放在高雄獎，其實有點危險，我是希望它得獎。放在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又怕它不得獎，大家沒有讀到很可惜。但是以文學精緻度來說，遣詞用句還是比較一般通俗小說的用法。包括警察之間的對話。但是作者可能是要製造輕鬆的效果，讓我們把這個主題看下去。

陳雪：

高雄獎我有讓它入圍。我覺得它的缺點是，其實不需要這麼大的篇幅。它設計了許多不太必要的橋段。比方說警察之間的對話。其實可以透過這些對話來安排更多的細節，但是它講究得好像是人跟人的關係。這篇比較大的示範是人際關係，不過有些部份我覺得沒有必要。這篇就像素芬說的，用一個通俗小說的形式來包裝，它其實想要講嚴肅的題材。

李維菁：

我也蠻喜歡這篇，它不得獎我會有點難過，但是我比較希望它得高雄獎。我剛剛一直在講希望不要有遺珠之憾的就是這篇。現在多數寫這種類型推理小說的作者大多是花拳繡腿，或者關心核能議題的作品，可能談的是簡單的傷心或頹敗。但這個作者讓人感動的是他是真實地推理情節，把臺灣正在發生，或是一般人看報紙可得到的資料，花心思去做一些推理鋪排。這個篇幅的推理小說並不好寫。雖然就推理本身，它並不是那麼複雜或是令人驚訝。但就我們本地的推理小說，可以寫到這個程度，這麼用心的也不常見。我倒覺得它的企圖除了是推理小說，它更像是電影小說，修一修就可以拍電影了。也正是這個企圖，它才會把人際關係，警

察的前後，或者感情，都放進去。這些就拍電影來說是必要的，才不會讓電影乾掉或者不好看。但是就推理小說，它還是有些瑕疵，譬如說後面解題過程直接跳到兇手太快了；辦案的主角為什麼從中半部過後就從警探轉成牙醫？對於推理小說來講，這是比較大的問題。但是我還是很高興臺灣有人這麼用心寫推理小說。

彭瑞金：

我是覺得推理小說是它的敘述策略，它不是真的要寫推理小說。

〈樂園異聞〉

陳雪：

它講一個青年，他無數次參與很多像是樂生院……等對年輕人來說很憤慨的社會事件。可是它卻把敘述重點放在像是一個遙遠的，像鬼魅般的遊樂園。這個青年正在打工的時候突然遭遇一個異質事件，而故事從另外一個異世界來寫，主角一直去參加關心社會上正在發生的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我覺得整個氛圍寫的很好。這個作者很會講故事，把要講的一件嚴肅的事情，用一個像是夏天的一場夢一樣的情節，把它陳述出來。

蔡素芬：

這是一種奇幻寫作的形式，但是很具有影響性，因為是在講一些反抗社會不公義的事情。裡面那些琉璃珠就是代表無法說出自己抗議聲音的人，它把這個象徵化。一般我們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會用寫實的寫法，但是它把它奇幻化，用象徵的方式來寫。不過裡面有提到一個是我比較懷疑的，不知道大家的推斷怎樣？就是裡

面提到他跟部落的年輕朋友扛著木筏，從台東走路走到台北，走十幾天。扛著木筏走路。這可能嗎？不過，可能在奇幻小說中，這也不是那麼重要，主要還是看它的意義。作者文筆是蠻不錯的。

李喬：

這篇作品有好幾個問題。第一個，各段的我不同一個人，在小說裡面不可以這樣。第二個，小說想像力豐富、創造情景都是可以的，但是科幻小說的想像力跟幻想的想像應該要有差別。整篇都是寫實風格的敘述，突然插入一個人會在水中呼吸的科幻般情節？這我沒有辦法接受。

李維菁：

我覺得我可以明白這個用意，作者試圖處理一種特殊的氣氛，不過我覺得就是沒有寫好。

彭瑞金：

我沒有選它的原因是，這篇虛的東西寫太多，整個感覺上好像沒有實的東西呈現。至於剛才李喬老師提到的這個問題，第一個，夏曼·藍波安也有在小說中提到，他潛水捕魚的能力其實是超越很多人的想像。第二個是我以前在恆春高中教書的時候，那裡的原住民學生晚上會潛水抓龍蝦，在當時他們耳朵已經聽不到我上課的聲音，是因為從年輕開始一直潛水造成耳背非常嚴重的現象，那也是超越我們想像的。所以就是說，像那種感覺，如果把它誇大，就好像這些人是可以在水裡呼吸的。

李喬：

有腮沒有腮，這已經超越最基本的自然科學。如果從頭這樣寫，當然可以當成科幻小說，可是全部都寫實，

卻一下子突然出現奇幻。

蔡素芬：

我覺得文章內人物取名也有問題。又是部落的人，又是漢人的名字，又有漢人的祭拜。

李喬：

看不出是漢人還是原住民。

〈牌人〉

陳雪：

我喜歡它裡面帶有社會關懷的味道。它把一個人從正常的上班族變成去路邊舉牌的人很細緻地寫出，但是也有點誇張。它寫得好的是其中的情感。我喜歡這個主題，但是我覺得作者沒有把它寫好。這個主題其實很難寫，要寫得不煽情或者能生動刻畫這族群的生活情況。作者的寫法不夠細膩。

彭瑞金：

剛才我有投這一票。牌人當然不是新奇的主題，比較奇特的是父子之間的互動。這其實是在照見一種社會現象。

蔡素芬：

我覺得它沒有餘味，看完不知道它在寫什麼。

李維菁：

〈牌人〉我可以替它爭取。我覺得它其實是在講一個還算菁英的人的自我放逐，去當牌人。乍看以為它要寫寫實或者現實主義，其實寫到中間有點奇幻意味，甚至有點保羅·奧斯特的某些情調。如果它只是像我們以前看到，單純寫勞工階層生活很苦的人去當牌人，反而是可預料的，但仔細看它是在反轉，原先可以當菁英的人，在社會裡上不上、下不下，後來因為一些原因自己去當牌人的自我放逐，然後牽引出一些產業變遷，家庭變化這些問題。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蔡素芬：

但是我覺得作品中他替他兒子去舉牌的設計，有點做作的感覺。

彭瑞金：

大概只能解釋說，他的處理能力不夠。要去處理這個東西也是蠻難的，父子怎麼在這點上獲得和解，這也是蠻難的。

〈紅色簾幕〉

李維菁：

我覺得後面沒有寫好。基本上它寫一個年輕女性親子的疏離，魔術這個部份是個造假、自己發明的幻象，用這作為人際關係的象徵。它的文筆是有魅力的，雖然有點喜歡吊書袋，但我還是看好它的魅力。

陳雪：

它把流浪教師跟魔術師放在一起，我覺得很妙。因為現在的老師到處甄試的過程，就像是魔術師一樣四處去找工作。它將與主角關係疏離的父親身分安排為魔術師，我覺得也很好；我想缺點就是最後的轉折，就是她變成一個魔術師。作者是在講一種信念，有些東西，包括親情人生，只要你相信就會成真。

蔡素芬：

從流浪教師開始，流浪感情到寫魔術師父親到處流浪表演的生活，都沒有安頓下來。小說最後，她終於找到一個教職，她安頓下來。因為有了前面，後面這些東西才精采。她安定下來後，原先父親的表演生活帶給她的困擾，或者她不相信的魔術，反而在她得到安頓後復活了，她居然表演魔術給學生看！整篇的力量就在這裡，父親對她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如果沒有前面那些所受過的流浪感，最後不會在安定的時候產生這樣的影響。這個作者蠻有潛力的，也能表現一些有厚度的東西來。不過整個文章結構層次上有些問題，還要調整。

李喬：

這篇對我來講，讀起來有困惑。現在許多小說時間地點都不設定，就突然開始對話、或突然兩人擁抱、或突然去吃飯。寫魔術師，本身蠻有趣感人，但是時間地點的不設定跟流動，比較難以說服人。

彭瑞金：

我沒有選的原因是，我覺得它沒有辦法很有自信地把這樣的故事講出來，得用長篇論述的方式來說明一些東西。

〈二零二四〉

彭瑞金：

這篇預言小說，我沒有認為特別好。但是筆觸冷靜乾淨俐落。

李喬：

我給的不高也不低，好像很不錯，也好像很不好。人物男女、時空轉動都讓人分不清楚。寫臺灣是中國特區，這個大主題不錯，但是沒有交代得很好，談到一下，焦點又跑掉了，用小點寫大點，但沒有落實。

蔡素芬：

這篇寫回歸的主題，是很大膽的設定。但是回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這個主題之下，一定要發生很多事情的，可是它把它轉到當初那些青年政治理念的改變，而且還用採訪的方式，就撐不起這個主題，把它輕淺化了，所以就無法入選。

陳雪：

因為是設定很大的主題，但覺得作品有點太輕了，所以就沒有選。

李維菁：

我也覺得它企圖很大，但是肉不足。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八篇作品後，分別以五、三、一給分，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

作品名稱	李喬	彭瑞金	蔡素芬	李維菁	陳雪	總分	獎項
〈幻身〉	1	0	5	5	5	16	首獎
〈消蝕〉	3	3	3	1	3	13	評審獎
〈輻射人〉	5	5	1	0	0	11	優選
〈牌人〉	0	1	0	3	0	4	
〈紅色簾幕〉	0	0	0	1	0	1	
〈冷海情深〉	0	0	0	0	0	0	
〈樂園異聞〉	0	0	0	0	0	0	
〈二零二四〉	0	0	0	0	0	0	

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名次如下：

首獎：〈幻身〉。

評審獎：〈消蝕〉。

優選獎：〈輻射人〉。

高雄獎

今年特設「高雄獎」，不分文類選出一名。由各組推薦五件作品進入高雄獎決賽。

小說類初步圈選入圍作品共十九篇。獲得五票的一篇，兩票的兩篇，一票的十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票數	作品名稱
五票	〈輻射人〉（李喬、李維菁、彭瑞金、陳雪、蔡素芬）
兩票	〈寄屋鳥〉（李喬、彭瑞金）、〈甜蜜時代〉（陳雪、蔡素芬）
一票	〈冷海情深〉（蔡素芬）、〈原諒〉（李喬）、 〈天無絕人之生路〉（彭瑞金）、〈明治八年〉（李維菁）、 〈船眼〉（李維菁）、〈美食〉（李喬）、〈阿媽的祕密〉（蔡素芬）、 〈重逢〉（李喬）、〈失控的 Striker〉（陳雪）、〈太陽的血是黑的〉（李維菁）、 〈龍眼樹上〉（陳雪）、〈吹奏海螺的人〉（陳雪）、〈牌人〉（李維菁）、 〈存在〉（彭瑞金）、〈二零二四〉（彭瑞金）、〈記憶的海岸線〉（蔡素芬）

〈輻射人〉獲全數評審認可進入高雄獎決賽，另外其他四篇，經各評審推薦較富高雄性的作品，再由所有評審投票表示是否支持進入高雄獎。經各評審投票後〈甜蜜時代〉有三位評審支持，〈牌人〉有三位評審支持，〈太陽的血是黑的〉有三位評審支持，〈阿媽的祕密〉有四位評審支持。

主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進入高雄獎決賽作品如下：

〈阿媽的祕密〉

〈輻射人〉
〈太陽的血是黑的〉
〈甜蜜時代〉
〈牌人〉





散文組



散文組總評

凌性傑

近年台灣散文書寫質量俱佳，不僅反映在各種選集上，也呈現在文學競賽場域裡。2014年度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決策工作，由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幾位老師與我共同擔任。在秋日午後，我們一起評選，一起談論散文的可能：題材如何翻新？表現形式如何調整？美感如何適切地傳達？本屆散文獎稿量頗豐，且篇篇都在水準之上，是可喜的現象。不管是敘事、說理，宣洩感受或是大發議論，一篇好的散文總是能顯現書寫者敏銳的知覺，讓讀者展開內在的對話。散文亦常蘊含書寫者面對現實的態度。即便真實事件可能經過掩飾刪修，散文家溝通的誠意永遠不該打折扣。是否真心誠意想跟別人溝通，是否能讓文字書寫成為藝術，是我評價散文優劣的重要標準。

在文學獎參賽作品中，部分書寫者可能在寫真實事件時過度拘泥於事件本身，敘事次序較為呆板，拙於剪裁調度場景，把好看的故事寫糟了。稍微更動一下情景順序，或許文章會更動人。真的寫得像假的，是技巧拙劣。但是有些文章虛構得太過份，修辭華美卻少了真心，意在騙取同情，讓人一眼洞穿，同樣不可取。面對這批參賽稿件，我喜歡從中尋覓生活的氣味，細細尋繹文字背後的思想與情感。有些作品馳騁放恣一己的浪漫，某些回憶感懷之作暗藏書寫者的溫暖，而有些篇章迷困在愛與慾望的辯證中……，他們的敘述腔調形成個人風格，而散文作品是否迷人，這正是關鍵之一。

進入決審討論的篇章裡，每一篇都有極亮眼的優點。〈黑手寶藏窟〉起筆不凡，以氣味召喚時代，結合高雄拆船業與個人生命敘事，煥發著動人的光彩。這篇作品善於營造氛圍，讓細節說話，重新結構似已裂解的時代記憶，寫得自然流暢，獲得一致好評。〈暗房〉題目取得極好，內文也與此一題旨密切呼應，敘寫氣爆事件之後一個小家庭的親子關係。那麼遠，也那麼近，幽暗中有溫暖。〈金針〉以類似情書體的筆法寫金針花與感情事件，細膩纏綿，情感濃郁。其中同志議題的鋪展，處理得恰到好處。〈新山人妻〉的作者細膩觀照生活，嶄新的人妻身份與高雄經驗兩條線索分進合擊，極具巧思。媳婦角色之呈現，似乎才是全文要旨。〈字音字形比賽〉的作者相當有創意，敘述字音字形比賽經驗與個人的情愫史，文字生猛有力。〈坎城影后〉命意新奇，靠直覺寫作，以幽默取勝。〈手寫信〉細膩婉轉，〈長路將盡〉寫國道收費員的辛酸，〈Stairway to heaven〉敘述城市裡的看屋經驗，個人的孤絕。

這些佳作提供美好的閱讀經驗，讓我們記得，散文原來可以這樣寫……

首獎作品

黑手寶藏窟

作者 鄧慧恩

外公停止呼吸時，我站在床邊，望著他比記憶中更為闇黑的圓臉，最先想到的是，從此之後，他再也滲不出汗水，我再不會聞到從他身上散發出來，那種帶著酸腐汗水味混合機油、煙屑氣息的味道——「臭牛仔味」，外婆都這樣形容那種氣味。

外公的店是黑色的。牆壁因為堆疊著許多器械、輪軸、大型機具，沾上了黑色機油，黑油成一片，地面上經年累月試著各式各樣的機械，排出許多濃重黑煙衝頂，因而吊掛著許多的長短鏈條、皮帶等等的天花板，也沾上了煙黃黑燻的油漬。水泥舖成的地面，因為大型機具的拖曳，各種器械的敲擊，時間一久，摧拉拖擊出凹凸不平的痕跡，繼而被與塵土、油漬凝結的黑色污泥填補，讓走在地面上的鞋底，有一種黏滯的感覺，似乎踩在地面上，又像是走在發硬的油面上。那片地面，永遠也洗不乾淨，也永遠不必去清洗。

外公喜歡穿木屐，他走路時清脆的聲音，有一定的節奏，還有嘎然而止時的一種特殊「煞車聲」。木屐聲、引擎發動聲、器械搬動聲、起子用完被丟回工作袋與其他器具相撞的金屬聲、榔頭敲打聲、拋光時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敲擊了每個工作日。喔，對了，你知道如何辨識外公正在找的是什麼小玩意嗎？外公要的若是釘子，會在一群釘子裡撥找，發出的聲音是清亮的金屬撞擊聲，找的若是螺絲帽，那些在盒裡爭先恐後想被使用的螺絲，發出的是帶有重量而低沈的插隊聲音，外公的店作為整條街相似的店號之一，零零碎碎發出這些聲響，忽遠忽近，忽大忽小，整條街，每間店，各自敲敲打打，磨、挫、鋸、削，發出不同頻率，不同高低的尖銳聲音，一早開始，這些不協調的聲音此起彼落地響起，以此確認堆疊在店內，那些巨大機具的存在感。

這些器械機具，大大小小，有的堆於店外，龐大、沈重到無法移動，於是任由它們風吹雨打，逐漸生鏽，也不見有人去挪動，有的堆置於店內，雜亂無章。這些器械機具有有的伸出會刮傷人的葉扇，有的披著粗礫的外層，或是長著鋒利、尖銳的邊角，對幼小的我來說，它們都是冰冷而猙獰的金屬怪物。當年，我是媽媽從台北帶下來寄養在娘家的台北小女孩，在外公的店面走動，黑油常沾髒我的裙擺，有一次在店內玩耍滑倒跌傷，竟引發破傷風，幾日高燒不退，於是我被禁止在店內遊玩，只能在二樓的夾層裡寫功課、獨自玩洋娃娃，或是從開在木板隔牆上的小窗，看向一樓店面，外公總是在那裡忙著。一樓天花板上轟隆隆轉著的掛扇，與我的視線平行，葉片帶著油漬附著的牽絲灰塵奮力地轉著，吹出可有可無的熱風，整個店面攪和著室外狠狠切入的烈陽和高溫，與一室的器械零件、油污熱融成一片。

二樓的那個小窗，是我觀察樓下的神祕之眼。外公和勇仔叔公在店內忙碌，他們的忙碌並不是肢體動作迅速的忙碌，他們的忙碌，是頭腦跑得比身體快的忙碌，即便你並沒看到他們的動作，他們已經走到答案旁邊，提出解答。常常，有客人上門，提出各種要求，要找這個的零件，那個不動了，查查看吧！外公手又著腰，一臉嚴肅，剛開始還能靜靜聆聽，但客人還在叨叨絮絮地訴說，他已經來回踱步，翻弄店內的器械，有時候金屬器具相撞的聲音，比客人講話的聲音還大，你以為，他根本沒認真聽，約略是不耐煩了，他卻突然彎腰拿出一個東西，對你說：就是這個！接著，拆解、裝配，插上電源，機具動了起來。對我來說，這簡直是魔法！

有時候，客人以小山貓載來龐然大物的機器，外公跟勇仔叔公看到，忽然眼睛一亮，像是年輕了十歲，

不待機器搬下便先跳上車去，像是遇到許久未見的朋友一樣，輕拍、安撫，如同在低聲跟它說：別擔心，我會照顧你。修理這種大型機具，常常要耗上數天，外公就像照顧孩子一樣，把機具的內部拆解下來，分別仔細地清洗、晾乾，上油，花費許久時間找出故障的原因，更重要的，在店內數量龐大的零件內，找到匹配，可以置換、使用的零組件，然後重組，使這組機具重新運作。每當這樣的大型機具修理完畢要運回去，外公總是幫著搬運，露在泛黃汗衫外的胳膊，因為使力現出鬆垮卻仍奮力一戰的搖晃肌肉，迸發點點的汗珠。他再三確認機具穩當的固定於貨車上，然後拍拍它，我知道他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跟機具說了悄悄話：你好工作吧！別擔心，即使下次生病，我還是會救你的。

勇仔叔公跟外公，是換帖兼死忠的朋友，外公穿著領邊破著小洞，被食物、汗漬搞得泛黃的背心或汗衫，常常是棉質的，而且洗到變薄、變硬，黝黑的膚色透過薄扁的質料，上半身變得淺色些，有時汗衫被汗水淋漓，兩個乳頭便形成可笑的綴飾，再搭上皺巴巴的西裝褲，時常讓我感到不好意思。勇仔叔公的衣服就整齊多了，他穿著運動衫，配上白襪跟黑色功夫鞋。他們兩人撐起了這個店面，自稱自己是做「黑手」的。他們各有所長，外公擅長修理東西，但是勇仔叔公很會找零件，常常能找到從船上拆下來的有用機具、器材。船隻拆解之後所剩下的這些東西，因為拖來拆解的船隻，來自不同的國家，因此不見得是本地常見的器材，拆下來之後，首先檢查是否堪用，再辨識它的用途，若已不堪用，裡面的零件各自能作為何種器械零件的替代品，這些「眉角」，都是勇仔叔公的專長。整間店藏著只有他們知道位置的寶物，宛如這兩個黑手的寶藏窟。他們之間的談話還有許多神祕「代碼」，那是日常生活中不曾聽過的字詞，長大後才知道，那是日文的外來

語，有些還混入了自行加入的台語尾音或「變調」，像是電池のバッテリー，外公習慣在後面加上「阿」，使年幼的我一直以為那是水果「李仔」的兄弟。

外公跟勇仔叔公若是找到從未見過的機具器械，那種溢於言表的興奮，會持續到他們找出答案為止。我记得有一次，他們收到了一台乳白色的機器，那部機器，上端是有著多道 0—9 數字溝道的圓筒狀，已經被使用、觸摸到落了漆，露出了原始銅色，一旁有「加·乘↓減·除」鑄刻字樣，連接的下端則是方型，也有許多可以呈現數字的孔洞，周邊還有許多按鈕與把手，似乎為了什麼目的而設計，但是又無從知道如何操作，整部機器都為金屬製，沉甸甸的。那個有趣且充滿密碼的機器，引發了他們兩人濃厚的興趣和好奇，他們不因為不了解它的用途而草率地將它直接拆解，短視地揀出可用的零件，將剩下的殘骸秤斤論兩賣，相反地，他們以研究的精神，嘗試各種可能，試圖拆解這個金屬謎團。若是現今，可以上網查閱，連接到各國的資料庫去查詢，幾分鐘內就可以蒐集各種可能，然而那個時代，每項物品的理解都需要時間的堆積，親自動手探索。這台機器花了他們兩人許久時間研究，始終找不出它的用途，但是他們從未放棄，許多個吃完晚飯的時刻，他們圍著這台機器，左右端詳，小心地拆開外殼，查看裡面大大小小的齒輪，撫摸金屬外殼上鑲嵌著，有「日本製的事務用機械」與檢查字樣、編號的牌誌，讚嘆這台機器的細緻與厚重，我覺得，外公對於日本製的物品特別有感情。

這個機器的謎底終於被一個曾在糖廠工作，來店裡找零件的阿伯解開。阿伯把端正放在桌上的機器擺得斜斜的，左右手各自操縱機器上的按鈕與把手，他說這是一種計算機，比算盤先進的。左右手的巧妙操作配

合，讓上端的數字鍵輕巧地自動進位、轉換，彷彿計算著冥冥之中的一種數字，自有一套不可思議的神奇算式。這台機器是已經被淘汰的機器，不會有人詢問，也沒有利用價值了，然而，外公以一種敬重的心情，將它上油，擦拭乾淨，放在層架的上端，就在航海用的羅盤旁邊。

那顆航海用的羅盤，又重又大，裡面畫有八角星星，我算過的。外公說，因為出海時間久，維修麻煩，所以船上的物品一定要堅固耐用，品質特別好。勇仔叔公帶這顆羅盤回來的時候，沒有多說話，只是靜靜地從麻布袋裡拿出來給外公，外公叼著煙，從口袋掏出煙盒，敲出一根煙，遞給勇仔叔公，替他點燃，兩人蹲在地上，儘管布袋裡還有許多物品，他們只看到這個羅盤。外公伸出粗厚的手揩了揩表面的灰塵，並不看向叔公，喃喃自語：「有像ひこうき（飛機）的時鐘！」叔公深吸一口煙：「幹！就知影你會屬意！」那個羅盤成為外公的收藏，有空時會取下來把玩。後來我才知道，外公年少時曾到日本去做過修飛機的少年工，因此對於修理東西有濃厚的興趣，也奠定了他對於機械知識的基礎。

聽說外公與勇仔叔公就是在做少年工的時候相識的，從此做什麼事情都在一起。勇仔叔公無父無母，也沒有手足，聽說之前是有太太的，但是太太後來離家出走，外公開了這間店後，他們就一起工作。勇仔叔公跟我們住在一起，外婆煮好飯，外公總是大喊：「兄弟仔！食飯喔！」他便會來到桌邊，不發一語地扒飯，飯後魚貫的一根煙，代表著吃飽，也代表待會的工作即將開始。寡言的勇仔叔公，沉默至極，他與外公似乎無需交談，就能了解對方在想什麼。當外公蹲在地上檢視機器的狀況，正以螺絲起子敲一敲這裡，扳一扳那裡的時候，有時勇仔叔公已經在零件堆找出物件，直接堵到外公面前，若是合適，外公便不發一語地接過來

換好，測試是否能發動，發動的聲音一響起，一旁的叔公便是抿著嘴，眼睛透露出得意笑意的表情，若不是合適的零件，外公推回去給他，他便一臉不悅，踱回原處，任由外公怎麼問話都不回答，也不幫忙找零件，讓外公自己負責維修。「囡仔性！」外公總是這樣說。

那個拆船業正是興盛的時代，外公店面的經營命脈便是許多船上拆下來的零件機具，有時候，外公外出去探視，內部消息透露出來，有許多「好物」的船，搶先去訂人家「殺肉」下來的物品，等船拆卸完，就能整個「卯」走。勇仔叔公因為小阿公將近一輪，體力尚好，有時候會上船擔任拆船的工頭，外公常常勸他沒有必要去做那種工作，錢夠用就好，不夠用也可以商量，但是勇仔叔公沉默以對的時間居多，我想，每做完拆船工作，總是衣衫骯髒，神情疲憊的他，或許不是為了錢去做這項工作的，也許只是因為寂寞。

後來想想，也許那個夏日傍晚的火花是一個預兆。那天，外公與勇仔叔公正在修理一個手拉式的柴油馬達，那種馬達，只要一抽動拉繩，就能啟動，隨之噴出嗆鼻的濃煙氣流。傍晚，外婆嫌「蚊厚」，即使緊閉了通往二樓的門，還是很多蚊蟲，於是準備吃晚飯前，到店門口旁邊，準備撒亮火柴點蚊香，結果瞬間引燃了馬達排出的廢氣，迸出了小型的爆炸火花，灼傷了外婆的手臂。鄰居與客人七手八腳地幫忙送外婆去醫院，外公手抱胸，看著焦黑斷裂的蚊香圈，凝重皺眉。已經是國中生的我，聞到空氣中複雜的各式氣味，有窒息的感覺，也有隱約的不安。

數日後，勇仔叔公便在大仁宮的油輪爆炸事件裡喪生了。外公接獲油輪爆炸的消息，一邊跑，一邊還掉了一隻木屐，來不及回頭撿，便騎上機車前去現場。因為工人沒發現船裡還有燃油，在切割船體時引發火苗

爆炸，勇仔叔公就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全身燒傷，來不及送到醫院，就斷了氣。外公不顧眾人反對，違反一般民俗習慣，把意外喪生的叔公遺體移回家裡，搭建靈堂在門前，因為店門口實在堆了太多沈重的機具，無法移開，因此那些機具也成了守靈者。

外公始終坐在靈堂內，我發現他的頭髮更白了，他吐出的煙與燃燒的香，煙霧裊裊，混同在一起。需要擲筊的時刻，外公以平常跟勇仔叔公講話的語調說話，情緒不見任何起伏。頭七那日做法事，外公很滄桑的告訴坐在身邊的我：「恁叔公對我是真好，欲死嘛是選好勢的所在，通互人好尋，若無，關仔船內面若按呢燒三工，看佬糟蹋人：」

外公的情緒終於在出殯那天潰堤，一直冷靜的外公，看著勇仔叔公的棺材要往外搬動，忽然淚眼婆娑地大喊：「勇仔——」半是責備，半是不捨，更多的是哀痛。外公後來曾說：「拆船的代誌，若不是無通吃，誰會像恁叔公按呢有閒去舞這項？高雄這個所在，是用真濟人的血及肉起(ㄟ)起來的！」

多年後，他去美國探望舅舅一家人回來後，他告訴我，看到珍珠港事變中被偷襲的那艘戰艦被當做紀念館，心裡非常不平，他覺得，以船業和海港為榮的高雄，有那麼人靠跑船、拆船維生，像是那艘爆炸的卡那利油輪好了，怎麼就不能成為什麼紀念館，讓這些為了家庭，為了經濟冒險、送命的人，也能被紀念？外公嘆了口氣說：「相戰的時，人命無算啥，現在的人命亦無值錢。」

或許是我的錯覺，勇仔叔公過世後，外公的動作緩慢了下來，似乎遺忘了許多零件擺放的位置，開店時間，多半都望著路上往來的車輛行人發愣，事實上，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這條街上開了許多掛上「電機」

招牌的店，店內的物品擺放非常整齊，照明充足，架上井然有序地擺上一排同系列的嶄新零件，不似我們店裡的零亂古舊，店面深落，採光不足，總是昏暗成一片。這些店賣新的零件，替客戶訂馬達、油壓機等等的新設備，像外公這樣，買賣中古機具，替人修理機械的，找替代零件，讓機器起死回生的師傅，越來越少，外面的客戶開始找不到專精於維修的人才，漸漸地，修理機具也越來越不划算，外公發呆的時間越來越多，有時甚至整天都沒有客人上門。到外地讀大學的我，某一天回家，發現店門口堆積不知道多久的機具已經不見，鐵捲門全部拉上，我打開側門，發現外公獨自坐在沒開燈的室內，那原本是他大展身手，修理機械的地方，只剩下他指間那忽明忽滅的菸頭，像是哭紅的眼睛。

外婆過世後，外公在醫院纏綿病榻，定居在國外的舅舅無暇處理房產，這間我度過童年時光、少女時期的住家店面，長年無人居住，大門深鎖。附近的店街也起了很大的變化，曾經向著故障的機器吹了神奇的一口氣，便能讓彌留的機具復活，像是擁有魔法的店面，被視為都市之瘤，似乎不得不除。把公園綠茵、樹木剪貼、黏著上去，似乎金屬的鏽蝕、機具的斑駁、潤滑齒輪和鏈條所滴下的油漬，還有種種器具撞擊、摩擦、擠壓的聲音，都會消失不見。當然，許多的人生歲月也一併被埋藏、覆蓋掉了，但是，記憶會不會隨著綠樹越長越高，漂浮到樹木的頂梢，眺望到更遠的地方呢？

外公葬在外婆身邊，另一邊則躺著勇仔叔公，外公說，這樣的安排，才不會讓叔公的墓無人顧。當年燒到面目全非的勇仔叔公，這麼多年過去，已化為塵土。今年掃墓，我重回外公家，幾乎不認得方向，原來，清除掉回憶裡，那些堆積在路旁的大型機具後，路景是這樣子的……

費了一番功夫打開側門，大門的鐵捲門早已生鏽卡死，我站在開了單管日光燈，還是模糊黯淡的空間，環顧四周，仍有許多沒有清掉的器械零件，還是堆滿室內。忽然想起外公那個沈重的羅盤，我轉身往架上尋去，費力地拿下它，吹拂它的表面，揚起一陣粉塵，百種情緒突然湧進眼眶，讓我不禁輕輕地對它說：「好久不見」。

鄧慧恩



個人簡歷

鄧慧恩，出生於台灣台北市，曾於台北、桃園、新竹與台南求學，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

得獎感言

在追逐最新資訊，迷失在眾多型號的時代裡，我想把許多個摸索、探索、考索的過往時刻記錄下來，我相信這樣的過程，是記憶機器的修理過程，而且這部神奇的機器，終將被啟動。那些不被丟棄的生命零件，其實每個都賦有特殊的意義，預備要在不同的人生發揮重要的功能，因此不能捨棄，也不能被忘記。

〈黑手寶藏窟〉評語 陳列

這是一篇對人的認真勞動、對人世間的情感義理、對一個城市的成長，表達懷念與敬意的頌歌。

作者站在時間的距離外，回顧居住外公家時曾在自己的生命裡留下的一些深刻記憶，包括這個「永遠不必去清洗的」黑色的勞動場所、童年時期從二樓的一扇小窗所一再目睹的魔幻時刻——故障的機具如何竟然起死回生的神奇過程、外公和勇仔叔公在勞動中的互信互賴以及從中培養出來的無需言詮的深沉感情、他們對物的熟悉和虔心對待、拆船行業的經濟利潤與辛苦甚或生命傷亡，等等。這一切，作者娓娓敘述，並且具體描繪，有聲有色有圖像。全篇說情含蓄，感懷真摯。

作者想表達的，或許是：時間過去，許多人事物都必然地消失或者沒落了，但總有一些讓人繫念讓人覺得不捨的什麼東西，會留下來。

評審獎作品

暗房

作者 少凰

她把一袋壞掉的油蔥酥和水果皮放在機車的旁邊，現在是早上5點，夏天的早上開始的特別早，但這對她並沒有特別意義。人類的發明改變了一切，包含時鐘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東西。她相信，在時鐘還沒有發明前，人類會依照公雞鳴叫的時間起床，而公雞會依照天空的明亮程度來選擇鳴叫的時間，這樣，冬天時她就可以在溫暖的被窩中多躺一下。

她放好那兩袋垃圾，或許有一點太外面，但她沒有很在意，這條巷子夠寬，剩下的空間足夠一台汽車經過了。

她開門回到家中，雖然燈是開了但她還是覺得房間暗暗的，或許是牆壁的問題吧，這種老式的磨石子牆壁雖然耐用，但總感覺灰灰的。她看過隔壁人家的白色粉刷牆壁，多好看，等有了自己的一棟房子，她也要白色的粉刷牆壁，她想。

她從廚房抱出兩大袋油蔥酥放在門邊的地上，然後看著她丈夫走下樓梯。她把地址交給丈夫後就走進廚房做早餐了。

她的丈夫會將這兩袋油蔥酥分別送到兩間小吃攤。這種充滿油炸味的佐料就是她們的生計來源，雖然就一位吃素的在家人來說販賣這樣的食物有些奇怪，但她吃素畢竟是後來的事了，他們倆賣油蔥酥先，因為吃素的關係而不賣油蔥酥，有點鳩佔鵲巢的感覺，而且除了賣油蔥酥，他倆也不會其他掙錢的本事了。

她把麵包加熱後坐在廚房中央的餐桌旁慢慢吃，她的丈夫會在外面自己買好早餐。其實她是很希望丈夫能和她一起吃早餐的，這個家只剩下她們兩個人了，怎麼說都應該要親密一些才是。

她在看電視休息時，丈夫回來了。丈夫把收到的錢放進櫃子裡就上樓了。她應該和他說些話的，她想。

明天是中元節，她翻看冰箱，仔細檢查還缺少哪些供品，魚啊肉的還有各種葉菜類將冰箱塞滿了，但她還是覺得心裡不踏實，思索過後，她覺得還是去菜市場上逛一圈好了。沒什麼好買的就算了，要是看到什麼自己忘記的東西也可以順便買回來。

中元節是道教的說法，她更喜歡稱這個節日為盂蘭盆節——這是佛教的說法。明明就知道什麼都不缺，她還是忍不住再買了半隻鴨回來，不是要拜的，女兒喜歡吃。

盂蘭盆節這樣一個濟渡苦難眾生的節日，成為一家四口少數能見面的幾個節日中的一個。或許這樣說有些不對，但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她期待起像這樣的節日——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元宵節、冬至，這些節日時女兒們會從台北回來。

她有點羨慕隔壁白牆壁的那家人，她們的女兒還在讀書，寒暑假時就會回來，時不時的看到母女倆人騎機車出去玩。或許人就是這樣吧，總是對現在自己所擁有的感到不滿足，她的女兒們也有過這樣的時光，但她常對她們說有空就出去工作賺錢，減輕些家裡負擔，現在她們真的好好的在賺錢，她卻希望她們能待在家裡了。

她把那半隻鴨塞到高麗菜旁邊時，聽到前面有垃圾袋的聲音，她想到可能是野貓野狗在偷翻，到前一看，

卻是隔壁的女主人在拉動她放在門前的塑膠袋。原本黑色的塑膠袋外面又套上一個粉紅色的塑膠袋，黑的在裡面透出色來。隔壁的女主人將那兩個袋子往屋簷下帶了些，她這才想到或許是袋子給人輾破了，這人好心幫自己整理一下。

真是佛心來著，她想。上回聊天時聊到這女主人也是信佛的，但似乎很久沒去精舍了。或許可以帶她去自己的精舍，說不定她會喜歡。她想。

她喝了一杯水後又出門了，在她將兩袋油蔥酥放上機車踏板時，她的丈夫仍然沒有下來。這兩袋要送到比較遠的地方，她沿著河邊騎著，這條河是高雄很重要的一條河，但她其實不知道它重要在哪裡，除了一些節日這裡會有擺攤、燈會，讓她和丈夫會來這裡走走外，她對這條河就沒有其他想法了。但從這家店向她訂油蔥酥的速度比其她店還快來看，這條河或許真的有它的重要性，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回程的路上，她看到有人用小貨車在賣黃澄澄的香蕉，她又忍不住買了一串，不是要拜的，女兒喜歡吃。

她剛認識丈夫時，丈夫的興趣是沖洗照片。丈夫自己弄了一間暗房，擺滿瓶瓶罐罐，丈夫向她解釋過這些東西，但她記不起來。她總覺得這是讀書人的東西，心中不自覺的將自己矮化下去，那間暗房她沒進去過幾次。

時間約莫快中午了，影子怕熱似的移往主人的腳下。

她停在紅綠燈前，燦爛的陽光模糊了她的視線。旁邊有一對母女，女兒問母親今天中午吃什麼，母親回說醬油麵嘍，小女孩哀哀的叫著怎麼又吃這個。

她低頭看著那串香蕉，又大又肥的香蕉，亮金金的在袋子中像尾魚一樣的發亮。她突然想起父親向自己說過的，臺灣靠出口香蕉賺進大把銀子的事情。

父親是碼頭工人，常常要在烈日底下工作。她小時候覺得在碼頭邊工作好，熱了就可以下水玩，父親聽完就是摸摸她的頭而已。她有一次到碼頭邊找父親時，看到父親坐在一個大紅貨櫃的陰影下吃午餐。大大的陰影有稜有角，父親像是坐在一個灰暗的房間中，汗衫被洗過無數次，黝黑的肌膚從布下透了出來，父親低頭快速的扒著飯。她站在太陽下，燦爛的陽光模糊了她的眼。

她突然想起今天早上幫她處理被輾破垃圾袋的隔壁女主人，她真的是一個好人，她想。

回到家已過中午，丈夫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說自己已經吃過飯了。客廳沒有開燈顯得更暗，電視在黑暗中播報著高雄氣爆的消息。她覺得自己應該要有一些感覺的，但事實上，她除了捐些錢給精舍讓師兄師姐們去救災外，她就沒有其他作為了，她真的應該做些什麼，有位常客就在那附近作生意，她或許應該去看看他，下午送貨時去看看吧，她想。

電視發出幽幽的藍光，好像成為這房間中唯一的光源，並將整個房間也染成了這樣令她沮喪的色調。她

想起丈夫的暗房裡總是紅色的，就是動物星球頻道裡，晚上看動物時的那種紅色。在狹小又密閉的空間中，這應該是會令人不太舒服的顏色，但她卻一點也不覺得，或許是因為丈夫在身邊，也或許是因為牆上掛滿了兩人的照片……。這些照片掛在暗紅色的空氣中，她卻能一一記起拍這些照片時的地點、時間、甚至是兩人在拍這張照前後說了什麼話。但當她看著電視上的畫面時，她卻想不起這些她常跑的路段本來是什麼樣子。

她想起丈夫以前帶自己去泛舟，溪水旁的鵝卵石、砂礫，和電視上的畫面重疊了起來，她想起兩人泛舟後拍的那張照片，在暗房裡的樣子。

下午她要再跑最後一趟，這個老闆臨時向她要貨。丈夫問她要送去哪裡，她回說很遠，在小港區。她壓下準備起身的丈夫，說想順便去拜訪一個朋友。

她離家沒多遠就遇到隔壁白牆壁家的女兒，她帶著粉紅色的棒球帽，穿著淺綠的上衣和白長褲，騎著腳踏車要過馬路。他想起以前小女兒吵著要一件白色有蕾絲的裙子，當時她想這樣的衣服容易髒又容易壞，一直都買暗色系的衣服給他們穿。當時應該要買的，時光一過去就不會再回來了，她慢慢的隨著隔壁家女兒的腳踏車前進，彷彿她的女兒小時候在練腳踏車時，她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一樣。

時光一過去就不會再回來了，她一面看著那台腳踏車彎進左邊的小巷子，一面想。

送完貨，她想到那名常客的店去看看，但客人的店正是在氣爆的範圍內，她進不去，她看著那滿地的碎石與泥濘，將機車掉了個方向，離開了。如果客人沒事，就會再和自己訂油蔥酥的，她想。

她看看時間還早，放慢了機車的速度。黃昏是她最喜歡的一個時段，黃昏、昏黃，濃厚的顏色像油蔥酥的氣味一樣的包圍自己，飽滿的，彷彿自己也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像在暗房中那昏紅而神聖的光暈中，她彷彿看到一張一張的回憶在眼前鋪展，一張又一張緊密的接合在一起，快速滑過眼前，像一台小小的投影機那樣，以溫暖的顏色投影她的回憶——碼頭上的父親、暗房中的丈夫、泛舟完的兩人、油蔥酥的袋子、女兒的腳踏車，隔壁家的白牆壁……。

然後回憶逐漸沉澱，變的冰冷而扁平。她回家時丈夫仍在看電視，藍色的光照在她的右手上，照在她右手提著的塑膠袋上，裡面是兩個肉鬆麵包，不是拜拜要用的，女兒喜歡吃。

少凰

個人簡歷

目前就讀於東海大學中文系。

得過 102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金質獎。

得獎感言

這次能得到這個獎，讓我備感榮幸。從小就喜歡觀察周圍的人事物，並從觀察到的去串連、思考這個人可能的生活。在我觀察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我觀察的不是一個人，同時也是我、我的家人、朋友、所有人的生活。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試著不要加入太多個人的感情，以更客觀的角度來描寫人物，希望能讓更多人對角色有共鳴。

如此寫法能受評審青睞，讓我對接下來的寫作有更多的自信。



〈暗房〉評語

焦桐

〈暗房〉描寫經營小生意的生活，從容，平實，深刻。以第三人稱敘述，讀來帶著故事感；流暢來往於父親、丈夫、女兒、油蔥酥、送貨之間。主人翁身在貧窮家庭，過的是暗澹人生；暗房乃重要隱喻，既明示丈夫沖洗照片的地方，也象徵未開燈的客廳，象徵晦暗的過去和未來。

油蔥酥是敘述者的家庭營生來源，堪稱臺灣的食物符碼，廣泛運用於各種吃食，如製作XO醬，或麵湯、拌青菜，風味小吃滷肉飯、焢肉飯、擔仔麵、沕仔麵、粽子等等更是少不了它。

通過油蔥酥，展開深刻的敘述。情感相當節制，如買香蕉，聲明不是要拜拜的，女兒喜歡吃；買鴨肉也不是為了拜拜，只是女兒喜歡吃。尤其最後去高雄氣爆現場探望客人，復掉頭離去，淡淡的憂傷，飽滿著真情，允為不可多得的佳構。

優選獎作品

金針

作者 郭惠貞

處於一種午後憂鬱式的低潮，感覺時間有時候就那樣過去了，如此輕易，那麼靜態，比起經歷過等待的日子更為空白，人情事物逐漸失去了輪廓，像電影結束前的淡出，隔著玻璃框看著這魔幻時刻，抽離了聲音與隱喻，在風景前，空氣裡彷彿有甜美的感覺燃燒起來。

那幕風景非常晶亮，晶亮到讓人睜不開眼睛，高溫蒸騰的路面，青春勃發的日常，金針花開的時刻。站在至高點，最先驚嘆的是明朗熱靜的藍天，阡陌縱橫的農田，滿山谷躍動的金黃色花毯，還有妳燒灼的皮膚，和緩的撫觸，視覺與感覺皆飽滿，繽紛、香郁，酸甜有致，雞尾酒似的夏天。

還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鮮少認真規劃一次的出遊，天真以為幸福的極致便是和喜歡的人相處，天光漫漫，路途徐緩，甘心當個居家的女子，妳談論妳的工作所遇到的事，我說些與同學偕往的城市，彼此有什麼幽微與隱密的心緒能立即感知；偶爾沒有說話的慾望也能各自讀書，入睡前為了今天輪到誰去關燈而拌嘴……在長鏡頭的取景中，我們擁有最好的時光，愛與眷戀藏於細節裡隱而不宣。

交往之初，某些朋友得知對象後便客氣的語帶玄機，祝福的話也隱隱欲言又止，但我總自以為是的認為戀愛是兩個人的事，像信仰般深信只要一份單純踏實的愛，兩顆堅定的心，便無須害怕眾人的耳語流言，擁有著完整可期的將來。

直到妳離開，我跌入生活預謀的佈局裡失去想像，在房間裡恍惚，覺得午後的對流雨便是末日風暴，雲影越壓越低，從遠方開始翻湧，接著撲天蓋地襲捲過來，雷聲隱隱作響，整個世界漫天飛懸，混亂顛倒，那些放晴之後的鳥鳴聲，還有樹木枝葉繁盛蓊鬱的樣子，只是電影裡而不是現實。

但末日都是自己的。現實如同妳所說：「妳的未來還很遠呢。」

妳總這樣說。在我與妳鎮日遙望的時刻，若有所指地說。回應妳的瞬間，我略微遲疑，彷彿有那麼一點點無可名狀的欠缺之感，阻擋在面前。儘管我們都深深明白，誰也無法逃離一切，世界往往難以順利運行，時間不停的打磨削平著生命的齒輪，總有一天，會成為沒有稜角的圓，在現實裡來回兜圈。只是我擅於作夢，可以向妳繪聲繪影各種陰沉的場景、人物，或清晰透明的生活，認為人生總該這樣、那樣，但妳皺著眉說，我太年輕，浪漫初綻，雀躍如孩子，才能如此單純明快的相信，且勇於承諾。

後來我說：「我們去看金針花，好不好？」

畫面開始快轉倒退。車子高速飛逝在坦坦的公路上，恍若行走在意氣風發的歲月，放眼所見的未來皆如此開闊。雲被陽光碾薄，如同支離細碎的預言止於信仰，山邊天角透初暈黃的光亮，陽光以試探的步伐穿透入內，妳眯起眼睛，像在找尋盡頭後的世界似的。車身拐彎，折過迂迴的田間小路，妳揪緊眉頭不發一語，逐漸加重油門的力道，引擎聲響隆隆，地勢急遽攀升，我們安靜地在折曲顛坡的山路中循索而上。

夏日午後，幾乎很難在戶外的烈焰中閒步，停妥車，要看花也得走上一段路。妳帶著新購置的單眼相機，在驕陽底下花叢堆裡取景，快門聲啪噠啪噠地特寫近拍，我口乾舌燥，煎熬難耐地等候，偶爾匆匆拍下幾張相片，便不停地催促妳回到車裡，前往下一個亭臺。直到抵達忘憂亭，我趴扶在木欄杆上，視野盡頭的山下，無可依憑的現實還等在那裡，但是現在，轉頭看著大我六歲的妳，這不就是令人心動神移生活嗎？一個幽遠深靜的時空，一位相互珍視的戀人。妳緩步朝我走來，臉頰曬得像火，左手藏在身後，「喏，妳的金珍！」

金針，象徵美麗又富堅忍耐苦的特性，相傳古籍記載金針又名「忘憂草」，一日開一花，朝開而暮謝。當妳在花叢堆裡找出那朵棄世的金針，並遞給我，我認真地說：「何以忘憂，唯有『今珍』。」今世之珍，妳但笑不語，由著我用青春盛美的想像，將它視為偕手相伴的承諾。

賦返以後，窩在床上，妳剛洗完澡的香味與混合著乾淨清爽的涼夜，把夏天搖晃的微微醺人。我們肩倚著肩，蓋著同一條棉被，就著那3C產品微弱的白光，突然妳說，妳最喜歡的一張，是我拍的一幕全景照片，照片裡勻靜的藍天，遠山遼闊，兩名旅者背對著背，有各自的風景，我告訴妳最美的應該是那一地暑氣閃耀的金華，妳淡淡的笑了笑，繼續在黑暗中檢視所有的照片，不知黎明將至。

有時候我企圖翻回的昨日章節，試想一個細微的修改便能扭轉一切，如果當時我沉住氣，在妳偶發性神祕的消失三兩天，約會的時後只鬱鬱地點燃起菸，對於一切逐漸以沉默回答，我能平靜的翻覽手邊的讀物，而非對妳閃躲的影子感到巨大的恐慌，咆嘯自己的疼痛且不再顧及對方感受，或許，我們能改那寫宿命般的結局。只是原先我預期最壞的結果，不過也就是妳未能放棄過去的某些片段，當共同的朋友悄悄透露出妳因為家庭的因素，可能需要遷出城市時，我鬆了一口氣，以為需要克服的僅僅是距離而已。

然而妳選擇斬斷所有能夠連繫的管道，愛情裡妳用決絕姿態告別，斷然劃清界線，冷靜處理的近乎殘忍。最後一次通話，妳接起電話吐出濃濃地焦慮，匆匆地說臨時被派遣國外出差，趕赴著收拾行李到機場，交代我幾日後到妳的住所尋尋走走，便掛上電話，一聲再見也沒說。

前往妳租賃的公寓，打開門後，當下的錯愕與不安將我緊緊的擁住，不可置信地走入室內，公寓裡已經

清空的一乾二淨，我慌張的替妳撥打電話給房東，他語帶歉意地表示，因為妳離開得很急，新房客又已經找到，才提前進來打掃，而妳交代有人會來領取的作品，就放置在書桌的架上沒有動過，要我拿完東西後將備用鑰匙放在桌上即可。

架上整整齊齊地擺放我留在妳這裡的換洗衣物、牙刷、幾本極力推薦閱讀的書籍，還有一幅錶了框的照片，那是最後一項物品。環顧著收拾的空蕩蕩的屋子，想像妳當時在屋子裡來回推疊成箱的行李，如同電影場景交疊的手法，妳將離開的身影清晰，我頹然地坐在沙發上卻已淡化的只剩線條輪廓。搬家公司的工人手腳俐落地搬走妳所有的家當，妳拖著一只小皮箱，關上門時不自覺的停下腳步，愣忡了幾秒，好像想起了什麼，我用眼角餘光瞄妳的動向，旋即聽見砰的一聲，是一種接近夢醒的巨響。

那段時間，有時從夢裡掙脫，黏附在臉頰上新的舊的眼淚都結成的薄片，有時候疲極卻無法入眠，便像個倔強不服輸的小孩，緊咬嘴唇劇烈而無聲的哭。我確曾像是某種精神疾病患者，意念始終無法承受，以為世界要崩毀，靈魂將無望地焚燒殆盡。日復日，熟睡前，用快節奏的分鏡下想起過去的相處，我們也有小小的悲傷與細碎的爭吵，我試圖找出妳的顧慮和吞吐，沿著時間留下來的線索，才發現妳是如此輕微，假若妳不皺眉不開口嘆息不出聲嚷嚷，誰都無法察覺，到頭來我只能看見自己每次惱羞時張牙舞爪樣子，種種臆測在腦裡橫生出盤根錯節的森林。

我該向妳說過一個關於金針花典故吧？大意是說古時候有位婦人因為丈夫征戰，便在家居北堂栽種萱草，借以解愁忘忙，從此世人稱之為「忘憂草」。有別於一般記載古代遊子遠行之前，就會先在北堂種萱草，

希望減輕母親對孩子的思念，忘卻煩憂。妳的確如同母親一樣的給我的愛似乎沒有倦怠，總是心疼的笑，等我歸來，像給予一個青春期孩子所需要的空間，情感纏繞於日常細微的枝節裡，在妳的親人得知妳的性向，與妳幾乎斷絕血緣關係時，妳卻開始成為至親的角色。

曾經覺得我們是那麽光亮，此後行經了歲月，我逐漸明白某些美好無以為繼而黯然獨身。不再相尋的日子，想像妳偶爾也關心，或說我寧可相信妳也曾關心。直到那天朋友說了嘴，坦言幾度接過妳母親焦慮的來電，探問我們的情況，一瞬間我感覺到糾結，但佯裝平靜地點點頭，像聽一個屬於別人的八卦，小心翼翼地問：「都好嗎？」

妳好嗎？得知消息的當下，我繃緊著全身，心口有種不知該如何言說的落寞和哀傷，腦中卻開始清楚浮現妳在我眼底心底永遠堅強的模樣，妳曾脆弱地看著我，艱難地發聲，我只能束手無策地擔憂，無法相信自己只能眼睜睜旁觀，使不上力，連安慰的語句都說不出。或許我一直努力扮演一個合適情人的角色，是甚麼樣子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是失敗的。妳用自身的力量推使我向前，避開在妳身後，兩人以外的世界醞釀著的風雨。

妳從未深入與我分享過關於妳的出櫃歷程，於是我也順理成章的以為妳不過如同大多數人，漫長的過程中，經歷過衝突、擦傷、退讓與妥協，家人最後會試著放下姿態重新了解，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儘管懷抱著非常渺小的可能，希望能挽救她們視為已脫軌的子女。

但願望並不會帶來劇烈的壓迫。我記得母親第一次垮下臉說不准，逼著我到醫院檢查到底是甚麼情形，

後來改用了許多新聞媒體關於恐怖情人或是吸毒之類的負面報導加以恫嚇，以及到了最後，母親在家庭聚會上莫可奈何的表情，偶爾若有意圖地試探感情狀況，即使仍時常碎嘴，卻也不再堅持反對。

朋友說，愛情始終不只是兩個人的事情而已。妳的父親外遇，母親從此長年抑鬱，盼妳成長，盼妳有好的歸宿，不料妳竟選擇了與社會離異，前幾任女友都因為妳母親哭鬧之故而分手，妳想逃離不可逼視的現實，但母親卻三番兩次地以死要脅……

原生家庭的羈絆是如此之深，妳無能為力。

在探問與不忍探問間，無數的情節飛來復往，究竟是我們低估社會，還是社會辜負了我們？那些我們以為能奮起力搏的束縛，卻還是失足跌落於命定時刻。彷彿當年別時，女子眉眼昂揚，衣袖翩飛，身影還如歌似醉，卻在此際，在最應當的年紀，就得回到既定的軌跡裡，成為溫順婦孺，承擔起另一個生命的悲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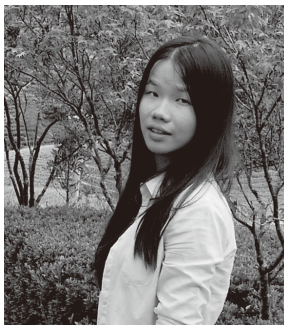
是這樣的現實迫取妳我，原來柔軟的未來不再溫和，那些幸福的、懷疑的、忐忑的、沉鬱的，往事都蒙上灰。如同怕驚擾歲月般，小心地自抽屜底層取出妳臨別所贈的一幅相片，那畫面好寂寞，陽光蒸發了所有惦戀的心事，燒灼的下沉氣流從兩旁聚攏，我像懷著厚重疼痛的雲層，忍住雨滴般的忍住自己，不經心的碰觸，便從記憶的表面，滿溢出無所適從的淚水。

光陰翻湧，當一切收束起來的時候，被遺棄的感覺如此強烈，美好消耗的比夕落山嵐更快，在風裡晃樣而微微顫抖的金針花，金黃色的質的，高彩到幾近碎裂，如酒似的，溫潤與灼燒並進，逐漸推高的層次，彷彿蘊藏的還有時間的精華。回想起來，當時妳並沒有回應，背後藏匿的真正意思，我看不見妳看見的，妳的

抽離，我的相信，以至於我們對於愛，意義歧出。

畫面與畫面交錯，停格在觀景台一隅，致高點的涼亭以金針花命名，曰忘憂，黃昏將至而未至，雲影日照在此際變換，是最為悽惶的時刻，拿著單眼相機的女子背著女孩捕捉燦爛的鏡頭，女孩倚欄遠眺以為風起雲飛世界自由，很久以後，我才明白，何以忘憂？最好的時光裡沒有最壞的傷，心念起伏間，彷彿還能看見，下一秒女子擎著金黃的承諾轉身，慢慢走向前去，兩個人那時，如斯細瑣，纏綿多情。

郭惠貞



個人簡歷

2013年西子灣文學獎散文佳作

2014年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

得獎感言

所謂記憶，或許不是為了領受痛苦，而是珍藏溫暖。謝謝評審肯定與親友鼓勵，還有生命裡來來去去的人。

〈金針〉評語

楊翠

〈金針〉的文字流暢、秀麗、深斂、具有詩意，結構看似鬆散，但以「金針」貫串其間，前後扣連，從午后憂鬱寫起，文末，黃昏將至，敘事者「我」因為珍念舊日最好的時光，終而得以「忘憂」。

貫串文本的「金針」，是本文得以成功的關鍵。文中，「金針」既是簡單的明喻——忘憂；也埋藏著更多元複雜的意涵；金針花，萱草，它的忘憂意涵，是連結著女性、母性、等待在內，與文本中的同志情愛，產生有趣的複雜交涉。

文本中舉出兩種「金針花」的典故，其一是一般的文本，遊子遠行，母親等候；另一個典故，則是丈夫遠征，妻子守望。作者援用「金針」意象，技巧地挪用兩個典故，這兩個典故，在這篇作品中，一方面是相互衝突的，二方面是相互結合的；通過衝突，彰顯出同志情愛與原生家庭的對立；通過結合，表達了對同志戀人的思念與守望。

首先，對於〈金針〉中的同志戀情而言，「金針花」中的母親守候，與妻子守望，兩個典故是相衝突的；「金針花」典故中，原生家庭「母愛」的溫暖與等待，在〈金針〉中，卻是拆散同志戀情，取消愛情溫暖的首謀，母親的溫暖，與敘事者「我」和「妳」的愛情想像，恰好對立。作者藉此彰顯出「禁忌的愛」與原生家庭、主流社會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其次，〈金針〉卻又巧妙地將兩個典故中的對立性，轉換為同一性；文本中，年長六歲的「妳」，對待敘事者「我」：「確如同母親一樣的給我的愛似乎沒有倦怠，總是心疼的笑，等我歸來。」透過這一段敘事，等候的母親與守望的妻子（戀人）的意象，產生了疊合。

整體而言，〈金針〉中的記憶光色，從暗淡而清明，從憂鬱到忘憂，有如一則關於「禁忌的愛」的深刻寓言。

散文類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四年十月六日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決審委員：凌性傑、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依姓名筆劃序）

列席：林美秀、施雅芳、陳嫻如

會議記錄：曾儀靜

初選結果

散文類總收件數共一百三十四件，由五位評審選出十七篇作品進入決審。獲得兩票的有三篇，一票的有十四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票數	作品名稱
兩票	〈新手下妻〉（陳列、楊翠）、〈長路將盡〉（陳列、焦桐）、〈黑手寶藏窟〉（凌性傑、陳列）

一票
〈坎城影后〉(楊佳嫻)、〈刪除之日常〉(楊佳嫻)、〈三個聖筊〉(凌性傑)、 〈彷彿，有癩蟹行〉(楊翠)、〈手寫信〉(凌性傑)、〈金針〉(焦桐)、 〈字音字形比賽〉(楊佳嫻)、〈暗房〉(焦桐)、 〈Stairway to heaven〉(焦桐)、〈鳥街〉(凌性傑)、〈時間·同道〉(陳列)、 〈父影〉(楊翠)、〈問佛〉(楊翠)、〈當代菩薩〉(楊佳嫻)

評審標準

評審共同推派有評審經驗的焦桐擔任主席。主席請評審發表對這次作品的整體看法。

楊佳嫻：

這次評審票數分散可以想見，這屆的作品找到許多日常生活的題材去書寫，但也因為這樣，常常會流於細碎，作品整體性和力道表現差強人意。整體看來，本屆很特別的是書寫題材多樣性令人驚艷，而缺點則是文筆技巧表現不高。有許多作品把女性日常感受寫得非常好，將日常生活經驗寫出彈跳性的靈光。而高雄地方書寫的部分，此次作品沒有刻意的去書寫高雄這個主題，而是將南部的生活和精神很生活化的表現出來。

楊翠：

本屆作品水準平均，以至於票選分散，整體看來沒有非常亮眼的作品，維持在中上的水平。主要是說故事的

方法有結構上的問題，這次在題材上具有多元性，而情感書寫的部分特別多，很多隔代的情感書寫，很有意思的是從這裡可以看到一些歷史時間的長度。一些作品生活細節的呈現也不錯，也有幾部旅行文學，但相對而言沒有太多精采之處。這次高雄書寫的元素非常多元，沒有刻意寫入海洋，也沒有為了書寫高雄而刻意置入高雄元素。

陳列：

我贊同這次的題材想法很多元，只是許多作品在語法上還是有問題，本屆情感書寫的題材是特別多，像是隔代祖孫情感、病痛、同志、愛情……；但有時候在描述的過程情感太過暴露，或只是在形容事物的表面，就像佳嫻講的靈光似乎沒那麼多。

焦桐：

這些一百多篇稿子裡面，整體看來藝術水平不高。我在這裡是建議之後徵稿不要有文字的下限，以五千字之內或六千字之內做標準，不要以為碩大就是美，有時候一個作者決定要書寫的題材，其實就已經決定文章的長短，有一些作品可能是因為湊字數的關係，寫到後來結構就開始出問題，流於濫情。

凌性傑：

很贊同其他評審所看到的現象，可以看得出這些寫作者很樂於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但述說故事的同時又會套入說理，削弱整體性，本屆有許多用字遣詞技巧老派的作品，但我是希望作者們在這個時代使用自己的語言來寫作。

複選結果

由於此屆的票數分散，主席提議針對入選的十七篇作品再次投票，一位評審可投兩票，針對入選作品再進行討論，獲其他評審附議。投票結果共八篇作品入選，結果如下。

票數	作品名稱
兩票	〈新手人妻〉（陳列、楊翠）、〈黑手寶藏窟〉（凌性傑、陳列）
一票	〈坎城影后〉（楊佳嫻）、〈長路將盡〉（楊翠）、〈手寫信〉（凌性傑）、〈金針〉（焦桐）、〈字音字形比賽〉（楊佳嫻）、〈暗房〉（焦桐）

一票作品討論

〈坎城影后〉

楊佳嫻：

這篇非常有趣，是文學獎很少出現的幽默作品。作者文青的形象和母親鄉土感有非常有趣的對照，連文章取名都有巧思，蠻希望作者能夠得到討論。

陳列：

充滿生活粗獷的味道、活著的味道。敘述零碎，語法奇怪，前後文沒有條理，唸到後來就覺得很不順暢。

楊翠：

文字的精確性比較不好，佳嫻說的部份我認同，前後文的語意過於跳躍，過於零碎，文字上面比較吃虧。

焦桐：

閩南語應該找到相對應的漢字，避免失去準確。

凌性傑：

閩南語表現不精確，沒辦法表現精神。標點符號的使用不正確。

〈長路將盡〉

陳列：

作者揣摩收費員的生活，缺點是極少用細節描繪，流於表面。每一段幾乎逗點到底，妨礙語意的乾淨。引用詩太過刻意表現。

楊翠：

剛好是當下發生的議題，所以還是想要保留來跟大家討論。用日常性進行書寫，蠻喜歡他在寫生活面的流轉，而不喜歡文章裡引用的一些文本。

焦桐：

人物形容有點誇大，文章整體只有小部分有細節的描繪，有一些地方也看不太懂。

凌性傑：

文學老手去寫收費員的故事，文字表現和技術很好，感動的地方很少，書寫苦難缺少了現實帶來的能量。

楊佳嫻：

寫作老手找到一個很好的題材，而文字文學性過高，蓋過收費員本身的遭遇。應該表現出粗礪的現實，裡面引用的詩不能表達收費員的情況，把苦難過於浪漫化。

〈手寫信〉

陳列：

文章分成好幾個小節，表達感情和想法的時候相當青澀。

楊翠：

文字乾淨，又有思想的質地，有一些話語蠻亮的。情感太薄，讀起來沒有撼動的感覺，獨白性太強，到後段

對方的存在薄弱。

凌性傑：

文字技巧不是那麼好。書信體的作品在這次徵件蠻少的，看到這件作品有點感動。高雄氣爆事件處理節制不濫情，建議是可以把書寫神秘果的段落抽出來特別處理。

楊佳嫻：

整體蠻散漫的，可能跟書信題材的設定有關係，前後開口太多，在文學獎可能會成為缺點。

〈金針〉

陳列：

評論這篇作品美或是詩意我都認同，但讀起來不自然有點黏膩，有些標點符號也有問題。

楊翠：

喜歡金針意象跟詩意的部分，語意很美，故事感比較飄渺一點。

焦桐：

可以當作書信體看待，講述一段同志情成為過往，很喜歡作者對情感的處理，相當的節制，卻表達的更有張力，更加飽滿。覺得倒數第二段寫得很好。



凌性傑：

我也蠻喜歡這篇的，會被他的敘述腔調感動，但有些描述金針的細節比較奇怪，有些對話也不像日常生活會講的。

楊佳嫻：

寫得非常美，情感飽滿，但錯字很多。裡面討論的原生家庭問題和痛苦都是同志書寫常見的東西，是同志文學常敘述的傷痛之美。

〈字音字形比賽〉

陳列：

文字蠻好的，鋪成有條理。作者好像充滿著怒氣，過於張牙舞爪所以筆觸顯得太重，會不明白他後面支撐著這些怒氣的是什麼，感覺沒有沉澱下來。

楊翠：

喜歡作者透過字音字形比賽處理這個議題，自嘲、自卑和自信的矛盾描寫的不錯，字音字形比賽的價值和遭忽略的處理蠻好的，有些細節覺得有點太跳躍，表演性強烈，是個有天分的作者。

凌性傑：

作者用很不穩定的精神狀態去書寫，前後鋪成有點斷裂，一些細節和錯字沒有注意到，校稿不準確。

楊佳嫻：

從透過字音字形比賽連結到性別氣質的問題，去烘托和主流不一樣的狀態。和同樣是書寫同志議題的〈金針〉相比，〈字音字形比賽〉複雜多了。而同志文學是不是該有除了傷痛書寫外的手法。本篇的情慾表現不是常見的情節，但以一個早熟的孩子來說是蠻有說服力的。

〈暗房〉

陳列：

作者非常懂得創作，白描、冷靜、不暴露情感，對文學之美的追求表現得非常好，但是有點像是小說，我只有這個疑問。

楊翠：

第一次看覺得太平淡，後來有發現一些餘韻可以咀嚼，喜歡空窗期和暗房的意象呈現。

焦桐：

書寫小生意的生活，對親情的敘述輕描淡寫，讓我感覺很深刻，越平淡的東西越難書寫，適度的把情感節制裡面。倒數第二段描述氣爆現場的筆法清淡，是一種舉重若輕的輕，而裡面有多麼內斂的情感在裡面，我覺得這很高明，油蔥酥是非常特別的隱喻，台灣人很依賴這種台灣獨有的氣味。

凌性傑：

喜歡作者重複講述著：「不是要拜的，女兒喜歡吃。」熟練於形式的設計，意象連結非常好。但做小生意的家庭擁有暗房這件事讓我疑慮，雖然只有三四行帶過，但是不是刪掉後會更完整？

楊佳嫻：

油蔥酥代表某種世代的味道，這種濃郁的氣味跟淡雅的風格形成了一種張力，當初沒有選擇這篇的原因是因為太淡了。

兩票作品討論

〈新手人妻〉

陳列：

用福樹盆栽貫穿全篇及作多方面的隱喻，也象徵人妻的努力與婆家角力的過程安排頗佳，形成文章的張力。但有些修辭和比喻太過誇張，關於高雄的書寫太過刻意。

楊翠：

福樹意象多元，描寫新手人妻和婆家的拉扯蠻精彩的，沒有誇飾的情節和語言的陳述，但卻非常精彩到位，整個很生動鮮活。但文中用太多驚嘆號做結尾，影響語境的營造，結尾太過立志，讓文章味道跑掉。

凌性傑：

文章中著墨媳婦的角色比妻子的比重多，焦慮媳婦的身分而非人妻。作者靠直覺寫作，較缺乏對文章連繫及情節設計的安排。

楊佳嫻：

文章重心在媳婦角色，結尾安排的不好。

〈黑手寶藏窟〉

陳列：

文章不夠準確，敘述不夠流暢。觀察勞動的情形用非常細節書寫手法，從高雄的工業印象描寫，寫入當時的人彼此互相信任到一個城市的變遷和對事物的懷念，這文章歌頌了一些東西，一些我們應該很珍視的價值，包括人的品格。

楊翠：

整篇文章其實是很節制的，所以只要一個段落感情豐沛就會看起來特別凸顯，文章剛開始看會覺得很淡，細節處理的很好，結構完整。

凌性傑：

這篇是我最喜歡的作品，先用氣味回到空間場景的敘事手段，很真誠實在的寫法。喜歡他的寫作氣質，拆船

是在支解，而他是在重新組件他的記憶，應該加強這個連結文章會更有張力。其中有個缺點是驚嘆號不斷出現，應該節制。

楊佳嫻：

通常段落太長會造成缺點，但在這裡沒有。有些部分寫得太多，有兩三個地方會稍嫌濫情。

投票決議

評審已充分表達對作品的評論，針對以上八篇作品投票，從一分至八分表達對作品的喜愛程度進行投票。

作品名稱	陳列	焦桐	楊翠	楊佳嫻	凌性傑	總分	獎項
〈黑手寶藏窟〉	8	6	8	7	8	37	首獎
〈暗房〉	7	8	7	6	7	35	評審獎
〈金針〉	5	7	5	5	4	26	優選
〈新手人妻〉	6	4	6	2	6	24	
〈字音字形比賽〉	2	3	3	8	3	19	
〈長路將盡〉	4	5	4	3	2	18	
〈手寫信〉	3	2	2	1	5	13	
〈坎城影后〉	1	1	1	4	1	8	

主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名次如下：

首獎一名：〈黑手寶藏窟〉。

評審獎一名：〈暗房〉。

優選獎一名：〈金針〉。

高雄獎入圍作品討論

今年特設「高雄獎」，不分文類選出一名。由各組推薦五件作品進入高雄獎決審。

散文組高雄獎初步圈選入圍作品共有十八篇，三票的有一名，兩票的有一名，一票的有十六名。

票數	作品名稱
三票	〈黑手寶藏窟〉（凌性傑、陳列、楊佳嫻）
兩票	〈夜之光〉（楊翠、楊佳嫻）
一票	〈新手下妻〉（凌性傑）、〈瑣碎，南方記事〉（凌性傑）、 〈三個聖筊〉（凌性傑）、〈海笑〉（楊翠）、〈思往〉（陳列）、 〈長路將盡〉（焦桐）、〈耳聾〉（楊翠）、〈金針〉（焦桐）、 〈十全跳蚤市場〉（陳列）、〈破碎之味〉（凌性傑）、〈暗房〉（焦桐）、 〈Stairway to heaven〉（焦桐）、〈父親節烘咖啡豆〉（陳列）、 〈問佛〉（楊翠）、〈通安街〉（陳列）、〈河水彎彎〉（楊翠）

主席提議從入圍作品的各自圈選五部作品進入決選，獲其他評審附議。投票結果如下：

票數	作品名稱
五票	〈夜之光〉（凌性傑、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 〈黑手寶藏窟〉（凌性傑、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
四票	〈暗房〉（陳列、焦桐、楊翠、楊佳嫻）
兩票	〈新手人妻〉（焦桐、凌性傑）、〈三個聖筊〉（焦桐、楊翠）、 〈通安街〉（楊翠、楊佳嫻）
一票	〈瑣碎，南方記事〉（凌性傑）、〈思往〉（陳列）、〈耳聾〉（楊翠）、 〈破碎之味〉（凌性傑）、〈父親節烘咖啡豆〉（陳列）

其中得五票和四票的三件作品〈黑手寶藏窟〉、〈夜之光〉、〈暗房〉直接入選高雄獎。以下針對獲兩票但尚未討論過的作品〈三個聖筊〉和〈通安街〉進行討論。

〈三個聖筊〉

陳列：

內容嘮叨，沒有特別的地方。

楊翠：

文學張力不夠，太過平鋪直敘。

焦桐：

寫親情卻缺乏文采，過度依賴陳述話語。

凌性傑：

很素人的寫法，跟亡者關聯性很弱。

楊佳嫻：

內容真摯，書寫平淡感覺沒什麼文學性。

〈通安街〉

陳列：

看第一句的時候會想到馬奎斯，那種敘述的語句很鮮明，有玄想的空間，但到後來就有點凌亂。

楊翠：

生活書寫平淡，但有些關鍵地方具有亮度，把一條街敘述的光影雜陳有韻味。

凌性傑：

使用地名作為題材，整體看下來故事交代清楚，但整個空間的塑造不深刻，感覺陌生，如果要給建議的話作

者可以考慮重新建構空間。

楊佳嫻：

圈選時在〈破碎之味〉和〈通安街〉中抉擇，但考慮到文章結尾的部分所以選了通安街。

三件兩票作品進行第二次投票表決，每位評審兩票，投票結果〈新手人妻〉獲五票、〈通安街〉獲四票、〈三個聖筊〉獲一票。

主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進入高雄獎決選作品如下：

〈黑手寶藏窟〉

〈暗房〉

〈夜之光〉

〈新手人妻〉

〈通安街〉

